

#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 分子——陳再道

## 江城五月揪譚歌

陈大麻子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筋，  
剥你的皮，  
打倒后台刘少奇。

武漢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宣傳部合編  
毛澤東思想武漢軍區政治部紅旗總部  
河南二七公社宣傳部翻印

1967年9月

張  
光  
孝

三  
六  
七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 最高指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 前 言

在偉大的震撼世界的武汉七月革命風暴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被揪了出来，王任重、陈再道結成的反党篡軍集团被砸了个稀巴烂，这是在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下武汉和全国造反派几个月艰苦浴血奮战的光輝成果，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澤东思想的偉大胜利。

陈再道是个老反革命分子、老修正主义分子、大流氓，一貫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澤东思想，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与林副統帥唱对台戏。在中国革命的每个历史时期和历史轉折关头，陈再道总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对立面上，他是王明“左”傾机会主义路綫的忠实执行者，是张国燾反党集团的得力干将，是彭德怀、罗瑞卿资产阶级軍事路綫的积极鼓吹者，是賀龙、徐向前手下最忠实的帮凶，他是地地道道的刘、邓、陶、王黑綫上的一个黑瓜。本书列举的大量事实和材料，就是无可雄辯的鉄证。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陈再道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出謀划策，死保王任重，鎮压造反派。陈再道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串通一气，狼狽为奸，刮起反革命二月黑風，大搞三月白色恐怖。陈再道公然盗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发布了“二·一八声明”、“三·二一公告”、“六·四公告”一系列大毒草，把坚强的革命組織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把大批革命鬪将逮捕入獄，把裹裹烈烈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打下去，把軍内造反派武装鎮压下去，搞得冷冷清清。特别令人发指的是，陈再道操縱他們豢养的叭儿狗——《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的坏头头，瘋狂鎮压以三鋼、三新、三司革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革命群众大屠杀，大搞武斗。在陈再道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滿天腥風血雨的日子里，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多少革命小将和革命工人献出了自己宝贵而年青的生命，多少人逼得无家可归。革命造反派在最艰苦的环境下浴血奮战，千刀万剐武老譚，造反派恨死了陈再道！陈再道对党对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債，犯下了滔天大罪！尤其严重的是，陈再道一手策划了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炮打中央文革的七月二十日反革命暴乱。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陈再道的反革命本质。誰反对毛主席，誰反对林副主席，誰反对中央文革，誰就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敌人，我們就一定要打倒誰！我們一定要坚决打倒三反分子陈再道，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陈再道、王任重及其死党，他們人还在，心不死，思想影响还在，幽魂沒散，他們是决不甘心下台和失败的，他們随时都在准备翻案和复辟，我們務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我們必須按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高举毛澤东思想革命大批判的偉大紅旗，发揚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掀起一个大批判的高潮，彻底肃清中国的赫魯曉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一切流毒，把陈再道之流，斗倒斗垮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我們！我們！我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烛照天燒。”註我們把千仇万恨集中在刘、邓、陶、王身上，集中到陈再道身上，齐声声討陈再道，口誅笔伐陈再道，燃起革命大批判的熊熊烈火，把陈再道这个瘟君彻底埋葬吧！

# 目 录

## 前 言

### 一、陈再道的“三反”罪行

- (一) 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顽固抵制毛主席著作学习…… ( 1 )
- (二) 伪造中央指示，炮打党中央，中央文革…… ( 2 )
- (三) 反对和攻击林副主席，反对突出政治，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 8 )
- (四) 贺，罗的忠实爪牙，徐、刘的帮凶…… ( 10 )
- (五) 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独断专行，重用坏人…… ( 12 )
- (六) 陈再道之流是篡军集团伸进武汉军区的黑爪牙…… ( 13 )

### 二、与王任重、张体学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残酷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一) 与王任重之流结成死党，疯狂镇压文化大革命…… ( 14 )
- (二) 死保难兄难弟，把军区作为王任重、张体学之流的防空洞…… ( 16 )
- (三) 妄图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张体学翻案…… ( 18 )

### 三、武装镇压军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 (一) 刮黑风，陈再道镇压军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24 )
- (二) 陈再道在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 27 )
- (三) 陈再道等镇压军区大院造反派纪实…… ( 42 )
- (四) 陈再道、钟汉华残酷镇压军内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罪行…… ( 46 )

### 四、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

- (一) 血腥镇压武汉地区工人运动…… ( 53 )
- (二) 疯狂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 67 )
- (三) 对各专县革命派的血腥镇压…… ( 71 )

### 五、陈再道操纵“百万雄师”血腥屠杀革命造反派

- (一) 陈再道之流操纵百万雄师大搞武斗，腥风血雨满江城…… ( 73 )
- (二) 陈再道之流操纵百万雄师的铁证…… ( 76 )
- (三) 请看，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 78 )

### 六、发动7·20反革命军事政变

-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 ( 79 )
- (二) 一坊触目惊心的反革命政变…… ( 80 )
- (三) 妖为鬼域必成灾…… ( 83 )

七、伪“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黑机关	
(一) 用极不正当的手段打击、排斥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	( 84 )
(二) “抓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保险箱	( 84 )
(三) “抓办”是陈再道之流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黑机关	( 85 )

八、生活腐化、骄侈淫逸	
(一) 荒淫无耻，流氓成性	( 86 )
(二) 挥金如土，侈奢豪华	( 87 )
(三) 花天酒地，为所欲为	( 88 )

九、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陈再道	
(一) 给陈再道的一封公开信	( 88 )
(二) 愤怒控诉三反分子陈再道的滔天罪行	( 90 )
(三) 愤怒的控诉	( 93 )
(四) 军区“支左”办公室×××在军区某次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及其一小撮的大会上发言	( 95 )

十、陈再道、钟汉华反革命言论汇编	
(一) 陈再道在湖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纪要	( 103 )
(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三月一日“三级干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简记(摘要)	( 106 )
(三) 三反分子陈再道接见省司负责人的讲话(记录大意)	( 108 )
(四) 省司召开各种会议上陈再道、钟汉华的讲话摘要	( 108 )
(五) 三月七号在洪山大礼堂召开的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陈再道、钟汉华讲话摘录	( 110 )
(六) 陈再道在军区接见三新三司代表的讲话	( 111 )
(七) 武汉部队陈再道、钟汉华三月二十八日讲话	( 114 )
(八) 三反分子陈再道在《省司》《省人司》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	( 116 )
(九) 4月11日在孔庆德接见造反派的大会上陈再道的讲话纪要	( 117 )
(十) 请看陈再道、钟汉华4月11日从北京打回的电话	( 117 )
(十一) 记四月二十八日武汉革命造反派在北京与陈再道辩论的实况(根据录音整理)	( 12 )
(十二) 陈再道在军区五月二十日的讲话	( 130 )
(十三) 钟汉华在省司、省人司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 13 )
(十四)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海陆空三军机关和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八月四日斗争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纪实	( 132 )

# 一、陈再道的“三反”罪行

## (一) 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顽固

### 抵制毛主席著作学习

①陈再道作为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从来没有原原本本传达过毛主席的指示。党委中心组的学习制度遭到破坏，对中心组、机关和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过问，不检查。前几年陈再道连毛主席著作也没有。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军区四级干部会议上他主持会议却不带毛主席语录。

②六六年五月陈与某司令员去滨江饭店，一进房间就大发雷霆说：“房子里的山水画到什么地方去了？”服务员说：“那些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拿走了，换上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象。”陈破口大骂：“混蛋，挂风景画就是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搞得那么紧张！”还气势汹汹地说：“人修嘛，东西也修了？”第二天陈把管理局的刘××叫去训了一顿，结果又把这些画搞出来，挂在房子里。看！陈大麻子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多么仇视！警告陈再道：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

③陈明目张胆地篡改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抹煞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内容。在十八级以上的干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提纲中，公然抛出所谓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未接受和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毒草，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公然反对毛泽东思想，企图掩盖他们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妄图蒙混过关。

④武汉军区党委特地转发了王任重63年在湖北省常委会上的讲话，转发了王任重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超过毛泽东”极其反动的谬论（据说王任重因此问题在七千人的大会上作过检讨，受过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军区还要求学习思谦（王任重笔名）的文章（大毒草）。（按：对个人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加吹捧、极力宣扬）。

⑤一九六〇年毛主席来武汉，听了陈再道的汇报。毛主席当即作了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极其重要的指示，但是陈再道竟狂妄地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只字未记。后来召开党委会也只作了一般研究，很不重视。随后毛主席到了广州军区，也讲了民兵三落实问题。广州军区领导极为重视，立刻进行深入讨论研究，并向军委和中央写了贯彻执行报告。此报告中央批发全军。陈再道之流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持的什么态度不是很清楚吗？

⑥一九六五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提出民兵工作要少而精，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全民皆兵的方针。一些机关干部和个别党委常委对此都提出意见，要求给省委提出批评，但是陈再道、钟汉华却不予理睬。说明他们同王任重是站在一条线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⑦一九六六年二月，根据中央指示，軍区党委会学习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极为重要的讲话，而陈再道居然安居于湯池疗养院，拒不回来参加学习，并且也不同意让当时在农村“蹲点”的钟汉华、孔庆德回来参加会议。

⑧一九六六年元月总政开政工会，研究贯彻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反对折中主义的指示，揭发批判罗瑞卿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会议，陈再道、钟汉华只派政治部副主任钟文法去参加，当时他们知道上海会议精神，却不告诉钟文法，钟副主任到北京一看会议如此重要，即打电话，向他们建议至少要派一个副政委来。陈再道、钟汉华等借口开交心会，不予理睬。全軍政工会后，钟副主任回来要向常委系统汇报，陈、钟之流又不愿听，只听讲讲一般情况。后来确定軍区开四级干部会传达全軍政工会精神，会议让张广才副政委主持，钟汉华、孔庆德都到随县“蹲点”去了，拒不参加会议。会议的报告，只讲上头的精神，下面的问题，党委就是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可见陈、钟之流多么顽固地对抗中央，包庇罗瑞卿和坚持错误。

⑨一九六六年一些女同志唱毛主席诗词的歌：“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陈无耻地说：“年青轻的姑娘谁不爱。”肆意残踏毛主席的光辉诗篇。

⑩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指示不准搞花房，不准摆花盆。陈再道迟迟不肯执行。陈公然面旨花工：“别听那一套！”后来在革命群众呼声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将花房拆掉。

## (二) 伪造中央指示，炮打党中央，中央文革

### (1) 伪造中央指示

67年4月19日陈、钟盗用了江青，总理的名义，向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指示。随后，武汉三镇张贴什么“特大号外”“北京来电”我赴京代表团4、25找陈钟澄清此电话指示，陈却百般抵赖，推给钟汉华，质问钟时，钟却支支吾吾说什么：“家里人听错了……我们向江青同志检讨。”

请看所谓：“陈、钟首长四月十九电话指示”

今天，总理、伯达、江青等首长接见了陈、钟，中央文革除戚本禹同志外，都到了。

我已向中央文革检讨了。工人总部的材料全部上报了。但中央没有批下来，我们就宣布解散了，从组织观点讲是有错误的。

中央文革讲：“这不算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说等中央批了以后再宣布解散。现在有这个规定，以后就按这个规定办。”

工人总部肯定不能恢复！关于“三字兵”的问题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解散，昨天（4月18日）他们游行是对的，中央文革知道，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王！我们就是要革命！”分化瓦解三字兵是指“大专兵”。新一中问题向中央汇报了。江青同志说：“我接到一个假情况，说有三万人绝食。经軍区调查只有300人绝食，连支持他们在内的只有3千多人绝食。”

陈、钟首长讲：“我们可能抓多了些。”

江青同志说：“人抓多了些，武汉地区情况复杂，我了解。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不能放。从整个来讲，武汉地区不存在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三司是

左派，对解放軍态度沒錯，大方向沒錯。”

要給三司的同志談一談，叫他們积极准备斗王任重。三司派人到中央里揪陶鑄回来斗，中央不同意，同意把赵辛初帶回来斗。把派到工厂、学校的干部抽回来学习一下，进行整訓，中央同意。軍管这一綫一定要守住，不能松。

河南問題，总理說：“河南日报有两派，叫他們都到北京来談一談，沒有来，想把另一派打下去，現在已經打下去了，还没有来北京，分左、中、右，以反不反刘建勛，冲不冲軍区作标准是錯誤的。”

要抓紧对刘、邓的批判，开大会：作大报告，各单位的負責人，要抓紧抓好，可以到街上写大标語，但不能乱写。

要教育干部站出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要耐心，要細心，不能搞对立，他們說了我們一些話，不要搞偏了。（此件已发至基层，組織学习和討論了两天）

特大号外（北京来电）

- 1、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沒有錯。
- 2、工人总部不能翻案。
- 3、江青同志說：“武汉的中等学校紅卫兵不解散。”
- 4、武汉軍区是无产階級司令部。

北京来电江青同志說：

- 1、武汉工人总部不能翻案。
- 2、市一中絕食是錯誤的。
- 3、中等学校紅卫兵不能解散。
- 4、武汉部队的大方向沒有錯。

武汉市委机关紅色工造灭修战斗队

1967年4月21日

2、武汉軍区明目张胆地篡改江青同志在四月十六日的講話。江青同志說到：“象目前的成都和武汉，那里是問題比較严重的地方。”而武汉軍区将此件发下去学习，把“武汉”二字用墨涂掉。

3、5月19日中央文革办事組对武汉新公校的絕食斗争，給武汉軍区只有一次正式电话指示，但陈控制的武汉电訊局20、21日盜用中央文革办事組田惠珍同志的名义，給火綫指揮部打了三次威胁性的电话，其此同时，武汉軍区就向社会上宣傳火綫指揮部扣压中央文革的指示，一箭双鵰，何其毒也。

中央文革办事組第一次电话：中央文革小組办事組給武汉市公安局絕食同學们的电话。

五月十七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中央文革小組办事組高长山同志給武汉部队支左指揮部打电话轉告在武汉市公安局絕食的同學們：

希望你们按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导，吃好飯，睡好覺，养足精神鬧革命。請你們迅速复食，有問題通过商量的办法解决。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武汉部队支左指揮部印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



### 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第二次電話

五月十九日晨四時，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高長山同志給火綫指揮部打電話：武漢形勢我們知道，毛主席很關心，我們上次給你們的電話，你們為什麼不執行，發生的一切後果由你們負。

武漢市公安局革命羣眾轉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

### 中央文革辦事組第三次電話

五月十九日上午八時，中央文革辦事組來電話：

1、立即復食吃飯。2、立即撤走絕食隊伍。3、一律回本校鬧革命搞鬥批改。否則一切後果自負。

最後強調三點：

1、你們的絕食鬥爭是不是革命行動，值得考慮。  
2、關於揪出幕後指揮和打人兇手，還必須進行深入的調查了解，今後該由誰負責就該誰負責。

3、一定要回本校本單位鬧革命，搞鬥批改。

4、4月20日，武漢軍區副政委葉明在總結中說：四月十六日總理、伯達、江青等中央首長接見了陳再道，肯定了武漢軍區的支左沒有犯方向路線錯誤，並說江青同志表示：

“武漢地區情況複雜，我們了解，人抓多了些，沒有什麼關係。”

5、五月二十號左右，武漢三鎮到處張貼什麼“周總理四點指示”（是127部隊造出來的）什麼“紅旗雜誌評論員在漢四點指示”。

周總理四點指示：1、“三新”“二司”的大方向完全錯了。2、武漢部隊支左大方向是正確的。3、工人總部的案翻不了。4、絕食鬥爭是錯誤的。

紅旗雜誌評論員在漢四點指示：1武漢部隊支左是可以相信的。2、解散工總是正確的。3、三司是可以依靠的。4、二司有嚴重的錯誤。

6、五月下旬鍾漢華撕毀了關於絕食問題的協議以後，由總字127部隊內部傳出周總理的三點指示，說什麼：“三鋼三新大方向錯了，武漢軍區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確，”一時大字報、傳單飛遍武漢三鎮，各單位保守勢力紛紛利用這個假造的總理指示來壓制迫害革命造反派。

7、六月份在部隊內部自上而下傳達所謂中央首長的十六點指示，有的干脆說這是康生同志來武漢後作的指示，說什麼“工總”“二司”一起作了許多壞事，二司如果再不回頭就會走向自己的反面。紅武兵從成立到現在大方向是正確的，等等。

8、六月二十六日中央軍委辦公室，中央文革辦事組來電，此電由武漢部隊傳達到“百萬雄師”的，“百萬雄師”在傳達中央來電時，同時還傳達了一個什麼康生同志的“三點指示。”

“百萬雄師”接到“六·二六”中央文革、中央軍委文革的指示，同時還傳達了康生同志的三點指示：一、“三新”二司把矛頭指向解放軍是錯誤的。二、殺向社會轉移了鬥爭的大方向。三、中央從來沒有講陳再道是三反分子，陳再道是毛主席司令部的

八、命為中南地區戰備負責人。

（注：我們未找到康生同志查對，我們分析，首長是不會這樣講的，是“百萬雄師”自己偽造的。）

9、六月一日偽造康生同志到武漢接見了“三字兵”“紅武兵”的代表，作了十六點指示，並且作為正式文件在軍內、工礦企業、機關、農村的基層單位傳達，在“百萬雄師”作秘密傳達。

中央首長講話紀要：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中央首長來漢接見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時，對當前形勢提出了一些看法，現根據談話內容，整理歸納十六個問題僅供參考：

一、形勢問題：武漢形勢很好，陣綫已經明朗化，廣大革命羣眾已經明了，全國有幾個陣綫比較明朗的省市，武漢就是其中之一。

二、武漢目前稱什麼“解放區”“遊擊區”“敵占區”都是錯誤的。武漢根本不存在什麼“解、遊、敵”區的問題，全國也不存在，我們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全世界的解放區。

三、中央正在着重解決武漢問題，武漢雖然亂一點，但目前全國比較起來，還不能稱最突出的，因武漢是內地，所以放在後一點解決。

四、首長準備接見武漢紅衛兵，並着手接近武漢其他組織。

五、武漢關鍵問題是武漢部隊支持誰的問題，說武漢部隊支保支右是錯誤的，武漢軍區響應毛主席號召，立場堅定，工作積極，幾天就抽調幾萬人支左，武漢軍區打擊了敵人，打擊了反革命，特別是支工、支農成績更為突出，使武漢幾乎癱瘓的工廠迅速恢復，中央首長在任何會議上都沒有說武漢部隊大方向錯了，有問題，未批評過武漢軍區。

六、紅衛兵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見北京紅衛兵發展起來的，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發展起來的，後來犯了錯誤，但錯誤是處於運動初期不理解狀態，那時中南的很多人上去了，如陶鑄、王任重、張體學都是運動中提升了，紅衛兵那種出於對黨的熱愛，是可以理解的，不光他們不理解，我們也不理解，要他們一開始就盲目反對黨組織（省市委他們過去一直是這樣認識）是不可能的。他們犯了錯誤後，就出去串聯，在串聯中，一方面鍛煉自己，再方面對自己錯誤有了認識，從根本上改變了對省、市委的認識，並作了堅決鬥爭，他們起來革命，我們應該堅決支持他們，他們掃四舊的成績是突出的。

七、三新、二司問題，工總二司一起做了許多壞事，武漢很多羣眾都強烈要求解散二司，但中央允許他們改正錯誤，武漢軍區不解散他們是正確的，給他們的機會，他們都還不回頭，再不回頭就會走向反面。三新過去是左派，現在大方向錯了；（一）他們把矛頭不對準劉、鄧，他們轉移鬥爭大方向，使劉、鄧在武漢不能批判；（二）在武漢大搞大搞武老譚，把矛頭對準解放軍；（三）大搞殺向社會，中央多次講了回本單位鬧革命，他們不聽，與中央唱反調，中央很多文件都是經過中央文革甚至主席親自看過，目前對他們採取教育團結是正確的。如果他們改，我們還可以承認他們是左派，否則將走向反面。

八、紅武兵，開始是民兵組織，由武裝部搞的，後發展到社會組織，中央和軍區還不同意他們成為民兵組織，此組織從成立起到現在大方向是正確的，但他們造反勁不

足。

九、有人說老工人、党團員和積極分子都是保皇，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党團員由于過去过着嚴密的組織生活，加之黑修養影響，因此他們一開始就懷疑他們的黨組織並反對是不可能的，但是運動中教育了他們，他們已經站起來了，已經形成骨幹力量，運動后期還是要依靠他們，要他們掌權。

十、关于冲击問題，冲击能触及灵魂，冲一下对我们有好处，对冲击一直不理解就是保守派，冲击有三：

1、按毛澤东思想辦事好冲的是敢字当头，是革命的。

2、有些人是带着个人主义，或者某些問題冲的。

3、階級報復，冲击是敌人跳出来了，是好现象，我们对冲击态度是冲对了的支持，冲错了的帮助，敌人冲的就打击，但要注意策略，這些問題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轉移，只能因勢利导。

十一、近来武汉武斗較严重，但同全国比較起来是一般的。内蒙、四川更为严重，对武斗要一分为二，因为过去他們受《修養》影响，现在号召革命而产生武斗是不可避免的，对发生的武斗要怎样看：武斗也是階級斗争的一种表现，是不可避免，有些武斗是階級敌人挑起的，有些階級敌人公安部門看得很清楚了，但为什么不抓呢，問題是虽然公安部門看得很清楚了，但羣众还没有看清，羣众看清了再抓也不迟。

十二、夏帮銀問題，捉放都是正确的，放是根据中央指示放的，放不等于平反，武汉放夏帮銀并非出于二司、新华工压力大放的，而是等他們在全市輿論造大了，几乎全市都知道夏帮銀是何許人也才放，这样放出以后，羣众会很注意他，他的活动羣众就会掌握，放了他能改好就行了，他們过去做了不少坏事，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掌舵，各种人都在表演。

十三、陈毅問題，主席說了，陈毅是个好同志。江青、总理都說过，而有些人，如北京外語学院都非要揪陈毅，每次搞陈毅非要总理陪同一起，所以武汉竟出现这样那样的問題是不奇怪的。

十四、王力接見工总的問題，工总到北京時間很长，而且不老实，中央人叫他們回去，他們不回，总理託王力叫他們回去，有問題找軍区解决，有人对王力說，工总袖章是反革命袖章，你敢不敢戴，王力不同意他們这种說法，說不能光看一个袖章，要看人……工总的人非要王力戴袖章，最后接过去才戴。

十五、譚震林問題，譚不是外部問題，他还是付总理，仍負責一些工作，是在干部亮相时站在保守派那面去了。

十六、对陈再道問題，陈不是三反分子，中央首长从未說过陈有什么問題。

《百万雄师》武汉印染厂革命組織聯絡站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

10、軍区各級負責人經常在各种场合宣傳中央已表态保陈再道、鍾汉华，他們不是三反分子，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批評他們就是把矛头指向解放軍，誰要打倒他們誰就是反革命。

(2) 扣押、篡改中央指示：

1、中央《四·一》指示是与武汉軍区内以陈再道为首一小撮人針鋒相对的，他們怕羣众知道后起来造反，扣至4月6日才传达。

2、貴州支左經驗介紹在炮校被保密室扣压了19天才传达，还以同样手法迟发中央关于青海、内蒙问题的决定。

3、有些文件一直被扣留不传达，如“渡口駐軍支左經驗”，“山东省軍区公告”“軍委十条补充指示。”“关于軍隊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支左应具备的条件。”等等。

4、六·二六軍区印发的中央文革办事組来电中有意删去“此电請武汉軍区轉告九：一三、三新二司等革命羣众組織”一段。

### (3) 踐踏、抵制中央指示：

1、武汉軍区《六·四公告》发出后，軍区发动全市性的保守組織都到軍区报喜，軍区宣傳車每天出动3—9台連續广播，而事隔两天中央《六、六通令》下来后，軍区不宣傳，当炮校“紅总”广大战士要求上街宣傳时，軍区却說：“你們沒有宣傳任务，不能去。”6月9日炮校到洪山区下乡劳动軍区規定：这次劳动只能宣傳軍区《六·四公告》，当羣众广泛要求宣傳毛澤东思想、中央指示时，軍区說：“軍区指示就得执行。”

2、六月十日武汉革命派集会庆祝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表一周年，軍区拒不参加活动。7月16日毛主席暢游长江一周年，造反派組織声势浩大渡江活动，軍区百般刁难。

3、七月十九日鋼二司貼出：“謝富治、王力同志接見三鋼代表談話情况”的大字报，剛貼出不久就被8201部队战士撕毀并用脚来回踏踩，边喊道：“这是大毒草！”

### 4、陈再道之流对中央六、二六通知的解釋

中央文革、軍委文革六、二六来电通知好似一声惊雷打破了武老譚的六月鎮压革命派，七月实现反革命夺权的美梦，吓坏了《百万雄师》等御用打手。連《三字兵》《紅城公社》等等保宝們也急坏了，紛紛找他們頂头上司求解。老奸巨滑的陈再道之流，頗有其手段。在上午收到电文之后，連忙召集會議，布置了统一的看法，批发了定心丸。于是《百万雄师》聯絡站及其所属組織，《三字兵》《紅城公社》等組織及各广播站，以及各厂的“支左”人員一致出来解釋电文了。大字报，傳单广播一起出籠。这“定心丸”到底是什么貨色，只要稍动一下脑筋，就会識破这是陈再道之流的騙人花招。

他們解釋时說：“通知是授权武汉軍区解决武斗問題，可見中央对武汉軍区是信任的”。

果真就是这样嗎，完全不是。关于制止武斗，中央早有六、六通令。正因为陈再道之流抗拒六、六通令，积极培养打手慫恿武斗並发展到武装鎮压革命派，以至武汉出现了全国罕見的“极不正常”的局面，所以在六、六通令之后二十天，又专为武汉軍区来一个六、二六通知。可見，中央已經知道陈抗拒六、六通令的事实了。再說，如果信賴武汉軍区，電話只消打給武汉軍区就行，为什么最后还要求轉給三新、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組織呢？还不是中央对陈再道信不过嗎；如果信得过陈再道，何必多此一举呢？而且中央还直接打電話給武汉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揮部，要求各革命造反派大力宣傳，目的是使羣众早已知道陈再道扣押軍委十条命令不宣傳，四川渡口經驗也不宣傳，还說是軍事秘

密，这回要做到家喻户晓，以免陈再道之流又耍花招。但陈再道之流硬說中央如何如何信任武汉军区等等。这只能騙过无知小孩，却騙不了用毛澤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羣众。

电文要武汉军区立即制止武斗，中央知道，陈再道是最善拖，最能賴，最会做鬼的，于是就用了“立即”二字，又用了“有力”二字，这都是对武汉军区內一小撮最严重的警告。

“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圍攻，应立即停止”电文超过军区权限，不同陈再道之流商量，直接点《百万雄师》的名，並对其反革命行为作出处理，这难道也是信任陈再道之流的表现嗎？通知中說：“百万雄师一些人”，为什么說一些“人”而不称为一些羣众，更不称“革命羣众”这不就說明了中央对“百万雄师”这个組織的看法了嗎？中央指的是“圍攻”而不是“百万雄师”自己說的“自卫反击”，誰在搞武斗，誰是凶手，不是都很清楚了嗎？

陈再道之流还解釋說：“中央来电，点了《百万雄师》的名，是对百万雄师最大的关怀爱护。”列宁教导我們說：“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我們也不知道保宝們长着的脑袋是干什么的，也不很好的对此通知作一下客观的分析。陈再道之流一解釋，就馬上把标語，大字报贴上大街小巷：“感謝党中央对《百万雄师》最大的关怀”。就这样也罢了，偏偏有些保宝信以为真，組織了鑼鼓队，要給党中央送感謝信，陈再道之流心里明白，把党中央对《百万雄师》的严厉斥責說成是最大关怀来騙一下那些沒有动脑筋习惯的保宝。誰知他們当真起来要給中央送感謝信，这可急慌了陈再道，赶快擋駕，把兴高采烈的鑼鼓队中途擋回去，保宝們想不到党中央最大的“关怀”却是不准表示感謝的，怪哉！原来陈再道之流对中央电文的解釋是不能让中央知道的秘密意解！

### (三) 反对和攻击林副主席，反对突出政治，

#### 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綫

①当彭德怀罢官后，林副統帥担任了国防部长，陈再道曾多次向自己的随从說：“林×有什么了不得，朝鮮战场上要不是彭××，朝鮮和中国都完了。”“林×没什么了不起，了不得能活几年，胃都开刀了，活不长了。”这就充分暴露了陈再道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反革命真面目。

②一九六四年大学空軍前后，有人說：刘亚楼很紅。陈再道即旁敲側击地攻击林副主席說：“这个人有人支持，那个人有人支持，我們这些人靠单干，有誰支持？”

③一九六四年，在一次軍委办公室會議上陈再道居然借議論六〇年的战略方針問題，再次攻击林副主席。他的錯誤言論受到参加會議的同志的严厲批評后，仍不改正。当他的那个发言要登簡报时，征求他的意見是否修改，陈竟頑固地坚持錯誤拒不修改。

④一九六五年（軍委第×次办公會議），討論大比武冲击政治問題，陈再道公然站在罗瑞卿一边反对林副主席。說什么，“武汉不一定那样。”罗瑞卿象抓住救命稻草

領的，在会上說：“陳再道同志提出成績（指大比武）怎麼看法，成績總是主要的。”真是一唱一和，狼狽為奸。

⑤六一年後，林副主席，軍委一再指示要防止高級幹部特殊化要反腐化墮落之風，而陳再道卻把軍委，林副主席的指示當作耳邊風，繼續搞特殊化，小病大休養，無病也休養。消極怠工，生活腐化，亂搞女人卻非常積極，陳大麻子是什麼人不是很清楚了嗎？

⑥一九六三年陳再道派孔慶德（副司令員）到軍區步校搞“試點”，大搞軍事掛帥，並將這個錯誤的方針和經驗在全區部隊中推廣，組織軍事大考核、大驗收、大演習、大比武，嚴重地衝擊了政治。信陽步校那套堅持軍事掛帥的做法，還由八一製片廠拍成電影，流毒全軍。

⑦一九六四年羅瑞卿搞大比武衝擊政治，陳再道是積極的擁護者和忠實的推行者。這年春天，他帶領一批幹部去一軍參加“四好”、“五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但他並不參加會議，卻把參加會議的所謂技術尖子挑出來搞比賽。會議結束時，他作了長達幾小時的講話，大講特講軍事訓練的過硬本領，卻閉口不談政治、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

在比武期間，這個一貫天熱就上山的老爺，卻一反常態，異常積極起來，竟冒着酷暑烈日親臨現場觀看和指導。可見他對羅瑞卿的這一套多麼熱衷。

一九六四年底，林副主席指示要突出政治，提出軍事衝擊政治問題。但是在年底軍區召開的軍訓會議上置林副主席的指示不顧，布置大搞尖子普訓，陳再道親自提出：“兩年任務一年完成。”六四年大野心家反黨分子羅瑞卿搞全軍大比武，軍事衝擊政治，首先是從武漢軍區搞起來的，並在武漢軍區、北京軍區設立試點，而對大軍區（沈陽、南京）都信不過。

陳大麻子是緊跟羅瑞卿的，在一次軍委會上，反黨分子羅瑞卿大談比武成績，陳隨聲附和道：“對比武成績也不能估計過低。”（按：陳為主子羅瑞卿效勞大唱頌歌，故得主子重用。）

⑧六四年陳又把他最欣僥的技術最過硬的××連調至步校專題訓練單、雙槓技術，與林副主席的突出政治、堅持“四個第一”指示相對抗。

⑨六四年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指出：六四年軍事衝擊政治是方向、路線的錯誤。陳再道卻對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在六五年的一次報告（六四年工作總結報告）中惡狠狠地說：“對六四年的問題，也要一分為二。”有一次陳並當着林副主席面說：“技術也要照顧一下。”公然與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唱對台戲。

⑩軍區步校許多同志和一部分校領導幹部一直認為，六三年問題是轉向問題，但是陳再道、鍾漢華卻百般包庇孔慶德和他們自己，並一再給步校六三年問題定調，說什麼，“在一定時候、一定程度上衝擊了政治，不是方向、路線問題。”

一九六六年二月軍區四級幹部會議上，討論貫徹突出政治問題，步校同志再次提這個問題，到會的許多同志對孔慶德進行了揭發，但均被陳再道壓了下來。此後並對堅持步校六三年轉向意見的楊力勇（校長）、李新階（政治部主任）等同志進行打擊。

⑪一九六六年二、三月軍區四級幹部會議，清算羅瑞卿的問題。許多同志紛紛對六

四年軍事冲击政治及孔庆德的錯誤，提出批評。陈再道竟不許孔庆德回来听取批評和討論。这次會議上，揭发了大量不突出政治的事实和六四年轉向問題，陈再道在總結講話時，却故意大講什么形勢，避而不回答、不檢討这个會議的主要問題。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軍区步校一部分革命羣众来軍区要造資產階級軍事路綫及孔庆德的反，聶再道、鍾汉华、叶明等怕的要命，极力阻扰，一天打三次電話施加压力。並責罵校党委某些校领导干部說：“你們为什么老是提六三年轉向問題？”陈再道甚至直截了当的說：“你們說后台老板是孔庆德，孔庆德的后台老板不是我嗎！”陈再道之流如此百般包庇孔庆德，实际上表明他頑固地坚持資產階級軍事路綫，竭力反对突出政治。

⑫賀龙、罗瑞卿軍事冲击政治的修正主义路綫在軍区及时貫徹，而林副主席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的指示迟迟不执行。

⑬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陈在一次講話中談到：“那有不犯錯誤的，我革命几十年了，王明統治时期，我跟着执行錯誤路綫，罗总参在沒有揭发出来之前，还要按罗的办。对有些問題有怀疑，也不敢講。”（按：真是不打自招，可見陈从来就沒有执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正确軍事路綫。）

⑭对他的同伙賀龙、彭德怀、罗瑞卿之流五体投地，极力吹捧。陈再道經常向周圍的人吹嘘，賀龙是如何善于打口袋战术！彭德怀的战略布置又是何等出色！並学着罗贼的腔调，肉麻地吹捧苏修，曾厚顏无耻地叫嚷什么：“苏联拥有最丰富的建軍和现代化作战經驗。”“苏联科学是世界最优越的軍事科学。”恬不知耻地声称：“有着包括洲际導彈和各种原子武器在內的最新式装备”的苏軍是“世界和平的最可靠的保卫者。”並声嘶力竭地叫嚷要以苏修“为榜样”，把赫修軍事理論作为“我軍坚定不移的方針”。真是放屁！由此可見，陈再道与罗瑞卿完全是一丘之貉。

#### （四）賀、罗的忠实爪牙，徐、刘的帮凶

##### 1、賀龙、罗瑞卿的忠实爪牙

（1）六二年反党篡軍头子罗瑞卿来汉到底与陈大麻子密謀些什么，陈为討好主子，当时組織专坊舞会，陈搂罗妾，罗抱陈妻，翩翩起舞。（按：何等亲热，他們到底有何奥妙的关系？！）

（2）当賀龙被揪出来后，陈惊恐万分，突然从北京打電話回来，叫××逼軍区党委对賀龙問題表态，暗中施加压力，想保自己过关。

（3）陈、孔、韓是徐向前的部下（直接），叶明也是的，楊秀山是二方面軍（賀龙）的。（按：难怪陈、孔、韓与徐如出一轍，何其相似乃耳。）

##### 2、徐向前、刘志坚的帮凶

陈再道是徐向前的老部下，陈再道自1927年混进紅軍以后，便一直在张国燾、陈昌浩、徐向前所控制的四方面軍，陈再道在这一段連年高升，到了1933年便当上了师长，34年便当上了軍长，可見张、徐是非常重視和信任陈的。

在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徐、陈又勾結起来，破坏革命，今年2月，徐在汉亲自主持镇压革命造反派，公然为陈再道之流撐腰。軍区付司令員孔××在2月×日的一

次講話中說：陳司令員在北京開會，他們（指李迎希、張廣才）說會已經開完了，已經回來了，使羣眾到處找。各大軍區都在保毛主席（顯然是借口）。徐向前（當時在武漢）問：武漢軍區為什麼停不下來？我說：我們的腰杆子不硬。徐向前說：有反對面怎麼辦呢？我說：“抓”，徐向前說：“對！”各總部、各兵種還抓了不少人。

看！他們一唱一和，配合得何等好啊！

孔還說，徐向前付主席講：陳（再道）鍾（漢華）有錯誤，但和李（迎希）、張（廣才）不是一樣的，不是三反分子。軍區文化大革命中，革命造反派揭發了陳再道不少嚴重問題，很多人，其中包括不少高級軍官也認為陳是三反分子是無疑的，而徐却為之打包票，這說明了什麼問題？

軍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陳再道之流怕得要死，千方百計地撲滅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他們制定了兩個黑七條。第一次是陳再道從北京打電話回來的七條黑指示，後來軍區黨委根據這七條研究制定了另七條，內容有：取消軍區的一切組織；唐金龍、呂炳安事件由軍區黨委負責調查，其他任何人不得干涉；不准貼大字報；武漢軍區沒有犯方向路線錯誤等等。對於這樣一個反毛澤東思想、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黑指示，造反派奮起批判，而徐向前質問李迎希道：“黑七條黑在那裡？”極力阻止對黑七條的批判，為陳再道推銷黑貨。

在一次會議上徐向前說：“別的軍區有反革命（他認為的反革命恰恰是造反派）。難道你們武漢軍區就沒有？我不相信！要抓，你們還下不得手，不要怕！”在徐向前的這個黑指示下，支持造反派的李迎希付司令和張廣才付政委以及其他許多真正支左的負責同志相繼被軟禁和靠邊站了，軍區內的革命造反派的政洽干事，文化工作人員，秘書、司機等大批革命羣眾無辜地被關進牢獄，可見，徐向前是陳再道的黑后台，陳再道是徐向前的黑爪牙。

在軍委會議上，徐向前保陳再道，說陳“不是三反分子，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而當徐向前靠邊站的消息傳到武漢後，陳再道急忙開動大批宣傳車，在武漢三鎮大肆“辟謠”。這一切又意味著什麼？主子保救奴才，奴才效忠主子。這一切不是清楚地說明了陳再道的后台就是徐向前嗎？

劉志堅任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組長期間，執行的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陳再道就是這條反動路線的積極推行者。六六年五月與八月兩次軍區黨委會議紀要，完全是推行貫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按劉志堅的黑指示制定的。

五月——六月初軍區黨委會議紀要，按照劉志堅的黑指示制定了“所屬人員包括領導幹部在內，分期分批進行整頓”、“摸底排隊”、“審查作品和教材”，“抽調參加四清人員的原則”等等。都是轉移鬥爭的大方向，把矛頭指向羣眾的。

八月的紀要，規定了“誰有問題揪誰”，“動員家屬職工給幹部提意見”等等，竭力把矛頭向下。

陳再道和劉志堅早就是同伙，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陳任冀南東進縱隊司令和冀南軍分區司令時，劉任政治部主任、付政委等職。陳向人講：劉志堅與陳再道是冀南的，有一次劉志堅被俘，陳再道下決心，打了一個伏擊。把劉志堅搶回來了，劉念念不



忘此事。

刘志坚被揪出来后，又馬上召集軍区党委会議，統一口徑說：“我們執行了刘志坚的，也執行了軍委、林总的。”企圖掩蓋他執行刘志坚的是真，執行軍委、林总的是假的實質。以便蒙混过关。但，适得其反，恰恰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猙獰面目。

## （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独断专行，重用坏人

一、三反分子陈再道，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忠实奴才，是刘家王朝豢养的看門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一向与革命为敌，与人民为敌。早在一九二七年，他就混入了革命队伍，投靠张国燾、陈昌浩、徐向前，反对我們最最敬爱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由于为主子尽忠效劳，得到了张国燾的重用，很快就篡了我們党和軍隊的許多要职，成了张国燾手下的大紅人。到一九三三年就窃居师长，次年又窃居軍长职务。在偉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陈伙同张国燾、陈昌浩、徐向前控制了四方面軍，为张卖命，出謀献策，瘋狂反对毛澤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搞独立，搞分裂，搞投降，搞逃跑，参加了张国燾集团的叛党活动。张国燾失败后，陈逃到延安，但仍賊心不死，繼續反对毛主席，反对抗日，揚言上山打游击，居然参加了一九三九年的叛乱集团。此叛乱平息后，陈被捕。毛主席以抗日为重，把陈送至前綫打仗，将功贖罪。混了几年后，在解放战争时期，陈又投靠了三反分子邓小平（当时邓任“二野”政委），混入“二野”，窃居纵队司令的要职；从那时起，就同王任重（行署主任），钟汉华（政治部主任）結成了反党篡軍集团——王、陈集团。

二、吹捧、包庇王任重和，王任重有千絲万縷的联系。

王任重兼武汉軍区政委，六五年陈、钟大肆散布崇拜王任重思想：“王任重跟毛主席跟得紧。”並在軍区散布：“王任重是我們的好政委。”

在今年3月中旬，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軍区党委开会討論王任重、张体学的问题，党委一致認为王任重是三类干部，张是二类干部。

陈再道与王任重是老同事，在省常委会上表态是紧跟王任重的（有记录可查，记录在軍区。）

六五年陈和王任重同在庐山休养，六六年又同在东湖休养。

三、竇洪年与陈勾結密切，軍区無論什么會議总要竇参加，竇也說：“軍区的指示一个字也不能錯。”（按：对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却是阳奉阴違）六四年春，刘志坚，陈、钟将竇安插在高級步校，並任步校第二書記。（按：竇何許人也，他前为步校政委，运动中革命造反派揭发了他不少三反言行，准备斗争，由于陈再道施加压力，至今斗争会未开成。）

四、六×年，三反分子黄克誠用飞机把三反分子譚政的地主父亲的尸体运往烈士陵园，以后軍委发觉追查时，陈公开与軍委对抗，压下不管，迄今未作处理。

五、陈再道在一九六二年以前一直同当时的政委譚甫仁鬧矛盾。一九五八年反教条主义，这样一场严肃的路綫斗争，陈再道把它說成是宗派斗争，說譚甫仁整他，“一方面軍整四方面軍”。最后把譚挤走。

六四年整机关时，后勤一个同志提了一条意见，说军区领导有修的苗头。陈知道后大为恼火；几次追查，並几次批评政治部说，象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为什么不认真抓。

六、反革命老手陈再道为了园域其独立王国，为了实现其资本主义复辟的美梦，竟狗胆包天，欺騙毛主席、林副主席，欺騙中央軍委，背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河南、湖北地区私招黑兵，並在湖北荆州地区开办黑“农机”厂，妄图为其反革命政变創造兵源和軍力条件。

陈再道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抗中央軍委罪該万死。

七、什么葫芦出什么瓢，流氓成性、反动透頂的陈再道，对他的儿子也是以身亲教。他的长子陈东平、从小嬌生慣养，坐高級小轎車，出入娱乐场所，因而欣悻美国、香港的裸本电影，偷听敌台广播、迷恋醉生梦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六二年三月十五日在陈的纵恿下，陈东平竟与敌台勾結，企图叛国投敌，被我专政机关偵捕，但陈不但不支持专政机关这一革命行动，反而給专政机关施加压力，百般阻撓，橫加干涉。专政机关將陈东平判刑两年劳动教养。陈竟不認帳，胡说什么“处理重了”妄图为子翻案。在其教养期間，陈亲自探望，替子助威。从而暴露了三反分子陈再道反党叛国的反革命面目。

## (六) 陈再道之流是篡軍集团伸进武汉軍区的黑爪牙

六四年春，陈再道、钟汉华、竇××等陪刘志坚到高校視察过。可見，陈和执行刘、邓黑綫的代表人物的联系是紧密的，对刘邓的一套黑貨是不折不扣地执行的。陈再道就是刘邓藤上的瓜。

陈再道是贺龙的爪牙。武汉×軍是贺龙的嫡系，干部配备均由贺龙、廖汉生（廖为原北京軍区政委，三反分子，贺对廖十分重用，廖的父亲是贺龙当軍閥时手下的大队长，廖是贺英的干儿子，廖的前妻又是贺龙的外甥女）一手包办，在×軍里，他們安排的都是自己的心腹，他們想干什么，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硬骨头六連也是×軍的，贺对它特别沾沾自喜，亲自为之題字，並叫贺鹏飞到那儿当兵，說“老子是×軍的，儿子也应是×軍的。”贺龙这个大野心家把他的嫡系交給陈再道，难道不是对陈的信任嗎？难道不是有其打算的嗎？

今年一月，武汉軍区副司令員唐金龙和軍区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突然相繼“自杀”，同时陈、钟告失，造成一片混乱。以上四人均為贺龙的亲信爪牙。唐“自杀”前一天，武汉軍区党委开了一次常委会，当时有北京派去的一人参加了會議。在会上提到了賀龙的問題。当天晚上叶明政委分別找唐、吕二人作个别談話，一直談到晚上十一点左右。唐金龙回家后对他老婆說：“现在外面揪贺龙，說贺龙的手伸到武汉来了，那么除了我和×××还有誰呢？”次日早晨六时五十分左右，就得到唐“自杀”的消息，而根柢在现场的革命造反派反映，唐肯定不是自杀的。

究竟是陈、钟受命制造“自杀”事件，杀人灭口，保存主帥呢，还是唐、吕以自杀来换取陈、钟的“清白”？死的和丢的都是贺龙的亲信，必定和贺一起干了許多不可告人的勾当。这其間的奧妙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

当贺龙被揪出来以后，陈惊恐万分，忽然从北京打电话叫××逼着军区党委对贺龙问题表态，暗中施加压力，以保自己过关。这里完全暴露了贺陈的黑关系。贺龙的黑手的的确确早伸到了武汉，陈再道就是他搜罗的爪牙。

文化大革命初期，军区决定加强北京地区卫戍工作准备调一些部队来京，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对调京部队百般挑剔，认为别的部队都不行。总参××部部长王尚荣（三反分子，贺龙的老部下）提出调武汉×军来京，陈马上同意，并准备立刻就调。但后来军委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我们怀疑这次调兵与彭真的“二月兵变”有关，以上的兵力调动是不是为兵变作准备。而贺、廖对武汉部队如此重用，难道是没有根据的吗？贺龙对武汉部队的野心难道陈再道不清楚吗？现在武汉市流传的所谓陈再道因调兵问题请示过军委而立了功的说法难道不是陈为了洗刷自己蒙骗舆论的伎俩吗？

陈再道又是篡军黑头目罗瑞卿的得意门徒。陈再道与罗瑞卿抗战结束后直到全国解放一直都在二野（刘邓大军）共事，关系很好。解放后，罗又把陈作为实现其野心的打手。罗把陈再道之流把持的武汉军区当作大搞军事比武、军事冲击政治的试验场，陈充当了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急先锋，一九六五年一月，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讨论《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向林副主席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拒不承认大比武冲击了政治，不承认四个第一不落实……。陈再道、钟汉华与罗瑞卿一唱一和，说什么军事冲击政治不是普遍性的，要斟酌斟酌，陈、钟充当罗瑞卿向林副主席进攻的打手，从而得到了罗的赞赏，罗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要考虑陈再道的意见，可见罗对陈再道这个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副主席的干将是何等器重啊！

陈再道是钻进军区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陈再道与王任重、张体学之流串通一气，打击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陈再道之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下定决心，打倒陈再道，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二、与王任重、张体学互相勾结，狼狽为奸，残酷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陈再道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是一丘之貉。他们早就互相勾结，狼狽为奸，结党营私，阴谋篡夺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打破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于是陈再道便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与王任重、张体学串通一气，为他们出谋划策，妄图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 （一）与王任重之流结成死党，疯狂镇压文化大革命。

陈再道是湖北省委常委，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很少参加省常委会，文化大革命开始

后，却一反常态，经常参加常委会，特别是重大决策会，他都参加。在会上大肆攻击革命造反派，充当了王、张的狗头军师。在去年十二月二日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讲：“省市委要合作……少数派的调子就是这样高了。……不管怎么逼，坐着不做声。”又在十二月十日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我就是不能谈（指谈判），你们搭了这个梯子，那个梯子又来了。”“你发了公告还是被动（指改组湖北日报编辑部），不成功就拖着。”等等，看！陈再道对革命造反派就是如此仇视，咬牙切齿地恨。

可是对保守组织却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陈在省委常委会上讲：“大专兵成份好，听话，积极分子多，不能压他们，有时还要依靠他们。”对湖北大学漆×之类的谭力夫式的人物视为掌上明珠，当成他的接班人，甚至把这些混蛋吹捧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亲手发给他们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并与张体学和他们合影留念。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陈再道究竟站的是什么立场，这不是昭然若揭了吗？陈再道还参加了“大专院校红卫兵”成立大会，陪同张体学乘坐敞篷汽车绕场一周，向聚集的“大专兵”招手致意，威风凛凛，气焰嚣张至极，真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更令人发指的是，在高奏雄壮的“东方红”乐曲时他走上主席台，是可忍，孰不可忍！

为了更好地与省委合作，他先后通过几条渠道，了解湖北省委情况。①军区向省委派“观察员”。②湖北军区设文革办公室。③×团派干部去省委警卫连。④从省委索取印发的《文化革命动态》，《情况反映》，《大字报情况》及一些为省委歌功颂德的传单。⑤军区常委中系省委委员者直接参加省委会议。此外，还特地与省委架一条专线联系。去年十一月份后，陈与省委的关系更加密切。每天由张体学的速记员彭××把发出的情况和重大事件去军区汇报。某步校政委竇××曾正式传达过：“陈再道、钟汉华亲自说过，武汉军区同湖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关系处理得最好。既坚持原则，又照顾了团结”。一语道破了陈再道之流与省市走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疯狂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咀脸。

正当革命群众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揭发湖北省委的问题时，陈再道却肉麻地吹捧湖北省委，说什么“省委领导运动总的方面是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运动是正常的，也取得了胜利，有些歪风，我们还是顶住了。”胡说什么“省委本身没有多大问题，是紧跟中央走的，主席的旗帜总是在高举，到底举得高不高，有时举得高，有时举得不高，省委没有多大问题。”为省委的问题划框框，定调子，企图抵制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不仅如此，陈再道还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四处游说，不遗余力为省委唱赞歌。仅去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五天内，陈先后五次出席了张体学安排的“庆祝会”“欢迎会”。如九月十二日庆祝武大校庆，九月十三日庆祝毛主席视察武钢八周年，九月十六日省委“欢迎”首都红卫兵大会等。在九月十三日参加庆祝毛主席视察武钢八周年的大会上，陈再道与张体学操纵大会，一唱一和，大会发言中，只字不提王任重隐瞒毛主席指示的滔天罪行，反而把小混蛋推出来当替罪羊，妄图把武钢革命造反派起来揭发湖北省委问题的革命烈火扑灭下去，转移斗争目标，达到保王任重的目的。在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前进兵团南下大队的负责人谈话时，大唱湖北省委好，说什么“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跟毛主席跟得紧的”吹嘘王任重、张体学“领导正确”；说“湖北省文化大革命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等。请看！陈再道为湖北省

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多麼賣力，為湖北省委保駕是如此死心塌地。

去年十二月中旬，在武漢軍區開的一次省委常委會上確定，萬一張體學被紅衛兵抓走，由陳再道主持省委工作，大的會議由陳再道主持，日常工作由楊銳主持。不久（十二月中下旬）宋侃夫、張體學都被抓走，省委亂了，閻鈞、張華去軍區請示陳再道“指示”：“上面由楊銳管，後面有我和韓東山，市里張旺午管。”可見陳再道早已赤膊上陣了。

首都紅衛兵小將熱烈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積極進行革命大串聯，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他們的革命行動好得很。這一來，却使省市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喪魂落魄，吓破了膽，他們千方百計破壞革命大串聯，組織得力保皇干將，大抓南下“一小撮”。在張體學的授意和秘密策劃下，陳再道利用職權，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決定湖北軍區派十名幹部，以《解放軍報》記者身分奔走幾所大專院校，探聽南下串聯革命師生下一步打算，以便商量對策。九月十四日、十五日派到八個大專院校的“記者”被駐武大、湖大、華農等院校的南下串聯革命師生所識破。事後到軍區去調查真相時，陳還特地從北京打來電話，作了“四點指示”，其中兩點的意見是：“不要涉及湖北省委，不要涉及張體學”。令湖北軍區造一個假報告，直接承擔責任，借以“維護”省委和武漢軍區聲譽，為張體學開脫罪責。陳再道之流為了推行軍內以劉志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真是不擇手段。

陳再道與王任重之流是一丘之貉。王任重、張體學為了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向各大專院校派出大批消防隊——工作組，陳也不甘示弱，抽調大批解放軍幹部參加工作組。僅武漢地區就派了242名。對此，陳還嫌效勞不夠，又令參加工廠四清的378名解放軍幹部，在四清結束後，繼續留在原單位“領導”文化大革命，破壞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聲譽，坑害了大批幹部。特別嚴重的是，在黨中央和毛主席關於撤銷工作組的指示下達後，還從空軍部隊抽調六百名解放軍指戰員到各大專院校當工作組或觀察員，（當時有的解放軍同志就造了反，抵制了這一錯誤決定，並揭露了陳再道之流的陰謀，但被視為大逆不道，橫加指責。）安插在“亂”的班上“蹲點”，實際上按照王任重的“槍打出頭鳥”的黑指示，首先打擊造反精神最強的學生，把他們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把他們抓進監獄。陳再道殘酷鎮壓學生運動，對抗十六條，拒不執行毛主席指示，罪責難逃。

為了搞垮革命造反派，陳再道坏事做絕，使出極其卑鄙的手段，派特務打入新湖大紅八月內部。其中武空派去的“觀察員”陶×，不但自己偵察，還指使叭兒狗打入紅八月內，為了達此目的，採取了金錢收買，陶特意給一個同學伍元錢，叫他不要泄密，專門收集紅八月的材料上交省委，以便秋後算帳，伺機反扑。甚至派解放軍戰士冒充《解放軍報》記者，打入造反派內部摸情況，其用心何其毒也！

（二）死保難兄難弟，把軍區作為王任重、張體學之流的防空洞。

陳再道經常肉麻地吹捧省委和王任重，經常在大會和小會上說：“王任重是我們的

好政委。”去年十二月陈还与王任重一唱一和，王为了保自己过关，給省委下过五点黑指示（即：省委的驕傲自滿問題；对南下同學的問題；省委工作檢討；保护省委的問題……等），陈12月2日在省委常委会上說：“王任重同志的五点指示我們完全同意。”去年11月份，陈說：“王任重的問題不要說得太死了，免得被动。”到12月29日陈在十七級以上干部會議上繼續給王任重打包票，“王任重同志是我們的老政委，犯了錯誤，主要是觉悟較迟。”今年元月份还說：“王任重的問題不要太肯定，让同學們揭发。”

截至今年元月中旬，武汉軍区党委开会討論王任重、张体学問題时，党委还一致認為王是三类干部。甚至到今年四月，中央把王任重定为三反份子，並撤了王軍区政委的职务，陈再道、钟汉华、姜一給王写信时，开头还称王为同志，信中語气也根本没把王看成三反分子。陈再道死保王任重正說明他們是一丘之貉。这不正是給吹捧“陈再道是无产階級司令部的人”，說：“王任重与陈再道是武汉两个司令部的代表”的那些保“譚”干將們一記响亮的耳光嗎！

在保王任重的問題上，陈再道的确是“言行一致”。去年九月十日陈、钟“指示”軍区，每天派干部去王、张两家值班，以保障他們的安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澤东思想紅卫兵十人押送王任重由广州回武汉，原计划落南湖飞机坊，张体学怕王任重被造反派抓走，便与軍区联系，特地召开了常委紧急會議，研究王任重的問題。张提出，陈再道、韓东山同意，决定改在軍用机坊降落，絕對保密，机坊周圍戒备森严，並专派付参谋长××前往迎接，亲临机坊指揮組織保卫工作，生怕这个黑帮分子被造反派揪走了。中午韓东山开会回家，陈还打电话給他，要他去机坊代表陈再道向王任重問好。这种对造反派的恐惧和对黑帮分子的爱护，正好暴露了他們頑固坚持資产階級反动路綫的丑恶咀臉。正好說明了他們是一路貨色。

陈再道不但死保王任重，对省市委会內的“难兄难弟”也关怀备至，耿耿于怀。为了使他們逃避羣众斗争，公然对抗中央軍委关于不准把部队当“防空洞”的指示，把軍区招待所和医院变成张体学、許道琦、王树成等人的“避难所。”

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六七年元月十日，深更半夜把张体学、王树成、刘惠农等二十余人，窩藏到濱江飯店（軍区高級招待所）达半月之久，陈再道做賊心虛，生怕走漏风声，特命令心腹爪牙，对濱江飯店工作人員进行威胁，規定工作人員不得外出，有急事外出者，必須两人同行，实行連环保。揚言如有泄密者，要按違反組織紀律論处。

为了蒙騙羣众，陈濫用职权，私自批准把张体学的地方汽車牌號换成軍用汽車牌號。去年十月，陈批准接受省委办公厅等五个单位的档案文件，省委常委內一些黑帮头目趁机把大批黑材料塞进軍区，甚至私人的金銀首飾，伪币日鈔，裸体油画，蔣匪头象等，他一概收下。在陈再道的操縱下，軍区成了黑帮藏污納垢之所。

陈惠农窩藏在軍区的財物及反革命罪証：

A) 窩藏在某部队的：

- |               |                 |           |
|---------------|-----------------|-----------|
| ① 鸚鵡牌半导体收音机一个 | ② 玫瑰牌手电池一个      | ③ 陈惠农私章一个 |
| ④ 維生素B一瓶      | ⑤ 新軍单褲一条        | ⑥ 新軍棉衣一件  |
| ⑦ 毛絨褲一条，呢大衣一件 | ⑧ 汗衫、衬衣各一件，圍巾一条 |           |

⑨小皮盒內裝有糖票100·5斤，人民币105元及放另一处50元。

⑩戒指十个半（金的九个半，精翠的一个，金戒子一对，古錢三个，銀元（袁大头）五个，（光緒）二个。

B)窩藏在軍区某部：

①人民币300元，滿洲国全图一本，

②玉石13块，日本币二个

③公債51元，苏軍鈔票90元，

④伪美金10元，伪中央銀行鈔票100元，

⑤蔣介石象片二张，

⑥筆記本若干，照片不计其数。

謝滋羣窩藏在軍区某部长家中：

①現金1205元，金条45根，

②高麗參六根

③照象机一架

④高級衣服一件

⑤高級衣料八块

⑥长統玻璃絲光袜五双

中央軍委指示下达后，許多地方都在当地的武装机关抄出了黑材料，革命羣众强烈要求把窩藏在軍区內的黑材料交出来（湖北省委机关党委文件、黑材料均是陈再道的老婆张双羣送到軍区的），可是陈再道之流拒不执行中央軍委指示，革命羣众非常憤怒，采取了革命行动，元月二十日清走了二十九麻袋两皮箱，其中仅王任重的黑貨就有四袋。事后，陈再道却倒打一耙，說革命小将“要搶枪支”“整理軍区黑材料，准备夺軍权”等，妄图把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真是恶毒之极！

陈再道与王任重早在济南就是老同事，共事多年，解放后，王任重是武汉軍区政委，陈再道是武汉軍区司令，他們臭味相投，亲如手足。互相吹吹拍拍。陈平常在很多场合为王唱贊歌，而王对陈也不亏待，为了“感恩报德”，竟利用职权，私自通过人事机关，将陈再道的老婆张双羣调动两次，晋升两級，由原某机关付处长提升到省直机关党委付書記（相当于付部长职位，与王任重老婆肖慧納同級）真是夫貴妻榮，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客。

### （三）妄图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张体学翻案

（1）六七年元月份，革命造反派揪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斗争王任重在武汉地区形成高潮。而陈再道却說革命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綫的領導干部。”这是他对革命造反派的污蔑，是对王任重的公开辯护，再一次表明他同王任重是一丘之貉。

陈再道之流一直是同情王任重，信任王任重的。二月份，空軍某負責人还說：“王任重仍是我們的政委”、“王任重說的話，我們还要听。”

三月三十一日，軍区召开三級干部會議，还邀請王任重参加。

三月中旬，武汉軍区党委开会討論王任重、张体学性質問題，認為：王任重是三类干部，张体学是二类干部。于是三月分出现了一股为王任重、张体学的翻案风。

（2）請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在今年三月給与他一丘之貉的陈再道韓东山、姜一的二封黑信，看他們是如何勾結，狼狽为奸的，这三封黑信告訴了我們什么呢，告訴我們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人还在心不死，正在进行恶毒攻击，进行瘋

在反扑。就在发出这三封信时，出现了陈再道给王任重、张体学翻案的黑风，出现了二、三月反革命复辟逆流，这三封黑信不是很好的证据吗？下面将三封黑信印出来，供同志们批判。

再道、东山、姜一同志：

一、自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回到武汉之后，我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一直在革命造反派的监督和管理之下生活。从一开始革命群众就把我当做敌人对待，给我加了许多大帽子。原来省直机关的干部大多数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自从元月二十前后开始发生了变化，省直机关的造反派也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了。那些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被称作“保皇派”，有的被戴高帽子游街，受到很大的压力，于是“一边倒”的情况出现了，现在几乎没有人敢为我說一句公道話。原来省委常委和部委厅局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还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一片“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的舆论压力之下为了和我划清界限，也起来把我当作敌人对待。省委一批领导同志（以张华为最活跃）开了我一次斗争会，对我和张体学、王树成三人也是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罚站、低头。他们喊的口号是：“打倒湖北省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张体学”等等。我对他们这样做觉得很难理解。难道他们真不了解湖北省委的情况，真的不了解我和张体学的情况？对于革命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同时由于对我们所犯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很气愤，他们认识问题有片面性，有偏激情绪，是不能责备他们的。狠批狠斗，过火一些，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对于打掉我的官气和骄傲自大有好处，对于促进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改造世界观是大有好处的。因此我对于群众不仅没有什么埋怨和对立情绪，我确实感激他们，不然我就不能得到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但是对于省委领导同志的这种态度我是有意见的。特别是象张华这样的人，把错误推给别人，把功劳归于自己，不惜歪曲事实，以达到“混关”的目的。省直厅局长一级和部委一级也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起来以极“左”的姿态出现，到底是真革命真造反，还是个人主义出风头，或者牺牲别人保护自己，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湖北省委因错误严重要改组是肯定的，但新的省委到底如何组成，望你注意，现在应当争取迅速地把省一级市一级、地县一级的临时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搞起来，以改变目前的无政府状态，不然对于革命和生产都是不利的。我建议由钟汉华同志出面挂帅，吸收原省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军队哪些人参加请再道、东山等同志考虑，并由武汉军区党委决定，省委省人委我建议由姜一、杨锐、韩宁夫、王海山、张旺午、阎钧、张起、陈扶生、邓祥、饶兴礼等同志参加。群众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我不了解，可以由孔庆德、张竟等同志分别与各革命组织协商，那些革命组织同意参加的首先吸收，暂时不愿意参加的革命组织，留下名额，还是要做好工作争取他们参加。现在武汉地区的革命组织分为两大派双方斗争尖锐。我希望武汉和湖北军区学习山西的经验，派出一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若干大单位（如武钢、重型、锅炉厂、肉联、纱国棉、武大、水利电力学院、新华工、华师等）去进行政治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拥护武汉军区部队的严正声明和通告，在争取大多数群众的基础上，发动各个革命组织开门整风。有些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员，凡坚持错误的，由群众自己撤换重选（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应当逮捕），这样才能比较快的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



合，以改变各个革命羣众組織之間互斗的状态。对于“职工联合会”一类的組織要解散，爭取其羣众分別申請参加本单位的革命羣众組織。是否可行請考慮。

二、我因为被当作敌人看待，失去了发言权，連我的檢查交待材料也无处印发。最近我用了十天時間，写了一个书面檢討，派人送給了姚喆同志，希望轉交省直革命造反司令部印发，我估计他們仍然不会印发，是不是由武汉軍区或湖北軍区代为印发？一月十日我向中央、主席写了第二次檢討报告，是請湖北軍区轉发的，不知发出沒有；我现在的处境比十几天以前好多了。但是我的檢討不能印发，羣众不知道我的态度或意見，这是一大困难。六、七月份，我在武汉的時間只有45天，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到今年二月十四日整整五十天，开了我十次斗争大会（黃石市和孝感各一次，其余都在武汉），報紙、傳单、标語、口号、有綫广播、大字报、漫画、歌曲，各种斗争形式都用上了，一直把我当成敌人搞了几个月，可是既不給我为自己申辯的机会，連作檢查交待的权利也給我剥夺了，这怎么能把我的問題搞清楚呢？这个情况我已經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組，並給主席写了信。不知再道、汉华在北京听到中央領導同志对我的看法如何；到底打算对我如何处理；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可以告訴我；有什么問題需要我交代或說明；在湖北目前的情况下，我的意見沒处說；因此我想用写信的方法告訴你們，你們可以在湖北省委当中或在厅局一級干部当中印发或傳閱。我写給你們的信，必要时也可以在机关干部中印发，以便使大家分析批判和查证落实我的問題。

### 三、人們为什么把我当作敌人对待呢？

我想有下列几个原因：

（1）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地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动路綫，給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損失。引起了革命羣众干部的憤恨。

（2）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的。但是我不仅在“十六条”以前犯路綫錯誤，而且在“十六条”之后仍然犯了路綫錯誤。又沒有及时地作出深刻的檢討，工作會議之后，沒有回武汉而是到广东休养去了。这样就引起了人們对我的怀疑。怀疑我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是不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等等。

（3）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从关鋒、戚本禹同志开始点我的名，后来江青同志几次点我的名，这样許多人（包括我的女儿王小平）就肯定我是一个大坏人了。人們不知道我在北京工作期間的具体情况，連江青同志也只听到一些羣众反映而点我的名。（如东城区、西城区糾察队的后台老板問題）我已經向伯达、江青和主席、林彪同志写过三次信，說明情况，請中央調查核实。前几天我又专门給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解釋她批評我的一些主要的事实。我想这些事都不便对羣众說明，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但是我可以向你們說明情况，使省委主要負責同志，知道事实真相。我相信中央一定可以把这些事实查清的，絕不会冤枉我的。

（4）我在过去的工作中，办过錯事，說过錯話，写过一些不好的有錯誤的文章。在揭发批判的时候，人們只抓錯誤的一面，或者只抓一句話，几句話，不講全文，不講当时的具体情况，把所有这些錯誤的东西罗列起来，甚至加以夸大，这样当然显得特别严重了。还有些人是有意歪曲事实；也有的人捏造事实；甚至裁減陷害（如蔣介石的照

片)。我不知道这些人故意这样搞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是为了自己过关，对一般干部来说，在这样大的压力下面，是情有可原的，我不怪他们。（如司机老彭和保姆所翻的都是大大夸大的，是有人动员指使的）但是我怀疑有阶级敌人，故意制造混乱，乘机进行阶级报复。我听说那些地富反坏右，或者他们的没有改造的对党有刻骨仇恨的子女，对于斗争我特别高兴。这是一种阶级动向，你们可以注意调查一下这方面的材料。还有些过去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人，以及因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被吸收入党，没有被提拔的人，对于斗争我特别积极，你们查一查看有没有这种情况？这说明什么，至于在运动初期被错误的打成“反革命分子”或“右派分子”的人，他们斗争积极则是革命的正义的行为，只能欢迎和支持而不能责备他们。斗争过火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

（5）陶铸同志的问题被揭露，说他包庇我，他是我的后台，这就更加重了人们对我的怀疑，人们肯定刘、邓、陶、王等是一条黑线上的人物。如此等等。

但是我自己明白，我的世界观虽然没有改造好，“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绝对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确实是盲目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自觉的，也不是顽固不化的。凡是我认识了的错误，我就检讨就改正。我对于毛主席是无限崇拜，无限热爱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永远如此，绝对不会有半点动摇。多少年来我都是原原本本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有记录可查），有谁听到我说过半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没有？十几年来我跟主席接近的机会很多，我对主席的爱护、尊敬，他自己和他的随从人员都会有深刻印象的。我相信毛主席绝对不会怀疑我是反对他的；至于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那么湖北省十七年来的成就如何解释，湖北在全国是不是最落后的地区；我们尽管犯过“左”的或右的错误，但基本上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才有一九六三年至六六年四年连续大丰收，粮食在受旱灾的情况下达到240亿斤左右，棉花收购达到800万担以上，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一倍，搞资本主义复辟能有这样的成就；那不成了刘少奇的理论“坏人当权也能搞好生产吗？”世界上那有这样的怪事？

四、我打算对于上述这些问题，分别写给你们，或者写出检查交代材料，供你们参考。这是我写给你们的第一封信。因我精力有限，没有留底稿，望阅后保存。或者找人抄存一份，以便以后有必要时送中央主席、林副主席审阅。

五、我有几个要求，请你们考虑能否办理：

（1）把我被批判的文章、诗歌、党内讲话、文件送一分给我，以便检讨反省。不然凭记忆是不准确的，有的记不起来，无法检查。

（2）把所有批判我的材料（重复的不要）如小册子、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红卫兵报纸、传单都搜集一分给我，不然我怎么进行检讨呢？现在我手上有一点，但很不完全。

（3）中央有什么文件或会议讲话记录，或中央同志对革命群众的讲话记录，望能给我送来看一下。

（4）能否把小曹或者另选一个老实可靠的同志来帮助我抄写我的检讨；不然我一个人起草抄写搞的很累（腰酸背痛肝痛）也很慢。如机关不好抽人出来，把王三宝派来

幫助我抄東西也可以。

(5) 我有一個箱子，原在東湖老沈處保管，其中有我的十幾年的日記和相片本子，希望叫劉文西找回放到軍區保管，其中有黨的機密，不可遺失。

其它生活上和治病的問題這裡都可以負責。只是缺“導眠能”(安眠藥)在這裡買不到，望設法給我搞一瓶來。張體學的身體也很好，望設法讓他休息一些天，這個同志經過鬥爭，還是應當爭取的，他是一位實幹家，政治水平太低。能把趙辛初同志要回來就最好。

(注：因為你們是省委常委，所以我寫信給你們，至於此信是否給其他人看，由你們決定。)

此 致

敬 禮

並代問全家好

王 任 重

三月二日

再道、東山、姜一同志：

這個材料，復寫了三份，請轉送中央一份，送中南局一份，留下一份，你們看可否印發給省委委員各部委、廳局黨組一份；我希望印發以便大家通過討論來統一認識。並建議發給武漢軍區黨委同志各一份。湖北軍區黨委各一份。如何辦？請你們三人商量決定。至少也要讓省委常委(包括體學在內)同志傳閱一下。關於十七年來湖北省委領導工作的簡要敘述正在起草中，大約三五天就可以寫好，送給你們，也望按照上述辦法處理。

附我個人簡歷一份。

此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王 任 重

三月五日

× × ×

再道、東山、姜一同志：

一、上次送去的信收到否？關於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計，你們有什麼意見？你們如何處理的？二月底我送給姚結同志的公開檢討和大字報是否印發了？大字報我已抄送中央一份(寫在給總理和伯達、江青同志的信中了)，給周總理的兩封信送走了沒有？都望告訴我。我自己好作安排。如果這些東西都不能印發，我暫時也就不必再寫了。我就用學主席著作、寫讀書筆記的辦法，在改造自己的思想上下功夫就是了。上次我送給姚結同志的那份檢討，如果印出來，請代送中央辦公廳和中央文庫各十份。送中南局陳郁同志幾份。也送給我一份，以便進一步檢查。

二、這次我寫的，“十七年來，我在湖北工作的情況”，同時送周總理一份。我主張這份材料只印發給廳局長和省直造反派的負責人(因有黨的機密不要到羣眾中去發，不要張貼)，印出後也給我一份。因為手上沒有材料，可能記的不准，去年(六六年)

棉花收购多少？总产量多少？八百万担是体学同志告诉我的。如不对，望更正一下。

三、你们和省军区把工作抓起来了很好。再道同志在省直机关大会上的讲话也很好。但有一句值得研究，即“去年工作会议之前，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这个提法有不同看法：（1）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我们是盲目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虽然觉悟较迟，改正不力，但不是自觉的，也不是忠实于刘邓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在中南地区小组会上，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刘、邓一贯的错误和他们反对毛主席的言行。再道、汉华同志都在场。你们不能不知道，虽然过去我是把刘、邓做为主席培养的接班人尊敬的，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我对毛主席的信仰和尊敬。十年来毛主席到武汉不下几十次，有时住三四十天，一切警卫、招待、生活、参观、游泳等等，那都是我亲自负责抓的。主席对我的教导和关怀也是很多的，说我这个人反对毛主席，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一个人犯错误，甚至犯路线错误，这也和一贯反对毛主席的反党集团和个人野心家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次写的一个比较长的材料，就是为了说明，我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其中，错误还可能写少了，以后再补作检查，但我叙述的十七年来的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连革命造反派的一些工人、学生他们也并不主张对我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政策，他们等待主席最后作决定。

请同志们，把湖北省的各项工工作，同全国各兄弟省比较一下，我们是比较先进，还是比较落后？这要看成绩，不是看说话。

四、还有说我包庇李达、曾惇，你们都知道，是我积极主张揭发批判斗争他们的。对于斗争曾惇，肖慧纳也是很积极的，现在把肖慧纳当作敌人来斗争有什么根据？即使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在我身上，也不能牵连老婆，我对于这样做是有意见的。请再道同志，找史子荣谈一下，这不是讲情面而是讲原则。老子犯了错误，连儿子也好像成了小右派；王三宝是一个好孩子，不应当歧视他，使孩子在精神上遭到折磨。群众的缺点，我们绝不能责备，问题在于领导者要出来说话，讲原则。

五、我是一个闲人，写这么些东西打扰你们，你们如有意见，就请告诉我，不再写这些东西。你们对我有什么怀疑，要我交待什么问题也望告诉我。今后我如何行动，叫我搞些什么，写什么检讨，交待材料都望告诉我。中央有什么指示，望告诉我。我在这里，好象世外桃源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听广播，看书看报，这里最大好处，是安静，好休养，近来身体还好，小毛病不断，咳嗽好了，又闹牙痛。

代问汉华等同志好。代问全家好。体学是否已经休息了？

敬礼

王任重

三月十一日

（3）王任重垮了台，陈再道慌了手脚，制造谣言，为自己开脱罪责。说什么“陈再道去年就揭发了王任重，立了一功。”又说什么“武汉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陈再道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王任重、张体学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王任重想搞垮陈

再道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真是荒謬絕論。

五月三十一日，武汉軍区斗争了王任重，要王任重承认与孟夫唐有联系，承认与孟夫唐掀起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陈再道之流，未免太愚蠢、太荒唐了！

### 三、武装镇压軍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 (一) 刮黑风，陈再道镇压軍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今年二月、三月，正当全国出现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时，陈再道这个反革命分子，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得意忘形，利令智昏，刮起了一股反革命二月黑风，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武装镇压。

二月下旬，武汉軍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着“軍区文化大革命暂停下来”的时机，打着“执行軍委八条命令”的幌子，为了使镇压革命造反派披上合法的外衣，陈再道还在后台徐向前的指使下假借軍委名义，到处招搖撞騙，给自己脸上贴金，他们把自己标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揚言“陈钟首长肯定不是三反分子”。提“炮轰陈钟首长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謬論。

在这些反动理論的指使下，××組織被宣布为反动組織，所有成員是专政的对象，在沒有解放以前不能叫同志，只許規規矩矩，不能乱說乱动，立即交出“反动綱領”，“反动傳单”，“反动材料”，任何人不得外出，外出人員三天不回来，开除軍籍，不能改头换面成立組織，只能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反省交待。根据调查，軍事院校，文艺团体十个单位造反派4300人，就逮捕拘留一百九十多人，行政看管五十五人，拉上台斗争的七百多人，监督检查的二百多，有五个单位的造反派全部或几乎全部被监督检查，空字006一个學員写了十三万字的“請罪书”，大小会斗争了八次，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卑鄙手段，深更半夜重兵包围，多至三团少至二个排。陈再道、孔庆德、叶明、楊秀山也赤膊上阵，亲临现场镇压造反派。他们架起迫击大炮、重机枪、高射机枪、带上火焰喷射器、收发报机、繩索、手铐等，刺刀上枪，子弹上膛，层层包围，大肆捕人。为了抓两个年仅十六岁的學員（护校），对只有六十多人造反派的空軍护校竟出动24輛卡車的全付武装战士。陈再道之流对造反派恨之入骨，瘋狂叫嚷：“造反派的脾气是什么脾气，我們剥开你們的皮，看看你們的气”（叶明）“我們就是要枪打出头鳥”（楊秀山），陈再道破口大骂軍事院校的学生是小资产阶级，“有其反动性的一面”“是学生型的牛鬼蛇神”，“要把他们打倒，专他們的政！”这些话完全暴露了他们殘酷镇压軍内造反派的狰狞面目。

他们还擅自把軍区机关、医院、軍事院校、文艺团体几乎所有造反派組織打成“反

革命組織”、“非法組織”，勒令解散。革命造反組織几乎全部被整垮。他們对造反派大逮捕、大斗争，个个請罪人人过关。这就充分暴露了陈再道假革命反革命的丑恶面目。每到一地捕人的同时宣布通令：

1、我們請示軍委、徐副主席批准，××組織为反动組織，立即解散。

2、徐副主席讲，陈、钟首长不是三反分子，如炮轰陈、钟首长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徐副主席说：李迎希、张广才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組織与李、张勾结阴谋篡军。

3、××組織是反革命組織，所有成員都是专政对象，在沒有“解放”以前，不能叫同志，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乱說乱动。

4、立即交出反动綱領、反动傳单、反动材料，交出一切文化大革命用品，否則查出严加处理。

5、任何人不得外出，外逃人員三天不回来，开除軍籍，不能改头换面成立組織，只能老老实实低头認罪，反省交待，違者以紀律論处。他們对汉口高級步校、信阳炮校、信阳步校等革命造反派还專門派飞机散发傳单和解散的通令。

在长达三个月的白色恐怖中，軍区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革命造反派实行殘酷的資產阶级专政，他們瘋狂地叫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不到，时机一到，一定要报，现在时机到了，不等秋天，现在就报”，“我們就是要打出头鳥”（楊××副司令員讲），在所謂的控訴斗争会上共计有一〇二五名革命小将被拉上去示众，把腰按成九十度請罪，有的革命小将仅仅因为申辯了两句就被認為是“坚持反动立场”，立即五花大綁，当坊逮捕。他們对革命小将恨之入骨，无所不用其极，造謠惑众，无是生非，无限上綱，凡是出身好的便是“叛徒、敗类”、“野心家、人小鬼大”，出身不好的一律是“右派翻天”、“阶级报复”，毫不作阶级分析。所有成員，必須写請罪书，就連两个联名写請罪书也說是“假請罪，真頑抗”。雷校一个學員写了十三万字的“請罪书”，大小会被斗争八次，仍然不能“出水”。在監牢里革命小将每天要請罪五次，甚至有的被迫背誦語录“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然后要說“我是敌人”，才容許革命小将吃飯。信阳炮校的革命小将被关在大卡車上，卡着脖子遊街示众，还要革命小将跪在地上向保守組織送請罪书。更令人发指的是許多革命小将被送到农坊劳动改造，长达半个多月。如汉口卫校平均只有二十岁的革命小将，被全付武装身帶手铐的士兵押着劳动，根本不叫休息，当革命小将深情地歌唱“紅軍想念毛主席”也被說成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有多少革命小将被殘酷受迫害；有多少革命小将的父母呼喊，有的甚至神經失常。雷校造反派的战士三对夫妻被威逼离婚，而想自杀。后校的革命小将被迫与其父断絕父子关系。在殘酷的資產阶级专政下，有两个造反派战友含冤自杀而死，两人自杀未遂，这笔血債我們是一定要清算的！

### 极力操纵保守组织进行疯狂反攻倒算

軍区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拚命操纵保守派向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在枪杆子的維護下，保守組織紛紛死灰复燃。在軍区一小撮人的炮制下，在每个单位都成立了“临委会”、“文革筹委会”，成为他們复辟資本主义的御用工具，操纵了一切大

权。他们对革命造反派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在对革命造反派的斗争中，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控诉革命造反派。雷校政治教员刘×，大地主出身，本人三青团员、民社党员、一贯道徒，他在控诉造反派的大会上，一口气点上去二十多个革命小将，要在他面前低头认罪。信阳炮校的一个大资本家的坏蛋声嘶力竭地控诉一个三代出身贫农的革命小将，并高喊“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保守派公开叫嚣：“我们就是保对了！”这些保守组织在军区一小撮人的操纵下，一跃成了“真正的革命左派”，那些保皇狗们也成了坚定的革命左派。军区一手炮制的汉口高级步校“文革”成员全部是保守组织的成员和头头，以及回家休假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占全校二分之一的造反派所有成员，一律没有选举权。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拼命地发展保守组织，甚至大叫，不参加他们的御用组织就是“坚持反动立场”。在他们的操纵下，保守组织更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他们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肃反、镇反、粉碎反革命逆流”。借整风为名，用不同形式，大会、小会、控诉、斗争革命造反派，大搞人人过关。汉口某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造反派在大、中、小会上做了检查、交待，大整革命造反派的黑材料。后勤学校组织了一个由七十人参加的专案调查小组，在高级步校、卫校、雷校、高炮校、文工团，还专门举办了革命造反派“罪行展览”，整成所谓“反面教材”供连队战士学习。

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方面操纵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实行残酷打击报复，另一方面，他们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打击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把他们说成“野心家”、“阴谋家”。而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管群众的反对，叫他们一律官复原职，恢复党委领导，行政归口。如雷校政委葛×已由空军党委宣布停职反省，而军区进驻后，立即宣布他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许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摇身一变，成了“革命领导干部”，重新骑在革命群众的头上，作威作福，有的甚至已被拉上主席台，斗争革命小将。有的甚至公开说：“你们当初炮轰我，就是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支持过革命造反派、揭发过党委的问题的领导干部，则通通打成“个人野心家”、“政治大扒手”。在六所院校中有十三个领导干部因为支持造反派而被捕，有五个领导干部被隔离反省，有七个停职反省，十七个被拉上台示众。

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用种种手法，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通通强加在革命造反派的身上。孔××副司令员公开叫道：当前的斗争大方向，就是肃清反革命逆流，扩大战果。雷校“临委会”的头头说：“斗就是斗红总，批就是批红总，改就是改红总。”目前各单位已经实现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运动已经走上了歧途。如武汉护校“四·二八”召开了“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总结会”，公开宣布：护校的斗批改已经胜利完成，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把学员几乎全部分配出去，只剩下六十余人。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正利用三支两军的学习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压制革命，任意扣压文件，害怕革命群众起来造他们的反。

### 负隅顽抗 垂死挣扎

中央军委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以后，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拼命负隅顽抗，垂死挣扎。一方面他们竟敢盗用江青同志名义炮打中央文革，四月十九号陈再道、钟汉华从北京来电说：江青同志向陈再道承认了错误，赔礼道歉。说江青同志讲武汉部队根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没有执行专线的刘、邓路线。还要全体人员专门讨论学习两天。要求群众坚信军区的一切行动，怀疑陈、钟就是怀疑军委和林副主席，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借此来威胁群众，压制革命。另一方面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对抗十六条，拒不给革命组织、革命小将公开平反，拒不交出他们造册的“反革命”骨干的黑名单和黑材料。并且公开讲：“材料应该整的还是要整！”妄图秋后算账。至今还有九名革命小将还关在牢房里，其中两名年纪不过十六岁。他们拒不承认错误，仍然狂叫：“我们抓人是革命行动，是积极措施，粉碎反革命逆流，捍卫八条，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许发表不同意见，否则就是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操纵保守组织对重新起来的革命群众进行围攻、打击，只许闭门修养，不许革命造反，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类别 名称	革命 组织 人数	解 散 组 织			逮 捕 群 众	拘 留 群 众	行 政 看 管	上 台 示 众	监 督 检 查	开 除 军 籍	被 迫 自 杀	至 今 未 放	镇 压 兵 力	镇 压 时 间	镇 压 者
		反 动	非 法	逼 迫											
高级 步校	450	2			13	6	12	123	9		2		五营	2.20	陈再道、杨、 姚、叶、赵、钟
武汉 卫校	150	6			16	31	15	18	22	1		5	三連	2.24	陈、杨、叶、 姚、孔、秦
胜利 文工团	119	2	1		19			328 人次	102				二排	3月 上旬	
军区 重乐队					1		1	27							
空字 006	1100	1			18	3		160				2	三团	3.21	付、张
空字 005	891	1				34		80	891		2 未死		三营	3.11	孔、付
空军 护校	80	2			2	3	5	17	32			2	24輛 卡車	2.24 3.13	朱
总字 151	210	1	1		11			41	210				三营	3.23	姚
后字 248	170	3			13		5	50	23				一加 强連	3.23	叶
总字 423	800			2				148 人次	720				一营	3.22	杨
信阳 步校	400	2	3		2	2	5	33	2				一加 强連	3.10	孔、叶
总计		20	5	2	97	78	43	1025	2009	1	4	9			

## (二) 陈再道在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陈再道之流在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圍剿革命造反派，罪証如山，血債累累。下面就是鐵証：

## 1、陈再道之流是如何镇压空字006部队的 革命造反派的，

空字006部队（雷达学校）原有师生1300多人，参加《紅色造反总部》的有1100多人，占全校总人数的93.3%。三結合的班子已基本形成，絕大部分革命干部都站在《紅总》一边，足見《紅总》是一个无可非議的革命左派組織。在被鎮压的前两、三天軍区一要人也不得不假惺惺地說：“现在整风靠你們，将来軍区文化大革命还要靠你們。”

然而就在那位要人說这些話的后两天——1967年3月21日，在陈再道的授意下，武汉空軍部队副司令員亲自帶領2000多名武装士兵乘車开赴空字006部队所在地，包围《紅总》，对《紅总》广大战士实行殘酷鎮压，一时白色恐怖籠罩着空字006部队大院。

当《紅总》的战士指出他們玩弄两面三刀的手法鎮压革命羣众时，保卫部的一位副部长說：“就是要来个突然襲击，打你們个措手不及。”由此可見，陈再道之流鎮压《紅总》是蓄謀已久的，他們說依靠《紅总》搞軍队的文化大革命的話完全是有意設下的騙局。

傅××还对《紅总》的广大战士肆意謾罵和誣蔑，他說：“你們是什么紅色造反者，是法西斯暴徒……你們《紅总》当政时期是一片白色恐怖……你們发高烧，燒昏了，燒到了四十五度，你們搞邪了，搞邪了我就抓……”。他的一位赵副师长也乘机發揮，說“我們早想把你們鎮压下去，看你們怎么办……外面的都扫干淨了，现在扫到你們头上来了，我們是先扫除外患，再平內乱，……整风想把你們整垮是不可能的，沒有枪杆子是不行的，你們比資產階級都不如，你們跳吧，跳一个，我抓一个，你們跳多少，我們抓多少，我是不好惹的……。运动最大的成績是什么，就是你們当了反面教員……”等等，武汉空軍部队党委还发表了公告，取締《紅总》，公开宣布《紅总》为反革命組織。

于是，一场大規模的鎮压活动开始了。他們陸續逮捕了《紅总》的18名大小負責同志（其中中层干部2人，教員4人，學員12人，除1人出身于剝削家庭外，其余的同志都是工人、貧下中农子女）。比逮捕次一点的处分是开会斗争，据统计，被大会斗争的45人（52人次），中队科室被斗的115人（281人次），共计386人次。人人請罪，人人过关。《紅总》的战士在所謂“专政期”內必須遵守四条“紀律”：

- 1、不准看大字报，不准写信；
- 2、不准外出，不准串連；
- 3、不准会客；
- 4、不准写大字报。

在“专政期”内唯一的任务是写“检讨”，写“请罪书”。十五中队一小头头被迫写了十万多字的检讨，一个普通队员也写了六、七万字的检讨。写了斗，斗了又写，非得承认自己是带着个人野心参加《红总》，是有意識的反党反领导才能“出水”。有的战士不吃飯，不睡觉，含着热泪通宵写检讨，保卫部的干部还威吓說：“你飯要吃，觉要睡，但时间是不等人的，眼泪並不能減輕你的罪过。”一般的战士的“专政期”最长的达22天，最短的也有13天。曾經支持了造反派的校长和副校长也被看管起来。

更混帳的是，他們公然盜用北京空軍党委的名义，說把《紅总》打成反革命組織是空軍党委同意的了，其实北京根本不知道。

## 2、陈再道之流是如何镇压武字202部队的文化大革命的呢？

二月二十日卫校的造反派就听说軍区要抓人，要解散《紅色造反派》、《丛中笑鉄軍》、《赤旗造反派》、《斗批改造反派》四个革命造反組織，聞訊后，他們几乎全部出去了，使阴谋未能得逞。

二十三日早晨五点，一排人气势凶凶来到卫校，一进門就把电话切断，前門，中門，广播室，电话室都崗哨林立。两个哨兵闖进广播室，用枪逼着广播員为他們广播，主要是找各組織負責人开会。再三催促仍沒有人到会。他們就到各宿舍查人，但也沒有找到。当晚宣布：八点钟以前，凡进居卫校的人員一律离开，否則一切后果自負。卫校实行了戒严。

二十四日凌晨二时左右一个营的兵力进驻了卫校。凌晨五时左右，他們用枪支逼着造反派到礼堂开会，不許洗脸，連上厕所也有跟着。到礼堂后，周圍都布满了崗哨，机枪从放影孔里伸向造反派，立即遭到反抗，当场就喊：“兵不撤走不开会！”迫不得已，才把兵撤出門外。会场宣布三条罪状：（1）冲击軍事机关；（2）反对軍区的《2·18严正声明》；（3）打、砸、搶。当即宣布《紅色造反派》《丛中笑鉄軍》《赤旗造反派》、《斗批改造反派》为“反动組織”，加以解散。会场上有个造反派的同志去上厕所，被加上破坏会场的罪名，当即被抓走了。另一个同志在会上发表了不同的意見也被抓走了。在会场上宣布要抓的約十人，但因未回，未逐。

就在这个大会上，叶×传达了一个上級首长（大概是徐××）的指示，中心意思是：陈再道、鍾汉华不是三反分子，軍区的七条不是黑七条，而是紅七条。李迎希、张广才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要求大家来控訴李、张。並說，不准外出，外出三天不归者开除軍籍。

二十四日下午开来一交通車政治工作人員，来作造反派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十七日以后，在外的造反派先后返校了。但一进校門有的就被抓起来了，有的回校后与家里的造反派見了一面而被抓走。至三月一日以前，就抓走了六人。原来他們的所謂政治思想工作，是以逮捕为前提的。

三月二日范科长(政工人員)要找一個女材料員去了解情况,造反派不同意,要求要一个人陪伴。当时大家讓語录(以示反对),而范凶神恶煞般地說:“不准讀,听我的!”更不能容忍的是,用脚把一个同志的語录本踢掉在地。並带走了造反派的一个負責人,把他关在房子里,要他交代这里有计划的羣众鬧事。並說:“要是檢討写得好就放你走。”造反派的战友却不讓把这位同志带走,大家都在外面憤怒地唱着《紅軍想念毛澤东》《坐牢算什么》《国际歌》等革命歌曲,大家都位不成声,眼泪象断了綫的珍珠。当坊却有五人被加上对抗政工人員,聚众鬧事的罪名而宣布行政看管。张××因胃痛睡在家里未出来,也誣其为聚众鬧事者,真是今古奇聞。

有一个女同志說:“要文斗,不要武斗”而被抓走。另一个女同志說:“这象不象解放軍?”又被抓去。这样共抓了八人。其他的同志都气憤万分,說:“要抓,把我們都抓去。”对方却說:“要想抓去的往前走!”大家真的往前走,王××走在最前面,果真被抓起来了,一共抓了九人。余××被抓后,一个同志送給他一张毛主席象,也被强行夺走了。禁錮的牢籠,关的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这哪里是无产階級专政,簡直是资产階級的白色恐怖。

三月四日《丛中笑鉄軍》从北京告状回来的三个同志,也沒有放过,当即关起来了二个,以后宣布开除軍籍。

从三月十日起至三月二十日,这十天专门召开批判这六个“反动組織”(除上四个外,还有《追穷寇》《105革命造反团》)及其“首恶分子”大会。仅大会就开了五次,中、小会就更多了。每次大会几乎后勤的所属各单位都要到会,連孝感的一九〇医院,咸宁的一九五医院也被调来。看,武老譚整軍事院校造反派是何等重視!何等得力!何等殘忍!

大会期間,被捆的16人,站起来示众的达49人,点了名的17人。

在批判《紅色造反队》等六个“反动組織”及其“首恶分子”筹备大会上《惊雷动》首先发言。下面老保大叫:把首恶分子带来示众,結果把被抓的十多人都帶上台示众,发言說及到誰就要把誰拉上台,並强迫他們低头。但这些硬錚錚的造反派不低下高贵的头时,武汉軍区副司令員楊××說:“叫低头不低头,有人說这是骨气,这是什么骨气,这是反革命的骨气”,“么什叫专政,这就是无产階級专政,对他們(“首恶分子”)就是要专政”。他还說:“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就要报,不是秋后算帳,而是春前算帳。”

軍区里其他的要員,陈再道的亲信也先后在会上作了些講話,其內容不外是对革命造反派的刻骨仇恨,要对他們进行专政等等。如后勤部的秦副政委說:“土匪燒杀、奸淫,无所不干。你們就跟土匪一样,就是沒有强奸妇女,但心里还是想。你們好事未干,坏事干尽,真是罪大恶极,罪恶累累”。总之,他們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階級专政。

对被捕的人的处理办法是:开除軍籍,依“法”懲办,劳动“教养”:直到軍委十条下达后,才先后放出。至今仍有一个未釋放。下面就是他們的獄中生活点滴。

獄中的生活是痛苦的,由于他們“坏事干尽,罪大恶极”,所以对他們的懲罰就更严重一等。崗哨森严,不許乱說乱动,这是一般常見的自不必說。在这里对“犯人”

報告制  
要報告。是  
每天上  
“只許你們  
《為人民服  
任。”(言  
查探也要受  
勞動前  
革命)适当  
显然,  
然而革  
命要繼續斗

### 3、

武汉軍  
(后勤學校  
門,只見戒  
“近来閉門  
师生被关已  
院內分  
“一月革命  
三月二  
五人小組,  
車的两头架  
助整風。进  
哨,院內設  
三月二  
第二排架起  
副武装,戒  
发四个月的  
委决定”“  
有的用枪托  
几乎都被斗  
卫科长带来  
与其父斷絕

看警的經驗更有發展。每天早晨一起床，就要排成隊，低著頭（如果不低頭，便強行用手蒙）說：“我向毛主席請罪，請罪人：×××。”

報告制度：喝水要報告，吃飯要報告，大小便要報告，換個坐位要報告，抽支烟也要報告。總之，不管你有點什麼事，都得報告，不報告就是要受懲罰。

每天上午勞動，下午檢討。勞動時有槍支戒押。有一次到農場勞動，一個排長說：“只許你們老老實實，如果亂說亂動我的槍是不認人的。”在車上“犯人”集體背誦《為人民服務》，一個排長說：“張思德同志是你們隊伍中的一個同志，你們是什麼隊伍？”（言下之意是：張思德同志是革命隊伍中的，而你們是“反革命”隊伍）就是連看報也要受到限制，有時甚至斥責道：“你們看報有什麼用？”

勞動前組織他們學語錄，主要學以下幾條：搗亂，失敗……直至滅亡；對他們（反革命）適當時不給以自由，不參加政治活動……；在勞動中把他們改造成為新人等等。

顯然，完全把他們當做敵人看待，限制其自由，進行迫害，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然而革命是禁錮不住的，中央軍委的十條命令又一次解放了他們，他們又沖出了囚籠繼續戰鬥了。

### 3、陳再道之流是如何鎮壓後字248部隊文化大革命的，

武漢軍事院校“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尤其多，此乃奇聞。後字248部隊（後勤學校）當然也不例外。有位同志找該校的一位老同學，正遇上整風期間，一到校門，只見戒備森嚴，刀光閃閃，寒氣逼人，一片杀气，待這位同志說明來意，對方說：“近來閉門整風，概不接待，不許往來，連電話都不許打，半月后再來。”實際上該校師生被關已整整一個月，完全與世隔絕，直到中央軍委的十條命令下達後，才准上街。

院內分為兩派，紅色造反指揮部（簡稱紅指）和二月份原保字號組織重新組合成的“一月革命”為一派，紅色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紅司）為一派。

三月二十二日晚七點，武漢軍區派付政委葉×親自指揮的以王付秘書長具體負責的五人小組，外加8201部隊一個加強連，分乘四輛卡車攜帶電台，槍上都上了刺刀，車的两頭架上了機槍，突然進駐後校。第二天就成立了“整風指揮部”，美其名曰：幫助整風。進院後，軍事戒嚴，接管廣播台和電話總機室，政治部大樓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院內設有流動哨，內部斷絕往來。白色恐怖籠罩著全院。

三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召開揭發、控訴造反派大會。禮堂大門第一排端著刺刀，第二排架起機槍，六個大門，每個大門有兩名戰士端著沖鋒槍放哨。主席台上下也是全副武裝，戒備森嚴。兩次會上曾上台被斗達四十多人次。當坊逮捕九人，並抄了家，扣發四個月工資。葉×和王付秘書長一再宣稱是“軍委指示”“受總部委托”“軍區黨委決定”“去幫助整風的”。他們主席台上面點一個人的名，下面的老保立即揪頭髮，有的用槍托子打，拉上台去鬥爭。小會鬥爭，更是不計其數，有的被鬥十多次，造反派幾乎都被鬥過，弄得他們排長帶隊請罪。有一個教員，本來沒有什麼問題，由該校一保衛科長帶來四名戰士，先抄家，然後逮捕。並逼著他的兒子（大概上初中一、二年級）與其父斷絕關係，又逼其妻與之斷絕關係。其妻有次到服務社買醋，服務社說他是反革

命家屬，不賣給她。（三月二十五日逮捕后）說其是“反革命”，停發工資，弄得他愛人到处借錢維持生活，其慘狀目不忍睹。

三月二十五日的大會上，在台上和台前示眾的達二十多人。這時紅司一戰士遞了一張紙條，指出他們這樣打擊面過寬，當晚他又到整風指揮部（簡稱整指）提了意見，但在二十六日的大會上，軍區葉×付政委說：“有人說我們打擊面過寬，這是別有用心”。

軍區“整指”依靠保守組織“一月革命”“紅指”來壓造反組織“紅司”，把“紅司”打成黑窩，看守逼着他們每天一起床就要說：我要向毛主席請罪！他們每天都被帶着刺刀沖鋒槍的戰士看押勞動，連上廁所也是如此。生活上的虐待就不用說了，班房里連一床單子也沒有，甚至一天到晚不給一點水喝。

整風時兩派各整各的，互相不能提意見和寫大字報。什麼整風，其實就是整造反派。“紅司”壓得喘不過氣，天天寫請罪書，而“一月革命”不但不自己觸及靈魂，反而幸災樂禍寫一些“評××請罪”的大字報。造反派整了一個多月，而“紅指”根本沒整。只是在整風結束時，迫於壓力，裝璜門面，敷衍了事整了兩、三天走了一下過場。

中央批准處理安徽問題的五條本來是四月一日下達的。但他們四月二日還開了個批判揭發大會，4月5日、6日兩天偷偷地把被捕的九人釋放。他們美其名曰：根據十六條的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放出去让群众監督。此外，8201部隊在該校整風的人也慌忙撤出，不過“整指”仍留下五人，至四月下旬（大概是二十一日）才不辭而去。

中央四月一日下達的五條，經過他們的周密安排后，才於四月七日上午向我們傳達。當晚又下達了中央軍委十條。為了慶祝，“紅司”當晚舉行了遊行，第二天與“整指”聯繫要求開慶祝大會。但“整指”卻把保守派也拉了，結果對立情緒很大，在會上保黨仍然狂喊：“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堅決鎮壓反革命”。而紅司戰士高呼：“毛主席萬歲”等口號。

“整指”硬要他們搞聯合，說：“我們有支左的任務，不聯合怎麼行？”同學們氣憤地說：“這那是幫我們整風，這是軍事接管，是劉鄧的工作組，是帶槍的解放軍對付不帶槍的解放軍。”

#### 4、陳再道之流是如何鎮壓漢口高級步校的文化大革命的？

二十一日一時許，50余輛大大小小、幾種不同性質的軍車從二營門開進來了，門崗已全換。很快就在校內的四周與禮堂附近布了哨，各條通道上也下了哨。尤其是“紅色”，“紅旗”成員居住和學習的2號、59號、1號樓房被圍起來，並進出每間房子都以“二、二、一”的戰鬥武裝封門，把門上的主席象全取了下來。

三時許開始抓人，完全採用了鎮壓反革命的捕人手段，先在屋子最頭一間房子里賺開門，捉一個帶路，然後依據名單要被捉的人帶路去，又賺開門捉人，不想在2號樓第一個被捉的人喊了聲“毛主席萬歲！”第二聲未喊出就被鉗子似的手鉗住了喉，口里也被塞進了東西，架了出去。這個人在天亮后，據說是以“沒得你的事，不干你的事”的理由釋放。此例倒是很少的。

十点多鐘了，一些家屬、小孩與軍隊還辯論着，要求着。要求外出上班等。因為漢口高級步校的一部分家屬在外面工廠、企業等單位工作要去上班。而校里已戒嚴，據說早晨連飯都不許燒，菜都不許買，怎麼會准你外出呢？

這時候，突然喇叭里發出了這樣的聲音：“陳再道、鍾漢華不是三反分子，你們別認錯了人！……”“漢口高級步校的全體人員，請大家到禮堂去，楊副司令員接見你們。……”

“武漢軍區命令解散高級步校《紅旗》，《紅色》這兩個反革命組織，一切聯絡站於12點撤出高級步校。”

“陳再道不是三反分子，你們別認識錯了人。”

“……請大家到大禮堂里去，楊副司令員接見你們。……”

“武漢軍區命令，解散……”

可是整個一上午，根本不敢進出。校外謠言多，大都來自與“二司”“工總”對立的保守組織，

下午零星地下雨了，晚上雨下的很，一陣陣地下。人們沒有安穩睡覺，都在運動着。軍區的車不停地進進出出。

二十二日，氣氛更緊張了，軍隊的一些中級軍官們不再出頭露面了。家屬、小孩與戰士們繼續辯論着。戰士已經換了，昨天的不見了。崗哨有所減少，但更嚴了。這天凭借“三司”的袖章、紅衛兵証，介紹信可以進。

“紅色”“紅旗”“抗大職工”裝輛宣傳車，外面的人見了，送了許多毛主席語彙、毛主席象章、毛主席著作，他們很高興，感到親切，有人支持。

以前的一些武器開始收斂了，如：高射機槍、重機槍、輕機槍、小炮等。不過步槍上的刺刀始終是開着的，毫不含糊。

廣播再也不叫：“陳再道不是三反分子，你們別認錯人”了。而喊“《紅旗》，《紅色》的頭頭到大禮堂去。《紅旗》《紅色》得把你們的頭頭交出來。”

這天又抓了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啞吧，兩個據說是因為貼“打倒劉、鄧、陶！打倒王任重！”的標語被抓的。下午五時許才放出來。

因為漢口高級步校曾殺向社會，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造反精神也很強，所以在鎮壓高級步校時，武漢地區資本主義復辟的急先鋒、鎮壓羣眾運動的頭號劊子手陳再道親自上陣，調動五個營的兵，圍剿革命造反組織《紅旗》、《紅色》並施用武力逮捕13名革命羣眾，宣布《紅旗》、《紅色》為反動組織。另一個革命組織《抗大職工造反團》也遭到同樣毒手。

陳再道一到高級步校去後，就顛倒是非，把支持造反派的兩位革命幹部定成三反分子，把為真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該校的政委平反。

陳再道一到高級步校去後，就極力推行資產階級專政，大搞法西斯暴行，致使兩位革命造反派戰士被迫自殺。這兩條人命必須由陳再道償還。

《紅旗》、《紅色》被勒令解散後，陳再道之流還不甘心，於是在3月16日派遣他的心腹爪牙叶×主持召開“聲討《紅旗》、《紅色》兩個反動組織大會”，會上，叶×反誣造反派說：“有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大搞陰謀，企圖實行反革命復辟”，並咬牙

切齿地说：“对这些人，我们要坚决镇压”。中央军委十条下达后，陈再道之流阳奉阴违，拒不给高级步校《红旗》、《红色》平反，陈再道之流在高级步校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总有一天是要彻底清算的。

## 5、陈再道之流是如何镇压高射炮校的文化大革命的？

武昌高射炮校“红色革命造反总团”（简称“红总”）及其前身各革命组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高射炮校内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但是武汉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怀着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自二月以来，对这一造反组织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从造反派三月十日整风开始，武汉军区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黑手就伸进了高射炮校，他们利用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进行夸大，歪曲，甚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红总”身上。另一方面，扶植保守势力使其死灰复燃，向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大整“红总”的黑材料。“三、二一通告”出笼后，保守派甚嚣尘上，大造舆论，说“红总勾结工人总部炮打解放军”；将“红总”打成“反革命组织”。

三月二十二日，武汉军区派以吴××（军区炮兵司令员）为首的工作组来该校“帮助整风”。次日上午九时，工作组以传达文件为名，将全校人员集合到大礼堂，随即用三个营的兵力包围了学校和礼堂，会坊前后架上机枪，并有无线电台指挥。在吴念了军委三月十九日通知后，就宣布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将但××，宋××，张××，熊××，张××，宋××等人拘留反省。接着，全副武装的战士扯掉了六人的帽徽、领章。将他们五花大绑连拖带打地押走了。当天下午，工作组召开早已安排好了的“控诉红总罪行大会”，军区付司令员姚××首先宣布“红总”是反动组织，应该解散。保守派接着上台控诉。被捕的同志在刺刀押送下坊，弯腰90度上台示众。工作组指派人带头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反革命分子×××”等口号，六位同志胸前的毛主席象章被拔掉，至今未还。《毛主席语录》被抢去，不准他们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不准呼“毛主席万岁！”还骂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会上，“红总”的成员不断上台“示众”，90度的弯腰，并经常遭到保字号的拳打脚踢，此会上又五花大绑，宣布拘留5人。历时一天半的控诉大会，除被捕十一人外，上台示众41人，有的示众三、四次，长达十小时。有两人因受不住而昏倒。被迫上台请罪的达200余人。当时，台上台下，笑声一片，惨景实难令人目睹。

被捕者完全过着囚犯生活。他们被捆之后，被战士猛压弯腰拖了三百余米，有的同志的脑被马路擦破，鞋袜被磨烂了。他们每人至少被捆了三小时，有的人捆断了绳子，再换一根，双臂被捆破，发红发肿，有两个同志的喉头被捆得内出血，有一同志因被捆时高呼一句“毛主席万岁”而遭到第二次捆。另一同志因说自己是热爱毛主席的，而被加紧捆绑，至今手腕还留着深深的绳子印，两腿麻木。关押当中，每人只许向墙壁站着或坐着，不许乱动，墙上唯一的标语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立功赎罪”。工作组向“囚犯”宣布六条纪律：“①认真学习毛著，②不刁难哨兵，③一切活

要聽哨兵允許，④見衛兵進來要立正，⑤不准家屬探視，⑥老實交待自己的罪行。凡違反上述規定，哨兵有權採取必要的行動。”他們洗臉，打飯，上廁所都用刺刀押着。走路時，頭稍抬高一點，就遭受呵斥，甚至連看書上的毛主席象時間長了一點也干涉。張彭連的付連長威脅“犯人”說：“你們的罪行，槍斃都夠得上，要不老實，再捆起來就不象這樣便宜了，我要捆得你們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工作組對所有被捕的人進行“反動組織骨幹登記”，要他們在交待書中填寫“反革命組織名稱及所任職務”被捆的十一人中，除一人外，其餘十人都被關了12——14天。關押中，除了聽“訓話”，寫“交待”，“請罪”外，一切權利全沒有。連核實和申辯也不准。“囚犯”的一切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資料均被沒收，甚至連剪輯的毛主席的文章也被收去。有的同志被抄家。家屬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了極大的打擊，有的被吓患重病，有的茶飯不進。有一家屬三天未吞下一口飯，並準備把已滿三個月胎兒流產（要不是軍委十條命令下來，他就成了軍區一小撮的犧牲品）。很多家屬被逼得無法，準備變賣家俱上京告狀，吳××却威脅說：“你們跑也跑不了，告也告不到，不要跟着犯錯誤，告到中央也沒有用；還得我們處理，那只能加重他們的罪過。”

沒被捕的同志也受到殘酷迫害。全校性的“控訴大會”結束之後，立即轉入小會批判，鬥爭。“紅總”七個兵團的勤務員及有些戰鬥隊的負責人都在小會上集中批判，並進行“反動組織骨幹登記”。所有成員都被迫寫檢討、交待、請罪、揭發等材料和大字報，50多人被勒令檢查，若“網”沒上到“反革命組織”、“反陳再道分子”的都要受警告。工作組派出大量戰士，隨時準備捕人。一次會議上，一戰士提着繩子對羣眾吼道：“你們要不老實，就是這個！”當場把一個老工人吓得小便屙在褲子裡。工作組揚言，抓的還不到三分之一。因此，凡參加過“紅總”的羣眾及家屬終日惶惶不安，人人自危，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有些人打好了背包，裝好了牙具，隨時準備坐牢。事實上半個月之內，他們的行動自由完全被限制了，如同關在一個大監獄裡一樣，他們的行動，經常受到監視追查。

工作組為了將“紅總”置於死地，組織一些保守派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精心策劃了一個“反革命罪行展覽會”。名稱是：“看！在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操縱下的紅總，究竟干了些什麼？”在展覽品解說詞里寫着“反動頭頭×××”，“進行反革命活動”，“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等等。他們把“紅總”總團和所屬“紅色造反團”，“紅軍造反團”的三面戰旗，也作為“罪行”展出。在展品內容中，極盡歪曲、夸大之能事，把“紅總”在文化大革命中正常的經費開支，使用的汽車公里數（其中大部分用於支左支農），寫的文章等等都作為罪行展出，甚至把革命羣眾寫的大字報和在大大字報上的批語也作為罪行展出，這個反毛澤東思想的展覽，在中央軍委十條命令下達後仍出了一段時間。

武漢軍區內一小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殘酷鎮壓造反派的同時，對保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當權派大量包庇縱容，三月二十三日下午的大會上，軍區付司令員姚××宣布過去死保劉鄧反動路線、死保校黨委的人是“好的或比較好的黨團員”，“好幹部”，將保字號組織稱為“革命組織”。還宣布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與三反分子有密切聯系的校政委高××是“林副主席派來的政委”，把革命羣眾對高××的批判



称为“反革命行动。”姚在大会上說“你們造誰的反？要造无产阶级的反？！你們炮轰学校政治部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保守派，他們不但去做工作，反而扶植保皇势力，保护自己，把矛头对准造反派，实行反攻倒算，阶级报复，搞资本主义复辟。

军委十条命令下来后，他們拒不执行，不给“紅总”平反，反而揚言“抓人沒抓錯”，“以后还要抓”，“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未定”，以此吓造反派，他們为了控制和繼續镇压該校的文化大革命，于四月份，匆忙导演“选举”了一个“校文革筹委会”，企图使偉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夭折，达到他們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但是，革命造反派是压不垮的，他們又起来战斗了，他們必将取得偉大胜利。

## 6、陈再道之流是如何镇压信阳步校文化大革命的？

武汉軍区以陈再道为首的一小撮頑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资产阶级专政，对信阳步校革命造反派实行殘酷镇压，企图全面地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下面就是武汉軍区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信阳步校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分三个阶段敘述：

### 第一段（3·10—3·14）

三月十日上午，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劊子手，陈再道的黑爪牙孔××，叶×，突然“光临”信阳步校，前有摩托开道，后有滿載全付武装士兵的卡車护送，杀气騰騰。

下午，孔、叶在礼堂召集會議，会场被两个連的兵力紧密圍住，礼堂对面的楼頂上架起了輕、重机枪，舞台兩側和后台布置了不少全付武装的士兵，在通往外地的要道上一、二十米便設有一道流动哨，电话綫也被切断了。造反派都被保守派团团地圍在中間。大会由孔、叶亲自督陣，信阳軍分区司令員，信阳步校政委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执行者，並有相当多的三反言行）主持，参加大会的还有付校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許×。会上宣布如下紀律：……軍区首长来我校指导文化大革命，会中不准自动退场，不准交換座位，外出要向主席台报告，違犯者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論处。

会上宣布李××，許××不是三反分子，是革命的领导干部，而楊力勇（信阳步校校长，支持造反派）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李新（政治部主任是“大政治扒手”）宣布“紅色造反兵团”、“卫东”是“反革命組織”。他們在台上拍桌子蹬足，丑态百出。

会后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制，經孔、叶批准的第一道勒令出籠了，其大意是：

1、將所有的“黑材料”（即群众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材料）全部上交，不得燒毀、轉移。如不执行，查出后严加处理；

2、不准开“黑会”；

3、不准串联，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通信，不准写大字报；

4、（被解散組織的）所屬成員由单位“革命組織”（即孔、叶肯定的左派組織）

負責看管；

5、向毛主席請罪，向革命羣眾請罪，作出檢查，進行揭發；……

在這個反革命的勒令下達後，“紅色造反兵團”、“卫东”等革命組織的隊旗被老保們撕掉了，東西被搶劫了一空，所屬廣大隊員的私有財產也被抄封，並分別被集合訓話，逼上三樓被迫寫檢查和揭發黑材料，失去了一切權利和自由。

三月十一日反革命大逮捕開始了。這天，禮堂內外戒備森嚴，門口兩輛宣傳車狂喊大叫“鎮壓反革命”，室內貼滿了“鎮壓反革命”的標語，軍分區楊×付司令提着手銬豪凶蕩神般凶狠地站在台上，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所謂“控訴揭發反革命組織反革命罪行大會”開坊了。會有五、六十人被拉上台去示眾，有的被摘掉軍帽彎腰低頭，坐“噴氣式飛機”，有的慘遭拳打腳踢，當坊逮捕2人拘留3人，行政看管7人，解散革命組織3個。在這次會上，孔、叶大放厥辭，黑話連篇，說什麼“大會開的好，大方向正確”，“過去犯了罪的趕快交待，遲緩了不行，遲了我們也要採取革命行動，檢查好的可以降級，檢查不好的先抓起來”等等。很顯然，信陽步校的這坊殘酷鎮壓活動是武漢軍區一小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親自策劃，親自指揮的。

自此以後，該校刮起了一股請罪風，大字報棚內貼滿了請罪書、檢討書，“低頭認罪，老實交代”，“頑固不化死路一條”，“向毛主席請罪，向軍區首長請罪，向革命羣眾請罪”的標語滿天飛，信陽步校裏裏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被壓下去了，白色恐怖籠罩着校園。

第二階段（3·14—3·23）

這是革命造反派受迫害最深的日子。

校黨委中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操縱和煽動保守派對革命造反派實行殘酷的“專政”，大搞所謂“羣眾通過”，“檢舉揭發將功贖罪”，“下樓”，“解放”等迫害活動。保守派們將革命造反派當作“俘虜”，搶造反派的東西，××搶到認為是繳獲“戰利品”，如學員顧×搶的“聯司”的兩張毛主席象邊走邊說：“嘿！繳獲聯司戰利品哪！”這是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極大侮辱！這些老保公然放肆地抄造反派的辦公桌，床頭木櫃，甚至腰包。

不僅如此，老保們還干攔破壞造反派的家庭生活。如造反派學員×××的未婚妻來探親，打幾次電話都不讓接見，後來，女方親自找來，老保們就迫不及待地威吓說：“×××參加了反革命組織”，使得她不敢同×××接近，女方走時，只允許×××將她送到門口，以至使他們斷絕關係。又如學員×××的母親來校先不讓接來，後允許去接却派一名老保監視，使得該學員的母親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

造反派有時被集中在一個房子里寫檢查，對參加所謂“反革命”組織的進行登記。有的學員被逼哭了，老保說他是“蒙混過關”“對黨示威”。有的逼得吃不下飯，老保們說他“對黨搞絕食”。有的請罪書貼慢了就被污為“無請罪的誠意”等等。

在大肆普遍整羣眾的同時，還設立專案小組，整羣眾的材料，一方面準備鬥爭批判，另一方面，交還原所在部隊，對造反派施加精神壓力，並強迫要交出“黑綱領”和“幕後指揮”，從而打擊革命幹部。一些鐵杆老保，鎮壓造反派的幫凶們大喊“打倒×××！”“×××是野心家”“×××是幕後指揮”“×××是黑干將”，甚至那些國

民党、三青团之类的混蛋們也混在里面高喊：“你給我好好檢查！”真是豈有此理！

造反派要想得到“解放”要想“下樓”，必須达到老保們規定的条件：

①檢查深刻，触及灵魂，自动上綱，如：“冲击軍区就是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違反八条命令，实际上就是反毛主席”，“軍区党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炮轰軍区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②对头头“揭发”、“斗争”积极；

③写檢查和請罪书深刻。

对造反派的“解放”划分的界綫和一般步骤是：

①一般人員“錯誤”較輕的：請罪——檢查——解放——申請加入“左派”；

②一般人員“錯誤”較重的：請罪——檢查——再檢討——解放——申請加入“左派”；

③一般“头头”所謂黑干将：請罪——再請罪——公开檢討——再檢查（有的数次）——檢查过关——解放——查看——申請——再申請——加入“左派”；

④主要头头或“錯誤”較重的：請罪——揭发——控訴——檢討——公开檢討——再揭发——再公开檢討——批判斗争——再討論——討論升級或降級——解放（一般这些人都在十条命令下达后才解放）；

⑤看管、拘留的：檢查——斗争——专案調查——上級批准。具体作法：

层层剥皮，先打外圍，后打黑綫——即先解放参加組織時間短的，搞活动不多的，然后再对“黑干将”批評帮助解放，活动虽积极但交代“好”的以及所謂“黑干将”，最后再孤立“头头”和“幕后指揮”达到打击“一小撮”。

2、小鬼揭大鬼——“黑干将”揭头头，头头再揭幕后“策划者”和“操縱者”。

3、順藤摸瓜，內查外調——即成立專門班子，到处收集材料，无限上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第三阶段（3·24—4·6）

批判斗争革命羣众組織的头头和“幕后指揮”，孤立所謂“有严重問題”的人。

在批判斗争时，老保們揚言什么要“实行集中兵力，火力要猛，勁头要大，鎮压几个‘反革命’”他們在軍区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縱下仍然坚持对我革命造反派实行資產階級专政。

軍委十条命令下达后，他們依旧阳奉阴違負隅頑抗，四月七日軍区电话指示說什么：“解散的組織都有严重違法乱紀或有严重錯誤，我們在羣众的要求下采取了措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控制不严，不該抓的也抓了，……”“今后凡宣布解散的报軍委批，已解散的虽有严重錯誤，但要把‘反动’，‘保皇’的詞去掉”，妄图为自己开脫減輕罪責。

同时，指示还說：“已抓的除现行反革命外，有严重錯誤的回去檢查，要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如在单位中宣布停职反省，交給羣众監督、警告的，均在羣众中檢查認識之后撤消”，很显然，这是在繼續挑动羣众斗羣众。老保們随着軍区一小撮的指揮棒轉，說什么“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还要抓的”，“跳出来是有好处的，不知是党的政策这样寬大，还跳，再跳出来再抓！”“休想翻案！”

后来，造反派恢复了原組織，老保大罵：“破坏大联合”、“无政府主义”、“捞选票”、“頑固分子”，等等，企图阻止造反派恢复組織，扼杀信阳步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总之，武汉軍区一小撮在信阳步校犯了滔天罪行，陈再道之流最終是逃不脫历史的惩罚的。

## 7、陈再道是如何镇压空政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的？

——一个战士的揭发

我們队是元月份开始串联起来的，正是破刘志坚“黑三条”的时候，鬧了很久才搞起来的。

当时感到軍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綫比較严重，所以就把矛头指向軍区。当时軍区的干部认为湖北省委較好，对运动很不理解。我們进入軍区后，于元月二十七（或二十八）日夺了軍区的广播台，利用广播台作了一些思想工作，因为还没有揭軍区的问题，只广播些北京消息，首长讲话，大字报等。所以軍区内連高級干部在内都支持我們。

二月十三日下午传达了軍委七項規定，我們还没有来得及领会精神，第二天軍区来电话要求我們中午12点以前撤出軍区的广播台，我們不同意，也不願談判。后来全团所有人都到軍区去了，中午12点半去的，在宿舍走廊里辯論，这样避免被說成是“冲击軍区”。两点鐘时（上班前）我們撤了，到文革办公室等候談判，我們不干，怕說“冲击軍事领导机关”。张副參謀长于晚八点半下来，給我們一刻鐘为限，否則采取行动。我們想到最严重的不过是抓人，就先派几个人出去，等候时间。后来果然赶来一个营点名抓人。大伙不赴抓，他們就冲我們队伍，抓了两个人。我們回去的人就成立了《2·14紅色造反团》（2月14日发生抓人事件故取此名），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我們一部分向軍区提出强烈抗議，一部分人就上京告状。老保說我們把矛头对准軍区，后来我們組織就被宣布为“反革命組織”，有四条罪状：

- 1、阴谋夺权篡軍，夺广播台就是为篡軍作輿論准备，
- 2、破坏部队稳定性，你們搞四大，到軍区来广播給战士听，把观点强加在战士头上，
- 3、炮打陈再道，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 4、与反革命組織有联系，如北京軍艺，006部队紅总等。二月底，軍区派工作组来，我們有一同志說：“工作组来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的新反扑”，工作组就公开声称：“我們就是工作组，就是来镇压你們的！”“就是要把你們打倒，专你們的政！”

我們队成分很好，最差的是城市貧民，加上过去一成立就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羣众對我們没有什么意見，再加上我們勤务員是輪流执政、共同負責，所以工作组就抓住几个經常出面的不許我們上街、交談、看大字报。工作组对羣众說：“你們不要看他們好，他們都是小资产阶级（本人成分是學生），小资产阶级有反动性”，並對我們进行造謠誣蔑，說我們“把高級首长塞在汽車后面放行

李的地方”，“要首长們跪在板凳上两个鐘头”，以此挑起羣众恨我們，要我們檢查上綱到“篡夺軍权”，“小資產階級反动性的大暴露”，要从我們这里揭开階級斗争的盖子。我們队三十多人大多数是党、团员骨干，他們就說我們“过去表现是虛伪的”，“是新型的牛鬼蛇神”企图搞臭我們。这样整羣众化了一个多月，后来中央有关安徽問題的文件下来了，他們感到有些不对头，就虛伪地說：“你們觉悟提高得較快”，于是就將我們抛下，去整干部，化了三天時間。抓了一个干部，还說这个干部是我們的后台。

中央軍委十条下达后，工作組和老保們还威胁我們說：“你們不要高兴太早了，当时接八条整你們是應該的，现在是毛主席饒了你們，以后还得……”“十条是篩子，再跳的話，就篩下去。”另一方面，他們又要“帮助”我們恢复組織，有的人不同意，他們就給我們做“思想工作”，搞了半个多月才把組織恢复起来。工作組到我們处点了三次火，因為我們不动起来，整个团都不动，冷冷清清連大字报都沒有。工作組有些慌了，要我們带头。我們說：“你們把我們搞臭了。”他們說：“你們是文工团的积极分子、骨干分子，你們不起来大家都不得动。”我們說：“我們認為你們是資產階級反动路綫的新反扑。”他們說：“我們沒有从上面貫徹下来，也許工作中有些缺点、錯誤，我們沒想把你們打成反革命，但你們提到两条路綫斗争上也对，根据社会上的征候有些象……”

最近，全团八个組織有四个組織要為我們平反，我們五个組織在批判刘邓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了，另外的叁个組織同我們有原則的分歧。

我們的信念是：“我們就是解放軍，解放軍內有坏人，就是要揪！”

## 8、陈再道之流是如何镇压胜利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的？

——一个战士的控訴

2月24日軍区开大会（以前孔××、韓××通知造反派开会，去的人不多，他俩发火了），大礼堂已經坐滿了，足有一、两千人，看来是准备好了的。我們一去，会场上就高呼：“二、八声明大毒草！”主席台上有一連全副武装的士兵，孔××、叶×、韓××都去了。會議前宣布大会紀律，規定不許提問、不許乱喊口号，当念完了一个“絕密文件”后，就有十几个人被揪上台去示众。接着孔××、韓××相繼上台去控訴、訓斥、大发雷霆，他們的人就在下面鼓掌，喊“毛主席万岁！”起初我們跟着喊，我喊慢了一点，他們就大罵，后来我們拚命地喊：我們想念毛主席！很多同志边喊边哭。孔××、韓××在台上罵我們是“假左派”、是“打着‘紅旂’反紅旂的牛鬼蛇神”、是“紙老虎”，当坊宣布解散《刺刀見紅》、《硬骨头》等革命造反組織，並抓走了三个同志，有一个老同志要求公布抓人的罪状，一个保卫科长跑上去就打了他两个耳光，我們高喊“要按軍委八条办事”、“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級领导同志務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他們硬是不听。会后，我們不肯走，坚持在会坊、院子里演出，好多战士看了我們的节目都哭了。孔玲玲（孔××的女儿也是造反派）那天也頂了他父亲。我們回来后，大力广播《紅軍想念毛澤东》，在那个时候，我們特別想念毛主席。

3月8日又通知我們開大會。這次他們準備了一些材料，叫什麼“控訴大會”。陳再道、孔××、韓××都去了。會開了一天多，一些老保們輪流上台控訴，揭造反派的罪惡。被拉上台示眾的有三、四十人，並同時宣布拘留、看管逮捕的名單……。

開完會後，搞羣眾性請罪，開了幾次大小鬥爭會互相揭發，搞了三天的所謂“鎮壓反革命”運動，鍾漢華親自主持會議，搞突然襲擊，一個組織一個組織地搞，什麼專案委員“黑頭頭”等等，他們先抓出身不好的老同志，把他們的檔案（有很多是捏造的）公布于世，以此來說服是受蒙蔽的，然後再來鎮壓革命小將。一些最早造反的，出身也好的革命同志都被鬥了，有的被示眾十幾次，有一個出身很好，表現也好的小同志，因廣播了《湖北日報》“三、四社論”而被逮捕，關押了一個多月，甚至把他的頭都剃光了，這完全是孔××一手辦的。這位同志因受刺激太深以致全身抽筋，住了一個時期的醫院；當他在看《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的電影時，他不斷激動地高呼“毛主席萬歲！”……軍區來的人還對我們做“思想工作”，說什麼“你們小將造什麼反啊，現在你們級別也並不低，我搞了二十幾年還不是和你們差不多，談起級別來呀，上級對你們也夠重視的了”，又說“你們是左派，你們聽軍區的話，將來是更好的左派”等等。他們妄圖用資產階級的名利思想來誘惑我們，這是辦不到的。

他們把職工的造反組織也解散了。有一個汽車司機由於同意我們的觀點也被軟禁了。他們甚至公開把一個工人出身的同志進行造謠誣蔑為“國民黨將級軍官，哥哥是上尉，與台灣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橫加罪名，進行迫害。

他們對我們實行鎮壓時還大肆放毒說：“毛主席比劉少奇有辦法，劉少奇是用網打魚，而毛主席是把裡面的水都抽干了，王八都上來了。”又說：“劉志堅問題還沒有定案，斯大林都是在死了以後才定案的。”以此惡毒攻擊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這些觀點真是荒唐透頂反動至極。

同時還罵我們是保皇派，說我們保李××、張××，保劉志堅、謝鐘忠，這完全是誣蔑。事實上我們絕大部分同志沒見過李、張二人，也從來未與劉、謝接觸過，我們怎麼會保他們呢！

中央軍委十條命令下達後，我們以前以組織名義寫的檢討，上交的材料和我們頭頭的个人檢查，以及整我們的黑材料，軍區還沒有退給我們，並且散布一些“秋後算帳”的濫調，說什麼“軍區對某些反革命特務還要採取行動……”對我們進行威脅。

現在我們學習了毛主席的《將革命進行到底》這篇光輝著作，我們信心更足了，我們一定突破重重阻礙，粉碎封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 9、陸軍醫院造反團被解散情況簡介

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時期，陸軍總醫院的革命造反派揭發了陳再道一系列問題，陳因此懷恨在心，在這次復辟中對總醫院的革命造反派進行了血腥鎮壓。總醫院原來造反派人數占全院80%，因支持二司被打成反革命組織，並被勒令解散。六七年三月下旬，軍區派後勤部政委秦××親自到陸軍總院進行鎮壓，將造反派組織負責人王××（女護士），李××等四人用繩子五花大綁抓走。秦××還講：“你調皮調到老子頭上來了，

捆紧些！”当场有一位姓馬的造反派被捆出血来。該院共五个負責人，四个是黨員，四个貧农出身一个中农出身，主要負責人李××是65年刚从学校毕业的，被斗争数次。他們四人被帶到后勤部关了四十天，十条下来后才放出来。

## 10. 发生在武汉军区后勤部护士学校的“二·二四”事件

武汉军区“二·一八严正声明”发布后，便对軍事院校内部的革命造反派进行了镇压，发生在武字二〇二部队（即护校）的二·二四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二月二十四日上午由軍区派出了大批武装部队包围了护校水泄不通，任何人不能随便出入。大門、小門窗口都布满了带枪的崗哨，企图給革命造反派来一个下馬威，在这样重兵的护卫下，軍区后勤部向护校派进了工作组性質的人員，組成护校的指揮部，主持护校的工作。他們在“镇压反革命逆流”、“支左”、“整顿护校”的口号下，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殘酷镇压，他們将“丛中笑”“鉄軍”“一〇五紅色造反团”等六个革命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捆绑、镣铐关进監獄的有十人以上，加上行政監督，羣众管制共达六十多人。实行白色恐怖，許多造反派战士失去了人身自由，在高压下只能写檢討，有許多同志两个月来一直在写檢討。

## 11. 总字151部队《紅总》被解散情况简介

总字151部队仅有一个革命造反派組織——《紅色革命造反总团》，由于支持二司，因此在三月二十二日被打成反革命組織，並勒令解散了。

三月二十二日那天，軍区派的工作组进校，上午派了十一人，下午就开控訴《紅总》罪行大会，在会上姚喆說：“《紅总》是一个反动的坏組織，我看应该解散”，会上把所有参加过《紅总》的人，一共有四、五十个，全部都拉上台示众，将帽徽、領章給取下了。並强行要他們低头，老保們用脚踢他們，比斗黑帮还凶，这个“控訴会”一直持續了一天半。自此以后，《紅总》的人一律不准外出，大字报栏貼滿了“請罪书”，並为《紅总》办了一个罪行展覽，把同《紅总》有来往的其他軍事院校的原造反派組織（二八声明后均被打成反革命組織）都列为“罪行”。較早“亮相”亮到《紅总》一边的干部孙××也遭打击，被迫写了长达二十一張紙的請罪书。

### （三）陈再道等镇压军区大院造反派记实

三月二十八日，陈再道等点名接見了新湖大，新华工，武汉三司的代表。会上，陈再道讲了話，他說：“我回来后，首先整顿了内部，稳定了自己。”同志們，你們知道这位麻司令这句话的含义嗎？要知道，在这两句话的背后展现的是一幕怎样的殘酷镇压軍区内部革命造反派的白色恐怖景象呵！

武汉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杀出了一支革命造反派人馬，这些組織中以“古田”、

“老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为最。他们敢说敢冲敢造反，他们勇敢地批判了武汉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愤怒地揭发了三反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一系列的三反罪行，摸了军区内以陈、钟为首的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老虎屁股。他们是一把插向陈再道、钟汉华心窝中的锋利的钢刀。他们的果敢行动给了陈再道之流以沉重的打击。他们的行动好得很，就是好到很！但陈再道一伙却对此怕得要死，恨之入骨，早已准备对他们下毒手了。

当中央决定停止军内文化大革命时，陈再道等立刻利用这个机会，动用专政机器，对革命造反派进行了极为野蛮的镇压。下面写的，就是军区大院里白色恐怖的一些片断。

2月13日，武汉军区保卫部就赶走了住在大院内的北航红旗战士，割断了军区内造反派与军外造反派联系。同一天在军区礼堂里大会上就宣布当权派上台，恢复党委制，停止军区文化大革命，并在下午三点宣布王任重由部队保护在军区总医院休养，并造谣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造反派已感到寒冷的威胁。

2月14日上午，军区召开司政大会。大会由政治部副主任钟文法主持，当场宣布了对“古田”战斗队勤务员蒲本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勤务员李颖杰的四条禁令：①不准随便行动，上下班接时间，②外出要请假，③不许对外通电话，④不许对原战斗队成员讲话。这样，限制了他们的行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蒲本侠：男，家庭出身城市贫民，在军区文化部工作。李颖杰，男，家庭出身贫农，在军区宣传部工作。）

2月15日上午就由蒲本侠、李颖杰本科斗他们，揭发他们的罪行。下午斗后，决定第二天接着斗，但是当天晚上10点钟就由军区武装部派全副武装的士兵将蒲本侠、李颖杰从家中非法抓走，接着就进行抄家，将他们日记本、信件都抄走，翻箱倒柜，十分仔细。

2月16日上午，军区党委就叫“古田”派代表到党委谈判，党委方面由叶明、姚喆、杨秀山、钟文法出面，要“古田”等代表交出李迎希、张广才揭发陈再道的录音磁带。（李迎希，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主管后勤工作。张广才：武汉军区副政委。他们是站在“古田”，“老三篇”一边的，揭发了许多关于陈再道的三反言行。李迎希在一次大会上曾公开揭发陈再道炮制的镇压文化大革命的七条，并支持“古田”，“老三篇”的革命行动。）“古田”等革命造反派的代表不同意，要求自己把录音磁带送上北京。党委就答应派军用飞机送他们上北京。“古田”等代表下来后与同志们一商量，觉得不妥，恐怕就中有陷阱，就向党委提出先派两人去北京与中央联系，等联系好了再打电报回来通知人送去的要求，军区党委由叶明、姚喆出面拒绝了这一要求，结果这七盘录音磁带落到了陈再道手中。他们为什么对录音磁带那么重视呢？是因为里面录的是陈再道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事实。

2月18号上午十点，由军区开政治部全体300余人的大会，由孔庆德、钟文法主持会场，孔庆德讲话说三司把他带到北京是错误的，他还说：“我们就是右倾，我在北京听别的军区最少都抓了五千人，我们最保守，对军内这些混蛋，不能客气，前几天卫校抄了我的家，还要抓我，如果真抓我，我就准备镇压，他们就那么三十几个人嘛！全部干掉他，了不起犯个错误。”下面还说了一些煽动的话后，由保守派组织人员裹动了会场，揭发斗争“古田”、“捍卫毛泽东思想”等革命造反组织，会场内一连带枪士



兵，戒备森严，杀气腾腾，接着就开始抓人。当场就宣布逮捕“历史反革命”谭明，行政拘留看管了王长庚、孟继武、汪沙、小馬等六七人，罪状是所谓不要领导，夺了文化部的领导权。例如谭明，男，家庭出身城市贫民，45年参加苏联红军，后转入八路军，现在军区文化部工作。逮捕借口是：①他在造反派中级别最高（15级），文化革命中掌握政策不好，对戴高帽现象不制止，公开违背十六条和军委八条（当时八条根本没有下来），②他有历史问题，44年谭明的父亲在伪满政府工厂里当工人。谭明也跟着打杂，有时也替日本人翻翻活。63年文化部党支书老魏亲自到辽阳去调查了解谭明的情況，回来作了结论：属一般历史问题。现在又揪住他的这个问题不放，扬言要联系起来分析，因此，逮捕了谭明。当天就抄了谭明、孟继武、小馬家。从18日以后武汉军区便开始大捕人了，捕人多在夜间进行。半夜时常可听见警車嚎叫。造反派人人自危。

2月19日深夜12点到20日12点从部队到地方，一次就捕了50多人。武汉军区大院游泳池，据看守的哨兵透露，先后共关押100余人。军区除文化部、宣传部、报社、院校文工团、军乐队，印刷厂工人（纯属干部以下的革命造反派群众）外，还有地方艺术学校的、武大的、重型等单位的革命群众，这些人都是夜间12点以后抓进来的，还有李迎希的秘书、毕司令的秘书。

2月底（具体时间不详）在武汉军区大礼堂召开了军区文工团，体工队，政治部的全体大会，此会由孔庆德、韩东山、钟文法、叶明等主持，在会上镇压了上述单位的造反派，当场拘留20多人，过后放了一些，留下六人。就在这个会上宣布“古田”、“老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是反革命组织，还念了一个十三条纲领之类的文件，又抄了上述六人的家。

三月初，又在武汉军区大礼堂召开了文工团、体工队、军乐队大会（这次没有政治部），宣布他们的罪行后又抓了六个同志，其中四个男同志，二个女同志。当时两个女同志说：“我没有罪，我不去！”士兵就推她们，拉她们，她们就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望着台上的毛主席画像痛哭。会议主持者就命令拉上幕布遮住毛主席画像。演员们和被捕了的人都流着眼泪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一时悲壮的口号声震撼着礼堂。最后士兵用绳子将两个女同志五花大绑拖走了……留下的同志含泪目送着他们，嘴里不断呼喊着“保护八条、不许打人”……惨境令人一望凄凉。

武汉军区抓的人多半关在小房子里，从1号房间起到二十几号房间都装满了人。周围布了岗，任何人不得近前。军区抓人的警备车有六辆，另外辅以其他各式小車，这些車白天停在俱乐部门前以前贴大字报的地方（用囚車代替了大字报，这是很好的写照），为了镇压他们，军区从湖北花园调来了两个连。2月15日调来了一个连，这以前调来了一个连，住在院内。

3月8日9日两天，在军区礼堂召开了当权派控诉大会，这个会家属一律不叫参加，门上布了岗，许进不许出。军区党委中挨个斗造反派的“罪行”，台下要造反派的人站着低头请罪，口中还要念念有词。有不願低头认罪的就强行戴上手铐，例如李颖杰、蒲本侠当场就因不认罪被戴上手铐抓走了，4号被戴上手铐的有八个，叫出来示众的有80余人，拘留看管30余人。

8日，当权派气势汹汹地控诉之后，汪洋觉得走投无路，于九日早上碰壁自杀，头

被審判，他的家被抄三次。

3月9日，控訴請罪會接着開，叫蒲本俠、李穎杰、譚明請罪，他們不認罪，當場宣布逮捕，戴上手銬，這天抓走人。台下高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從此以後，這次被捕去的人的親屬，再也不能見到他們的親人。他們親人被扔進了陰暗、潮濕、秘密的監獄。

監獄不是療養院，不是休養所，也是專政工具。陳再道卻用無產階級的專政工具來對待革命造反派了。他們的自由被野蠻地剝奪了。他們被關在單人監獄里，不准講談，不准笑；就是坐着，也要受到限制，不准靠牆；站起來，要先打報告，看守“哼”了才行。甚至打蚊子，也要受到干涉，說是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譚明同志因為笑了一下，被罰站了七分鐘，並提警告說：“下次再犯，要給你戴上二十斤重的鐵鍊的”。不能說話，放風的時候，用吹咀，打手勢來代替。為了這些，譚明同志是經常受罰的。

每天都要寫檢討，光蒲本俠同志入獄後寫的，就有二尺多厚。陳再道之流，把他們一個個打成反革命，利用專政工具，對造反派用盡了威脅、栽贓、高壓、體罰種種刑法。

革命派究竟有什麼罪呢？李穎杰同志一條重要“罪惡”就是他同意二八聲明，於是無限上綱，說同意二八聲明，這不止是一個人的問題，不是一個軍區、一個武漢的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因此就被定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李還只是軍區《戰鬥報》的一個小記者呢？）陳再道這個反革命蠢豬，為了他們的反革命事業，是什麼壞事也干得出來的。

為了找到逮捕的根據，往造反派頭上橫加罪名，他們清查造反派的檔案。但是他們失望了，因為這些造反派大多都是“窮光蛋”出身。可是，狼仍然有借口吃掉羊。他們說蒲本俠是“三百和尚的頭頭”。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三百和尚的頭頭”呢？原來，蒲本俠家很窮，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從小就討飯、幫工，什麼苦都嘗過。有一年長瘡，被老板趕走，他母親無錢醫治，把他送到一個三百和尚的寺院里，削髮為僧，想憑借“神力”治好瘡症。可是這舊社會的苦難竟成了今天陳大麻子打他作“反革命”的根據，“三百和尚的頭頭”這句話該引起了蒲本俠多少辛酸的回憶啊！正是這樣，他恨透了舊社會，也恨透了妄圖變新社會為舊社會的陳再道，他勇敢地起來造反，用自己的生命來保衛毛主席；他以最頑強的精神在監獄中和陳再道之流展開了英勇的鬥爭，顯示了解放軍無限忠於毛主席的階級本色。

沒被抓進監獄的造反派也受到各種打擊和遭到巨大的壓力。軍區內部所有造反派人人寫檢討，凡是給陳再道寫過大字報的人都要寫檢討，發行站成了集中寫檢討的地方。軍區大院里一片白色恐怖。在家屬區也布了崗，不許看傳單，不許交談，處處有人監視，就是同情造反派的家屬也被盯梢。

陳再道揚言“誰打倒我誰就是反革命”（陳再道成了法律），“誰敢說打倒陳再道，我就把誰抓起來”（陳再道成了專政工具）。事實上，他就是這麼做的。

早在三月上旬陳再道就完成了對大院內造反派的鎮壓，大院內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這樣地被陳再道一手撲滅了。但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造反派是鐵打鋼鑄的，是壓不垮打不爛的，他們在白色恐怖中，在監獄中同陳再道之流展開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一切違犯毛澤東思想的怪物，不管他們看起來是怎樣的龐然大物，是如何的不可一

世，他們終究要被用毛澤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小人物打倒的，这是历史的定律。陈再道指望以镇压造反派来消灭革命，实现其反革命野心，結果只是加速了自己的死亡。陈再道被抛进了人类的垃圾堆里了，步陈再道后尘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决沒有好下场。

#### (四) 陈再道、钟汉华残酷镇压军内文化大革命 群众运动的罪行

##### 一、轉移斗争大方向，大整羣众，庇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 以三反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为首的軍区党委，狂妄地抵制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而对刘志坚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五月廿五日通知却奉若圣经，認真贯彻执行，于六月四日发出了一个《关于贯彻执行总政五月廿五日通知的意见》。极力推行刘志坚的“对所属人员进行摸底排队”，并把刘志坚沒有提出的机要、卫生、及团以上宣傳、文化部門也列为重点整理。“十六条”公布以后，他們又公然把前一段在口头上說的“誰有問題揭誰，有什么揭什么，知道多少揭多少”的三句話（运动的指导思想），正式写入八月二十七日党委会紀要。因此，許多单位大摸羣众的底，大排羣众的队，大搞普遍鳴放，逼普清理，互相揭发，人人过关，使一些革命羣众被批判斗争。去年十一月以前，各单位收集整理材料中，大量的是一般干部和羣众，甚至有战士、家屬，各单位上报审批的重点中，有一半是一般干部、文工团员、技术人員，軍区批准重点斗争的十九人中，十人是創作員、导演、医院处长、主任軍医，有七个是一般人員，只有两个是当权派，其中一个还是“四清”中就已罢了官的死老虎。

(2) 庇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犯有严重錯誤的干部。去年六月，湖北軍区机关干部貼了前政委张树才的許多大字报，揭发他在“七一”大队大搞民兵比武、比文，不突出政治，不学习毛主席著作等問題。钟汉华、叶明却认为是大逆不道，派政治部付主任钟文法前去灭火，保护张树才过关。当时带头写大字报的动员处长高成章及干部干事梅炳芳受到批判，高被任命为人武部付部长的命令也被停止公布。

去年十一月二十日，钟汉华接見文工团造反派时，一位小将說他們造了五个月的反，还是造不起来，钟大发雷霆說：“我們的文工团长、政委在你們那里不敢讲一句話，被你們罢了官，反还没有造起来。”实际上文工团在那一段羣众組織只揭发了总团长王楠、付总团长唐新江的錯誤。去年十一月，总医院革命羣众把医院院长吳强、付院长张士彦揪了出来，后勤党委同意作斗争重点，並准备了充分的材料报軍区批准，而陈再道钟汉华之流硬是不同意定为斗争重点，只耻停职反省，在小範圍內批判，有意庇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 (3) 采取种种手段压制羣众

派工作组。运动一开始，他們就批准政治部往文化部、文工团、軍乐队派工作组，八月七日总政命令撤銷派往院校的工作组，他們迟迟不撤出上述单位的工作组，九月份，钟汉华还亲自接受文工团工作组长的汇报，直到十月十七日还往体工队派工作组。

毛主席不得已撤出了工作組。但十一月十四日，刘志坚又抛出了文体单位文化大革命搞法三条，陈、钟等人如获至宝，立刻贯彻执行，首先往文工团派了临时党委（变相工作组），接着往军乐队、体工队派了代职干部。这些工作组，临时党委，代职干部按照他們的指示，一直是压制羣众的革命热情，依靠干部搞官办运动。

他們除了在去年年底前极力推行刘志坚的不許到地方上看大字报，文体单位不許串連，参加地方集会須經批准等种种限制条款外，还采取种种办法抵制羣众造他們的反。

去年十一月初，汉高的职工团因軍区不許他們搞“四大”和外出串連，派代表来軍区提意見和貼大字报，陈、钟等人不仅不出来接見，钟汉华还在四級干部会上对汉高政委洪年說：“几个工人你就管不住，如再来軍区胡鬧，你就脫了軍装来見我”，並要學校抓紧行政管理工作。

去年十一月七日，軍隊艺术学院和文工团、軍乐队的造反派来軍区，钟汉华被迫接見，一見面就气势凶凶地說：“你們（指軍艺的同志）到文工团串連是不合法的，你們这次行动（指到軍区来）的本身就是違犯紀律的，……为什么在街上遊行示威，可以来，但是要經過許可。”

十一月中旬，軍区步校造反派要来軍区造孔庆德資產階級反动軍事路綫的反，陈、钟急忙叫叶明亲自給学校領導打电话，一天三次，不許造反派来。后来，除派唐金龙去大加訓斥外，钟还亲自出面說：“你們是坐着汽車，打着造反的旗帜，敲着鑼鼓来的，这种作法我們不贊成。你們声明不是造軍区的反，是造孔付司令員的反，这个問題再說一下：孔付司令員是党委成員，軍区党委未討論，軍委未罢他的官，就是罢了官也不一定采取这种形式。这个鬧勁我們不大贊成”，等等。

运动以来，陈再道从未接見過軍内造反派，今年元月初，他假惺惺地到文工团、卫校去看大字报，小將們給他提了点意見，他就把小將們罵一通。

（4）造謠欺騙羣众。刘志坚揪出来以前，陈、钟之流就給自己定調子，钟汉华竟歪曲林副主席的話說軍隊不是跟刘邓跑的，軍区是紧跟軍委总政的，軍区沒有方向路綫問題。今年一、二月他們又叫孔庆德等散布什么：“軍委說了，徐帥說了陈司令員不是三反分子。”四月十二日，钟汉华从北京打电话回来說：“中央文革沒有說我們犯了什么錯誤，方針不能动搖。”又說：“要告訴叶、孔等首长，一定要抓好部队的思想，尤其抓好領導干部的思想，不会犯大錯誤。”四月十九日又来电话說：“我們到了中央文革，总理、伯达、康生、江清都去了，除戚本禹外，中央文革都在，开始我們做了檢討、解散工总是报告了。沒等批示就解散了。”中央文革說：“不算錯，以前沒有規定要批准嘛，以后再报、批准就行了。工总不恢复，下面組織是造反派可以恢复。关于新一中絕食問題，江青同志說，接了个假情况，闖了禍（三百人絕食报三万人）講了武汉問題严重，可以冲，但要講政策，中学紅卫兵問題，汇报后中央文革說：不能解散，他們前天的游行，大方向是正确的。……我們說抓人多了点，江青說：武汉地区情况复杂，我了解，没什么关系，真正反革命分子不能放。武汉地区沒有方向、路綫錯誤，也不是什么帶枪的刘、邓路綫。……三司是左派，对解放軍的态度，方向沒有錯，要找三司談話。……軍管这条綫要守住，不能許他冲”，等等。假借中央首长名义，欺騙蒙蔽羣众，掩盖事实真象，企图滑过去。

## 二、以稳定机关和整风为名，瘋狂地鎮压革命羣众运动

以陈再道、鍾汉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們是鎮压革命羣众运动的劊子手。他們对革命羣众怀有刻骨的仇恨，視若眼中釘，肉中刺，咬牙切齿地咒罵革命羣众为“土匪”、“流氓”、“牛鬼蛇神”、“反革命”、“反革命逆流的急先鋒”、“打着‘紅旗’反紅旗”、“社会渣滓”、“军队中的败类”等等。他們以貫徹执行軍委八条命令、稳定机关和整风为借口，赤膊上阵，亲自出馬，帶領部队对革命造反派实行突然襲击，层层包围，严密封鎖，荷枪实彈，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把革命羣众組織打成反动組織，強令解散。許多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被点名警告，上台“亮相”，請罪檢討，監督反省，人人过关，逐个“解放”。对革命闖将实行拘留、看管、逮捕法办，手銬繩綁，长期禁錮，非法审讯，劳动改造。使他們的身体受到摧殘，政治上受到严重迫害，精神上受到百般折磨，真是罪恶滔天，駭人听闻。正如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指出的：他們“站在反动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实行資產階級專政，將无產階級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見，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风，灭无產階級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1) 一月二十九日夜，軍区卫校的同志去抄孔庆德的家，陈再道从北京一夜連來三次電話，催促抓人，姚誥立即布置，因遭到茶港革命羣众的反对，未成。

(2) 二月十四日，孔庆德、叶明下令“駐武汉軍事院校炮裏軍区党委筹备处”撤出軍区机关，並提出抓人，因遭到文革办公室同志的反对，未成。

一次，孔庆德叫保、法、檢在政治部抓人，他們提出必須先有材料以后才能抓，孔批評說这是旧框子，叫人起草电报上报軍委解散保、法、檢三个部門（后未办）。

总之，当时誰反对抓人，他們就批評誰右傾。在一次党委常委会上，楊秀山說：“现在办事依粗人，不能靠細人。”叶明在一次会上也說：“过去太軟了，今后要硬起来。”

(3) 二月十九日晚，文工团的同志来軍区大院，軍区卫校的同志来軍区門口，被抓四十一人（連地方羣众共抓五十二人）。

(4) 三月中、下旬在軍区司、政、后和湖北省軍区机关抓四十二人，解散羣众組織四个。对此問題，陈再道在軍区政治部部长會議上說：“外边冲击，上边沒依靠，內部死二人，常委二人跳了出来，个人主义恶性大发作，机会很好，大煽动，搞夺权，打着‘紅旗’反紅旗，內部也有少数人当急先鋒，表现很坏。”

(5) 二月二十日晚，党委常委开会决定，由楊秀山帶四个营到高級步校抓人，並同时决定第二天返回头来搞文工团和卫校。会后談到汉高勤务連时，孔庆德說：“勤务連不开枪便罢，如果开枪，就用机枪扫，扫死百二八十沒关系。”

二月二十一日晨二时三十分，楊秀山亲自帶領四个步兵营进驻高級步校，对“紅旗造反团”和“紅色造反兵团”突然襲击，包围了干部宿舍，抓了六人，宣布为反动組織，勒令解散，並相繼召开了所謂声討控訴大会，繩綁、手銬了十三人，十二人宣布交羣众監督反省，九人上台亮相，十一人被点名警告。在“整风”中逼死“抗大紅色职工造反团”負責人共产党员刘少荣。三月十七日陈再道講話說：“小小汉高用四个营，现在是我们，以前是敌人的，反革命复辟，搞得多嚣张。”

(6) 二月二十四日命令后勤，以四个連突然包围卫校，宣布“紅色造反队”等六个組織为反动組織，强令解散，抓三十人，一人宣布开除軍籍。

(7) 从二月二十四日开始，先后解散文工团四个战斗組織，在三个文工团和軍乐队、体工队中抓了三十四人。叶明还在一个晚上亲自帶一个排到文工团进行大搜索，並抓了一个人。

(8) 軍区步校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再道、鍾汉华就急忙出来划框框、定调子，曾两次打电话給校政委李覚民，不准革命羣众和革命干部再提六三年軍事冲击政治問題。

三月十日，孔庆德、叶明帶偵察員秘密乘直升飞机去信阳，在坦克修理营降落，后在分区帶一个連进入步校，坦克修理营全部出动並在信阳布置了一个团。五步一哨，荷枪实彈，戒森严，开会时在礼堂門口架上机枪，手铐向主席台上一甩。强令解散了三个組織，抓了十二人，逮捕二人，拘留三人，看守七人，並要大批革命羣众进行人人認罪，人人过关。在大会上叶明的凶相毕露，气焰十分囂张的說：“你們把我斗了五、六个小时，叫我飯吃不进，覺睡不好，你們表演夠了，該我表演了。你們說軍区党委是黑党委，什么黑党委，放屁！你們才是黑的，你們政治部烂掉了，要彻底、彻底、彻底改組。監獄不夠給我盖，手铐不夠給我打。等等。孔庆德还大喊大叫什么：“跳出来一个，抓一个，跳出来一对抓一双，跳出来多，給我用机枪扫……。”事后叶明作贼心虛又直接布置記者把他的講話材料收起来銷毀，把他的講話录音洗掉。

(9) 三月三日总医院“紅总”負責人王成秀要找鍾汉华反映情况，鍾拒不接見，推給了文革办公室。办公室負責同志給王談后，將談情况当晚向党委作了汇报。汇报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批示說：“你們沒有原則，太軟，立場不穩。”並且确定叶打电话給总医院領導、“紅总”和“挺进纵队”三方。其大意是：你們的大方向錯了，做了許多坏事，要彻底向羣众檢討，多数羣众是受蒙蔽的，少数領導人負責。这个電話稿公布后，結果使“紅总”这个拥有五百一十人的革命羣众造反組織，当天就退出了百分之八十。但是，他們的賊心仍然不死，于三月二十九日又指使軍区后勤派部队进驻該医院，付司令姚喆亲自坐陣，抓了四人，並宣布解散“紅总”等两个組織。

(10) 把軍区所属“四大”单位的革命羣众运动鎮压下去了，但是仍未解他們的心头之恨，又把他們的黑手伸进了总部駐武汉軍事学校。三月中旬，由鎮压革命羣众运动的劊子手陈再道、鍾汉华所主持的党委会上决定，由叶明帶政治部的人去后校，姚喆帶炮兵的人去高射炮校，楊秀山帶司令部的人到通信学校。三月二十二日叶明帶一个連去后勤学校，抓了九人，並召开了两次全校性的所謂控訴大会，叶明在会上气势凶凶地說：“什么造反派的脾气，我要剝开你們的皮，看看你們是什么气”。三月二十三日姚喆帶一个連去高射炮校，抓了十一人，强令解散了“紅色造反总团”。三月二十二日楊秀山帶人去通信学校所謂帮助整风，使不少人上台“亮相”，認罪檢討。

以陈再道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二、三月分鎮压軍内革命羣众运动中，先抓了二百十三人，解散革命羣众的战斗組織二十九个，其中宣布为反动組織的十个，保皇組織的一个，使这些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严重挫折，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长期受到压制。

三、打击支持或同情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加上莫須有的罪名，进行政治迫害。

軍区步校校长楊力勇、政治部主任李新阶认为六三年孔庆德付司令員在該校搞单枪掛帥冲击政治，是轉向問題，在文化革命中，楊、李支持造反派並随造反派来軍区造軍区党委的反，为此，陈再道、鍾汉华对楊、李恨得要命，还在去年十一月陈就給楊力勇打电话施加压力說：“六三年学校軍事冲击政治問題，軍区党委已作了結論，不是方向、路綫問題，你为什么还要抓住不放，你說孔付司令員是学校执行资产阶級反动路綫的后台，我陈再道不是孔的后台了嗎？”（大意）並要学校党委开会統一認識，不再提這個問題。

一九六七年陈、鍾却借貫徹八項命令进行整风为名，对楊、李下了毒手。三月七日，孔庆德和叶明乘直升飞机到信阳鎮压学校革命派时向羣众宣布：楊力勇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李新阶是政治大扒手、叛徒。並組織步校羣众进行非法控訴、斗争。楊、李在隔离反省期間，孔庆德对楊、李說：“你們支持的造反派，都是牛鬼蛇神。”要他們交代罪行。

汉口高級步校付校长刘子仪、孙哲支持造反派，陈再道三月十七日在汉高講話，說孙、刘是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說：“这个学校两个反动組織，加上孙、刘表演，把市面上搞乱了，这两个家伙严格說来是反革命夺权，这不是我說他，是他自己跳出来的，这些人不运动是不会跳的，非要時間长一些，有一定土壤。”並將孙、刘隔离反省九十多天（三月十六日至六月二十二日），組織羣众控訴、斗争。

歌舞团指导員高浪，过去一貫被認為是好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站在造反派一边而被停职反省。

对造反派要求批判的干部如汉高政委賈洪年和軍区步校政委李覚民却极为保駕。斗争孙哲、刘子仪时，叫賈洪年到主席台上。說李覚民不是三反分子，还和他商討解散革命組織、抓人。致使他們不檢討改正錯誤，甚至連过去承认过的錯誤也推翻了。

对非四大单位的机关、部队干部也都一样，凡是支持造反派或反对陈、鍾的一律加以打击。如湖北軍区付政委张竟同志因为支持新湖大等造反派而被停职反省。軍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尖子朱新安、宋乐山、喻立珍、周运平等同志，因为支持造反派或造了軍区党委的反而停止繼續宣傳他們的事迹。軍区司、政、后广大机关干部因造陈再道等人的反而遭到鎮压，除抓人、解散組織外，普遍搞檢討認罪，人人过关，事后又以抓活思想为名，严格进行思想控制，甚至对干部家屬按观点进行登記、控制。

四、扶植保守势力，打击革命造反派。

二月十日以前，各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是大好的。有的单位革命造反派已占绝对优势；有的占相当数量；有的虽占少数，但相当活跃，积极开展斗争，逐步扩大队伍。四大单位已开始組成浩浩蕩蕩的文化大革命大軍，开始形成大联合的形势。但是，以陈再道为首的軍区党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革命造反派怕的要命，恨的要死，就极力拉一派，打一派，扶一派，压一派。

他們利用特殊地位，盗用专政工具，出动武装，架起机枪，圍剿革命造反派。抓住他們的一些缺点、錯誤，无限上綱，把一些革命羣众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个人野心家”、“反革命逆流急先鋒”等，大量抓人，采取行政措施与专政措施，行

重看管、拘留、逮捕、把革命羣眾組織打成反動組織、保皇組織，強令解散。使保守勢力乘機復活。

2、吹捧自己，撈取政治資本，蒙蔽羣眾。說，軍委×××說，陳不是三反分子，不能打倒，打倒陳的口號是反動的。葉明說：陳、鍾不是三反分子。這些話，鍾漢華、孔慶德、楊秀山在会上多次吹捧過。鍾在五月二十二日新湖大和軍區各大單位負責幹部會上吹捧：陳是大別山根據地、冀南創始人之一，是一名“戰將”。還吹捧陳如何與省委作鬥爭，中央開會叫他等等。陳二月十九號給“黨辦”打電話也說，×××說，他不是三反分子。四月十九日，有意曲解中央首長四點指示。為保陳、鍾，三月一日以政治部名義又由葉明發電報，說，陳、鍾肯定不是三反分子，黨委不是黑黨委。說機關、學校、文體單位戰鬥組織在李、弭策劃下散發一些有嚴重錯誤的材料傳單，是對陳、鍾造謠誣蔑，因此，材料傳單要一律上交軍區政治部，寫的標語要洗刷。

3、以整風為名，在羣眾中大整革命造反派，搞人人過關，高重點批判100多人。開控訴會，把革命造反派搞得灰溜溜的。

4、對未造自己反的，歌頌自己的組織，如以支持，隨意封為“左派”、“無產階級革命派。”三月十日孔、鍾親自出馬鎮壓信陽步校的革命造反派（現名）紅聯司），把《聯委》封為左派，極力扶植，強制學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羣眾都參加了《聯委》。軍委十項命令公布特別是河南問題明確後，羣眾紛紛覺悟，退出《聯委》，向《紅聯司》靠攏，在這種情況下，孔、葉唯恐《聯委》垮台，又親自出面動員。說《紅聯司》大方向是錯誤的、《聯委》大方向是正確的，真理在多數人手里等等，要他們不要動搖，以致《聯委》長期不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甚至公然來武漢二百多人參加7·20反王力的大遊行，把矛頭直接指向黨中央和中央文革。文工團革命造反派演出，孔慶德、楊秀山、葉明不去看，而另一派演却都去了。對歌頌自己的組織百般照顧，要啥給啥，熱情接見，而對革命造反派則百般刁難，拒不接見，甚至連軍區大門也進不來。有的單位革命造反派屬於少數，在社會上保守勢力威脅下，不安全，軍區則不聞不問，他們只好到左派占優勢的學校，甚至跑到上海。

他們就是這樣，把革命造反派打下去了，瓦解了，削弱了，另一派和御用工具等却大大發展，變成多數，或絕對多數，漢高的革命造反派五、六百人打下去了，總院造反派五百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人，軍區步校《聯委》由八百多人發展到一千五百多人。

#### 五、抵制中央軍委指示，壓制羣眾意見。

(1)軍委十月五日《緊急指示》和中央十一月十六日的《補充規定》，陳再道、鍾漢華根本沒有認真貫徹執行。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整羣眾的材料全部清出一律當眾燒毀”。鍾漢華拒不執行，並向劉志堅請示，劉志堅說：“公安局那麼多材料，難道都要燒嗎？”這樣更壯了陳、鍾的膽，直拖到十二月二十九日才搞了個“材料清理和處理意見”發下。

(2)今年四月一日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和四月六日軍委《十條命令》下達後，軍區黨委就沒有認真討論貫徹執行。陳再道、鍾漢華在北京參加討論、制定了十條命令，回來後却加以抵制。對被他們宣布為反動組織及解散的組織，只撤銷原決定，沒宣布徹底平反，沒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上支持他們，致使有的組織不能



恢复，更談不到扩大。如高級步校被解散的“紅色”、“紅旂”两个組織，分別到六月一日和七月九日才宣布恢复。对抓、捕的人，陈、鍾等一再以甄別审查为名拖延不放。五月下旬軍委文办打电話催放人，当时在押十人，到六月下旬只放了三人，还有七人直到七月二日前还未放。軍区文办以及保、法、檢部門和下边群众提意見也不采纳。

对于錯誤，陈、鍾不敢承認，更怕上綱。文办为軍区党委起草的执行軍委十条命令檢查报告中說：“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陈再道見后很不滿，他在党委、常委会上厉声厉色地說：“这一句話就上綱了！”就把这一句話划掉。把解散那么多組織，捕那么多人，說成只是在做法上有些“过激”，拒不承認犯了方向路綫錯誤。

二月六日，批判軍区党委七条指示大会筹备处，由高級步校、軍区步校、卫校和軍区司、政机关等群众組織参加。陈再道、鍾汉华、叶明等对这些組織非常恼火，強命他們写出书面檢討送軍区。三月三日省委常委还决定：檢查不深刻的，重新檢查，触及灵魂。並叫文办加接語印发各单位。对这些材料，在十条命令下达后，文办用口头、文字五次向党委报告，要予以退回或当面銷毀。但陈、鍾、叶等不理采，以至至今未能处理。

(3) 五月二十九日軍委关于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軍区党委也沒有討論貫徹。三月以后，革命造反派被鎮压下去，軍内文化大革命問題，在党委那里就排不上队，請示不答复，来人不接見，甚至檢討也找人代为檢討。如孔庆德、叶明去軍区步校解散組織、抓人，群众強烈要求孔、叶去檢討，而党委却要鍾文法去檢討（根本不是檢討，而是“指示”工作，为陈、鍾、孔、叶的錯誤辯护）。

(4) 四月三日党委炮制了一个关于学校、文工团体、体工队領導形式問題的請示报告，提出什么“不需要夺权的单位，恢复党委領導，党委成員个别不行的，报請上級党委批准撤換。”“經過民主选举，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小組，在党委、支部领导下开展活动。”什么“整风之后，初步整頓一下党团組織，恢复党团生活，以部、处、科、队（教学班）等行政单位改組革命群众組織，原战斗队自行解散。”等等。这个請示报告，实际上是搞急杀車，使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廢，完全是与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相背离的。

（此材料系武汉軍区文革办公室同志揭发）

## 四、資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鋒

### 殘酷鎮压无产阶级革命派

“僧是愚氓犹可訓，妖为鬼域必成災”

当王任重反革命猙獰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們的陰謀彻底破产后，陈再道仍賊心不死，伺机反扑。在全国自上而下的資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充当了“反攻倒算”的急先鋒，是鎮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的劊子手。

由陈再道精心策划泡制的“二、一八”《严正声明》，《三、二一通告》、《六四公告》等反毛澤东思想的大毒草，是对革命羣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的反革命宣言书，是二三月黑风的黑綱領。这个綱領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的《二月提綱》如出一轍，其要害，是站在資產阶级立场上，强化資產阶级专政，这个綱領，竭尽誣蔑、誹謗之能事，造謠惑众，顛倒是非，混淆两类不同性質矛盾，轉移斗爭大方向。胡說什麼“右派組織正在土崩瓦解，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正在夺回”。这个綱領歪曲“放”的方針，只許保守派造謠，不許革命派澄清事实。故意混淆“革”与“保”的界限，胡說：“工人总部是最大的保皇組織，与工总穿一条褲子的也是保皇組織”。在他們节节敗退的情况下，又扯起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破旗，作为扶植保皇組織的理論根据大肆对造反派反攻倒算。一句話，妄图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把运动拉向右轉。

陈再道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應該支持左派 广大羣众”的偉大号召！打着“支左”旗号，干支保勾当。一方面扶植垮了台的保守組織，一面殘酷打击造反派，打击站出来亮相的干部。他們抓住革命小将的缺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肆意夸大，无限上綱、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他們把革命的“二八声明”說成是“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精心策划一手泡制”的反革命宣言书，进行政治迫害。这样，一方面掩盖他們把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打击革命小将的卑劣行徑，另一方面揪“二八声明”的炮制者，掩盖他們轉移斗爭大方向的实质。在两个月时间里，死揪“二八声明”炮制者，轉移斗爭大方向，大搞反攻倒算，几乎把所有造反派組織打了下去。

他們鎮压羣众的如意算盘是，先整垮工总，再搞臭二司、紅教工，最后整新华工、新湖大。这样，保守組織就青云直上。实际上，在三月份，他的第一步已实施，第二步正在进行，第三步开始了。

#### （一）血腥鎮压武汉地区工人运动

（1）鋼工总是武汉工人中造反最早，战斗力最强的革命造反組織，是武汉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工人运动的先鋒队，广大战斗队员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他們大方向全然沒錯。因此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之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把它視

为洪水猛兽。陈再道×月×日在省常委会会议上讲到：“现在学生运动倒没什么，要注意工人运动起来了才好搞。”一语道破了他本来面目，于是千方百计找机会，把“工总”打下去。

陈再道之流借批判“二、八声明”为名，行反攻倒算之实。大力扶植保守组织，对造反派发动猖狂反扑，他们飞扬跋扈，横行霸道，蛮不讲理，目中无人，不可一世，妄图一口吃掉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无中生有，说什么“二八声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一手炮制的”，陈再道对红卫兵头头说：“对工总，我们在工作报告写文章时注意不明显提反革命组织，但群众可以说。有了舆论后，我们再把它打成反革命组织，把二司打成比工总更坏的组织”。“战斗队员，只提一小撮，实际上我们不能这样，应让他们靠边站，不给任何权力。如果有谁提出反对意见，就说，‘二八流毒没肃清。’早在1·26夺权后，陈再道对‘工总’就进行了迫害。他说：“工总号称四十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工总’九个头头，七个是严重不纯分子，干了很多坏事，破坏了文化大革命”，“工总，二司把省委干部扣起来，实际是保起来”。在3·15召开全市“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上，陈再道宣称：“当前一股反革命逆流被粉碎，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行大联合，右派组织正在土崩瓦解，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正在被夺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由陈再道豢养的叭儿狗，秉承主子的意旨，配合行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调子就更高了。说什么“工总的头头修了，被王任重之流糖衣炮弹打中了，成了他们的代言人”，“1·26夺权是由王任重、张体学操纵的反革命假夺权”。“工总的头头大多数是牛鬼蛇神”等等。帽子满天飞。一时“黑工总”“工总是牛鬼蛇神防空洞”“砸烂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大标语比比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完全被颠倒过去了。

在一片反革命舆论中，臭名昭著的3·21通告出笼了。这个所谓通告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使出威胁、讹诈、恐吓之伎俩，丧心病狂地勒令工总所属组织一律解散，扬言工总被“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操纵了，接着就开始了蓄谋已久，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逮捕。至六月二十四日凌晨止，全省共抓了三千一百多人。革命造反派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约有300个，被迫自杀，被杀害的30余人，工总头头11人全部被捕。电讯分部1070人，逮捕4人，扣留12人，军事登记100人。武重分部捕15人，武锅分部捕12人，7345厂捕9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新登台，他们勾结牛鬼蛇神大搞阶级报复，不但对广大战斗队员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战斗队员的家属也不能幸免。他们提出“香花派靠边站”的反动口号，剥夺了广大战斗队员的政治权利（被选举权和选举权）。一时乌云密布，乾坤扭转，是非颠倒人妖混，白色恐怖笼罩着江城。

当3·21通告驳得体无完肤，陈再道反革命派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工人运动的烈火重新点燃之时，陈再道之流又抛出第二号反革命派宣言书6·4公告。这个公告是对革命派大屠杀的黑色信号弹，是“红卫兵”“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搞反革命战斗的动员令。公告出笼，广大战斗队员遭到血腥镇压，许多厂矿企业被血洗，革命工人

惨遭毒打，杀戮，很多人死活不清，下落不明，据不完全统计，至六月二十四日止，被毒人数达350人，重伤1508人，轻伤不计其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鲜血染红了江城，成千上万的战斗队员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武汉三镇硝烟滚滚，腥风血雨洒江城。

下面仅从武汉储运公司一个战斗队惨遭镇压的情况看陈再道对广大战斗队员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迫害。

物质部，武汉储运公司，共3000名职工，战斗队员600人左右，成立一个战斗团。在三月黑风中，被勒令解散，战斗团先后被逮捕勤务员、战斗队员共八人（没有一个出身不好的），被管制劳动的战斗队员达100人以上，无辜被管制劳动的有20人。在捆打张金山同志时，边打边问：“看你还造不造反”，一个地主出身的郑××还用皮鞋踢张的头。把他打得皮破肉烂，死去活来。后来军代表竟对张的姐说：“我们搞错了，把人打伤了，但打是群众要求，我不能制止，否则就打击了群众积极性。”真是混蛋透顶！军代表还威胁张说：“你再与二司、新华工联系，就把你抓起来。”看！他们就是这样迫害战斗队员。联想到5·2下午空军“支左”办公室接见“三字兵”、“红武兵”的谈话：“香花派靠边站”不是武汉部队讲的，我们没有这样讲，但我们不准负责任，对于坚持香花观点的组织和个人不得参加领导班子，这句话是真的，这句话传出去大家就喊成了“香花派靠边站”。可见，广大工人战斗队员靠边站是“支左”指点的。可陈再道在第二号反革命宣言书上写道：“由于对当时出现的‘香花派靠边站’的错误口号，我们发现不及时，纠正不够有力，致使群众在政治上受压制”。这不是骗人的鬼话是什么？

3·21通告出笼后，对广大战斗队员的迫害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保皇干将刘××扬言：“战斗队员靠边站是小事，以后还没有选举权，这是军代表意见”。朱××叫嚣：“你们不是说我们要秋后算账吗，我们还等不到秋后呢！现在就要算，彻底算！”他们约法三章，规定战斗队员要“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必须①揭发问题，②本人消毒，③写出公开申请加入他们组织，批准后才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当时有一种论调，即“你们（指战斗队员）戏演完了，现在是对你们专政的时候了”他们这样提了，也这样做了，使战斗队员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常公开叫嚣：“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后果自负。”一些战斗队员被逼得无法生活，走投无路，先后寻死的就有张金山、张耀国等人。（因抢救未遂）。

以上事实只不过是白色恐怖下的一个镜头，但足以说明陈再道之流对广大战斗队员所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广大战斗队员不畏强暴，不怕坐牢砍头，他们再次从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了，钢工总的战旗，又高高飘扬在江城上空，并将永立江城。

（2）武汉公安联司作战部长赵振杰同志在高级步校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控诉、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大会上详细地讲述了陈再道之流操纵“百万雄师”“公检法”镇压钢工总的情况。

工人总部的問題，我們从拘留、审判到予审，都参加了。最晚的一些同志是五月底

到六月初被赶出这个予审班子的。我是最早被赶出予审班子的一个。四月十九号在体育馆，8201召开的公、检、法声讨刘、邓的誓师大会上，我在会上有个发言，讲了一半，就被裹下来了。裹下来以后，从此就说明我在工总问题上观点不同，不能再办工总这个案了。

工总的案在四月十九号来讲，我们总觉得是有假。假到什么程度，这个案能不能彻底翻，当时我们还是拿不准的。只是觉得这个案有假。由于认识到有假了。所以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就做得多一些。陆陆续续搜集了一些材料，找了一些旁证，当时还有些同志没有被赶出予审班子，还可从予审的笔录、口供里收集一些资料。逐渐逐渐到五月初我们才正式提出为工总翻案的口号。我们是五月中旬到北京向中央汇报的。当时工总的问题，我们是这样看的，工总能不能翻案，在武汉地区来讲，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工总翻了案，就标志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武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工总翻不了案，就标志着陈再道在武汉翻了天，资产阶级复辟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二·八声明，王力同志这次讲主流还是好的，三七开，有错误，如果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一小撮是真正的帮革命派改正错误，认识错误的話，完不全必要采用这种形式。工人总部在二·八声明发表以后，尤其是武汉军区二·一八严正声明发表以后，因为群众都指向工总，都说工总的头头修了，大方向错了。当时工总有些基层组织，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些错误，给老保抓了些辫子，譬如说对不同观点的组织（当时工总还有些实力啦！）砸了一些呀，这个问题也是给老保抓了辫子。我们认为军区发表的二·一八严正声明，并不是真正帮助革命派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现在看来，还不是那么回事情，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当时我们也是毒草派呢，我们公安军关于二·八声明的声明比军区严正声明还早一天发表的。我们公安军在武汉市市局里，团结了革命群众将近70%。陈再道、8201如果不利用我们，他这个镇压革命群众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因此，在进驻以前，8201部队是三月七号正式进驻市公安局的，三月二十八号宣布军管的，进驻以后给我们灌了很多米汤，当时说得我们甜滋滋的，很支持我们的，甚至夺权以我们为主都跟我们谈了嘛。当时我们有的业务处（管刑事侦查的），力量比较薄弱，8201部队蔡炳臣（政委）说，这个处可以不要嘛，你们可以另组班子把他们代替起来。总之，当时说得顶好听。所以8201部队进驻我们公安局以后，工总的大逮捕是三月十七号，通知我们这个行动是三月十四号，他一进驻，当时我们有两种心情，一种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无比热爱，无限崇拜，我们从来没想到解放军会象陈再道这一小撮会搞这个鬼把戏。8201到我们公安局的军代表只有三十多人嘛，他们来之前，我们把地板擦的光净，床铺摆得好好的。确实是拿出真心实意来欢迎我们自己的解放军。因此，三月十四号通知我们说“现在工总干了很多坏事，韩东山、陈再道在体育馆的报告（大约是三月十五、六日），通知我们是在那个报告的前一两天。当时来讲，从孔庆德算起，那完完全全是当做反革命组织来处理的。他们也毫不隐瞒。孔庆德亲自讲：“这个组织就是个反革命组织，我们之所以不当反革命组织处理它，不向群众宣布，只是考虑到策略。”三月十四号通知我们，让我们往下面跑材料，十四号到十七号只有两天半的时间，我们公安军总部当时到下边收集材料只有三十多个同志，跑各个分局、各个单位。当时任务很突然，跑下去以后，只能找

是保卫科的干部，或是武装部的干部，或者当权派。因为工总在很多企业部門來說，是占多数的，而且我們所要镇压的对象又是工总。材料当然不能找他們来收集啊！收集材料的来源，主要都是来自保守派，来自保卫科的一些人，来自当权派，武装部。就这些材料也很可怜。确确实实我們没想到这个案子会这么快。陈再道三月十五（十六日）五去，蔡炳臣和牛怀龙（师长）就来两个車把我們接到武昌飯店去了，說这个任务不能再拖了，陈司令員已經讲了，所謂牛鬼蛇神已經出了籠，有几多捉几多，捉不夠，让群众帮助捉。如果不捉的話，怕就要跑。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甚至有的单位材料 还没报上来，我們帶回的材料，当时只二、三十分。蔡政委、牛师长讲，不要材料啦！算了！算了！我們有多少算多少，我們有个名单。8201也不知道在那里搞了个名单，确实有那个名单，工总的常委，四大金剛，就是武鍋、武重、武船、武車等工总的主要部门和各个大部分（如江岸等工分部）的主要头头都有名单。当时在我們审批的时候，在公安机关来讲，五〇年鎮反时也不像这样，起碼还有个年令呀！籍貫呀！参加那个組織，搞个什么职务呀！或者主要罪恶知道几条。而当时工总，8201提供的名单有的只有个姓名，連个年令都搞不清楚，其它就更不用談了。当时在我們思想上是通不过哩！第一，我們觉得办案不能这样搞；另外，什么也沒有，只有个名单就抓人，我們还从来沒这么抓过呢。蔡、牛还說軍区首长有指示，要逮捕。在这里插一句，公安机关逮捕拘留是有区别的，所謂逮捕，就是掌握了确凿的犯罪证据，抓进来以后就要檢察院起訴，法院判刑。而拘留是掌握你有犯罪活动，为了控制你，不使你犯罪繼續扩大，或者說不使你进一步犯罪，把你抓到公安局来，行進审查，夠条件就轉逮捕，再过檢察院起訴，法院判刑。不夠就教育釋放。而当时的8201和軍区，就根本沒提拘留，都要逮捕。当时我們看到只有名单，我們思想上已經託了一步，提出是不是都改拘留算了，要是逮捕，抓了几百人，将来都能判刑嗎？当时牛师长还有那么三分人的意思，他說这个意見倒也对，改成拘留，这样才确定改为拘留。这个拘留证就是我們市局开的。当时改成拘留以后，对只有名字，沒有年令，籍貫、职务都搞不清的人，我們还是不强張搞。当时，8201参加的保卫科，政治部主任等等，說你这个思想要跟上呀。意思說我們跟不上。看到这种情况，他是3月7日才来，3月14日的事情，一个礼拜嘛，說我們听話。后来牛师长知道我們有翻案思想的时候，找我們談話时，还这样拉我們，說：“你們当时听話的呀！”我們当时說好吧！念一个名字，我們一点头，或一摆手就过去了。3月17号一个晚上，从一点开始，电台架在公安局三楼，一个分局分几个連队，帶着报話机、步談机，跟着我們一块去干。一点鐘开始行动，到天亮为止，抓了483。由于仓促上陣，根本就不叫办案，这就叫抓人，叫镇压，出了很多笑話。首先就有抓錯的。因为光有姓名，也沒有籍貫、年令，也沒有单位，就出个笑話，有个叫馮超的。他原来要抓的是中央601倉庫的，住在丹水池附近。后来因为沒有年令、单位，也找不到地址。我們公安局可以查戶口卡，只要你是武汉的老百姓，在武汉居住，就可以查到你在哪居住。我們一查就查出了个馮超，因为沒有年令可对照，就認准了这个馮超，結果一抓抓了个规划设计院的一个炊事員。抓了以后，第二天老保們到处发喜报，什么大快人心的好消息，打××槓槓的，十几个二十几个的。結果也公布了馮超，而且公布是那个单位的头头，馬上601倉庫就打电话来了，問我們这个馮超还在家呆着，你們怎

么发公告抓进去了呢？什么三点零几分。我們說，我們是抓了个馮超呀！就赶快查证，馬上坐汽車赶到8201师部，找馮超到底是那个战斗队的，是那个分部的，我們抓的到底是不是。結果一查，确实抓錯了。抓錯了得想办法賠礼道歉呀！后来一了解，这个馮超還不錯，給我們公安局下了个台阶，这个人也参加了工人战斗队，而且是个国民党員（普通黨員），原来是个技术員，由于种种原因，下放当了炊事員。結果我們要干面子，說，你这个事我們要寬大处理哟，你是国民党員，也参加过工人总部？他也感激不尽，說感謝政府寬大，感謝政府寬大。实际上根本不該抓人家。这个人多亏是个国民党員。要不是个国民党員，还下不了地，非得好好向人家賠礼道歉不可。就出了这样一些笑話。抓的时候，就这样匆匆忙忙上了陣。当天晚上抓了483人以后，还有一些要追捕的。各单位一看我們抓了人，老保們，武昌有个車輛厂，有个保卫部，連罵帶說的，說你們过去整我們，才抓了七个，太少了，还要抓。由于老保的要求，8201的支持，陆陸續續到最后，我們对工总一共拘留了594人。拘留后，就牵扯到办案問題，馬上組成班子进行予审。拘这么多人，当时我們还没感到这样做有什么不好。每天晚上我要回家，我家在市局那边住，白天到那边去办案，17——20号江汉路水塔一带都沒有大字报，街上的人都很稀少，一到晚上，都很靜。当时我們觉得这个现象很奇怪，觉得抓了人以后，为什么大字报都少了。从现在看，当时抓人，确实制造了很濃的白色恐怖气氛。加上你們这个軍隊院校，你們是走在前面囉，用孔庆德的話來說，治外要先治內。先把你們治了一下。当时他們也靠我們囉，我也被选进了予审班子。到了四月初，軍委十条命令頒布以后，他在內部很保密，根本不給你講。后来我是礼拜六晚上回家，在前进五路看到紅布抄的，下車一看，我的心凉了半截子，想到这个事整錯了。可是回去以后，管工总的8201的一个姓車的科长，給我們穷打气，說十条命令中央本来是內部傳达的，二司瞎搞，搞出去了。另外，那天晚上，牛师长連夜就来到我們这个予审班子，召开紧急會議，說什么“工总的案子是經過中央批了的嘛！要錯嘛，錯在我們身上，我們負責，大不了，我师长不当嘛！不在你們那里。”因为公安局已有前車之鑑，去年八、九月份大抓南下“一小撮”时，公安局抓了159个！这159是資產階級反动路綫很典型很具体的表现哩！这次有很多人，象我这样是很少的，前段沒执行資產階級反动路綫的，调来这个予审班子的，有60—76%是前一段搞了那个159人的，这次再搞个594，心里确实很虛。这时就很泄气。我們想四月初軍委十条后，工总不能这样搞。因为原来公安軍总部勤务組已分散了。有的回到本单位，我和另外的一些同志调到予审班子来。我們在電話上交換看法說：“这个事情怎么办呀！伙计！”“这个事情我們看不对”。可是牛师长又来打气，說什么經過中央批了；“中央点了头的，你們想这抓人的事不向中央报告行嗎？”他說了这样一些欺騙人的話。当时我們觉得这个事不对头。就在電話上交換了看法。電話上交換还怕不保險，我們几个又开了一个“黑会”，觉得这个事情應該反。正面的，紅旗雜誌社論已經发表，对解放軍的意見應該通过适当的方式，向上級或本单位提出意見来。我們当时找了軍管会，觉得第一、工总問題，面抓的寬了，有些可抓可不抓的抓进来了。另外一个意見，應該很快釋放人。錯了，赶快放。当时公安局的号子很腫，尤其是江汉分局，是花樓街那里，那么一間小房子关二、三十，腿都伸不开，天又热，虽然是四月份，武汉四月份那几天还是叫勁的。

軍委對我們是陰一套，陽一套，說：“放人，我們是去積極放，你們趕快搞，問題在你們！抓緊時間趕快搞，該放就放嘛！”只字不提平反，不提錯了的問題。4月15日，毛澤東思想公安軍，正式發布了個公告，總部恢復工作，鑑於原來撤銷總部是促進大聯合，把公安局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現在看來，武漢市公安局的文化大革命頗有夭折危險。8201對這句話腦火透了。找我們談，問我們這句話經過推敲沒有。我們說是經過推敲了的。我們4·15發布了造反公告，對這個問題我們當時這樣看，對照軍委十條命令，工總搞錯了。當時還沒有認識到完全錯了，只覺得不應搞這麼寬，里面有牛鬼蛇神，我們鎮壓是應該的，專政機關嘛！應該鎮壓牛鬼蛇神，什麼時候都要鎮壓。但是作為運動來講，這樣搞是不對的。可是8201他要花招，當着我們是一套，背着我們是一套。不同觀點的就往外裹。所以4·19就搞了那麼一手。4·19的大會上，我在大會上發言，講到扶植保守勢力“三字兵”、“大專兵”以後，就叫我滾下來，我就滾，我在上面就拿着毛主席語錄讀，說好話壞話讓人說完。說對了你跟人學習，說錯了你會後指正。你現在託我下去我下不去。結果會後搞了個遊行。我們當時還有四百多人，他們從江漢路往上游，我們從航空路往下遊，整整走了個對臉。回來以後他們就大造輿論，說是社會上的反革命逆流在我們公安局內部的反映，完完全全把我們打成了內部的反革命。當時我們處境確實比較艱難，有的兵團同志頂不住也退了，說踢開總部鬧革命，總部不能代表我們兵團等等，搞得很厲害，在這種情況下，看來這個反越要造。4·19搞了這一下，反倒使我們更堅定了。到4月底5月初，我們就積極收集資料，收集工總的資料。當時我在予審班子里雖未直接審工總的幾個人，但他們的筆錄我可以看，如朱洪霞、姜思成的筆錄可以看，他們審，我也可進去看，坐那裏聽。當時8201很厲害的，審朱洪霞的人都是兵對兵將對將的，抽調了一些處級幹部審，審一般的頭頭，就是一般的予審員，審主要頭頭就是公安局的處級幹部，科級幹部，所謂有經驗的幹部。到五月初，越看越不對頭。但是對我們來講，四月底以前，對武漢軍區，對陳再道一小撮，坦白地講，我們還有幻想。還沒有把陳再道想的和後來事實教育我們的那樣壞。覺得你能儘快按十條命令辦事，給工總平反，還是個內部矛盾，還是個認識問題，還不是立場問題。緊接着發生了5·10公校絕食，到5·20鍾漢華簽署了協議，第二天早上撕毀，這就使我們徹底醒悟了。所以我們第一次帶着為工總翻案的資料是5·17到北京的，我一個，還有另一個同志。當時怕路上不保險，材料沒在武漢寫，在北京寫的。那時向北京匯報確實不大容易，武漢形勢還不大明朗，通過很多關係，首先找了個內綫，找了個陳伯達同志的司機，我們斗大的字寫了三張，說我們武漢公安局，到北京匯報代表，有重要情況要直接向中央首長反映。當時有人反映中央文革中南組不大可信，材料不敢向他匯報，只有直接找中央文革。找到那個司機以後，陳伯達同志一上車，司機先不發動車，把信交給陳伯達同志，完了再發動車，逼着陳伯達同志要看這個信。陳伯達同志看了這個信以後，有效了。後來就派了王力同志辦公室的三個同志來听取了我們的匯報。我們帶着數字，當時我們這樣給中央首長講，我說我們認准了，工總案件是有假的，武漢軍區經不起檢查。我們懇切地請求中央文革、軍委文革派得力的幹部來武漢檢查這個案件，以便澄清是非，為廣大的錯捕的革命群眾平反。當時，我們還沒有提工總這個組織怎麼樣。我們是這樣給中央首長保證的，五百多個案



例，有放的，還有沒放的，不管那個案，你抽查一個，如江漢分局抓了一百零幾個，你隨便拿一個來，要會辦案的，公安部的呀，看這個案能不能立案，這個人算不算犯罪分子，如果能夠算，那就這個案不該平，武漢軍區搞對了，如果不能算，那你就趕快給人平，不能再搞了。當時中央文革同志聽了我們匯報以後，表示了三點意見：第一、武漢軍區有錯誤，但他們願意改正，你們和我們都還要看一看，希望他們不要越陷越深（這和戚本禹同志接見武漢造反派談的基本一樣）。第二，工總的案希望你們給我們提供更加確實的材料。因為第一次我們帶去的只是數字、情況和分析，還沒有帶具體案例去。第三、當時我們已知道電信局已接管了，武老譚已全部控制了通信設備了，當時中央來的記者，住在付家坡三所，還不知道他搞了這個鬼，向中央匯報情況有時還通過軍區電台，有時通過地方電台向中央匯報情況，實際上陳再道這個王八蛋早都把材料扣下來了，他們把向中央文革匯報的每個字都扣下了，他却針鋒相對的向中央搞假情況，欺騙中央。所以我們一提醒，楊立正同志非常重視這個情況，就把我們兩個介紹回來，規定我們聯繫的辦法，給我們寫了個秘密聯繫的條子。而且以後黨中央，中央文革派來武漢了解情況的同志，和中央的聯繫都通過幾個很不被人注意的人，在武漢開往北京的班機離開飛機前十分鐘趕到機場，上機就走。通過這種辦法向中央反映情況，把陳再道這一小撮拋開。第一次到北京匯報回來後，我們當時信心還是很強的。特別是在北京見到了漢高紅聯的周清章同志，還有勝利文工團同志。我們三人相遇很巧。我們到軍委文革去匯報，周清章同志在地下坐着，他聽我們匯報，對武漢情況很關心，我一看，是解放軍，到北京來了，一定也是造反派，我就去找他，結果一了解是周清章同志，我們那是第一次認識。我們當時把情況勾通了一下。當時總政徐立清付主任已單獨接見了武漢赴京聯合匯報團，對陳、鍾問題，張、李問題，和軍區二、三月份到底犯沒犯方向路線錯誤問題，都作了比較肯定的回答，說軍區二、三月份尤其是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給我們信心很大。反正不管怎樣，你二、三月份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至於將來怎麼承認，在什麼場合承認，那是另一個問題。我看你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我是看准了。我們回來以後，情況就有很大變化啦！我是“六、一”在人大參加了紀念活動後，六月三號到家。六、四武老譚就搞了個公告，六、五我們就挨打。我們正在屋裏開會。我們離皮聯很近，闖進了一百多個暴徒，每人拿一根棍子，長短粗細都一樣，進來以後不分男女老幼都一塊打。6月5號我們挨打是比較早的。當時8201還有個軍代表徐英洲，大概是五團宣教股的股長。老保報的情況，他們老保都跑了，沒想到那天參加會的還有軍代表。他穿的白襯衣，軍褲洗的比較白。打他的時候，他說我是解放軍，皮聯的那些暴徒說：“你還冒充解放軍”。又多打了几棍了，打的夠挨。我當時自己挨打不說，覺得軍代表挨打挨得冤，再說還是解放軍。我們覺得軍代表是基層幹部，是受蒙蔽的。我們就自己拿錢買了罐頭、水果、點心，他住在漢陽湖北軍區管的醫院裏，我們開了個車去探望他，他就是不見我們。守門的也很壞。我們說不見的話也可以，能不能叫他打個收條，表示罐頭、水果收到了，我們的心意到了。結果收條也沒開，我們只好放下就走了。通過那天挨打，我們對“六、四”公告体会最深。“六、四”公告你打了一發信號彈，六月五日我們就挨了打嘛！光天化日、下午四點多鐘，跑來，打了就跑了，集合跑的，那伙人好像很有“紀律”，沒有人敢攔。這個問題給我們內部很大教育。接着我

中央要求赶快收集第二批資料。

第二次工总翻案的汇报材料是六月十七日动身到北京的。这一次态度就完全明朗了。等会扯到十大罪状时再讲。我们一给中央文革打电话，中央文革的同志就主动地到了我们住地。我们住在赵桂林那里。这回又不用我们再费那么多周折了。也不多么周折了，也不用通过内线给陈伯达同志添麻烦了，他们直接找来了。当时来找我们，是中央文革来的，我们觉得这个事还是要向军委报告一下，就联名给林副主席写了封信。因为我们六月十七日动身，六月十七日血案已发生半天了。我们晚上八点上的车。已经看了半天。我们说武汉的革命造反派，躺在血泊里，想望着北京，想念着毛主席。当时这次汇报就有起义的，原来一些审判员，不是毛泽东思想公安军的，有审工总朱洪鑫的，跟我们一起彙报。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党中央，来到了毛主席身边，我们工总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可以用我们的党性和生命向毛主席保证是千真万确的。这封信通过军委文革办公室主任给了林副主席，当时我们这样做是想请军委和林副主席对武汉的问题，很快做出决定，不然的话，武汉的革命造反派，还不知道有多少要牺牲在白色恐怖中。当时听汇报的有这次来的张根成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赵桂林同志也在场。赵桂林同志听了还哭了。赵桂林说：“我豁出来这条老命也要和他们拚了。”

这次我们是带着为工总翻案的比较详细的材料，有充分的根据，说明工总的案子是假的。中央首长一看，态度就比较明确，最后几句话是这样说的：让他们表演表演吧！矛盾暴露得最充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矛盾接近解决了。工总的问题，从审批到拘留，抓人的时候，我们很辛苦呀！我们确实受了陈再道的骗，好几夜没睡觉。军委十条命令下发后，你老老实实给人平反，还是个认识问题，你不给平反，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陈再道躲在后面看着群众斗群众，一直到五月十日，给工总竖旗，你还不表态，直到六、四，你人该集中的集中了，刀子打好了，茅子也做好了，你发表了“六、四”公告，充分暴露了陈再道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咀脸。工总能不能翻案，确实是武汉广大革命造反派能不能翻身的关键问题。工总的案翻了，所有武汉革命派，包括军内的革命造反派就能彻底翻身；工总翻不了案，我们大家都是牛鬼蛇神。这是当时我们看准了的。七月初我们在武重、武钢，给同志们讲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讲的：敢不敢为工总翻案，就是敢不敢挺身而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对任何人都是一次考验，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考验。在我们内部多数人认为工总的案是应该翻的，但也有少数人觉得这个案翻不了，这要怪我们没有把这个底交给大家。不过当时也不能交底。所以说工总问题是个焦点。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讲当时根据什么来翻这个案的。“三新”，“二司”当时也喊彻底为工总翻案，就是翻不了，也不要紧，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就不能喊错，我们要喊错，一切都错了，不光是没有大方向，连小方向也没有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喊翻案，就要有根据，拿到那里、摆事实、讲道理，我们都站得住脚，我们翻案有三个根据。前面谈了一点点了。第一：办案要有手续，我们没这样抓过人，一夜之间抓483，连五〇年镇反都没抓过这样高的数字。个别的只有名字，不应该这样办。第二、对照了军委十条命令，对照了中央对四川、青海、安徽、内蒙问题的处理，从那方面对照，都应该翻。究竟工总十大罪状能不能落实，大家都关心，我们也关心。现在看

来工总十大罪状，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凭空捏造，栽赃，根本没那回事；第二种是捕风捉影，有那么个影子。第三种，肆意扩大。十大罪状的材料，今天没带来，就凭到北京汇报，记得的讲讲。

先讲讲夺军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纯粹是扯蛋，没那回事。当时武汉军区是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在军区的联络站，工总有个代表叫桂德元，汉高“红联”也有代表。夺军权人家也没准备，又只有一名代表，后来军委讲军队只能由军委改组，军权不能夺，工总代表根本没有讲过夺军权的事，那个口供是8201宣传队搞的个假的。

再讲打游击的问题。是当时社会上对工总意见很大，说什么工总头头修了。当时硚口有个通用船舶修理厂叫李什么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我们还查了这个人。他给工总作战部长姜思诚谈了个想法，说武汉军区这样搞我们，他们文化大革命不搞了，司令员撤职的撤职，杀的自杀，晓得搞什么鬼，我们搞不好得上山打游击呀！他这个意见是提供给姜思诚考虑的，姜觉得这个意见，事关重大，在总部要提出讨论。但姜思诚以后并未向总部汇报，只有姜思诚一个人知道，只是一个人提了这个意见。并没有动用什么枪支（枪的问题下面还讲），也没有准备到那里去打什么游击。你们在座的那位同志提出过到什么山上去打游击；在这个问题上，工总广大成员最有发言权，上那个山，打什么游击；这个问题是很迷惑人的，属于捕风捉影，没有那么个事，而且只有姜思诚一个人知道。

再就是夺取公安局专政机关的权，还照了公安机关接管委员会的印和拘留证的照片。这是怎么回事呀？我们最有发言权，夺的是我们的权嘛！当时工总派的代表是曾炎。我们公安局几个小的革命造反派，他们中的个别人有私心杂念，想很快的夺权，这是今年二月份的事，我们公安局的阶级斗争盖子去年根本没有揭，因为在王任重、宋侃夫、李冷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操纵下，一压再压，我们一起来造反，就没人当他们镇压学生运动的打手了，所以公安局党委做了两次决议，公安局的文化大革命暂缓开展。我们公安局到今年一月四日才贴了第一张大字报，盖子揭得很晚。而二月七日就要夺权，我们又没参加（我们当时团结了70%）。根据上海夺权经验，夺权以内部为主，外部为辅。而我们内部几个革命造反派。前卫军，交通造反公社，消防战斗纵队，他们在外部分团结了不少，有工总、二司、九一三、红教工等等，都参加了当时武汉市公安局的所谓联合指挥部。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孔庆德是坚决支持的，为这个事，我们不是把孔庆德搞到北京去了吗？！这个事搞的下不了地，说什么绑架孔庆德，军委文革李曼村那个混蛋（现在李不是已下台了吗？）还批评了我们。我们觉得这个事还是做得对的。对孔庆德算什么绑架？我们是让他坐的软卧去的，顶舒服的，我们一个侦察员保护他。那时孔去是双重任务的，他还想法去搞张（广才）李（迎希）的问题，他是想去的。我们把孔揪到北京去以后，那个联合指挥部就基本上不存在了。可是8201部队政治部付主任何文德，他纵容我们内部个别同志就雕刻了武汉市公安局接管委员会的公章，这个公章是我们公安局十三处一个干部去刻的，孔庆德同意的，何文德点了头的。工总根本不知道刻了这么一枚公章，为什么偏要说工总要夺武汉市公安局的大权？为什么要赖人家的帐。中央文革说，这个事要说负责，得由孔庆德负责，怎么能要工总负责呢？更卑鄙的是，照了个拘留证的照片，说工总已行使了专政机关的权力，使用了拘留证，实际

上三个拘留证上盖的还是武汉市公安局章子，而被拘留的人，根本不是工总办的案，是我们办的案，剪了个小纸条贴在拘留证上照的像。这个问题充分暴露他是栽赃、陷害。这是所谓夺取专政机关大权的问题，他是赖不掉的。

再就是那个照片不是照了几个人头吗？有朱洪霞、有周光杰，易可训，还有那个武昌镇道街红八月的老头子、国民党的上校。那个人原来是新湖大红八月发展的，发展了以后，新湖大红八月发现了那个人有问题，很快就把那个人搞出去了。这个人根本就沒参加工总，根本就不是工总的人嘛！你陈再道为什么照像的时候也照上去呢？要说负责的话，新湖大红八月负点责任，而新湖大红八月早就把这个人搞出去了嘛！这个人早就抓起来了。为什么把那个人的照片贴在工总的罪状上，这个事和工总沾不上边的。

还有就是冲击中南海。工总实际上是没有冲击中南海，包围了是事实，大概有三百多人。为什么包围呢？现在看来确实是个革命行动。当时上海革命工人搞了个安亭事件，上海工人要成立革命组织。两个司令部发出了两个指示，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陶铸发了个黑指示，以抓革命促生产为名，压上海工人不让他们成立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曹获秋就坚决执行了这个黑指示，工人就不干，要到北京去找毛主席。我就不能走着去，到安亭要坐火车，陈伯达打了个电报，说你们不要来了，有问题在当地解决，派张春桥同志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张春桥同志不到一天，就说服工人回上海了。而武汉地区工总的同志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到了北京，要求成立工人组织。他们片面地理解了陈伯达同志的指示，说陈伯达同志不让他们成立工人组织，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坐在那里围着，只有两个人起来。要求传达一定要把陈伯达同志请出来，但没有冲击，而陈再道这一小撮却说工总冲击中南海，说得吓死人。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个情况。枪的问题也是那么个情况。枪是柴油机厂的枪，移了个位置，本单位保卫科长都知道，三头对面眉的封嘛！工总当时夺了权，监督了一下怎么能说工总用民兵武器要上山打游击呢？这个像是我们去照的。电信分部、井冈山大楼的象都是我们去照的，都是这样的情况。

总之，十大罪状，就我记忆的，想到的，就这几种情况，再就是电信分部，有个专案组，究竟是不是里通外国？从我们了解的，还没有发现，因为信号频率国外是可以收到的，这个问题还没搞清楚，但是绝不是有意里通外国。另外所谓密码问题，原来电信分部是有人搞这个工作的，以后调出四清了，密码他知道，他参加了工总，利用这个密码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怎么叫窃取国家机密呢？不能算是窃取了国家的机密。

这是我们翻案的第二个根据。

第三个根据，是他办案时，不是先落实，要抓你，抓张某某，究竟犯了什么罪，有什么人能证明张某某犯了罪，有什么根据，要有旁证材料，譬如，我能证明李二毛，在那里杀过人，抢过东西，写上一分材料，本人再承认一点犯罪事实，填上拘留报告书，再拘留到公安局来审问。而抓工总的人无一个名单，凭拘留证办案。他缺德的是，印出十大罪状，先拿给我们了。我们一看，抓人是你陈再道叫我们抓的，案是你叫我们办的，十大罪状是你印出来的。你印十大罪状总得有点什么根据吧！否则你怎么敢印呢？我们拿了这十大罪状也高兴了。有这十大罪状，办案也省点事。可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要我们拿这十大罪状去对照，一拍桌子，向人家去要，“你把打游击的底交出来”。人家没

打游击怎么交待呢？他就拿这十条去要人家承认这十条。而不是有根据抓人，而是对黑十条叫人家承认。“你讲讲冲中南海是怎么组织的，谁带头的，准备把陈伯达同志抓到哪里去？”人家根本没有那回事。我们感到历来就没这么办过案子。你先给人家写好罪状，再叫人家承认。照这样办案，就可以去抓一个人，说：“你七月十日杀了一个人，七月十五日抢了一回财产，你得承认”。人家没杀人没抢人怎么能承认呢？这是不讲理嘛！这十大罪状是军区抛出来的，我们原来以为他有根据的，实际上他没有根据，而是要我们按这十大罪状去追根据，当然越追越追不出根据来。许多罪状根本找不到头。例如上山打游击，多亏有个姜思诚，他是最后抓进来的，快要被抓时跑到北京去了，在北京他见到了张体学。他是被两个人出卖的，那两个人为了不被抓，向军区报告说姜思诚回来了，在汉高的家属宿舍里。来抓他是来了两辆车，我坐一辆车在外边，要把姜思诚引到外边抓，因为进来抓，这个环境不太理想。姜思诚是最后抓的，要是不抓住他，这个打游击的问题还是搞不出来，没有知道了，多亏有个姜思诚，要不没一个人作证。军区搞这么一手，是我们万万想不到的。

再说工人总部的所谓犯罪，这是个运动案件，是毛主席给大家的权利，有些根本不算犯罪，连错误也不算。有些算错误，属于认识问题，例如抓的594人里几乎99%的人在犯罪簿里，第一条就是写“极力宣传二八声明大香花”，这算什么罪？我们说二八声明当时对也好，错也好，我认为正确的，这是个认识问题嘛！了不起是个认识上的错误，怎么算是犯罪呢？可是都写在第一条，有的在这条下边还加上两句：“极力宣传二八大香花，说军区严正声明是军区一小撮人炮制出来的”。我看这两句话说得很正确。当时，被抓的人那么认识，二八声明大香花，军区严正底明是一小撮人炮制的，至于是不是，说事实来说话嘛，这有什么罪呀！

另外是打、砸、抢的问题，出了不少笑话。如锅炉厂，老保报的材料，什么砸广播室、砸机要室等等，报了很多人，锅炉厂九个头头抓齐了，但砸这些是谁带头砸的，谁都不知道。有些活动是革命群众自发的革命行动。如广播室，你老保写了广播稿成天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把它夺过来，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大喊大叫，有什么不应该呢？这个抢是革命行动，有什么罪呢？所以，打砸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笼统讲打砸抢都是错误的，也不能笼统讲打砸抢都是对的。说句公道话，当时工总去砸肉联的职工联合会，搞的过火了一些，去了几万人包围，砸了，很伤感情。一定要分清打什么，抢什么。不能同意陈再道说什工总搞打、砸、抢。特别是最近8201蔡政委，在七·二〇事件中就用这句话，起了点作用。谢付总理在师以上干部会上讲：“你们支持错了，‘三新’‘二司’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造反派”。蔡就中途退席了，回去马上召开干部会议，说什么搞打、砸、抢的，打死打伤我们干部和战士一千多人的，倒成了革命造反派，我们倒成了支保。他把我们革命造反派说得青面獠牙，牛鬼蛇神。这种犯罪，我们也不能承认，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就是夺权问题。很多战斗队单方面夺了权。这个夺权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呢？要搞清楚。如武钢、武重都团结了85%以上的群众，为什么不可以夺权？再说，当时一月风暴的影响，如果夺权没有实现三结合，还可以补齐嘛！把三结合搞得更好些。而决不能说当时夺权就是反革命夺权。这个问题在十大罪状里也是很大一条。

当时工总单方面夺了权，有些当权派恨透了工总。夺了他的权，给他戴了高帽子，抓他差了街，所以他对工总是咬牙切齿的。当时工总绝大部分夺了权。所以对夺权的问题，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不能由陈再道说了算。

所以，从工总的许多“犯罪”事实来看，是不能成立的。这就是我们敢于站出来为工总翻案的依据。拿到那里去都是这样讲的。当时我们和许多单位说，工总的案能不能翻，陈再道说了不算。工总翻了案，我们说了也不算，谁说了算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了算。工总翻了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武汉革命造反派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在这里，我们再次向大家致歉意，在工总问题上我们是替武老谭卖了命的，使我们武汉造反派受到了很大的压抑。我们造反造的迟了些，要是早一些，就不会替陈再道卖这个命，我们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就不会走这样大的弯路。当时我在北京见到你们的周清章同志，听到周谈到军内造反派受的压抑，抓的人都是五花大绑，吃饭还要请罪，才能吃。这一点。工总被抓的人，还不要先请罪才能吃饭。军内造反派受的压抑，受的耻辱更深。我就问周清章同志为什么不把这个材料抛出去，就能使广大革命造反派更能看清陈再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对革命造反派有多么刻骨的仇恨！这个材料，我带回一分在内部传达了。

### (3) 公安联司负责人田学勤关于工总问题的报告(摘要)

三月份取缔工总，我们参加了，军管前，8201军管委员会当时是依靠我们的，当时我参加了工人总部的汇报会，三月十七日全面大逮捕时，我是付总指挥，现在同志们慢慢觉悟过来了，在工总处理问题上，我一直是参予其事的，也可以说是一个黑打手吧！所以我们当众向大家作深刻检查！（热烈鼓掌）

军委十条下来以后，我们觉醒了！我们要造反！我们认识到工总翻案问题已经成了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否革命派的分水岭。革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我们坚决为工总翻案！（热烈鼓掌）不过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认为目前不是把我们为工总翻案的材料全部公布的最后时刻。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对武汉部队党委中的某些人留有余地，希望他们回头是岸，不过可以告诉大家材料我们是确凿大量的！（鼓掌）今天讲一下三个问题：

(1) 工人总部的性质：概括的讲，工人总部不是被少数反革命操纵的组织、不是反动组织，更不是反革命组织（掌声），工总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热烈鼓掌）；今年三月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掀起了反革命复辟的逆流，解散了工人总部，扣压了大批上、中层负责人以及战斗队员，这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鼓掌、口号声）从处理工总的事实，充分可以说明武老谭企图把工总打下去，以达到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

从三月十四开始，关于工总问题处理开过不少会，我都参加了。当时内部是定性的，是定为反革命组织，陈再道本人召开过一次会。3·14——3·15我参加了8201部队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很明显的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他们的政委讲工总从总

部到分部到工人战斗队都做了不少的坏事，我們不能再等待了！但是为什么不是“反动組織”呢？他們自己講是策略問題，他們說在执行上宁肯左一点，宁肯多抓一点，不能放走一个。当时拿出来材料少得可怜，拿来了一个名册，上面登記了很多人的名字，身以及有什么問題，有的栏里只一个字，别的什么也沒有，当天晚上开始大批的捕人。

在武昌飯店开的會議上，曾有人提出把大部分人直接逮捕，少部分扣留。我当时反对說这不符合公，檢，法規定，要逮捕首先公檢法予审，公布其罪恶，由于这是从法律角度來講的、他們无法否定，才改为大批扣留。同志們，扣留也是有規定的，扣留不能超过二十天，但是大家可以看看已經放出来的是否超过了这个天数，大家看得很清楚！直到今天还没有公开宣布提出逮捕那个人。这个問題我們向中央汇报了。中央負責同志只說了一句“騎虎难下”。（掌声）他們现在把人放了，那他們就完蛋了，什么3·21，什么6·4公告就全部完蛋！（掌声）他們不放，就应该提出逮捕，但又沒材料，又捕不了，这就騎虎难下！（热烈鼓掌）武老譚现在仍在对抗中央指示，公然抛出一个6·4公告公开镇压革命造反派同志們，这个帳我們是一定要算的！（掌声）同志們，我再說一次，工人总部自成立以來，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动路綫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应该成为武汉运动的主力軍，他們的成績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热烈鼓掌）

（2）領導权的問題：关于这方面的說法已經很清楚了。在初期，說什么九个头头八个坏了，只有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坏的，一句話这九个人沒有一个好的。（众笑）有人說朱洪霞是女的，因为朱洪霞这个名字象个女人名字嘛！有人还說朱是王任重的老婆。（众人大笑）我們经过反复研究討論，我們认为，以朱洪霞为首的絕大多数是好人，决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尽管有个别有严重錯誤，但是这个組織的領導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热烈鼓掌）

我們认为这样的革命造反派組織应该坚决給予支持，支左嘛就应该支持左派！尽管在工人总部的部分战斗队在发展壮大中，混进了个别的坏人，出现了个别組織不純的现象，这是不奇怪的。任何組織沒有絕對純的。这些問題应该在广大的战斗队员整风中解决，个别确实反坏分子我們可以对他們实行专政嘛！这样才符合毛主席的辯証唯物主义观点。

（3）关于3·21中的十大罪状：我們是公安局的，就談談公安局夺权問題，这也是“十大罪状”中的章子問題。1月18日公安局的夺权是以我們公安机关的革命組織为主，此外二司工总等組織也参加了。8201部队也参加了这次夺权，我們的檢查报告，8201部队的首长都看了还做了修改，同意刻章，孔庆德付司令点了头算是同意了的。以后这个临时指揮部垮了，可是罪責却落到工人总部头上去了，說工总想夺无产阶级大权。后来我們也不客气，把图片，章子，照片拿到中央，向中央首长汇报，首长說：孔庆德“支保，要說負責要先由孔庆德負責嘛！”8201的負責人曾拍我們的肩膀說老田啊工总問題你要把住关啊！因为我是付总指揮，他們是不想讓我們起来造反的。这个問題，中央也講了話“他們想叫你們繼續給他們立功嘛”！

关于其它几个問題，什么冲中南海啊！冲机坊啊……我不多講了。我們都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我們一定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场上，为工总翻案作出貢獻，我在这里代表公安联司的全体战士，向武老譚发出警告，工人总部的問題，

我們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党中央汇报控訴(掌声)，我們郑重宣布工人总部的案是一定要翻过来的！一定要把工总的案！翻过来(热烈鼓掌)

要同志們相信我們，我們是要負責的！

1967.7.5

## (二) 疯狂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 (1) 陈再道王任重狼狈为奸坑害钢二司

#### 1

毛主席教导我們：“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輿論，总要先做意識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这样，反革命的階級也是这样。”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为了把鋼二司打成反革命組織，在二月黑风中，他大放厥詞，胡說什么“王任重是二司的黑后台”，“亮相到造反派一边的干部都是王任重指定的”，“二司曾向王任重要省委和軍区的亮相干部名单”，揚言“掌握了千真万确的罪证，是王任重交代的”等等。

他們亲自粉墨登场，設下苦肉计，在軍区内召开什么“斗王大会”，专为名单这事斗了半小时，王任重假装吓得满头大汗，两腿打顫，哀声求饒，最后才交出所謂情和名单，从而构成了上述二司“罪状”。此事在軍区内广为流傳，騙了不少战士。

康老三也秉承陈再道的意旨，大叫“二癩子是真保皇”。武汉三司等也如法泡制，开了好几个“斗王大会”，追索这一材料，以斗王为名，行坑害二司之实。

#### 2

事实是怎样的呢？我們在今年六月六日审訊了王任重，现将有关供詞公布如下：

(供詞一)二月上旬水利电力学院于東华(余杰华之誤写——调查人注)同学要我写讀紅旗杂志三期社論的感想。我写了革命三結合十分重要。如果你們认为有必要叫我对軍区省委干部提个关于名单的建議，我可以提供參考。过了几天于東华同志說：你可以提个名单。于是，我就写了一个名单供他們參考。(二司沒有主动向我要过名单。)

我在武医向三司所交待的内容如上。

王任重

6.6.

(供詞二)5月31日在武汉軍区礼堂，有人質問我在水院写过二个什么三結合的名单，写的什么？

我答：钟汉华、韓东山、吳世安、周志剛、姜一、楊銳、张旺午、伍能光、王健。軍区沒有問我，我也沒說过二司向我要名单問題

王任重

6.6.

(又)二司沒有向我要省委亮相名单

王任重

6.6.



为了不讓王任重这老狐狸事后抵賴，我們当时勒令他亲笔写出上述供詞外，还录了音、拍了照。

3

同时，我們还請紅水院鋼二司战士余杰华找出王任重交給他的原材料抄本，现抄录如下：

待分析（余杰华批）

毛澤东思想各革命造反司令部負責同志：

送上参加临时权力机构的名单一份，請挑选

武汉軍区：鍾汉华、韓东山

湖北軍区：吳世安、周志剛

省 委：姜 一、楊 銳

（预备名单：张华、张明新、唐振生）

省人委：张旺午、李夫全

（预备名单：閻均、安东太、张起）

武 汉 市：王克文、伍能光、王健

王 任 重

二月四日

原稿在三月九日下午交給刘文治

4

余杰华同学写了一份材料，說明事实經過。我們查閱了余当时的工作記錄和三月份給軍区的材料，交去所写的有关部分与这次所写完全一致。下面就是余写的材料。

元月30日斗争王任重等七人后，当晚搞到水院，由我校张占錚、刑英奎要他們学习三期社論，听广播，並写心得体会。二月二日王任重等交了学习心得，张占錚等同学看了后給我。在王任重的心得最后一段他說：如果造反派需要的話，我可以提供省委那些干部比較好的一个名单。看后，我們看他到底搞什么鬼，就让他写一个也可以。在四号上午，我就和刑英奎同学商量，让他写一个拿来分析，从中找出問題。

結果，在4号上午大約十一点鐘写好。看后，我觉得王任重的名单上，我所了解的王任重的几个亲信如赵修，王树成等都沒有，因此我就想再了解再分析。因此在这张名单上我写了“待分析”三个字。王任重写后，为了分析省委的派别，我又要王海山、吳光治等两人也写了一个，結果一对，也未发现多大問題。由于这份名单先是王任重提出来的，我的目的是为了分析问题，找出省委內的矛盾，收获不大，就一直未重視。此名单一直未給別人看，只有刑英奎、宋志荣、王杰生（2月9日回校的我班同学）知道且看过。我的目的是为了找問題，根本不是要什么結合名单，更不是要他們来夺权。

此名单，工总負責人，二司負責人在3月9日前一直未看过。

此名单，在3月9日，由我校交給軍区支左負責人刘文治同志，当时談到王任重問

題對給他看了，他問可以給他吧，我当时就抄了一份，把原稿給了他。問他要原稿还是要抄稿，他說都可以。我們說相信你們。結果就把原稿給了他，地点是洪山賓館一楼一待室。当时我們都沒有把这当回事，刘文治同志对此也不重視，談及此事，是主題談完后，才扯到这个問題的。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井崗山兵团

余杰华 6·19

5

事情是很清楚的，名单是王任重自己提出来，是几个看守王任重的同学搞的，工总和二司的負責人在3月9日前一直未看过，怎么談得上是“二司曾向王任重要省委和軍区亮相干部名单”呢？怎么能夠說：“造反派的亮相干部都是王任重指定的”呢？相反，名单中除张华外，差不多都亮相在陈再道的膝下，这岂不表明，陈再道爱王任重所爱，喜王任重所喜么！

毛主席說：“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話，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陈再道、王任重正是两个这样的蠢家伙。他們結成死党，暗中勾結，肆意栽脏，妄图坑害鋼二司，結果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恰恰暴露了他們狼狽为奸鎮压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

从今年二月分陈再道公开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繼承王任重之流的衣鉢，便赤膊上阵，大打出手。他們以更“公开”、更“合法”、更殘酷的手段，借支“左”为名，扶植保守派，打击革命造反派，掀起資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

三月十五日陈再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武装部召开的全市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上說：

“今年元月以来，駐武汉部队全体指战員热烈响应我們最高統帥毛主席的偉大号召，坚决支持真正的左派革命群众，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同他們一起战斗，粉碎了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勾結社会上牛鬼蛇神，轉移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綫的领导干部的一股反革命逆流。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现大联合，右派組織正在土崩瓦解，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正在被夺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这是陈道再之流支“左”的总结。不，这是陈再道之流实现資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

按照他們的反革命黑綱領，“工总”已被鎮压下去了，于是开始了对革命学生的瘋狂鎮压，首先是对与“綱工总”有密切联系的“鋼二司”进行政治迫害。

“鋼二司”是武汉地区学生中造反最早最大的革命造反組織，是勇敢的鬪将，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其斗争鋒芒始終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始終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陈再道看到了“鋼二司”在武汉地区举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千方百计寻找借口抓“鋼二司”的小辮子，欲置革命小将于死地而后快。

陈再道对“二司”的問題曾有过四点“指示”。

①“二司”过去做了一些事情，但后来大方向錯了，特别是把矛头指向解放軍。

②“二司”犯了严重錯誤，曾和“工总”相互勾結，做了許多坏事，要把反革命分子揪出来。

③“二司”的头头要对“二司”所犯的錯誤負責，要彻底揭发批判，要做出深刻檢查，要把反动思潮肃清，把反动分子揭发出来，办了坏事要公开講，公布于众，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精神，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

④“二司”的群众，絕大多数是好的，都是青年，积极性高，他們有的犯了錯誤，也是受蒙蔽的，难免的，他們会觉悟的，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来的。

他还杀气騰騰地說：“工总干了的，二司干了的，工总沒干了的，二司也干了的。”这么一来，“二司”就比“反革命組織”更“反动”了。

在陈再道的授意下，一些保皇小丑們开动一切宣傳机器，大造輿論虛张声势地說什么“二司干了許多坏事，我們不是沒有材料的”。並揚言要拋“二司”的材料。他們四出活动，调查、收集“二司”的材料，还收集“二司”同学在工厂、农村串連的情况，企图进行第二次秋后算帳。一时“打倒修二司”、“二司是反革命組織‘工人总部’的黑參謀”、“打倒楊道远”、“丁家显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砸烂黑二司”的標語滿天飞，真有黑云压城欲摧之势。

与此同时，在陈再道的精心策划和控制下，在“支左”办公室某些人直接指揮下，泡制了哄动武汉三鎮的所謂“二司地下黑司令部展覽”历时二十多天，参观人数达八万以上，欺騙了广大群众和解放軍，罪責难逃。这个“展覽”的要害是站在反动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实行資產階級專政，把我“鋼二司”当作敌人对待，全盘否定“鋼二司”的大方向，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在“展覽”的图片中，把革命小将丑化成一群青面獠牙的“暴徒”、“土匪”。誣蔑“二司”“炮打中国人民解放軍”，把接管学校武装部說成是要“夺取軍权”；把与其他組織的正当联系打成“反革命串連”，成了与“牛鬼蛇神”勾結的罪证……。为了說明“二司”搞特务活动，刺探軍事情报，就把“鋼二司”某战士刚从北京帶回的还放在提包里一部手搖電話机拿到凳子上展覽，說成是“高灵敏度的軍用電話机”等等，真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这个黑展覽为把“二司”打成“反革命組織”造成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和輿論准备，为陈再道镇压学生运动立下了“汗馬功劳”。

陈再道还造謠說：“二司有反革命綱領”，“参加了全国性的反动組織”，甚至誣蔑“二司”刺探了“三綫”建設的机密情报，造謠說“二司”运了許多枪支、彈葯、手榴彈到大別山，准备搞反革命暴乱等等，真是駭人听闻，神乎其神。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話”。陈再道之流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們对革命造反派所作的种种迫害，只能暴露他們的反动咀臉，也只能促进革命造反派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陈再道善于利用各革命組織对一些問題的看法的分歧，在革命小将之間撥弄是非，拉一批，打一批；妄图分裂革命队伍。

他經常召見三司等組織的头头座談，給他們加封左派的桂冠。並說：“你們怀疑我

“不依靠你們，不依靠你們依靠誰呀？我們要和你們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陳再道說的比唱的還好听，但實質上是陽奉陰違，兩面三刀，當面封“左派”背後挖牆腳。不是嗎？請看下面的事實，他們背地裏說什麼“新華工、新湖大、二八派”很嚴重，要徹底肅清”。陳再道五月二十日在軍區的講話中造謠、誣蔑革命小將，說什麼“三新二司只准他們一小撮人講話，不准人民講話，這是什麼大民主呢？衝擊軍事機關，圍攻軍代表，沖軍區，打傷付司令員、參謀長，綁架鍾政委……方向完全錯了”。陳再道還露骨地說：“對三新二司要公開地批判……要大造輿論利用一切宣傳工具，把他們搞臭……”這裡陳再道反革命兩面派的丑惡咀臉豈不是暴露無遺了嗎？

其實，陳再道之流根本不管什麼“香花派”，“毒草派”；他們唯一宗旨是對保守派就拚命地扶植，對造反派就殘酷地鎮壓。例如：“八、一七”在二、八聲明上是“毒草派”，陳再道仍毫不客氣地把它解散了。因為它是造反較早的組織。

另一方面，他們大力扶植保守勢力，組成保皇陣綫，打擊無產階級革命派。他們為保守派大唱贊歌，為了使保守組織死灰復燃，說什麼“大專院校紅衛兵組織純，出身好，黨團員多，積極分子多，好學生多”等等，連臭不聞可的烏拉稀《華工烏蘭牧騎》也被某些人吹捧為革命組織了。說他們“象阿爾巴尼亞一樣越壓越堅強，人反而多了”這是對我國最親密的戰友阿爾巴尼亞最大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陳再道鎮壓學生運動的魔爪，也伸進了中學，在三月黑風中，武漢“支左”又向中學派出了大量工作組（美其名曰：軍代表），其中大部分是原來各校未亮相的當權派。這些工作組一進校門就包辦代替，以批判二、八聲明為大方向。搞三湊合的“復課鬧革命領導小組”。大部分中學所謂“香花派”《鋼二司戰士》被剝奪了被選舉權，有些學校則連選舉權也被剝奪了，即完全靠邊站了。可見，“香花派靠邊站”就是他們提出來的。但對“三字兵”却愛得很，把他們塞進“復課鬧革命領導小組”。大大助長了保守派的气焰，一些“三字兵”公開叫嚷“三年歸報二司仇”，又搬出反動的“血統論”這個破爛貨，大罵“狗仔子，春天不是你們的。”並組織“特動”到處打、砸、搶、抄、抓，囂張至極。

### （三）對各專縣革命派的血腥鎮壓

陳再道的魔爪也伸向了湖北地區廣大農村，資本主義復辟在整個農村泛濫成災，無產階級革命派深受壓制、打擊和迫害。有的被重新打成“反革命”，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重新粉墨登台，瘋狂對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下面僅從幾個專區的情況看看陳再道的滔天罪行吧！

①天門：縣武裝部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小伙子到處造謠誣蔑紅色造反者，胡說什麼“紅色造反者搶了公安局的兩挺機槍，十幾箱子彈，企圖血洗城關。”又說什麼“紅色造反者是全國性黑組織，大頭頭在北京被捕”等等，為鎮壓革命造反派製造反革命輿論。接着3月26日（3·21通告後）大逮捕開始了。

全縣造反派人數七十餘萬，現所有造反派組織被勒令解散，打成反革命組織。一共逮捕了1365人，輕者五花大綁，重者腳鐐手銬。天門縣縣委書記××因為支持紅色

造反者，也被逮捕入獄。

②漢川：漢川縣僅有一個最大的農民造反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軍漢川縣革命造反委員會”，六萬人之多，當軍區派的支左指揮部去後不幾天，與武裝部在3月28日發出通告，宣布其為反革命組織，不准改頭換面，化整為零。由武漢去的7250部隊《空軍的》成立了支農辦公室專門對付漢川縣革命造反委員會，在全縣實行白色恐怖逮捕3000餘人，未逮捕者則請罪或遊街鬥爭，先鋒區平均每大隊鬥爭三人，由武裝部部長親自帶領一批人主持大會，當我們與支農人員談時，他們回答說：“我們都是經過軍區了的，向上級匯報了的，不會錯”。

③鄖西：被迫解散的革命組織就有十個，城關的革命造反派男女老少只有千餘人，可是被逮入獄的就有十八人，被保字號私設牢房監禁的就有22人，被造輿論要逮捕的有20人，被鬥的不計其數。被開除工職者僅商業系統就有十人。

④黃石市：武漢軍區付司令員韓東山在全市羣眾大會上講：“武漢有個×工人總部，黃石又有個卵子聯絡總部，不管你幾十萬，我一個通令叫你完蛋”。自然白色恐怖就不言而喻了。

陳再道除大力扶植保守勢力向革命造反派猖狂進攻之外，還讓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重新粉墨登場，打擊迫害革命羣眾，進行階級報復。

韓寧夫、李衍授《根本未亮相》張旺午《大叛徒》被陳再道塞進“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到黃石領導，在八萬人的大會上吹捧他們是黨的好幹部。東方紅農場的資產階級當權派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派奪了權，勒令下放勞動，交代反省，而在三月黑風中，卻被武裝部封為農場“抓革命，促生產”委員會主任。

大叛徒張旺午3月下旬在東風的一次會議上氣勢洶洶的說什麼：“老子四十天來孝感兩次，上次是他們《二司的學生》抓來鬥爭的，這次是請來領導‘抓革命，促生產’的，你們以後還要聽我的”。擺出秋後算帳的架勢。

在黃石等地甚至出現了“王任重是黨的好幹部”的反動標語，有些保皇分子竟然叫囂：“十六條過時了，現一切都聽孔慶德司令的。”而當地武裝部和政法機關對此嚴重事件置若罔聞。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們除了鎮壓本地區的革命造反派以外，對外地串聯的革命造反派也進行了監視、毆打、鬥爭，甚至逮捕入獄。

天門縣武裝部借口中央已發出“回本單位鬧革命”的號召，大肆逮捕外地學生，揚言3·20以後到天門的學生一律捕捉。甚至提出：“誰窩藏外地學生就是反革命”的反動口號，大叫來天門縣串聯的學生是“流竄犯”、“反革命”、“政治抓手”、“漏網右派”等等，到天門縣調查的學生一下車就被抓去勞改，或受到圍攻毆打。

蒲圻縣武裝部宣布：“工總的見一個抓一個，二司、新華工的留下審查”，鋼二司紅水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宣傳隊，到應城宣傳演出，經過應城石膏礦區竟遭老保的毒打，搶走戰旗、袖章，砸爛樂器。並將一名保護革命小將的工人殺了五刀，生命危在旦夕，這一嚴重政治事件發生後，“支左”辦公室卻不予制止，也不對凶手採取任何專政措施，他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豈不是很明顯了嗎！

陳再道的陰謀一個一個被揭穿後，又要出了新的花招，在夏收大忙季節，又興風作

作浪，破坏生产，用制造謠言和記高額工分的办法，欺騙、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攻参加武斗，圍攻革命左派。他們在农村散布流言蜚語，造謠惑众。胡說什麼“三新二司占領的人民文化園掛了两面国民党旗，准备搞反革命暴乱，要夺軍权”、“二司三新搶了粮店，搶了銀行。圍攻市委专政机关，企图搶劫国家机密文件，破坏国家财产”等，还說：“现在是鎮压反革命，打牛鬼蛇神的时候，生产可放到八、九月份去搞。”看！他們公开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偉大方針，該当何罪！

一些不明真象的农民，听信他們的謠言以后，在公社党委的率領下进行“遊行示威”和“保卫”。遊行一天的工份照記，吃飯不要錢，另补助零用錢三角，假如有不願去者，則在家劳动不得記工分。集中“保卫”者更享有优厚待遇，他們进駐省市区委办公大楼，住的是高樓大廈，吃的是猪肉魚鴨，汽水冰棒随便拿，面包堆滿堆。有命令就出击，无任务就睡大覺。队里給他們記全劳力工分，打死了追認烈士家屬。陈再道就是靠政治欺騙和經濟收买，蒙騙广大貧农下中农，但是紙是包不住火的，陈再道一手遮不了天，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大家，鮮血擦亮了他們的眼睛，越来越多的人覺悟了，陈再道末日到来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几个月来，革命造反派浴血奋战粉碎了陈再道一个又一个阴謀詭計，取得了节节胜利，“鋼工总”“鋼九、一三”的战旗又高高飄揚在江城上空。革命造反派正高歌猛进，滾滾向前！

## 五、陈再道操縱“百万雄师”血腥屠杀革命造反派

### 1. 陈再道之流操縱“百万雄师”大搞武斗，腥风血雨满江城

“高天滾滾寒流急”，六月的江城，烏云滾滾，妖霧弥漫。千刀万剐的陈再道伙同省市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狼狽为奸，赤膊上陣了。他們操縱反动組織“百万雄师”，对革命造反派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鎮压。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三鋼、三新、三联战士奋起抗暴，多少革命鬪将倒在血泊中，多少坚强的战士献出了宝貴的生命。

陈再道之流豢养的“百万雄师”中一伙暴徒，专搞武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他为陈再道的混帳理論大喊大叫：“现在不是促生产的时候，而是橫扫牛鬼蛇神的时候。”在陈再道的策划下，“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糾集一批人离厂“集訓”，不上班，不劳动，每天吃喝玩乐，工資照发，另外还有补助及生活补养。（冰棒、汽水、牛奶、罐頭等）据计算，六月十六日前，“百万雄师”共用去人民币21万7千4百多元，其中所謂补助費就是四万五千元。（造反派不上班就扣工資，上班又挨打，鋼工总、三司革联連組織費用“支左”也不肯給）他們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名，实

实际是集中起来练刀、练拳、练射击，为血洗革命造反派作暴力准备。据调查，“百万雄师”中有劳改犯一千二百多名，陈再道就是利用这些刑事犯杀人犯来残杀革命造反派，並揚言杀死一个革命造反派可以減輕徒刑，美其名为“將功贖罪”。

“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反动头头在陈再道的操纵下，指使“百万雄师”中的劳改犯和受蒙蔽的群众，对我革命造反派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围剿，且一次比一次更惨无人道，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在武斗武器上，在陈再道的授意和支持下，逐步升级，首先使用的是木棒，石块、磚瓦，后来改为包上铁皮，釘上釘子的大木棒；接着又改为大刀、长矛，在武汉軍区的反革命宣言书——“六、四”公告出籠后，武斗更殘酷了，暴徒們使用上了消防車、吊車、汽油、六六六粉、毒气彈、梭标、燃燒彈、硫酸。在进攻水运时，連登陆艇，拖駁也使用上了。特别是在中央文革办事处和中央軍委文革办公室六、二六通知下达后，他們在陈再道的指使下，不但不按中央指示办事，停止武斗，反而逐步升级，包围湖北大学时，連装甲車也使用上了，武汉軍区的吉普車（戎4—05—65）也跟在后面当指揮。

陈再道控制下的武汉軍区在执行“三支兩軍”任务时，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綫錯誤。他們完全不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偉大号召，对生产严重停頓的现象置若罔聞。对江城的大規模武斗，同样是表面不管，实际支持。对于挑起武斗的罪魁禍首和杀人凶手，他們不但不实行专政，反而大加贊揚，为之助威，每当武斗来临时，我們多次打电话給“支左”，可“支左”却混淆是非，把“不按毛澤东思想办事”、“挑起武斗”等莫須有的罪名强加在革命造反派的头上，有时竟大发脾气，有时置之不理，有时也假惺惺的来了解放軍，可是陈再道非但不让解放軍制止武斗，反而要解放軍去保护“百万雄师”中的杀人凶手，去为暴徒殘杀革命造反派擂鼓助威，对革命造反派的自卫斗争和营救战友却百般阻撓。陈再道不仅給偉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脸上抹墨，而且离开了軍民的魚水关系。

在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武昌“百万雄师”召开的“武昌区第×次代表大会上”，在陈再道授意下，“支左”的刘××竟恬不知耻地大放厥詞說什么：“‘百万雄师’最热爱解放軍，我們也最热爱‘百万雄师’。我們坚决和‘百万雄师’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最后还趾高气揚地說：“在现在武汉的情况下，我們派人指揮是應該的，必要的……这是非常大的战役，沒有人指揮是不行的。”在此，陈再道挑起武斗的反革命猙獰面目在他的代言人的口里已暴露无遺了。

因江城武斗成风，因“百万雄师”大量擅自离厂，迫使造反派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迫使商店关门，工厂停工，武汉三鎮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根据计算，工厂、企业停工或半停工，停业或半停业的就有4000个，如武鋼的两个高炉，三个公司（安装，一治、三公司）全部停了，武重、武汽配、汉阳造纸厂等重大的企业也一一地停下来，甚至国防工业也停了十六个，半停业有20个，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給国家造成的损失該是多么大啊！

由陈再道一手操纵，一手挑起的武斗頻繁地出現，駭人听聞的大血案一次一次的降临，一次比一次更加殘酷。从四月二十九日起到六月底为止，比較大的血案就有150多次，搶杀的革命造反派、无辜的革命群众、解放軍就达350人以上，重伤的有

1500余人，轻伤的有1万5千余人，就在丹江工地上一次反革命围剿中，150余人倒在暴徒的屠刀下；6月17的大血案中，革命造反派百余名惨遭暴徒的杀害。惨绝人寰的6月17和6月24大血案的简介完全可以看出陈再道是残杀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

六月十七日，江城上空乌云翻滚，中山大道上妖雾弥漫，“百万雄师”中一伙暴徒手持大刀、长矛、头戴安全帽，身穿铁甲，在陈再道之流的指使下，对我革命造反派的汉口中心联络站——人民文化园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对坚守如钢的人民文化园，这伙暴徒毫无办法。于是他们便抢占财贸大楼，包围了我钢工总、钢九·一三、新一治的三十余名敢死队员，严重的威胁着人民文化园的安全。紧接着这伙暴徒又对中南旅社发起了攻击，中南旅社危急！

能让这伙暴徒抢占大楼？能让他们宰割我革命造反派战友？能让他们这样猖狂？不能！决不能！我钢工总、钢九·一三、新一治三十余名敢死队员，满腔怒火，毅然决然跳上車，向着暴徒猛杀过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革命造反派向陈再道讨还血债，我们要从虎口里救出我们的阶级兄弟，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死了也甘心。

后面，我钢工总、钢九·一三、新一治又派了两車战士去声援，可是，千刀万剐的陈再道却命令两輛宣传車切断了去路，竟阻拦我革命造反派去营救自己的战友，用心何其毒！由于我敢死队孤入敌群，寡不敌众，眼看着自己的战友在暴徒的重重包围中惨遭杀害。

可恶的暴徒先一矛刺进了司机的胸膛，接着头上又挨了三刀，司机倒下去了，车子不能开动了。随后暴徒们蜂湧而上，一矛矛刺进了我战士的胸膛，赤血洒遍了江城。

新一治战友余望生被一暴徒刺中，但他却用手按住鲜血直冲的伤口高喊：“你们来吧！你们来吧！”杀人不眨眼的暴徒又刺中了他，他倒下了，看，他猛然跳起，怒目而视，踉跄地朝前冲去，吓得暴徒们目瞪口呆，我们的战友余望生刚举起右手高呼：“毛主席……”一矛又刺中了，革命闯将余望生同志就这样光荣的牺牲了。

英勇的新一治工读钢二司的战士胡双全同志，他高高挺立在車头上，高擎着革命战旗指挥战斗。突然，一矛刺进了胸膛，他忍着剧痛拔出了长矛，继续战斗，接着一矛刺中手掌，又一矛刺进了他的胸膛，但是我们的战友没有倒下，鲜红的战旗仍迎风招展，暴徒们见我们的英雄没有倒下又连刺了几矛，最后革命小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正当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义愤填胸地展开反攻，暴徒们节节败退的时候，他们竟下了毒手，放出了毒气，在毒气的“掩护”下，全付武装的暴徒又向革命群众乱刺过来，多少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一个劳改犯就杀死我四个战友，一个女“三字兵”就杀害了五个无辜的儿童，殷红红血浸润了江城的大地。

随后“百万雄师”又开来了几輛消防車，用高压水龙头向着高楼冲洗过去，企图攻下大楼，经过一夜的激战，由于我革命造反派的奋力抵抗，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援，暴徒们始终没有攻下人民文化园。

在战斗中，我造反派多次打电话给“支左”，可陈再道一手操纵的“支左”却不耐烦的说：“不要打电话了，不要罗索了，我们都知道了。”这里很明显地看出，武斗是



陈再道一手策划的。另外在武斗之前，他们还控制了长江大桥，切断中山大道要道，“九·一三”的车库也被“军管”了，这里陈再道有组织有计划地迫害革命造反派的行为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六月二十四日，“百万雄师”中一小撮暴徒又包围了水运分部，冲破了围墙，抢占了各大楼，把一切东西都给抢光了。钢二司的战士全集中在八舍里，可万恶的暴徒贼心不死，把八舍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用含有硫酸、硫酸铵的高压水向楼上冲击，用汽油弹、燃烧弹从窗口打进去，用砖瓦、石块、破瓶乱打乱砸，残无人道！由于我革命造反派的英勇奋战，从晚上到早上一直没有攻下。他们便使出了最后一着，用装甲车把八舍的墙推倒，用汽油瓶向楼上扔去，烈火熊熊，使得楼上的革命造反派的生命遭到严重威胁；他们又切断电源、水源，在生命危急的最后关头，我钢二司的战士毅然决然，视死如归的从楼上跳下。多少人摔伤，可万恶的暴徒却按倒造反派战士就地乱打，一“钢九·一三”战士当场被砍了脑袋，一钢工总战士当场被打死，一食堂工人为了抢救革命小将，被暴徒连砍七刀，这群暴徒那里有一点人性！

这样惨无人道的武斗，可陈再道之流仍无动于衷，当时陈再道也假惺惺地派了解放军去，但在陈再道的命令下，非但不制止武斗，反而欺骗革命造反派，假谈判，诱惑造反派放下武器，让暴徒行凶，把整个大楼打得一塌糊涂，二百多名革命小将全部被绑架、带走。是可忍，孰不可忍！

革命造反派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何罪之有？！无辜的革命群众何罪之有？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何罪之有？

陈再道是武斗的总指挥，是“百万雄师”的黑后台，是杀人不见眼的刽子手。要制止武斗，要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非打倒陈再道不可！

## （二）陈再道之流操纵百万雄师的铁证

### 1、一些受陈贼蒙蔽的指战员公开支持“百万雄师”的言行：

△中央6·26电话通知下达后，8201值勤分队在黑板上写大字标语：“坚决支持百万雄师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百万雄师的坚强后盾！”“百万雄师好！就是好！就是好！谁要和百万雄师对立，决没有好下场！”

△青山地区炮兵支左部队参谋丁××说：“军区表面支持三新二司，实际上支持红卫兵。”

△71师干事付××说：“谁支持三新二司？我们那里就是支持红卫兵和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有一百多万人，那不支持还行啦！”

△8201部队某排长杨××在荣军疗养院“支左”，6月30日下午“百万雄师”攻打新湖大时，杨××打电话给该院所属百万雄师组织“一月革命造反团”说：“你们要顶住，现在‘百万雄师’先搞新湖大，然后向东延伸……。”他对该组织讲：“我们支持你们，但你们不要向外讲。”

△部队有的干部讲：“百万雄师是好样的，每战必胜”“百万雄师是为了促进他们（指钢二司、三新）回校搞斗、批、改，才砸他们的联络站。”

△8201部队一值勤战士说：“解放军作不到的事，百万雄师作到了，比如要攻一个什么地方，百万雄师攻下来了解放军再上去。百万雄师最听解放军的话。”

6月8日武汉军区派人参加了红卫兵的游行，这是第一次带着凶器遊行，不少解放军战士穿着三字兵袖章，跟着遊，并与看热闹群众发生武斗。

△百万雄师和“支保”部队联系十分紧密，如：给部队搞演出、联欢、拍照纪念，部队营房内部游泳池都对他們开放。在炮校，百万雄师不到一个月就演了五场戏。

△8201部队一些战士讲：“如果中央表态支持二司，我就不当兵了。”“我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块！”

△军区支左指挥部为了围剿革命造反派，对革命造反派在武汉三镇的联络站、广播站采取要“百万雄师”先去攻打的方法，对攻不下来的则提出要军管，就这样配合进攻，打击造反派。

△早在6月份，军区就派军车载百万雄师的人，装百万雄师的凶器，帮助百万雄师屠杀造反派。

## 2、“百万雄师”中一些人的自白

△武汉染织厂车间支部书记、红卫兵头头×××说：“我们最听解放军的话，特别是和8201部队感情深。解放军要我们攻那个据点，我们就攻那个据点，解放军不叫我们去，我们就不去。”

△百万雄师古田地区小头目×××说：“8201已给我们透露，最近要镇压公安联司的头头。”他还说：“中央有时支持造反派是 有自己的目的，这样可以使他們跳得更高，牛鬼蛇神暴露得更多。”

△武昌造船厂×家属反映：“百万雄师所做的一些护身甲、钢盔、装甲车，都是用进口的钢材制造的。”

△百万雄师一凶手在攻打新湖大时不慎伤了手，住军区总医院，他对某战士说：“我们负伤没有什么关系，打伤了住院，当公伤治疗，打死了，按劳保待遇。至于观点不同的那就不行了。”

## 3、陈再道之流操纵“百万雄师”屠杀革命造反派， 两面三刀、阴险毒辣

△五月下旬，8201后勤副政委对炮校某些同志说：“现在我们对二司就是要针锋相对，我们有些文件已经报到中央去了，将来要陆续发表，现在我们如果不针锋相对，就会脱离群众。”

△5、6月份，在新湖大内有一个解放军的巡视组，专门注意军人在新湖大的活动，凡是看到军人支持钢工总、钢二司的，马上就带走。8201一位连长在看大字报时，发表了支持三新二司的观点。结果巡视组马上把他抓走，除新湖大外，其他据点如湖北剧坊等地都设有巡视组。

△6月24日，百万雄师在8201三团门口，几十人殴打新湖大几个同学，82

01部队人员站在旁边看笑话。

△武汉军区马副参谋长在支左办公室任副主任，因支持三钢三新，饱受打击，要他学习毛著写检讨，搞了二个星期。

△支左指挥部把大量所谓三钢三新黑材料作内部文件发到部队进行正面教育，8201一战士写了一分大肆诬蔑三钢三新驻人民文化园的所谓内部情况的“材料”，竟在军事院校的群众组织中传达。

△新华工的保守派一位助教×××作了一长篇报告，说武汉地区牛鬼蛇神多等等，这个报告在一些部队和军事院校中广泛传达，在咸宁195医院，由院长出面向工休人员作正式文件传达。并说报告人是高干子弟，其实张××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少将、战犯。△根据军区×××透露，军区还偷偷制造反派的电话，如军区曾偷听过军区卫校与地方革命组织的联系情况。

△6月29日在省高级法院门口，钢二司的同学写大字标语，“打倒陈再道！”这时三个解放军围住这个二司同学吼道：陈再道是打不倒的，连一根毫毛都打不倒，你们二司都是牛鬼蛇神，运动后期都要把你们抓起来。”

△6月1日三钢三新等造反派游行，军区头天就通知各军事院校和部队，明天不准外出，不准参加游行，并威胁说：“你们没有支左任务，硬要出去，后果自负，这是把矛头指向军区的游行。”

△4月25日部队大游行，游行前军区通知各部队院校，要在一个晚上把全市所有大标语复盖掉，主要是复盖“打倒武老谭”等类的大标语。并传达说，游行以后如果不解决问题，准备实行全市军管。

△5月分武汉新公校绝食斗争后，军区把大批部队推向第一线，到大街小巷找三钢三新造反派辩论，故意制造和加深广大战士对三钢三新的对立情绪。

### (三) 请看，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一) 二月中旬至四月中旬湖北十六个县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300多个。

被逮捕者6000多人；被杀害者30多人

二月中至三月底在武汉市：

香花派靠边站者40多万人

被捕或被拘留者2000多人

(二) 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在武汉市：

血案：120多起

死伤 7000多人(死者无法统计)

其中重伤：120多人

(三) 六月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武汉市：

血案：80多起 死伤1500多人

(四) 六月十七日在武汉市：

大血案一起，死者100多人，重伤296人，轻伤无法统计。

六月十七日在丹江口，

大血案一起。死者150多人，伤者1100多人。

流离失所8000多人

(五)六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发生了工造总司、新水运、新汉軋、第四设计院、新湖天等数起大血案，革命造反派伤亡之惨重，死伤人数尚无确切统计。

## 六、发动7.20反革命军事政变

七月十四日，我們最最敬爱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派謝富治付总理王力等同志来武汉地区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武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关怀和支持；同时，宣告了陈再道、王任重之流反党篡軍集团末日的到来。三反分子陈再道面临灭頂之災，其反动本质决定他必然要垂死掙扎。于是，一坊由陈再道、王任重之流精心策划的蓄謀已久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开始了。

###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

謝付总理、王力同志来武汉后，旗帜鮮明，立场坚定，坚决支持以三鋼、三新、三联为代表的武汉革命造反派。七月十九日晚，王力同志在軍区大院内代表中央文革向武汉軍区师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央文革的四点指示，指出：工人总部要翻案，二八声明主流是好的，三鋼、三新、三联是革命造反派組織，“百万雄师”是保守組織，軍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綫錯誤。反党篡軍集团中的一員干将，支保急先鋒8201部队的师长牛怀龙当坊对抗中央文革的指示，王力同志坚决制止了他。接着8201的师政委蔡炳臣、师长牛怀龙狂妄地退出会坊，回到8201师部后，他們反革命咀臉暴露无遺，狂叫着“老子給他們拚了”，攪乱軍心迷惑群众，欺騙战士，挑动广大指战員去反对党中央、中央文革。

与此同时，陈再道反革命政变的另一个黑手——臭名昭著的反动組織《百万雄师》早就配合着大造反革命輿論。七月十八日，《百万雄师》等就在街上散布流言蜚語，說什麼“謝富治是赶出来的”，“王力算老几，根本不能代表党中央”。十九日下午《百万雄师》广播站竟胆大包天地通令謝富治付总理、王力同志，要中央首长老实地前去談判，否則，他們就要采取“革命行动”。

刀光劍影，寒氣逼人。一坊反革命政变的导火綫已經被陈再道之流点燃了。支保的急先鋒——8201的师长牛怀龙赤膊上陣，連夜召集整个部队，全付武装，荷枪实彈，伙同軍事院校的一些保守派，在武昌街头武装遊行示威。他們高呼：“把挑起武斗的罪魁禍首王力揪出来！”“打倒王力，王力靠边站！”“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等反动口号。反动標語一夜之間刷遍全城。《百万雄师》也蠢蠢欲动，三司右翼也在枕戈待命，武汉三鎮刹时烏云密布，兵变的引火綫在嘶嘶地燃燒着。

## （二）一场触目惊心的反革命政变

### （1）

兵变分子盗用8201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发出一个反革命政变的《特急呼吁》，扬言：“头可断，血可流，《百万雄师》不可丢！”“谁敢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陈再道之流用这份反革命宣言书，煽动《百万雄师》、三司右翼卷入这场反革命暴乱之中。20号凌晨，他们迅速地武装控制了海陆空交通要道，民用机场、军用机场、火车站、长江航线、电台等等和市内主要楼房制高点，冲进了武汉军区大院，在军区周围架起了机关枪，全城戒严，杀气腾腾。军区密谋配合，人员撤走一空。与此同时，全市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的《百万雄师》、三司也连夜紧急集合，全付武装，头戴安全帽，手持大刀、长矛、匕首，从四面八方奉陈再道之命奔袭武汉军区。

凌晨一点钟，匪徒们接着陈再道、王任重这反党篡军集团早已提供的中央首长的住址——《东湖宾馆》百花村二舍，在《百万雄师》园艺军东湖分部第一号反动头头雷荣华带领下包围了中央首长住处。8201的门卫里应外合，把门敞开。凌晨二时，8201的一个营全付武装包围了宾馆，冲进了中央首长的办公室。

正当谢富治、王力等同志大义凛然地怒斥匪徒，王力同志的警卫员勇敢地保卫首长的時候，幕后指挥的陈再道被找来了，他幸灾乐祸地对着谢付总理，王力等中央首长说：“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啦！我们无能为力呀！”一语暴露了陈再道的狼子野心。随后几卡车的8201全付武装的军人相继冲了进来，接着又是几十卡车，指挥的都是手持手枪的军官。机枪、手枪从各方面对准中央首长。毛主席的好学生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面对群匪，毫无惧色，义正词严地回击叛乱匪徒，但由于敌众我寡，终于在早上七点左右，在匪徒一片“王力被我们揪住了，王力跑不掉，我们胜利了”的狂叫声中，毛主席派的亲人王力同志被劫走了，谢付总理被软禁了。

在陈再道反党集团策划下，这群匪徒肆意地漫骂、殴打、污辱王力同志，在军区四号楼二楼的平台上，他们斗争了王力同志，撕了王力同志的领章帽徽，扯破了衣服，扯掉了头发，把王力同志的左眼也打伤了。他们逼王力同志重新“表态”，要王力同志出卖原则，屈服暴力。但王力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烈日的曝晒下，在种种折磨中坚持斗争，直到昏倒。陈再道之流妄图镇压王力同志，破坏中央文革在革命人民中的崇高威信的阴谋破产了。这个政变集团不甘心自己的惨败，又纠集数百上千辆满载《百万雄师》、《武汉公安》和8201叛乱分子的卡车、军车，在武汉三镇到处横冲直撞，全城贴满了他们炮打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反动标语。这群口咬匕首、手持长矛、冲锋枪的匪徒，到处行凶打人，任意抓人，横行霸道，据不完全统计，20日出动的军用卡车482辆，装甲车三辆，消防车三十一辆，8201架在卡车上的机枪33挺。21日出动卡车有700余辆，22日竟达1500辆。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血又一次洒在武汉三镇。7月21日上午，匪徒在新湖大进行了大肆的

搜捕和洗劫，抓去近二百人，並开了枪，新湖大临委会負責人张維榮等同志也被捕了，有些革命小将掛牌子遊街。汉口的武机、新武医、新一中、新19中等其他一些学校、单位也同样惨遭破坏，被洗劫一空。

七月二十二日，王、陈集团杀人的魔爪伸到了武汉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武汉，凌晨两点，政变分子一百多輛卡車，十多輛消防車，全付武装出击了。屠刀对准了美丽的九一三和新一冶。革命造反派惨遭杀害，国家财产惨遭破坏。事后匪徒广播台狂叫什么特大喜讯：“今日凌晨踏平了九·一三的黑窝子，繳获了大量的战利品……。”

这次反革命的暴乱給国家财产造成了巨大損失，全市几乎所有工厂停工或半停工，不少厂矿、企业、学校、机头被洗劫毀坏。革命造反派的战士，有的被抓，有的被杀，部分同志逃出了虎口，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有校不能住。斗争暂时由公开轉入地下，由集体变为分散，在白色恐怖下的黑暗的武汉，我革命造反派，仍在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次反革命政变，不仅在武汉发生，而且向全省蔓延。这是陈再道之流子先精心策划的全省反革命暴乱。因此，在武汉的反革命政变发生的同时，湖北很多地方，如襄阳、沙市、宜昌等地也出现了炮打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反动口号、标语，而且还举行了反革命的遊行示威。高喊“誓死保卫我们的紅司令陈再道！”“打倒王力、绞死王力！”等反动口号。反革命政变的黑线連通全省各专县。

## (2) 武汉军区秘书科革命同志揭发和追查“7·20”反革命政变事件的十个问题

1、中央代表駐地的安全保卫工作的部署。据我們了解，中央代表住地只有湖北独立师的一支直属部队駐守，在“7·20”之前，独立师和“百匪”的一些人，就可以直进直出，任意抓中央代表，打中央代表，我們知道，独立师部队早有极不正常的思想准备，軍区党委是清楚的，为什么要独立师防守；前一时期，軍区大院如临大敌，設防如此严密，为什么中央代表駐地，不作严密設防，有人冲击时毫无准备，毫无抵抗力，特别是19日夜12点多鐘，王巽琪付秘书长，在政治部值班时，听“百匪”的人往外打电话，叫派車到东湖去拦截和揪王力同志，当即告诉了陈濤同志，去党委办公室报告了钟文法政治部付主任，当时钟看到张显揚付参謀长正在和軍区首长那里打电话，就叫陈燾同志告訴张显揚，张听了当即在电话里讲了，並叫他們提高警惕，謝付总理、王力等同志离汉后，我們当即向当时在那里的王巽琪付秘书长問此事，可是他們不知道，沒有傳达給他們，以后陈燾同志几次打电话找付参謀长，查此事告訴了誰，于27日才电话找到张付参謀长，张說，当时告訴了那位首长的秘书了，記不起来是那个秘书。並且說不仅是你們报告的情况反映了，在你們报告以前，我們听到有这样的迹象，也都給首长那里报了，还給叶付政委和他的秘书讲过，特别恶毒的是还在中央首长的附近放了暗哨。陈再道之流的居心何在，显然，这是陈再道之流的阴谋，陈再道是中央代表被抓被打的罪魁禍首。

2、对中央代表来汉处理文化大革命問題，为什么不對机关部队进行正面教育，在

群众中树立中央代表的绝对威信；本来中央代表来武汉，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派来的人，理应教育部队坚决执行中央代表的指示，并且对部队提出明确的要求，但是陈再道之流根本不这样做，特别当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对中央代表有怀疑和动摇时，军区党委不采取措施坚决纠正而听之任之，中央代表到达时，也不组织欢迎，冷冷淡淡，可见，陈再道之流根本没有把中央代表放在眼里，这就暴露了陈再道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本质。

3、为什么王力同志的指示，早在19日当谢付总理、王力同志正在召开师以上的干部会议时，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王力同志的四点指示，当时机关同志都还不知道王力同志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这样做是谁的主意？用心是什么？据了解，钟汉华知道此事，独立师报告了钟汉华的，钟汉华罪责难逃！

4、谢付总理和王力等同志在19日军区师以上的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为什么不作原原本本的传达而只是简单地传达一些结论性的意见，中央代表的报告，代表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为何不与群众直接见面，据我们所知，王力同志深刻地阐明了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很好地说明了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对军区支工作做了正确指示，对到会的干部教育很大，当时，机关、部队正在渴望听到中央首长的详细报告，但是，陈再道、钟汉华没有明确表态如何传达，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陈再道之流封锁中央的声音，顽固抵抗中央的领导，是可忍，孰不可忍！

5、二十日上午，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一小撮人围攻、殴打、斗争、威逼王力同志时，陈再道、牛怀龙在场，大军区司令员，部队师长在场，为什么不管？这不是有计划的阴谋是什么？军区党委为什么不发动和指挥军区机关进行营救？当时，机关大多数同志都十分气愤，坚决反对这种反革命行为，象熬锅上的蚂蚁一样非常焦急。但是军区常委都跑光了，军区大院失去了统一指挥，致使“7·20”事件一直持续了一天之久，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要问军区党委，你们干什么去了？20日上午是那个常委在大院主持工作？他必须对“7·20”事件负直接的责任。你们必须老实交待。

6、陈再道为什么在王力同志被绑架、围攻、殴打后，二十日下午决定，停止传达谢付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报告，企图是什么？20日各单位正在传达中央首长的报告，陈再道突然于下午四时通过秘书通知党委办公室。“昨天的报告，停止传达。”这是为什么？很明显，这是陈再道之流企图以“七·二〇”事件要挟中央改变决定，其用心何其毒也！这是陈再道公开地、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代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是十足的背叛行为，陈再道背叛中央，罪恶滔天，罪该万死！

7、为了控制“七·二〇”事件后的事态，据了解军区原确定二十一日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后来又说不开了，为什么？21日机关部队十分混乱，急需军区党委采取措施，陈再道却把紧急会议取消了，这就暴露了陈再道不是希望控制局势，而是坐视事态发展，越混乱越好，以求实现他反革命政治阴谋，特别在军区政治部主动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后，陈再道还追问军区政治部决定了那几条，向他作报告，这就证明陈再道纵容反革命叛乱，是反革命叛乱事件的罪魁祸首。军区政治部所采取的紧急措施，会议后即整理报党委了，可是一直没有批发部队，这是为什么？

8、“七·二〇”事件发生后，軍区党委采取了那些平息叛乱的行动和措施：没有！事后三天，軍区党委没有采取任何坚决有力的步骤和措施，二十一日，独立师的有些人公然冲击軍区大院，在大院内抓人、打人，22日晚《百万雄师》一些人再次包围軍区到处搜查王力同志，使事态持续了三天，直到23日晨，中央发布新闻公报后，才制止下来，陈再道之流，顽固对抗中央没有好下场。

9、叶明为什么不设法营救三名被围、被斗的《红旗》杂志记者：20日三名住在第三招待所的《红旗》杂志记者，被一些人围攻、斗争。21日凌晨三时，政治部把此紧急情况报告了叶明，叶只是说：“已告诉张涛去处理了。”结果，三名记者在21日又被抓走并且打伤，叶明为什么不采取措施，保护中央派来的记者，叶明对中央是什么态度，这一事件表明，叶明是反革命叛乱事件的一个帮凶，叶明罪责难逃。

10、中央23日发表新闻公报后，軍区党委为什么迟迟不表态：直至24日下午，才搞了一个所谓“严正声明”，把“七·二〇”事件的责任主要推向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并且没有公开点名打倒陈再道。这就说明了在陈再道之流控制下的軍区党委，仍然顽固的坚持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在陷落得很深的错误思想中不能自拔，已经不能自觉地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軍区党委，已经不能予以信任。我们强烈要求彻底改组軍区党委！

### (三) 妖为鬼域必成灾

三反分子陈再道所策划的武汉七月兵变，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彭真、贺龙未遂的“二月兵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陈再道、王任重之流，不仅把湖北搞成独立王国，而且还恶毒地策划、参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二月兵变”，派兵接应，南北夹攻，全国暴乱，一举篡党、篡军、篡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二月兵变”被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识破了、粉碎了。这伙反党集团及时地被破获了。但陈、王集团并不甘心于兵变计划的流产。

就在今年的七月，在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在毛主席英明决策下，文化革命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陈再道意识到自己已陷入革命人民的层层包围之中。青海的赵永夫被揪了出来。内蒙的反革命兵变叛国被毛主席所识破，阴谋未逞，军内一小撮王、黄之流被揪出来，斗争示众。四川产业军及其主子已遭到毁灭性的失败，李井泉的党徒已奄奄一息。在河南，陈再道的得力黑助手何运洪也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全国形势愈来愈好。对陈再道的包围圈愈来愈小了，在这“回头是岸”或“顽固至死”的道路选择中，反动本质决定陈再道一定要垂死挣扎，一定要利用他窃踞的专政工具向革命人民作一次反革命的进攻。

7月9日，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了一个名为请罪实为反扑的“请罪书”——这是一颗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再次猖狂反扑的黑色信号弹，埋藏在全国各地大小反革命分子在这黑色招魂幡下蠢蠢欲动了，三反分子陈再道就是其中的一个急先锋，他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兵变，就在其主子刘少奇这个黑令下达后爆发了。用“武力复



“反资本主义”这面黑旗陈再道举起来了，一小撮心未死的家伙，也妄图前来配合，在厂州，由保守派挑起来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发生了，在长沙，也类似地相继出现血案。……

但是，“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反革命暴乱的结果只能挽回他们自己的“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只能加速他们自己的灭亡，陈再道把自己自己推向了绞刑架。7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象春天的惊雷，炸开了江城的沉闷，宣告武汉解放了，天亮了，这场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完蛋了。陈再道被革命群众、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揪出来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陈再道也正是按照这个逻辑走向灭亡的。

## 七、伪“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黑机关

陈再道之流精心策划，一手泡制的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黑机关。从它的组织状况及所干的肮脏勾当就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点。

### （一）用极不正当的手段打击、排斥革命 造反派组织的代表。

“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是在原红色造反者“抓革命，促生产”临时指挥部基础上建立的，为了黑机关的成立，陈再道之流使用了极其卑鄙的手段，煞费心地打击原临时指挥部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

陈再道之流首先对“抓办”来个约法三章，即一不准写大字报，二不准成立战斗组织，三不准串连造反。这是陈再道破坏四大民主，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前奏。紧接着来了个“三步曲”：第一步，借口“抓办”工人插不上手，把工人赶回厂去；第二步借口“学生回本单位搞斗批改”，把学生代表驱逐出境，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学生全被赶出来，进而把革命干部也一一赶出“抓办”，如：计委的雷振国同志，粮食厅的杜炎材同志就是当时受排斥、打击的干部。

### （二）“抓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保险箱。

陈再道之流把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革命干部从“抓办”赶出来后，又进行了第二步勾当，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张体学提名、由没有亮相、有严重问题的一些干部，甚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成了伪“抓办”。如王任重、张体学的

忠实門徒姜一，許道琦、韓宁夫、閻鈞、張旺午、夏世厚，这些坏家伙根本没有經過革命群众討論，硬被陈再道塞进了伪“抓办”。陈再道还厚顏无耻地說他們是“亮相”干部，“站出来的革命干部”，真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这些家伙根本不是什么已“亮相的”革命干部。他們都是些民憤极大的坏家伙。如張旺午是个大叛徒，姜一和夏世厚是地地道道的三反分子

姜一和王任重是一丘之貉，瘋狂地反对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胡說什么：“毛主席不能和馬克思、列寧相提並論。”攻击59年廬山會議，說什么：“吹牛皮”，“反右反錯了”，“当时應該反左的，却来个反右，結果問題越大”。他还公开地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說什么：“这种学习是教条主义的”。“光帶着問題学，不一定正确”。这里姜一的反革命面目已暴露得一清二楚了。

姜一对他的主子刘少奇是竭力效忠，大肆吹捧黑“修养”，他在地委干部會議上說什么：“十七級以上的干部学习《論修养》，一般干部学习《老三篇》”。还請中央特派記者刘××給干部講述关于学习“修养”的报告。64年刘少奇到湖北来，姜一把刘关于四清的报告視为珍宝，大为贊許。这里充分看出姜一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名得力干将。

姜一极力反对党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肆无忌惮地鼓吹物质刺激，业务掛帥，“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貨色，大肆吹捧“美国农业发达”，“人民生活高”，对陈云的財經报告很感兴趣，可見姜一是赫魯曉夫的一个忠实門徒。

姜一千方百计破坏四清运动，大肆誣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頑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綫胡說什么：“文化大革命是陈伯达、康生、戚本禹、姚文元、关鋒等几个知識分子搞起来的，毛主席还不知道。”真是恶毒至极。

象姜一这样野心勃勃，一貫站在反动的立場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的家伙，居然也当上了“抓办”的付总指揮，可見这个所謂指揮部是个什么貨色了。

### （三）“抓办”是陈再道之流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黑机关

陈再道把革命的“二八”声明打成“反革命宣言书”，借以打击迫害、镇压革命造反派。省伪“抓办”在他們主子授意之下，提出了“香花派靠边站”的反动口号。这个反动口号下达后，各工厂、各企业的“香花派”都靠边站了，成立压革命、誤生产的伪“抓办”，保守派耀武揚威，夺取了全厂大权，革命工人，造反派連四大民主，选举权被选举权也被剝夺了。这是省“抓办”镇压革命群众的一个罪证。

伪“抓办”成立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执政，保守派上台，他們镇压革命，破坏生产。他們紧紧配合陈再道之流瘋狂地镇压革命造反派。厂里生产停工，大肆斗争革命造反派工人，逼着革命鬪将写檢查，非法的逮捕、审讯、迫害、打罵革命造反派群众。自五月以来，又掀起了一股反革命武斗黑风。殘杀、圍剿革命造反派。保皇派不上班，吃喝玩乐，毒打造反派，专搞武斗，迫使造反派工人有厂不能归，有家不能回，因而造成許多工厂停工、生产日益下降，給国家造成极大的損失。

綜上所述，省的“抓办”是一个地地道道破坏革命，破坏生产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

黑机关。

## 八、生活腐化、驕侈淫逸

陈再道不仅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偉大的毛澤东思想，殘酷鎮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他的生活作风也极其败坏。流氓成性，荒淫无耻，为所欲为，奢侈豪华。是一个大淫棍、大流氓。是资产阶级的政客。

### (一) 荒淫无耻、流氓成性

陈再道从小流氓成性，不务正业，仗势调戏妇女，並逼死过人。

陈再道这个老混蛋，根本就不是个人，而是一匹野兽，长期以来，利用职权，奸淫妇女，为所欲为，据不完全统计，被他奸污的青年妇女就达三、四十人。六二年陈大麻子去北京开会住三座門招待所，要随同护士×××去他臥室打針时，兽性发作，将其奸污。又一次将×医院护士孙××叫到他房間鎖上門，干了些什么可想而知。又一次把开封市文工团女队长李××引入濱江飯店将其奸污。六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陈大麻子将三个少女（这三个少女分別在胜利文工团、陸軍总医院、武昌何家壩門診部工作，最大的十八岁）叫到他的办公室斥退左右人員，命令三少女脫光衣服，三少女不敢不从，将衣脫的精光，然后他就在长沙发上发泄他的兽性，仅这三个少女，就先后被他奸污过四次。六四年 在河南比武期間 兽性大发，竟借看戏为名，将×炮 校付政委的老婆侮辱。又一次陈在北京开会也在三座門招待所，陈要該招待所的一护士陪他打針，在打針时将护士侮辱，因其护士反抗奸污才未成。六〇年在洪山飯店开党委扩大會議时，陈对打針护士×××百般调戏，要求发生两性关系，遭到严詞拒絕，仍然賊心不死，以后經常糾纏不放，並指名調該护士到茶港医务所工作。六二年春，某話剧团在 广州 巡迴演出，某天晚上广州軍区俱乐部主任张××来邀該团部分女同志伴午，並要一个党员同志参加。午会上，全部是高級首长。午会进行到半夜，該团两位同志找×××說：“陈司令員今夜要我們去他住的地方玩，当坊被我們拒絕。”第二天該团长兼党支部书记×××說：“陈再道这个老騷貨，老病不改，昨天晚上和我团女同志跳午时说：‘她要离了婚，就跟她結婚。’这象什么話？还說：‘跳午要腰細一点的，跳起来才美，才舒服……，真下流！’六三年春，陈帶大批人員 去鄂西北“巡視”工作，陈指名要×××护士随同，在外期間，陈要尽流氓手段，百般侮辱调戏。同时陈在跳午时，認識了一名地方女医生，並多次要×××去找这位医生，被×××拒絕，才使陈的 兽性未能得逞。六四年陈去河南×軍参加會議，本来已帶了一大批侍候人員，但还不滿足，又在×医院调一名女护士侍候他，晚上洗澡时还要这位女护士給他洗澡擦背。在此期間，还給某院打电话要与他有过不正常男女关系的×××护士长去玩，当这位护士长同几位女伴去看他时，他竟无耻的說：“我叫你一个人来，为什么帶这么多人来呀！”后来还把这

位护士长从开封调来某院工作。六六年，××护士给陈当特护，一次××给陈打针时，迟迟不打，并对××说：“你穿那么整齐干什么，把衣服脱了吧！”边说边关上了门，抱住她的腰，××惊叫，陈的秘书赶来，这个护士才免遭奸污。陈住在滨江饭店经常将女招待员抱在怀里，拥抱、乱扣乱摸，丑态百出。这个混蛋东西侮辱奸淫护士的肮脏丑事实在太多，不可能一一列举。所以门诊部的女护士都不敢去茶港工作和跟陈外出。更可恶的是当他满口的仁义道德不能掩盖他那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丑恶灵魂时，为了掩盖他的奸淫丑态，竟不择手段利用职权对受害者进行政治迫害。恶棍淫夫陈大麻子与保姆刘××发生不正常关系后，将其解雇，刘××到处告状，闹得满城风雨，陈为了掩盖丑恶的灵魂，竟叫政治部出面给保姆加上“地主婆子”、“诬告首长”等罪名，将她送回湖南原籍，进行劳动管制。××护士给陈打针时，被陈奸污，使该护士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不久就把这个护士和她爱人一起调离武汉。

陈再道的第二个儿子陈南平，在中学时就一贯偷东西，调戏女学生三、四十人。有一次他的妹妹在洗澡，他从门缝里看见了，便从妈妈房里拿钥匙将门打开，强奸了自己的亲妹妹，陈再道知道此事也不管，还把这个不齿于人类的東西塞到空军后勤部工作。又有一次，因肠胃不舒服，到总后医院，强奸护士，陈再道却把这个连野兽都不如的败类，拉入党，并且青云直上，现任连级以上的干部。

## （二）挥金如土、奢侈豪华

陈再道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满足其荒淫无耻的生活，任意挥霍人民血汗，不惜花费金钱，利用给离职休养干部修建住房之机，混水摸鱼，盗用经费，为自己大修别墅，慷国家之慨，行修正主义之实。

根据陈再道的黑指示，已在洪山修建七户“中蒋”标准的住房，造价每平方米高达160元之多，按此标准，七户共需建筑面积2981平方米，每户营具费达3000元，建筑面积高达330平方米，经费406484元，在修建时不按标准办事，任意扩大面积，增加经费，结果建筑面积比原来超过111平方米，经费多用82604元，但这七户屋子除唐金龙一户外，其余六户迄今均未住人。但陈还不满足，又“指示”：“在茶港再修十几户，在小洪山再修五、六户”。之后他又说：“是否在曹家花园门前也修一些，将来有休养干部住休养干部，没有休养干部就住客人”。更为严重的是在我国遭受暂时困难时期，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曾三令五申不许修建楼堂、馆所，但陈却对抗毛主席指示，六一年陈亲自带领人马要在东湖修建一座象广州军区珠江宾馆那样的高级招待所，后有人反对未成。但陈并不死心，又指挥他的亲信武汉军区付司令员姚×等人大兴土木，赶修“曹家花园”，招待所购置高级设备，花了百余万元，在此前后，在总医院修了漂亮的高干病房，在麻城龟峰山修了七栋阔气的别墅，在汤池、鸡公山、龟山、红卫山、滨江饭店等地都有他专用别墅，在汤池还修了非凡的高干病房。直至六六年六月他还指出要扩建茶港俱乐部，扩建“曹家花园”招待所。这个无所用心的黑司令却全然不顾干部宿舍的拥挤甚至开会没有场所，他却大盖招待所，养老别墅，用心何其狠也！

### (三) 花天酒地、为所欲为

陈再道这个流氓成性的东西，跳舞当然也就成了他的主要本能，陈最欣赏的是摇摆舞，化装舞，並有特别的能見到肉的透明午衣。凡是軍区、省委搞舞会从不缺席，他跳舞的本領是全軍聞名的，陈与王任重的姘头夏菊花，知名人物王玉珍均跳过舞，且与王××有性关系。六二年反党篡軍头子罗瑞卿来汉，陈专门組織舞会，陈摟罗妻罗摟陈妾跳舞，舞会上准备了大批糖点、水果，还亲自批給伴舞、乐队每人四角錢的夜餐費，半斤粮票，並专车送回，大肆揮霍国家财产。六五年陈去159医院，刚到就要院領导給他組織专场舞会，医院領导說：“沒有会跳舞的。”陈大发雷霆，院領导无法，只好动員一位护士去陪他跳舞，他要求別人“作为一項政治任务来完成”。事后有一位姓謝的电工說：“这真是修正主义，丑态百出。”結果这个电工挨了斗，說他把軍区首长說成了修正主义，是反动言論。这还不算，为了弥补他那空虚糜爛灵魂，专门想些歪点来打发日子，除了带全家到处游山玩水外，还經常带大批人馬、电台、沙发到別人魚塘釣魚，夜間开着小包車打兔子，他在車上，随从在車下去給他追兔子，以助玩乐。当农民不知道是“麻司令”釣魚而来阻止时，竟被陈調兵把农民抓到軍区去，真是可恶到了极点。

奢侈豪华的生活，使得六級、十三級的工資收入还不能适合他资产階級生活方式的需要，終年要照顧，公开申請保健費、補助費就是上百元，从六二年起，五年来共补給陈保健費九百多元，“困难”補助費四百元，仅六五年下半年和六六年供他去广州、上海、北戴河等地所謂疗养而买的高級点心、水果花去的經費有149.14元。他到处“疗养”游山逛水，所花去国家經費就更使人吃惊了。他“疗养”时，还要派人去看他，若带的东西不滿足时就大发雷霆。为了滿足他的享受，竟利用职权要他的老部下卫生部长陈××將医疗費中为总医院购买的价值二千五百元的意大利冰箱送給他私用。並专门从庐山打电話要軍区管理科×科长专程去景德鎮买一套高級家俱，从南昌买四把塑料籐椅。並“指示”武汉軍区給他做个四面玻璃的柜子。把他家中的古董放在里面送往庐山，花去人民币三百余元，全由公家报銷。陈經常吃养精神葯、人参、鹿茸，以及进口多种維生素延寿葯等，当葯送迟了时就破口大罵，說什么“现在又沒有皇帝了，不給我吃，給誰吃？”真是狂犬吠月，胆大包天！陈还惨无人道，吃从青年人身上抽出的骨髓，来补他的身体，干这种事在法律上規定是要判刑的。

## 九、揭发控訴反革命分子陈再道

### (一) 给陈再道的一封信

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任爱生

陈再道：

我还未死。成了殘廢，这个責任完全該由你負！

我于四月上旬曾写了几张大字报，反对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当时严厉批评了武汉部队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他们不支左而是支保，他们扶植已垮台的保守组织，打击革命造反派，压制革命造反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大字报要求给工人总部平反。四月二十八日我又给你和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前段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并严正要求你作公开检查，迅速改正，以利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当时也给你指出过你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你是湖北省委常委，一切重要会议你是参加了的；一切重大决策你是参与了的，因此湖北省委去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是有你一分的，但是因为你的特殊地位，你并没有认真清算，当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你就怀着刻骨的仇恨，赤膊上阵了，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更顽固地坚持已经破产的刘邓路线，疯狂镇压革命左派，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信中还讲了一下张体学认识路线错误的过程，我认为你同张体学比较起来，你的错误要严重十倍，危险十倍，因为你盗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盗用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誉，利用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你执行了一条带枪的刘邓路线，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在湖北地区几乎要葬送在你的手上。从武汉到专县，从工厂到机关学校，整个湖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变成了星星之火，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在你们的大力支持下，保守派死灰复燃。例如：在三月分前，全武汉市三字兵几乎全部分化瓦解，剩下的不到三千人，但是你们却大力地为三字兵涂脂抹粉，明的、暗的竭力支持，现在三字兵已达几万人。另一方面对工人总部这个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却造尽了谣言，放尽了暗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硬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把大批的革命闯将重新打成“反革命”，并非法宣布解散工人总部。你依靠的是什么？是保守势力，三字兵、乌拉稀、大专兵等，继续蒙蔽他们，并竭力扶植他们。你打击的是什么？打击的是工总、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革命左派组织，更加恶毒的是纵容和策划“联动”“特动”“黑巫兵”经常挑起武斗，打击革命造反派和打击敢于站出来“亮相”的革命干部，压制干部起来革命，压制干部起来造反。在这里，顺便把我受迫害的情况讲一下。

五月三日下午，军代表李俊找我谈话，当天晚上来了不明身分的数十人抄了我的家，强行将我绑架，绑架时，用毛巾将我的咀堵往，放上大卡车，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押于二十二中等学校的三字兵司令部，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不能学习毛选，不能看报，不能会见亲属，连大小便都不能外出，生命遭到威胁，对于此事，我曾向三字兵联络总站和联动提出抗议，他们说：“是经过武汉支左办公室批准的，后来我就向你和孔庆德、韩东山写了一封信，表示抗议，要求你们直接处理，但你们置若罔闻，根本不理，我也曾向支左办公室提出六项要求：①我的问题由支左办公室处理，②到北京告状，③向武汉市人民发出呼吁书，④保障我的人身安全，⑤有权看报和学习毛主席著作，⑥每三天会见一次亲属。这六项要求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你们没有一丝一毫解决问题的诚意，把我的合理要求置于脑后，相反你们却叫军代表李俊告诉三字兵总站负责人说：“任爱生那三张大字报非常恶毒；叫三字兵严加处理”。在被扣期间，我对你们还提出过不少要求，特别是要求保障我的人身安全，但你们心怀叵测，迴

避這個問題。直到五月十七日晚上，三字兵联动对我作出最后决定，我才不得已于十八日上午九时越獄跳樓……现在我仍是气息奄奄、人命危淺。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特向陈再道提出六項要求：

- 1、你必須公开承認犯了方向路綫的錯誤。
- 2、你必須为工人总部平反，朱洪霞必須立即釋放。
- 3、必須公开宣布支持鋼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左派組織。
- 4、必須公开宣布对大专兵、烏拉稀要分化瓦解，对康三司、三字兵作一般群众組織和保守組織对待，絕不能作依靠。
- 5、公开宣布解散特动、黑武兵，並懲办其首恶分子，爭取受蒙蔽的群众。
- 6、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

陈再道，你看到我的信后可能暴跳如雷，你也可以变本加厉地对我和其他亮相的领导干部进行政治迫害，我任爱生决心严陣以待，我决心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生，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而生，我死，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而死；不管前面出现了怎样的惊濤駭浪；我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决心是不会有絲毫动摇的。陈再道你不回头，就将加重自己的罪过，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会饒恕你的，偉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的战士也是不会饒恕你，偉大的統帥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也不会饒恕你，你将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罪人，成为历史的罪人，何去何从由你選擇，不过时局将迫使你迅速選擇罢了！

彻底粉碎資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

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胜利万岁！

偉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任爱生于病中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

## （二）愤怒控訴三反分子陈再道的滔天罪行

——在省直紅司等組織控訴三反分子陈再道滔天罪行大会上的发言

省貧協副主任 饒兴礼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們，革命的同志們！

在这次偉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的毒害，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犯了严重的錯誤。我辜負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辜負了貧下中农对我的信任。我已經写了一个初步檢討，向毛主席請罪，向革命造反派和广大貧下中农認錯，誠懇地希望同志們对我的錯誤进行彻底的揭发，严肃的批判、斗争，帮助我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来。今天，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控訴三反分子陈再道之流复辟資本主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

(一) 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抛出“声辩书”，企图包庇王任重过关。

三月中旬，钟汉华就向保守组织“省司”下黑指示说：“王任重是不是三反分子还没有定案”。三月底，陈再道之流竟敢把王任重写的向革命造反派实行反攻算倒的“声辩书”打印出来，发给省委领导干部传阅，王任重在这篇万言书中，大谈自己的“光荣革命历史”，大谈自己过去如何“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谈自己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处处为自己歌功颂德，根本不向人民低头认罪。陈再道之流印发这个“声辩书”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给王任重翻案制造舆论。但是陈再道之流又怕走露了风声，又特别在材料上加注一个通知：“不能外传，看后销毁”八个字。这件事充分暴露了陈再道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是一丘之貉。

(二) 密谋策划领导干部“集体亮相”，企图实现反革命夺权阴谋。

省市党的革命干部任爱生、薛扑若等同志坚定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与陈再道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再道对此怕得要命恨得要死，害怕更多的领导干部站出来。于是他一面忠实地执行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反动政策，对革命干部进行种种迫害；另一方面又密谋干部“集体亮相”，大搞签名运动，把广大的领导干部推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同时，也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渗入“集体亮相”，逃避革命群众的斗争，等待时机进行反革命夺权。陈再道之流为了策划领导干部集体亮相，施展了种种阴谋鬼计。

首先，为集体亮相制造舆论。五月中旬，陈再道通过省司组织机关干部学习了一个所谓“关于目前武汉形势问题”的报告，念这个报告时，也不说是谁讲的，后来新华社揭发出来才知道是华工一教师讲的。这个报告的中心内容是讲：“三新二司揪武老谭，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大方向完全错了”，又说，“亮了相的领导干部，部队要保护，革命组织要保护”。表面上是给领导干部撑腰，实质是给领导干部施加压力。

经过一番舆论准备之后，陈再道就指使省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四处活动，进行了一系列“串联”活动之后，于五月下旬起草了一个集体亮相的声明，声明写好后，分发给各单位的当权派，同意的就在声明上签上名字，于是，在五月三十一日湖北省机关四十三个领导干部的集体亮相声明——《我们对目前武汉形势的几点看法》公布了，接着、第二批、第三批领导干部“集体亮相”声明也陆续出笼了。干部集体亮相之后，陈再道之流又怕革命造反派了解了“亮相”的内幕，怕露了马脚，于是又散布了什么“亮了相的干部要提高警惕，三新二司要抓人、抄家”，“工总、九、一三见了亮相干部就要杀”等谣言，制造紧张空气，接着，陈再道之流打着“保护亮相干部”的旗号，一方面在水果湖地区增岗设哨，另一方面用军区的小车子把十几个引人注目的“亮相”干部接到湖北军区招待所。到招待所以后，他们又制造谣言，说什么“三新二司不得人心，他们下乡劳动，群众把他们赶跑了”，“工总的案翻不了，武汉部队支左的大方向没有错”等等，以此来安定人心。我在招待所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回来了，有人又对我散布：“幸好你不在家，昨晚有人来抓你！”接着又把我接到宾馆，说与省司商量好了，调我到第一线指挥部工作，成天是“开会”、“学习”，听陈再道之流编造的谣言。

武汉部队六·四公告发表后，陈再道操纵“百万雄师”对革命造反派实行镇压，革



命造反派面对大刀、长矛，与陈再道之流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觉悟起来了。这时，有些参加集体亮相的领导干部有些动摇，陈再道见情不妙，亲自上阵给自己打包票了。六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在宾馆二楼会议室，陈再道以到“省抓办”了解情况为名，找了一些领导干部和支左办公室的一些部队干部一共四十多人开会，在会上说：“你们要怕把我打倒了，你们就站到孟夫唐那边去，不要站在解放军一边”，“就是我犯了错误，我作一个检讨，调走了，湖北的问题还是要武汉军区来解决，你们站在解放军一边是不会错的”，当时有人提问河南二七公社翻案问题，陈再道又别有用心地说：“不能拿河南的问题套湖北的问题”，“三新二司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的，过去有功劳，但现在犯了严重的错误，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百万雄师’是大组织，要帮助。”陈再道讲这些黑话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看作解放军的化身，继续蒙蔽广大干部，真是胆大包天，胡作非为，可恶之极！

### （三）借斗王任重为名，行为陈再道涂脂抹粉之实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武汉军区第一次在军区礼堂斗争王任重，斗争会结束后，钟汉华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王任重是三反分子，中央已经定案了，最近某些人讲：陈再道同志比王任重的問題还严重，陈再道同志我是比较了解的，过去跟毛主席是跟得紧的，去过革命战争时期有功劳，创建冀南根据地有贡献，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陈再道同志对王任重是有斗争的，因为陈再道同志公开点了王任重的名”，看：钟汉华秉承陈再道的旨意，把陈再道吹上了天。更不能容忍的是陈再道贪天之功为己有，把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揪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说成是由于他“公开点了王任重的名”。陈再道、钟汉华一唱一和，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借斗争王任重为名，行保陈再道之实的大阴谋。

### （四）阴谋策划七·二〇反革命政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七·二〇反革命政变不是偶然的，是陈再道之流周密策划的。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于七月十四日来汉，在群众中就传开了，我在宾馆听到这个消息，第二天吃早饭时，几个部队的几个处长有没有这回事，他们有的说：“那是造谣的”，有的说：“不知道”，“现在是考验人的时候，遇到问题要独立思考”，公开封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过了两天，陈再道之流又散布说：“谢富治、王力是来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问题的”，还说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不了，陈再道倒不了，工总的案翻不了，三新二司的错悞赖不了”。还恶毒的污蔑王力同志说：“王力参与了泡制二月提纲”，“王力是埋在中央文革的定时炸弹”。经过一系列反革命舆论准备之后，于七月二十日凌晨陈再道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指挥八二〇一部队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围攻谢付总理，非法绑架王力同志。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满以为这样可以挽回败局，可是，恰恰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的反动咀脸暴露的更清楚了，他已经陷于广大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我在文化革命初期，受了以王任重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蒙蔽，充当了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是革命造反派把我从错误的道路上拉了过来，由于反动路线的余毒在自己头脑里没有完全肃清，这次又中了陈再道的毒害，上了他们的当，使我滑向了邪路，是革命造反派对我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使

我認清了錯誤，把我從泥坑里拉了起來，我堅決和陳再道劃清界限，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決裂，堅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與廣大革命派一起，把中國的赫魯曉夫及其在武漢地區的代理人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倒、鬥臭，把他們徹底打倒，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

### (三) 憤怒的控訴

八二〇一部隊某部副班長 鄒順駒

今年元月中旬我由咸寧一九五醫院轉至軍區總院門診治療。當時住在總院招待所。來總院後，我從大字報和人們的談論中，了解到湖北省委和武漢軍區黨委陳再道之流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瘋狂鎮壓革命群眾運動的滔天罪行，特別是軍內一系列篡軍兵變事件，如唐金龍自殺等使我非常吃驚。我又仔細地看了許多毛主席、林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長的講話。自己過去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蒙蔽了很久的思想豁然開朗了，進一步加深了自己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責任心，我听醫院的同志傳達了中央首長關於除野戰醫院以外都可以開展四大的指示。我回想起自己在一九五醫院四個多月來的見聞，如一九五醫院在10—11月時窩藏武漢市市長劉惠农，咸寧地委第一書記王瑞生等許多地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院文革整群眾的黑材料等。我對照總院和一六一、一九三等醫院的情況，覺得一九五醫院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應該根據軍委文革的指示開展四大進行批判，但是一九五醫院卻對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恨得要命，怕得要死，拚命封鎖外面的消息，繼續蒙蔽全院工作人員。我想，自己是個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應當把捍衛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最重要的戰鬥任務。于是我毅然決定到一九五醫院去煽風點火，把外面的消息帶進去。我第一次回一九五醫院，停了二個小時，把傳單材料分給一九五的同志們後，簡單地談了一會便回總院去了。第二次是五天以後，在漢口碰見一九五的通訊班長張運銀告訴我，一九五的火燒不起來了，保守派把少數造反派壓得抬不起頭來，要我再去點一次火。我又第二次回到一九五醫院把軍區及總院抄來的大字報在一九五重新轉抄出去，揭開了陳再道之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內幕，過了一天，軍區衛校四個同志到咸寧賣豬肉，順便把車開到了一九五。當天晚上他們和一九五造反派便組織了一個鬥爭醫院前文革副組長政治處主任楊××的大會，並順便鬥了院長、政委，當夜，醫院一小撮人便煽動大批工作人員圍攻我們，把我和衛校的同志弄上台去示眾鬥爭，一直鬧到次日凌晨，第二天我便隨衛校的汽車一起到了武漢，我應一九五造反派的委託，到各院校搬兵到一九五聲援。於是跑了高級步校、炮校、衛校、文工團求援，完成任務後，便於第二天回連隊（當時我的治療期已滿）。回連後，詳細向領導作了匯報。

四月中旬，我被調往團政治處幫助工作，搞了半個月，五月分，突然把我調回連隊，回到連隊後，才知道一九五醫院追究元月分點火問題，領導上強迫我寫檢討，向群眾請罪，我被迫寫了請罪書，听領導上講，周總理和江青同志說，陳再道不是三反分子，不能打倒，今後誰要再喊打倒，立即抓起來，我也信以為真，便深刻檢查自己違背了毛主席

的干部政策，打击了一大片，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交上去后，他们还认为不深刻，要我再上纲，要交出搞四大以外的问题来，即和各校反革命组织的联系，要我承认一些他们捏造的罪名，要我承认反对军委八条，否则就不准下楼。我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照军委十条和人民日报许多正确对待群众的文件，渐渐看出了他们迫害群众，保护走再道之流，实行秋后算账的实质。一气之下把第三次写的检讨撕得粉碎，从此以后，他们便利用各种借口，以各种卑鄙的手段对我实行政治迫害，我发现连长指导员经常考天下军棋、打兰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下午都打兰球，严重地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突出政治，于是便利用连务会上和其它方式，亲自找指导员提出了这些意见，指导员便在大会小会上说我对他施加压力，强迫他接受意见，把他当成了阿斗，说我有大民主思想，我在医院和连队里，由于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哺育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平时省吃俭用的，共为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买了九十多元钱的毛主席著作。一次副指导员找我谈话说团里今年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连里准备给你搞个材料，但是你元月份搞了四大，裹了陈司令员，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你整了。到了今年半年四好初评，又拉下了我的五好战士，连长对我讲，这些都算是对你客气了，要不是看你是个战士，你裹陈司令员，这是反革命事件，早把你抓起来了。平常他们利用坚持正面教育、贯彻两条路线教育的机会，在各种场合下，向连队的战士们大量灌输恶毒诬蔑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舆论，把三新二司的学校和他们所在的联络站民众乐园描写成恐怖世界，人间的地狱，渣滓洞的宫殿，把三新二司的革命小将说成混蛋流氓和杀人魔王，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说六·一七大血案，解放军去制止武斗的一个加强团的人被民众乐园的牛鬼蛇神杀了一大半，邱少云生前的英雄连队死的只剩十几个人，一个空军女广播员被三新二司拉进民众乐园脱光衣服，开膛破肚，割了脑袋，说他们杀人放火，抢友好商坊，抢粮店等等。他们听说汉阳的三新二司已被全部赶走，成了红色区，听见百万雄师血洗工造水运等革命群众组织时拍手叫好，说什么杀得好，就是要把牛鬼蛇神全部杀光，听见这一切，我觉得这些同志受蒙蔽太深了，于是每次开饭就在饭堂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语录和人民日报社论，青海省军区刘贤权同志的文章，他们听了就说我别有用心，说我放毒，一次开饭时，连长和一些同志在一起议论，一个同志说三新二司就是该打，我的弟弟是水院二司的，他来了我非打死他不可，看他敢造解放军的反不，连长接着说：“对，我坚决支持你，我的弟弟是湘江风雷的，他来了我也要打，这叫立场坚定，有阶级观点”。我听了立即说了一句，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打，他们立即组织人上来围攻我，骂我是牛鬼蛇神，是反革命是混进军队的败类等。他们在连队里经常对我进行围攻，谩骂，有的甚至想动手打我。我平常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他们的监视。

两个星期前，我到武昌团部看病，在总医院搞门诊治疗，团部经常派人跟蹤盯梢，到总院医务处调查我的情况。因我支持三新二司，他们早就放出风声来，要找我算账，十七号那天，我在总医院的疗程还未完，卫生队就叫我停止治疗，那天不时有人进我的房间去察看。中午起床后，协理员到我房间里看了看，和几个人说：就是有那么一小撮混蛋反对军区，这一小撮混蛋绝对没有好下场。他出去约几分钟后，一群机关的干部战士三、四十人，踢开我的房门，进来后，不问青红皂白，抓住我就打，高喊打倒二骡子，让他尝尝八二〇一厉害，他们把房门紧闭，三、四十个人对准我的头部、腹部和背部

猛击，象打乒乓球一样打过来，打过去。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过了好大一会車副政委才假惺惺地跑来把我拉出去，拉到另一間房間，审問逼我承认六十九个战士支持三新二司的傳单是我泡制的，要我交出六十九个战士的名单，要我交出新湖大的出入证，坦白自己与三新二司勾結的一切反革命罪行。在审問中我严詞駁斥了他們的这种非法审訊。指出他們这种迫害革命者的罪恶阴谋。車副政委假惺惺地说：“我保证他們再不会打你了”。說罢出去。他前脚刚走，后面便一溜而进，三、四十个暴徒又重新把我从床上拖到地下拳打脚踢，看把我打得差不多了，一个家伙才跑进来把他們叫出去，一会儿协理員又来了，他指着我的鼻子，控訴三新二司的罪行，摆他旧社会的家史，这时許多战士又圍上来，他越說越气又和他們一起来把我毒打了一頓，把我渾身的衣服撕得稀烂，他非法搜去了我的許多物品，把我渾身洗劫一空，就这样在半天之內連續毒打我五次。后来在我再三抗議下，他們才来哨兵看守，当时我向他們郑重宣布：①必須保证我的人生安全，②把我送往医院治疗，如不答应，我就絕食。我想上医院，也有一个打算，因为他們許多叫喊要把我打死后抛到下水道冲走，我想总医院有造反派，到总院后那怕是喊一声，死了也有人知道。經過一天絕食之后，他們又要出新阴谋，把我送进三七〇医院，因为三七〇医院曾連續发生过四起毒打造反派的事件，每次都是打得半死后用車拖走。团部一些人公开这样讲，在这里打得不够癮，送到三七〇医院去打，非把狗日的二懶子打死不可。当天下午四个人用汽車把我押到三七〇医院。一下車他們就到各个病房去串連、煽动，一会，病号和工作人員就把我的房間圍滿了。他們在外面高喊打倒鄒順駒，絞死鄒順駒的口号。这时医院里有一位我从小的同学，他是休委会主任，平时在休養員中威信較高，經他工作之后，才免了一坊毒打。晚上，医院听說軍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他連打三次電話問师部，师部回电承认。于是大批工作人員便杀向軍区，要揪出王力和謝富治，湖北軍区后勤政委于××夜十二点帶領三个人到三七〇医院傳達軍区的四点指示，遭到全医院工作人員的圍攻和毒打。許多人叫嚷：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这时許多人指着我说：先把这个老家伙收拾了再和他算帳，还有一些人圍上来要打我，我迅速退出会场乘混乱之机越墙逃了出来，逃至汉阳被百万雄师抓住，把我送到三連（駐汉阳大桥部队）次日晨放我，我逃至函院，由函院介紹我到武汉測繪学院。如今天亮了，武汉重新从陈大麻子的手中解放了，雞毛飞上了天，公鷄下了蛋，工总翻了案，陈大麻子完了蛋，百匪解了散。但是革命的担子还很重，革命的路程还很远。我决心更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步步紧跟毛主席，做一名毛主席的好战士。

絞死陈大麻子之流！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四）軍区“支左”办公室×××在軍区某次揭发反革命

##### 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及其一小撮的大会上发言

从元月底介入文化大革命到七月二十一日，在将近半年時間內，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然地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軍委、反对中央文革，瘋狂鎮压革命群众运动，大体上經過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二·一八声明到三·二一通告。在这个阶段，罪恶的活动主要是这几个：一个就是批判二·一八声明，一个就是大批逮捕人，一个就是解散“工人总部”，再一个就是镇压钢二司。我们认为这一段是他们直接疯狂地镇压群众运动的一个阶段，直接出面。

第二个阶段：从四月十日声讨刘邓大会（这个会没有开好，没开成，三新、二司退出了。）到五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关于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这个阶段里出现了几个问题：一个是革命小将到“支左”指挥部去闹革命，一个是“新一中”的经食，一个是要求汉阳分局释放革命闯将夏邦银，一个是四月二十五日部队声讨刘邓游行，一个是四·二九斗争王任重大会。这一段我们认为，他们在表面上也假装积极，说了几句好话，实际上是一种软顶死拖的态度，来极力对抗革命群众运动。

第三阶段：从五月二十一日这几个问题发作以后到七月二十号，在这个阶段，一个就是发表了给张维荣的一封信，一个就是五·二一的一个文件和六月四日的公告，这两个文件是个大毒草。在这一个阶段里“百万雄师”得到了一个恶性的膨胀的发展。在这个阶段发生了六·一七近万人的大武斗及六·二四“百万雄师”对革命造反派四个点的大围剿，一种带歼灭性的围剿，一直到七·二〇事件。我们认为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及其一小撮实行的一次新反扑，是利用“百万雄师”对于革命造反派实行大摧残、大镇压的一个阶段，下面我们控诉揭发他几个问题。

一个是陈再道之流这一小撮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的黑炮手，下面主要揭发几个事实。

1、今年二月分毛主席指示，要河南的何运洪组织河南日报社内两派力量，派代表到北京来汇报谈判，当时陈再道，钟汉华都在北京开会，他们都知道主席这个指示，而何运洪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结果使河南日报社里头这一派把另一派搞垮了，汇报没有去成。事先陈再道、钟汉华既不认真地督促检查，事后又不严肃地批评追查责任，这实际上是他们支持何运洪抗拒毛主席的指示。

第二、今年四月分，毛主席亲自批示要陈再道、钟汉华和刘建勋同志把河南原省委的领导班子研究一下。这是毛主席亲笔批的批件，他们抄来了。还要他们把湖北省委原领导班子研究一下，这是最高指示，这是毛主席亲自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并没有贯彻执行，他们胆大包天。听说他们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只是在郑州机坊同何运洪谈了一下，当时我们不在，只是听说在郑州机坊谈了一下，到底怎么谈的，我们不清楚。而湖北省委的问题，他们回来以后，只听过湖北一次汇报，和湖北省委干部在一起做过一次研究，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提出一个关于湖北省委领导班子的正式意见报告给党中央，报告给毛主席。同志们，陈再道、钟汉华对毛主席的指示竟采取这种态度，这说明他们是多么地胆大包天，真是疯狂之极。同时，他们还不止一次地散布一些坏话，他们说：“河南问题我们没有管，是中央直接抓的。”他们想以此来摆脱他们的领导责任，这是一种恶毒的行为。河南归我们领导，你想摆脱责任是摆脱不掉的。何运洪为什么敢这样大胆，为什么敢这样坚持？这和陈再道、钟汉华对他的放纵支持是分不开的。

第三、二月分和四月分两次到北京开会八十天，每次回来都没有认真地详细地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二月分回来，他们只是开会只搞了七条八条。四月分回来

只是讲了会议只是讨论通过了十条，并没有把主席、中央首长在会议上对他们的教导原原本本详细地向家里传达，不但如此，他们还散布了一些丑化文化大革命的反党言论。比如二月分他们回来讲：“××军区搞的怎么乱，××怎么被打等等。”又比如四月分回来他们讲“我们参加了解决内蒙、福建问题的会议。”他把参加这个会议受教育委员是在那里陪审，陪着受审进行诬蔑。

第四、四月十九日，钟汉华传来了所谓中央首长的四条指示，原来同志们不是听说江青同志的四条指示吗？（工总问题，红卫兵问题和武汉抓人问题）这是他们有意地歪曲总理的指示，有意的破坏江青同志的威信的罪恶行为。据当时在坊的杨成荣讲（杨讲给总理汇报有这回事杨成荣参加了），江青同志在这次接见他们的时候，根本没有讲话，而总理的讲话也不是他们讲的那个意思，比如工人总部问题，总理说：“解散工总是在十条命令之前，那个时候还没有明文规定要经中央批准。”他们检查讲什么，我们没有等中央批准就解散了，总理是就这个批准手续讲的，并没有说工人总部这个问题本身你们搞对了，你们没有错误。不是指的这个问题的，是指的批准手续。关于“红卫兵”的问题，也是讲的四·一八号的游行，因为他们汇报了四·一八号“红卫兵”游行喊的口号，打倒刘邓陶王，什么不散，要革命，就是要革命。就这个口号，就这个游行来讲，他们的方向是对的，是这样讲的，并不是对“红卫兵”这个组织的整个组织的结论。他们就是有意地破坏中央首长的威信，歪曲中央首长的指示。这是他们利用中央首长的威信来压左派，来保自己的罪恶勾当。第三天中央文革发现了这个问题，派肖主任到他们的住地，没收了他们的记录稿，要他们做检讨，在这个时候，钟汉华还责怪家里人，埋怨家里想推脱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志都是受蒙蔽的，说是中央首长讲了，工总问题没错误等等，都是他们搞的鬼，本来中央、中央文革对他们是很照顾，那天晚上交待张春桥同志戚本禹同志第三天接见武汉的造反派，给他们做工作，因为第二天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没有时间，确定第三天，结果发生这个事以后就不理了，你这个完全错误的嘛，这样以歪曲中央首长的手段来压人嘛；（口号打倒刘邓陶王，坚决揪出一小撮）第五、六月十号左右，这个时间我记不太清楚了，陈伯达同志看了“百万雄师”六月八日发出来的一个紧急动员令，陈伯达同志在这个紧急动员令上亲自批着，原文这样讲的：陈再道同志要设法制止重新武斗。这是电话传来的。陈伯达同志我们都知道了是我们党的理论权威啦！主席的好学生啦，直接管这个事情啦！陈再道对陈伯达同志这个指示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头，当时向他提出来，应该提交常委讨论，他根本不理采，钟、叶也知道，不坚持原则（打倒陈再道、钟汉华、叶明。）更没有采取措施，不但如此，陈再道还不满意，反对陈伯达同志，说这个意思不是原话，你呀，你在北京还不是制止了武斗。我们看一看，他对陈伯达同志的攻击是多么的恶毒，公开的来抗拒伯达同志的指示。第六，韩东山曾经在数次会议上讲，为什么把江青同志抬的这么高，登报，拍电影，都放在重要的地位上，表示非常不满。我们认为江青同志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奇功，韩东山这种言论是对江青同志的攻击（打倒韩东山，陈再道有罪，罪该万死）这样带严肃的政治性的大问题，陈再道之流并没有严格的批评制止，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从这里边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央文革是什么态度。第七，今年七月十六日是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革命群众和部队

都要組織渡江活動，這本來是一個大好事，而劉漢華等不從政治原則考慮問題，而是性武鬥，性武鬥的性質是忙個人負責，竟向中央報告，把革命群眾要渡江的建議取消，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上的大錯誤。

第二個大問題，陳再道之流是瘋狂的鎮壓群眾運動扼殺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的亂子手。一、批判2·8聲明是完全錯誤的，從政治上壓制了革命造反派，為解散工人總部做了輿論工作，同志們想一想，一月的革命形勢是很好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派開始在政治上、組織上占了優勢，工人和學生運動是有了蓬勃的發展。保守勢力是土崩瓦解，當時同志們想一想，職工聯合會是被打垮了的，大專兵是被打垮了的，工總、鋼二司、三新，當時在武漢市是占了優勢，1·26奪權雖然沒有成功，但他大方向是正確的。“2·8聲明”的大方向是支持奪權的，正象王力同志這次到武漢來所指示的講的。“2·8聲明”是一個有缺點錯誤的革命的宣言書，裡面有點沙子，但他的大方向是對的，只是裡面有些提法什麼托派、哈八狗，這個反映了一個不健康的思潮，本質上是革命的宣言書，而陳再道之流竟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無限上綱、當成敵我矛盾發表了2·18的嚴正聲明，我們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後第一步就走錯了，以後就導制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第二、根據公安部門保守組織提供的材料或獨立師中別有用心的人所圈定的名單，經陳再道之流批准，進行了大逮捕，一夜間就抓了440多人，他們連一分名單，一分材料都沒有審查，也沒有責成支左指揮部的人來審查這個名單，對革命鬪將下此毒手，用心是何其毒也。朱洪霞等29人一直到總理、謝付總理、王力同志來到之後，當面指示他們之後，7·19號才放出來。同志們，這些革命鬪將的風格確實是很高的，在19號放人的時候人家並沒有埋怨他們，表現了工人階級的高貴品質。第三，他們對鋼二司恨的要命。妄想把他們打成反革命，2、3月間，這個時間記不清楚了，陳鍾找過楊道遠談話，（鋼二司的總負責人）帶着威脅的口吻說：你不要走，你如果走了的話問題就說不清楚了，問題的性質就變了。這是對人家的威脅，陳再道更露骨的數次講工總干的壞事你們干了，工總沒有干的壞事你們也干了，以此來認蔑鋼二司。三月份，三司就是你說的康老三，搞了二司的所謂“罪行展覽”，在水利學院他們雖然沒有明確的表示支持實際上是欣賞的，丑化二司，陳再道一次也沒有同鋼二司的同學見過面，他對二司的同學是怕的要死，恨的要命，叶明還同意把××分區的司令員×××來做二司的負責人之一×××的瓦解工作，（打倒叶明）。第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不斷反復的叫嚷，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錯了，孟夫唐、王任重背後操縱，矛盾的性質轉化了，他誣蔑三新二司已經變成了孟夫唐、王任重的御用工具，並把三鋼、三新、三司革聯的對他的革命行動，惡意的顛倒為反革命逆流，對此，我們提了不少意見。但他們壓我們，說我們右傾，我們說，這個東西在理論上站不住腳。但是他頑固的堅持，為鎮壓革命群眾，進行新反扑，在政治輿論上做工作，十九號“沖”了軍區以後，五月二十號他們堅持在社會上公開點三新二司的名，後經一些同志的爭執，拿出一個五·一二關於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幾個問題，就是這樣仍然是攻擊革命造反派是把矛頭對準革命群眾的錯誤的文告。

還發表了攻擊三鋼、三新、三司革聯的六·四公告。當時他是和有些人主張要點名的，結果經過爭論了半晚上才得出這麼個結論來，就是這樣也是錯誤的，這個文件也是

錯誤的。六月初陳再道之流玩弄的這個大陰謀，是假檢討真反扑，是對“百萬雄師”搞大規模武鬥的鼓勵，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大毒草。

第五、從對待武鬥的態度上來看陳再道之流鎮壓革命運動的反動本質。他們不是把武鬥的責任記在自己的帳上。因為引起組織對立，引起雙方爭執，一直發展到武鬥是他們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結果，因為爭論工總能不能翻案，爭論軍區支保支左，根子原因，就在這裡，他們卻把這個帳硬往造反派身上栽贓，陳再道他們說：“三、四、五月分武鬥是三新二司挑起的”。對制止武鬥他不積極，不是站在左派一邊給予保護，表面是應付，一到武鬥就派部隊到那裡去幫助說服造反派，實際上是助長保守勢力打造反派的。六月十七日派了十六個連去六渡橋去，一方面使我們的很多幹部、戰士挨了打；另一方面也使造反派受了很大的損失，並沒有起到保護左派的作用，在這個問題上孔慶德是有嚴重錯誤的。他對這個問題就講，打吧，叫你們打，以後再打部隊少派人去，打厲害了就叫宣傳車在一邊廣播廣播算了，打夠了就不打了（呼口號打倒三反分子孔慶德），從這裡看出，他們那裡有點階級感情和革命的同情心。鍾漢華在接見市委群眾組織代表時也說過，意思是：有些組織老問我們，我們還不得按中央指示說，你們看，你們認為該怎麼辦就怎麼辦，這實際上也是鼓勵那些保守組織搞武鬥。（打倒陳再道，打倒鍾漢華，打倒孔慶德），六月二十四日漢陽軋鋼廠武鬥，打了一天多，當支左指揮部和我們辦公室問這個獨立師師長的時候，他們根本不了解武鬥的現場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為他們是想假借“百萬雄師”之手，制革命造反派于死地而後快。據我們看到的在每次武鬥之後，我們感到孔慶德和姚喆聽到“百萬雄師”勝利的消息是喜在心里笑在面上。

第六、他們對群眾怕的要命，根本不到群眾里面去，他們沒有一次到廣大群眾里面去見過面，我們看看謝付總理，看看王力同志他們的姿態，每天聽軍區匯報到11、12點，飯吃了，馬上就到群眾組織里去，一直到天明才回來。我們這些老哥們就沒有一個敢到群眾里面去的，五月份第一次接見新華工，因為陳沒有出面人家不干，鍾當時一進門就講，你們打了我們的戰士，人家批評他，你是不是控訴我們，這個見面沒有談成。第二次經過再三說服陳再道勉強出了面，跟新華工講了，在這個會議上他不是當小學生，不是檢討自己的錯誤，而是熊人家，講完了話就要走。人家說不行，你得听听我們的意見，也是經過了再三說服，勉強答應，下午再听一個小時，在這樣繁忙的時期，軍區其他領導同志却都一直住在辦公室，從形勢上看，在日以繼夜的工作，而陳再道他和往常一樣，半天工作，半天休息，簡直不象話。秘書肚子氣得鼓鼓的，秘書跟他有鬥爭，但是受壓抑，有一次為了爭論問題，就是關於武漢形勢性質的看法問題，有的人不同意他這個意見，他達不到完全壓服別人的目的。他公開想用不干了，公開表示支左你鍾漢華，葉明負責，我管支工支農，而且借口感冒（可能發了點燒），十天不上班。後來鍾漢華、葉明到他住地看了一下，第二次到了指揮部，第三次才到辦公室。這個不敢見群眾的，還有一個四月十日洪山賓館事件，本來人家是十五個人來找孔慶德的，你到群眾中見一面很好嗎？就是見到最後將近一萬人來圍，沒辦法才跟大家見了面，見了面並不可怕嗎，怕群眾怕到這樣程度。黃石市來造韓東山的反，因為他講話講的很錯誤，韓也是不敢見面，怕的要死，他口頭上講我不怕，實際上怕群眾把他抓到黃石市。概括來看對造反派組織實際上就是採取了分化，對新華工、新湖大是分化的。他們一聽說“云水



怒”，一听说“向何方”分化出来了，就说好的很。他们就是采取的分化、解散、歪垮，对工总是解散，对“九·一三”吃掉，对工人造反司令部叫“百万雄师”一个“歼灭战”就打垮了，对三司革联是不承认。实际上是这么个11个字的方针，结果就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压下去了，使革命力量遭到很大的摧残，犯了不可饶恕滔天罪行，（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

第三个大问题：陈再道之流是支持保守势力发展“百万雄师”的总后台。

三月份他不顾南下同学和武汉造反派的反对，蛮不讲理的压制不同意见的同志，擅自决定恢复了“大专院校红卫兵”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是南下同学和武汉造反派的功劳。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和×××，陈再道拍桌子打板凳，×××硬把大专院校红卫兵恢复了，他公开的讲，“错了我负责”。我们有些同志当时在场。

第二、红武兵开始是由专职人武干部组织的。是人武干部和民兵搞起来的。早应该下决心做他们的教育，分化工作，但是他们迁就市人武的意见，听之任之。一度孔庆德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比较明确，但是他们不坚持原则，后来这个“红武兵”就发展为“百万雄师”中的一个骨干力量。

第三、对“百万雄师”的态度，同志们可能不知道，在汉阳有一个什么人的讲话，那个在社会上流传很广。这个讲话原来我们不知道，这个讲话就是百万雄师形成的理论基础和组织纲领。陈再道对这个讲话很欣赏，他叫“支左指挥部”印了一千份，在这里头当时宣传组的同志是有抵制的。××、×××以后，××同志也主张不发这个东西，我们打了电话。××的秘书也打电话不要发，据说是没有往外散发、但实际上也是同意这个文件，欣赏这个文件的。同志们何如现在找到这个文件可以看一看，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发表，但是我们的5·21及6·4公告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的分析为“百万雄师”的恶性发展提供了政治思想武器。我们一个分析提到王任重、孟夫唐在操纵，在搞反革命逆流嘛，在一次会议上人武部的负责人颠倒是非，他说什么，“百万雄师”是左派，三司是中间派，三新二司是右派。对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他们不严肃的批评和纠正，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百万雄师”是革命组织。根据我们知道叶明和“百万雄师”谈话当中，我们认为叶明的谈话是有严重错误的，大意是这样子，他说：“你们在这个时候搞，三新二司正在闹分化，不是个时机”。这实际上是给他们出谋献策。另外，“百万雄师”找支左指挥部要钱办报纸。他们要钱，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为了要钱，他们有的是钱，他们意思是要你承认他。据我们知道，他们在七月十二日就正式决定发给他们办报经费。这就进一步表明了军区是承认他们的，你既然批了办报纸经费嘛就等于承认他嘛。发现“百万雄师”集中力量搞武斗，当时有的同志要主张采取硬的态度，要“百万雄师”撤离据点。他们对这样的意见还压制，迁就“百万雄师”，在这个问题×××的意见是对的，叶明批评×××是错误的，陈再道还召集驻汉各大单位负责同志为“百万雄师”定调子，他口头上讲：你们敞思想，对这个组织有什么看法。实际上是讲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百万雄师”是个革命群众组织。这样的定调子，还不是划框框，这些话是在6·17大武斗以后讲的，在这种形势下，还讲这个东西，“百万雄师”在汉阳有势力搞了一个所谓大联合，实际上是把左派吃掉了。他对这个所谓“经验”是欣赏的，叶明给总理汇报时候曾经提干部情况说到，这个经验当时受到周

总理的严厉批评。

7·20事件是个反革命暴乱事件，在这个事件中8210部队的一些人，公、检、法中的一些人是打先锋的，王××同志在场，开始是“百万雄师”的人起来，以后，谢付总理还把他搞到草坪上讲话，只是部队这些人，公、检、法的这些人去了，枪上刺刀冲上去，搞乱了。没有他们，这些人不敢这样大胆妄为，当然这个事件“百万雄师”是主力，但没他这个独立师也不行。在这个事件中陈再道、钟汉华表现怎么样呢？一个就是十九日的晚上，已经发现“百万雄师”的人到了军区，有的到了招待所驻地，他们没有主动的出面作工作，当事件发生以后，陈再道确实也被推打了，这个是事实，当时为什么被打，据王××讲，打了陈再道几下以后，说打错了，这是我们陈司令。从这里看到他们的关系，接着王力同志被绑架了。开始××同志先去的，以后我们到现坊去看了一下，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已经上车了，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对此北航红旗的几个人也曾经劝说，虽然挨了几下打，但是没有尽到责任了。可是当时陈再道却在那个客室躺着不动，钟汉华在一个小房里躲着不动。毛主席、中央派来的代表在我们这里遭到殴打、绑架，他们在那里无动于衷，他不是挺身而出，来保卫谢付总理，保卫王力同志，而是躲在那里不出来。王力同志被绑架后，钟是在总理指示以后才来的，来到以后没原则，没风格，向人家磕头下跪求饶。“百万雄师”的人讲：“你简直不象话”。“百万雄师”都看不起他，后来是杨总长叫陈再道来的，他才勉强来的，这时王力已经转走，他并没有积极的设法来营救。后来在大街上喊出了“打倒谢付总理，王力”以及“向陈再道学习”这个反动口号。他不批驳，他心安理得。（会上喊口号：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打倒叶明，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付主席，毛主席万岁。）当天下午我也在招待所，曾经到总理，谢付总理那里去，谢付总理当着陈的面说：街上喊打倒我的口号，喊你陈再道万岁。他当时没有一点表示。第二次，大概是二十号晚上“百万雄师”又围攻招待所一次，在这次围攻的时候，陈再道打了一个电话，一小时后“百万雄师”就撤退了。从以上的事实，可以清楚的说明他们同“百万雄师”的关系。在这里我补充揭发在家里几个领导同志的态度，当天晚上我记得××同志是在那个驻地的附近，我们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我们接到情况以后，就立即往家里打电话，家里叶明、孔庆德也没有积极采取措施，第二天，他们推脱说：“我们到四号楼去了，进不去。”那时候拼命你也得往四号楼里进哪，不能借口进不去来推脱自己的责任。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军区大院。同志们，我们从中午回来，他们就解释什么，“唉呀！我们进不去呀”等等。别人为什么能进的去。拒警能进得去？

第四，陈再道之流对错误是什么态度呢？第一，十条命令下达以后，他们从北京回来根本没有一个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在北京被张春桥点了名的韩东山，他在黄石市的讲话是诬蔑革命造反派，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那话难听的很，（呼口号打倒韩东山）什么“造反，造到老子头上来了”，什么“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来一百架机关枪扫哇！”不但如此，他们对造反派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说要冷一冷，这实际上是压造反派的。第二，毛主席对内蒙、四川、西安、湖南、广州、山东都有些批示，都有些非常英明十分重要的指示，说你不要扭扭捏捏，早检讨比晚检讨好，要高姿态，同志们如果说我们四月份要检讨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他们就根本没有好好学习，接受教训，他

們還說劉賢權的文章不符合我們的情況，繼續堅持錯誤。第三，剛才講了“六四公告”是個假檢討真反扑。第四，聽說不久中央要找武漢去匯報，組織人馬收集整理材料，不是檢討自己，是準備向中央匯報的時候進行鬼辯。但是我們一些同志曾經向他建議過：你不要準備別的，一個就是對這幾個組織的看法，一個就是準備檢查。他根本不聽。第五、二七公社平反後，幾次提出了工總的問題，不採納意見，批評別人右傾，喬××同志在辦公室是有意見的，陳再道就公開的整他，說他右傾，這是有意的繼續未反中央。第六、向總理匯報以前，鍾漢華就到陳再道那裏問他，我們怎麼匯報？誰講？陳再道說：“你去講。”並且表示，還要堅決，不能動搖。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要繼續堅持錯誤，頑抗。在匯報當中，總理謝付總理王力同志諄諄善誘耐心教育，你只要有一點好的表現就表揚你，人家反復的講，解決武漢的問題要聽你們的意見，反復講主席有指示，錯大錯小檢討就行了。

可是當總理講到工人總部的奪權和搞經濟主義的時候，陳再道很囂張的講：你們調查嘛！原來我們有些同志不了解這些情況，說謝付總理，王力來了三天就決定武漢問題是不是太草率了。同志們，不是那樣子，這一年多來他們情況了解的比我們在武漢的所謂“首長”情況清楚的多。匯報什麼問題人家拿出來，人家說的清清楚楚。我們有些首長說某某人被打了，怎麼怎麼樣。總理問你到現場了沒有，叫什麼名字，根本答不上來，當官做老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比如“百萬雄師”調人，調人有個調令，這個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我們匯報的人都說，我們檢到了調令，當時也沒有講出什麼來，以後總理拿出來了，總理說：是這個調令吧。人家清楚的很。第八、第一天匯報以後，大局已經看的很清楚了，人家一來就講武漢的問題關鍵就是“百萬雄師”和“工人總部”，實際上就是“工人總部”的問題，你批判“2·8聲明”也好，抓人也好，其它問題也好，歸根結底都是工人總部問題，這個情況看的很清楚，其他匯報：打了多少人，戰士挨打了多少人，人家也清楚，形勢已經看的很清楚了，這時候陳再道還叫繼續給人家送材料，把孟夫唐的材料，工廠調查一百多個單位的材料急劇的向中央施加壓力。實行反扑。第九、關於檢討，本來這個檢討應該由陳再道和常委觸及靈魂痛心的檢查一下，實際上他們是個假檢討，檢討中間兩面三刀。當他們匯報完了，總理、謝付總理、王力給他指示以後，他們講要趕快寫個檢討，當時××同志、××同志都參加了，陳當時只講了三句話，一要上網，二要快，三要短。而且還說都犯了路綫錯誤，檢討就檢討，從這裡可以看他什麼態度，根本沒有觸及靈魂。草稿搞出來以後我們提意叫常委坐下來討論一下。這個我們有的同志在座大家都說你們就按總理王力同志的指示修改一下就可以了。我們写出了以後，謝付總理和王力連夜審查，連夜修改。（因為是個底稿總理要的，給毛主席看）現在已經送到北京去了。如果可以拿出來看一看，中央是很寬大的，說這個文件可以，馬上印。就是那天二點半審查好退給我們的，我們馬上就準備打印。那時印刷廠也找不到，完全是“百萬雄師”的天下，以後沒辦法人家找新華工，等到×××同志去了以後，已經把交通封鎖住了，去不成了，結果這個文件沒有印成。

現再補充兩個事情，一個就是在北京開會張春橋曾經問過鍾漢華。工人總部這個問題到底是什麼問題，是個什麼性質，他迴避回答這個問題。另外就是肖主任和主任的秘書曾經問過，中央文革的快報上登過工人總部是左派組織。他們誰知道這個消息，但一

直頑固的堅持。這段支左當中牽連的問題很多。實質的問題就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如果這個問題及早糾正不會有現在的惡果。從他的態度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反黨反中央的丑惡的本質。

同志們，我們的毛主席林副主席，我們的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對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是很關心的親自派謝付總理、王力、余立金同志來解決問題。實際上總理來了兩次，都是總理親自聽匯報。做指示，定了調子以後他走的。第二次是為了救王力親自又坐飛機來的。他們竟這樣抗拒，這使人多麼的痛恨。同志們，我們現在正在繼續揭發，他們在支左工作的罪惡，我們一定要堅決的揭深揭透。一定的要把他們鬥倒、鬥垮、一定要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使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呼口號：打倒陳、鍾、叶、韓、孔，揪出一小撮！）

開始我講了，我個人有嚴重的錯誤，我決心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從新站隊，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林副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中央軍委，保衛中央文革。

## 十、陳再道鍾漢華反革命言論匯編

### （一）陳再道在湖北省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紀要

#### 一、常委擴大會（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

出席：張體學、許道琦、王樹成、宋侃夫、楊銳、姜一、陳再道、張旺午、王海山、閻鈞、趙修、張華、李衍授、史子榮、肖慧納、陳扶生。

陳再道：我們不要提左派、右派，就是有少數的壞人，那是另外的問題，省委領導運動，總的方面是好的，是經得起考驗的，運動是正常的，也取得了勝利，有些整風，我們還是支持住了。他們講高姿態，軟辦法，難對付，這有道理，我們不能採取硬辦法，只有說理的方法。我是很樂觀的，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問題在於左派多，主要是省委幾年來的工作，省委本身沒有大問題，總是緊跟着中央在走，主席旗子總是在舉，到底舉得高不高？有時舉得高，有時不高，省委有沒有大的問題，再分析，左派這樣多？到底是盲目性還是自覺性，學校抓毛著的學習教育是有些作用的，學生從正確方面認識省委，應該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也有，知道就改了嘛！而且改得快嘛！沒有抵觸思想，也在搞鬥爭，已搞出二個人出來了，也可能有個把人沒有搞出來，再搞嘛，左派受了主席思想教育，從各方面擁護省委，不能打倒的。是好人，我支持，同時也要一分為二，也有一點缺點，有的是認識問題，方法要注意。現在看還鬧得不利害。敵人還沒有出來，他們是唯恐天下不亂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可以搞出來，有的罷官，有的下面罷了，上面不罷，群眾要罷他就必須罷，幹部暫時先受一點委曲，先罷下來，以後再按上去。我們領導要做工作，小孩子一起來，他不考慮策略的，缺點是有的，但要肯定成績，而且要分清缺點是什麼性質的。……

右派点火不怕，還要防止左派点火，喊張體學萬歲是点火，要把他們引到正確的方面去，要保護他們的積極性，還要講究策略，領導度量要大點，不要一看到別人一出來

活动，就馬上制止，訃們說完了，我們再說。他說得有道理就加以鼓励，不对的就討論，他們也有斗争的，不是一致的，一天天地在变化，省委不要糾纏在赵桂林身上，不要当成了不起的事情，各学校自己要搞好，把外边的压力看成是次要的，现在的形势好象学生斗学生，他們脱离群众，在策略方面要注意一下，省委到学校活动，登报太多了，要注意一下。

## 二、常委扩大会议（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

（当张体学等人贊揚了王任重的信以后，陈再道講話）

陈再道：任重同志講的五点我都同意，除了这五点以外，那时候的中央领导对我们有没有影响，这只是客观原因，右傾、左傾以及派工作组問題，都是受中央影响，对广大的群众干部当然不能講，但是，作为常委、省委一級的組織应该向中央說几句。

陈再道：沒有发动工人出来，这是最大的成績，但是我認為省委前一段的活动太多了，講話不太注意，給学生抓了好多辯子。从前段出去活动多的情况看来，我認為省委还是有一点怕，为什么那么紧张呢？

## 三、常委会議（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

出席者：許道琦、楊銳、张旺午、韓东山、赵修、张华、雷行

韓东山：（当許道琦傳達王树成在北京來電話，要省委檢查，檢查好坏是个关键后）就是檢討得好，沒有一点意見了是不可能的。

韓东山：赵修同志講的我贊成，有成績我有一分，有缺点我有一分。好好总结經驗教訓，着重总结十一中全会以后这一段，特别是十六条下来以后，是不是对党的政策不敢大胆地說，十六条是主席亲自起草的，宋侃夫給我打了三次電話，說小孩鬧的不好，要我做工作，再三地堵口，不要說是他講的，这些問題的產生，一是湖北省工作过去在全国搞得还差不多，另外有些右傾，还是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多数派的工作做得不够，特別十六条以后犯了錯誤不应该，为什么产生出来的呢，有些驕气，听好的，不听坏的，我那天說那有流眼泪的，只有流血的，拿两个苹果去慰問也許是好的心，也許是討好的，当时体学就不同意，……

……紅卫兵成立大会，大家都去了，报上登的就是体学一个名字，这样做法我們有意見，这次文化大革命，大家支持这个革命嘛……

这两次檢查主要是两个問題，不檢查，說不服的，成績要肯定，缺点要搞具体，从思想上去挖这个問題……。

## 四、常委会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談革命造反派占領湖北日报社的問題）

陈再道：先要拉他們談，他們要改組湖北日报，也可以研究，把材料搞了再研究，把他們拖住不要占湖北日报。昨天是两个問題，一个是車站压伤了人。

陈再道：鬧得不能出报纸，这个风不好，其他問題可以談判嘛！对这个事态要看到，要看到前一步，如果真正談不好，他一定坚持要改，也可以答复。（这一步看不行，再看一步，赶快把多数派的工作抓紧。）

“打伤的同志好好治疗慰問他，劝多数派下去，和少数派談判。”

“现在是退兵政策，首先退多数，然后退少数，和少数派談判不能出报纸怎么办，

“报刊困难是有，停职反省过了，以后还是工作，停职不要紧。”

五、常委会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

一，討論報告（第二次檢查）二，市委的問題，三，湖北日報問題。

陈再道：省市要合作，另外要分析当前情况，少数派调子就是这样高了，报社封了，二次檢討，不会来得太多了，少数派可是說了多数派也好，只要不制造矛盾，可是放过去了。有些規定，不要制造新的矛盾，工人有工人的作法，转业軍人成立也不要承認，不管怎么样逼，坐着不做声，希望省委要注意，他也是向錯誤路綫作斗争，我們鼓勵他們，另外工人有发展趨勢，工人也相当复杂，还没有紅卫兵好搞，要有思想准备。

六、常大（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討論湖北日報問題

陈再道：通告发了，能不能退兵（张体学：不会退的，責任在省委了）八号我們担了担子，再給他担个大担子，任重的問題严重，报社和任重是一个价錢。罢官罢一个停一个說不下来，而且可能二十級还要抓，不撤，我也不談判，我就是不能談。（体学：那不好，还要給他梯子）但給了这个梯子，那个梯子又来了。

“叫他退出来，我們整頓也可以，你发了通告，还会被动”。

“我們傳梯子下去，他們退出来，不要占大楼，社报社自己整頓再罢官，

七、常委扩大會， 1966年12月20日

陈再道：“对省委逼也是一个教育，两次檢查比較滿意，他們正在搞材料，任重确实有錯誤，他們搞他，而且是最大的一个，湖北省委的头，现在又到中南局嘛，现在不是对付少数派的問題，现在問題是工厂的工人（陈再道鎮压工人运动是老早就打定主意了），事态在发展，要注意，不能麻痹。

八、陈再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武装部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全市动员大会上的講話。

“今年元月以来，駐武汉全体指战員，热烈响应我們最高統帥毛主席的偉大号召，坚决支持真正的左派革命群众，坚定的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同他們一起战斗。粉碎了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勾結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轉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綫的領导干部，一股反革命逆流。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现大联合，右派組織正在土崩瓦解，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正在被夺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按：陈再道在为自己定调子》”

迅速的建立革命的“三結合”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綫指揮部，把广大革命群众积极性組織起来……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綫指揮部，必須經過充分酝酿由各級革命群众組織的負責人，革命領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駐軍代表参加。”（按：陈再道在这个幌子下，把原班人馬拉入三結合，实則是三湊合，）

实现这种革命組織形式的大联合，当前还有许多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我們头脑中的私心杂念。

九、一张被紅武兵头头丢入紙簍里的絕密材料摘录如下：

1、陈再道同志說现在形势要我們先抓一下生产，在抓革命促生产做出了成績，才能得到中央的支持，才能吸收群众。

2、对于工总，我們写文章和做报告都要注意。陈司令員說文章不明显提他是反革命組織，但是在群众中要想尽一切办法启发群众說他是反革命組織，这样先作輿論准备，让群众先說話，我們最后把他打成反革命，才能有群众基础，在广大战斗队员中。群众中只提一小撮，实际上我們不可能是这样，而应该统统让他们靠边站，剥夺他们的权利，如果他们提出相反意見，就說他們二八声明未肃清。

3、对于王××，张××因目前社会压力大，因此我們暂时不提他們是什么性質，免阻力。

4、对于二司，因为他們都是青年学生，中央又一再支持革命小将，因此我們对他們要慎重些，对二司，我們可以采取通过大专兵去搞，支持他們就行了，我們尽可能不要出面，又要我們注意策略，压倒二司是不成問題的。

5、是矛头对准解放軍是我們負責任，不怪你們，（摘陈××的電話指示）

6、……你們革命革个卵子的命，老子革命几十年，还要老子坐噴气式飞机，还给老子戴高帽子，並抓到北京去了，当时徐向前叫放还不放，我日他的娘，这次坏人用繩子捆，枪杆押着走，这才是真的坐飞机呢！现在抓这些还不够，还要大抓，抓时不要逮捕书都可以。

7、你們的同志可能犯了一些錯誤，但不能为少数人所犯的錯誤，而影响了我們的关系。

8、新华工新湖大是革命組織，（沒有提二司，于是有人問二司怎样，）

答：二司是造反組織。

注：这是一位工人同志拾得的被紅武兵丢入紙簍的絕密材料。这位工人並給紅司（新华工）写了一条紙条：

新华工革命小将，上星期我去办公室，在紙簍里看見这样东西，拿給你們处理，我害怕，不敢写名字，那只告訴姓陈。 工人 4·10

##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三月一日“三级干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简记（摘要）

陈再道說：（大概內容在三月×日湖北日报上有，这里摘录报上沒登載的一部分）

这次會議开得很好，同志要把會議的精神帶回去，动員一切力量，想尽一切办法，夺取春耕生产的胜利。各地駐軍、各部門要繼續协同地方领导干部、生产干部，組織一个生产班子。我們省委也解放出了几个領導同志（姜一、张旺午：楊銳、夏世厚）。如果有困难上报省委，省里解决不了，上报中共，上报总理。犯了錯誤的要将功补过。为了搞好春耕生产，必須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許地、富、反、坏、右乱說乱动，搞民主也是为了专政。有的人你怕他，几个人就大喊大叫，說你鎮压革命，我們是鎮压反革命，絕不許他們乱說乱动，要坚决采取专政。說坏話，造謠不行，都要专政。这样才能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鍾汉华：这个会开了三天，取得了很大成績，中南局来了革命派的代表，地方的革命派、革命干部，犯了錯誤願意改正的同志都参加了我們的大会，这里有些同志沒有过关

的但不要紧，要在生产斗争中考验。我向到会的同志们表示敬意。这个会很重要，是一个紧急动员大会，也是组织落实措施的大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刻，党中央和毛主席责成各级军事机关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革命干部组成狠抓春耕生产的班子，要以战斗姿态抓好春耕生产，争取打一个比去年更大的胜仗。如果失去了春耕生产的时期，那么势必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势必妨碍对世界革命的支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所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要采取严肃态度，抓好春耕生产工作。现在有些打乱仗，困难是可以预料到的，但只要我们政治挂帅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一切、指导一切，发扬大寨精神，我们的春耕生产就一定会搞好。有些革命群众组织（指新华工等）怕支持没过关的干部，怕别的组织攻击议论，现在有些假革命派也说抓，但到关键时刻他们就出来阻拦。如果真正的革命派怕支错了，我们可以负全部责任，三司、新华工的同志们不要怕……。有些人有错误，但可以在这次抓革命促生产中将功补过，如姜一、张旺午同志（这时陈再道讲话：夏世厚同志过去农业抓的好，有问题可以在抓生产中改正错误）。我们也犯过错误，我和陈再道同志，但总的说来是好的。就算是三反分子也要宽大为怀，即使证明是反党分子，也没有对他进行处理。

打倒一切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如果自己有错误就要检查。打倒一切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是反马列主义的。打倒的只是一小撮，百分之一、二、三，有些同志奋斗几十年没看到，只看到他们在这次运动中执行了刘、邓路线。二司、新华工同学叫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我们不怕，你打吗，我们不倒就是了。我们相信群众，有些青年小将裹我们，我们不怨，更不能报复。我们自己都犯错误，怎么能要求革命小将不犯错误？有些是要斗倒、斗臭的，但方式不象话，例如《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登了斗张体学的照片，这是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很气愤的说），当然这是可以原谅的。地方同志要懂得受点委屈，受了点打击就垂头丧气，不好的应挺起腰杆和真正的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我们这些老同志也犯了很多错误。各级领导干部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起来抓好革命和生产……。现在关键时刻，是毛主席亲自抓的（这时拿出毛主席签发的电报稿给大家看）。现在有些美蒋特务、少将之类钻进革命阵营里来，排斥打击真正的革命派，专搞领导干部，专搞老干部，这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另外驻军还有四大任务：保国防、抓生产、支左、军训。现在美帝正在越南逐步升级，利用我们内部混乱来袭击，地方上的牛鬼蛇神也钻进群众组织中去挑动群众……。让他们暴露一下也有好处……我们军队内部也有，高级步校内部也有那么一小撮，他们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想把武汉军区搞垮，有人说我们搞白色恐怖，我们说是红色恐怖……我们这些干部（指到会干部）既被群众请来了，大家就要勇敢地站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报纸上原来是写“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现在只是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叫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就是在检查中一次不深刻，再检查一次、二次、三次、还是不深刻，不触及自己灵魂，这样就叫做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军队里也有些机关有些问题可以揭发批判……现在外面有叫喊：“打倒武汉军区！”“打倒湖北军区！”这些



人是否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呢，让群众来鉴定，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的老同志不要啃老本，在新的斗争中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教导我们要保持晚节，头脑中的私字要把他搞得一干二净。

现在要加强宣传，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宣传春耕生产大好形势，激发广大群众的生产干劲。要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问题有困难要马上提出来，省里不能解决的报中央解决。今后要大力宣传工作，大造声势、大抓革命、大抓生产、把生产搞好。最后我希望同志们以优异的成绩向毛主席汇报。

陈再道：现在我们省委不是也解放了几个领导同志吗？（夏世厚、姜一、张旺午、杨锐）我们认为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是强加在我们造反派头上的，也不符合“三结合”的真实意义，我们认为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不是三反分子）要他们来抓生产，在工作中将功补过，完全是可以的，但不等于他们已经解放了，在他们还没有被群众通过之前自觉亮了相，真心实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并且得到群众的通过，这时属团结性质，好的还属依靠性质，混淆了这一点，就有丧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危险。

### （三）三反分子陈再道接见省司负责人的讲话（记录大意）

时间：三月五日

地点：陈再道家里

三反分子陈再道讲话（大意）：

抓革命，促生产，是一件大事情，是周总理亲自布置的。

团结两个95%要抓住，对于干部要一分为二，张华等人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你们要注意，对干部不要太残酷了，太残酷也会脱离群众，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湖北省肯定要夺权，问题是谁来夺，你们要注意有人借群众运动搞阶级报复，搞资本主义复辟。（按：搞阶级报复，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正是陈再道）。

《二八声明》肯定错了，你们不要抱幻想，要发动群众，彻底批判（按：陈再道一出场就转移斗争大方向，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你们要告诉群众，不要以为解放军内有个别坏人就对解放军产生怀疑。（按：陈再道作贼心虚）。

### （四）省司召开各种会议上陈再道、钟汉华的讲话摘要（内部参考）

3月15日

钟汉华：主席讲要团结两个95%，三类干部表现好的也是好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要都打倒，有几人是要打倒的，张体学政治不挂帅，民主作风差，专横跋扈。王任重问题严重，但中央不能下结论，是否三反分子未定。真正的造反派，是要全

面地看干部，要保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精神，要注意团结两个95%，要打倒的是个人，造反派内部要加强思想工作，运动初期的方法要改进，先把本部门的搞好。

陈再道：总的看，省委、省人委运动时间不长，元月份才开始，要好好地搞，对干部要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来衡量，要看大的方面，要看是否跟党走，有的人跟党走，有时候走歪了路，走群众路线差，民主作风不够，要批判。执行反动路线的有的要打倒几个，不一定都打倒，如：刘真、张华、任爱生这些人还在灰溜溜的，主要是对“二八”声明的问题。凡是起来革命的干部都要欢迎，支持他们。犯错误改正的就是好事情，要看大方向，不要纠缠小节、男女作风问题。看是否三反分子不要仅仅看是执行了反动路线，要看表现，形势是发展的，文化革命有的人一触思想就好了，到“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的六个人，还要搞革命，斗、批、改也要搞好，革命的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夏世厚还可以拉出去斗，这里不是保险柜，生产办公室不只是光搞生产，还要抓革命。省委就是这样子，要夺权的就先可以夺，现在的问题是把工作搞好，山西经验很好，斗、批、改，特别是改，如何改变上层建筑战线也要考虑，有的要合并，有的要撤掉。

四月三日省司召开会议传达陈再道的讲话

陈再道问：你们斗了王任重没有，这人要搞一下，会要开大些，是否把厅局长开个会。江局长说，人太多了，是否分两层开，书记、秘书分开，上下揭，内外揭。二司与工人总部把他们关起来，实际上是保起来。王任重写了几个东西，还要通过军区转发到地县。光写成绩，成绩是如何取得的，说他为什么是三反分子，抓住成绩不放，对错误没有认识，未触及灵魂，把张体学与他关在一起，要张体学揭王任重，张说：“你像不像三反分子，我看不像”，另一首长插话说：可以让三司、新潮大联合起来一起搞。陈再道说：要准备材料，原来打下马是可以的，今后就不能这样了。

人委有人提出：有人有右倾，张体学搞来搞去还是二类干部，斗韩宁夫连口号都喊不起来，到九点人就走了很多。汇报后，陈再道说：站出来的干部要树立一定威信，否则，抓也抓不起来。工农业问题很大，武锅四月份要造八十个锅炉，现在才搞了两个。国务院还布置移民问题，抓省委抓不到就抓我们，国务院通知要办。原来韩宁夫，夏世厚不出去了，有的没有大错误是否出来抓工作，革命是要把问题弄清，一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可救药的人，二是混进潜入队伍的坏人，要打倒，其他犯错误的斗争一下，批判一下，批判斗争范围如何划，我看斗批差不多，一般说批判的方法好些。

省委、人委，开始几个同志搞起来的，有的，领导错误不大是否可吸收入兵团，把坏人最大限度孤立起来，我们要不断地扩大，不断地发展巩固，不是和稀泥。有的好干部出来抓工作，群众也了解，如把他放到一边，群众不了解，出来后就感到突然，你们抓毛著学习抓得及时你们的领导是否还在扫厕所，曾悼扫厕所是可以的。江政委说：都在改，各单位派了值班，要通过革命更好地观察干部，看他是否站在毛主席一边，是否和革命派站在一起，要把能团结的都团结起来，把坏分子孤立起来，最后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当然具体到各个单位也可以多几个，少几个，站出来的干部要信任他们，群众不了解就要解释。

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武装每个人的头脑，把干部重新排队，把错误澄清，使他们改正错误。教育改造干部，要丢掉过去不民主的作风，通过批判把革命

的积极性引到工作中去，把私字打倒，工作就会搞好。

革命的另一任务就是要把坏人揪出来，把党政财文大权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夺坏人的权，厅、局长要重新排队。

革命的目的是揪坏人，培养教育干部，把权夺到造反派手里，还要发现人材，在革命中把坏人搞出来，把好人提上来，当前是大革命，群众是好的，要发现涌现出来的人材，掌握毛泽东思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以后就要这些人出来工作，罢官也要罢一些，有些人工作能力很差，也可能调整，不要他们搞那么多工作，掌那么大的权，把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干劲大的、作风好的同志推出来工作。

革命队伍要纯洁，特别是领导更应该好些，有的人私心杂念重，这么大的运动，斗争，有少数个别人要注意，历史问题可能有个别人是严重的。老实说，这样的人不要他参加全面搞，按公安六条，要他老老实实劳动。所以你们这一工作是光荣的，你们要抓两头，抓中央指示，抓学习毛著，抓动态，抓活思想。

现在要调查研究，找事实，找根据，要定案，要他们翻不了案，所以我们的斗争艺术、策略、方法也要提高。看干部要看大节，看立场观点，看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界限是否清楚，对毛主席是否无限忠诚。

现在形势好的很。现在有个文件写好了，大专院校对“二八声明”认识不够，与刘邓路线分开来看，新湖大坚持不批判“二八”声明，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他有看法。大专兵保省委犯了错误不能怪他们，怪王任重、张体学。他说他是党的好儿子，这是用来迷惑人的，所以抓“南下一小撮”犯了错误。开始。他们没有把握，后来他们打出来，你们不要他们，他们就下厂下乡，现在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为什么不可以，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是要注意的，今后也要注意，有人把“三字兵”当作敌人是不对的，要允许别人改正错误，欢迎别人革命。现在有一小撮人造谣表演跳出来，华农有一幅画，画的是一手拿左派，一手拿右派，锋芒所向是清楚的。

生产下降了，怎么听外国人说，学生不搞军训、不管工农，还要出去，“二八”声明也不让批判。为什么要把串联取消，也是要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二司批判“二八”声明不下，说谁批判“二八”声明就没有好下场。有的说：为什么不耻去工厂，就是不耻去；在学校搞斗批改冷冷清清，学生就喜欢裹，打旗子，再搞就不行了，过去搞是必要的。

## （五）三月七号在洪山大礼堂召开的省直机关干部

### 大会上陈再道、钟汉华讲话摘录

陈再道：各位同志们，各位战友们，今天省直机关开个大会，很久没有看到大家了，首先向同志们问好，向同志们致敬（注：参加这次大会的什么机关干部都有）下面给大家提几个问题。

（1）（谈形势）……为了实现大联合，必须彻底批判“二·八声明”，把“二·八声明”的幕后策划者和泡制者揪出来。上面签名的组织，支持“二·八声明”的组织，

反对“严正声明”的組織，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組織，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組織，必須作公开檢查，……幕后策划者将功补过也是欢迎的。

(2) 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向党內資本主义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有些人，有些地方出现了不好的现象，打、砸、搶、封門游街等都是很坏的现象，运动初期对反动資本家封門抄家是可以理解的，以后有些地方用在处理非敌我矛盾的問題上，搞扩大化，这是不好的，一天三、四个人游街，甚至有十四岁的小孩，用这样的斗争方法来代替摆事实，讲道理的斗争方法，这是脱离群众的。我們军队內部也有。……报纸上登了，这是影响很坏的，……要按革命不分先后，組織不分大小的精神，把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都联合起来，团结起来。

(3) 要認真貫徹“三結合”方針。

(4) 要正确对待干部。

鍾汉华：首先向到会的全体干部，全体同志，全体战友問好。

(1) 介紹北京开会后的情况；

(2)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敌人利用群众的热情，紛紛出籠或钻进革命队伍，打着紅旗反紅旗，打着造反旗号，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散布“怀疑一切”的論调。利用干部中的缺点和錯誤，夸大攻击我們……他們用打、砸、搶、休罰等手段，他們里通外国，我們要把混进党內的阶级敌人揪出来，……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否按毛澤东思想办事，按党的方針政策办事，是由毛澤东思想領導，不是无政府主义的領導，依靠誰，团结誰，打击誰，这是大方向，看其鋒芒指向誰，違背毛澤东思想，就是犯方向錯誤……。

(3) 为实现革命組織大联合作好思想准备和組織准备：

A、大力宣传党的方針政策；

B、爱护群众的革命精神……按单位，按系統……搞好大联合，如果不是这样的联合，不是按巴黎公社的原則搞大联合，我們不承認，现在有些組織对領導，对群众要民主，而自己內部不給民主。现在有些組織的官僚主义很严重，我們这些老官僚沒搞完，新官僚主义又出了，这是不好的。

(4) 要認真貫徹“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針，……正在被批判斗争的干部，如果有接受群众批判的誠意，即使有严重的錯誤，只要不是三反分子，革命組織的同志都要允許他們出来工作，对他們的批判斗争可以放在运动中适当的时候进行。……

軍訓問題(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学校、机关、群众团体，每人要抽出一个月的時間进行訓練，每天四小时，要分期分批……

## (六) 陈再道在军区接见三新三司代表的讲话

我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胜利。当前的革命形势好得很。

我們在北京开了五十多天的会，受了很大的教育，特别是毛主席林付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教育很大。毛主席、林付主席教导我們：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要到群众中去“亮相”。我們就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不光是我一人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我們整个军队

要站在左派一边。

我們回来一个月了。我們回来，首先整頓了內部，稳定了自己。抓了支援地方革命左派，抓了支援春耕生产，抓了支援农业，还有軍管、軍訓工作。支左工作虽然抓了，由于地方和軍隊內一小撮坏人搗乱和破坏，因此，影响武汉地区形势的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紅卫兵是第一梯队，现在上陣了。我們站在左派一边，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工人总部号称四十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解散工人总部，对你們就是很大的支持，不然，他們可能把你們砸了。工人总部的九个头头，七个是政治严重不純分子，干了很多坏事，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組織，我們还没有宣布反动組織，只宣布解散。因为广大群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要打倒的只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二司，同对工人总部不同。二司成員絕大部分是好的、只是二司做了很多坏事，我們不是沒有材料。勸他們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把坏人搞出来。我們是历史的看問題的。二司以前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是有成績的。但以后干了很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干了，工人总部沒干的他也干了。但二司广大群众是好的，头头也有好的，他們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

现在的总部，在实现按部門、按单位、按系統大联合以后，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你們怀疑我們不依靠你們，不依靠你們依靠誰啊？什么事情不是同你們商量过呢？你們說有人想把你們整垮，誰想把你們整垮，你們不同意，我們也不同意，我們要和你們团結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望你們这些組織，去团結其他革命組織，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結起来，达到团結大多数。革命嘛！要尽量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把敌人孤立的越小越好。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教导我們：“必須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間势力，反对頑固势力的政策”。当然，不能搞“大杂烩”，要团結革命的、以及犯过錯誤願意改正的人，达到团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就是对其余的百分之五的人，全国就是三千五百万，我們也要改造他們，給他們吃飯。

对三字紅卫兵，我們过去表了态。在运动初期，他們同你們一起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还是有成績的，以后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他們受蒙蔽犯了路綫錯誤，保省委、保王任重、保张体学犯了錯誤。但我們要看那是在什么情况下，那时候許多干部都沒有認識到，他們都是青年学生，也沒有認識到那是錯誤的。这个責任不能由他們負，不怪他們，應該由省委負、王任重、张体学負，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來負，罪在他們。去年中央工作會議以后，张体学的檢討也承認了，他們还不承認啊！他們也檢討了也批判了么，你們湖大那个漆林，过去确实是死保，我們到北京开中央工作會議，张体学也帶上了嘛！这个人也批斗了嘛！如果改正了，也不要抓住不放。这些人也得給个出路，容許他們改正錯誤么！我們有些革命群众組織又有些关门主义情緒，不要他們，我們就講了几条，同意他們現有基层組織繼續进行革命活动，也可以建立新的革命組織或参加其它革命群众組織，但不要恢复大专院校紅卫兵組織的总部。給他們个出路。我們这些革命几十年了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还有盲目性嗎，他們都是二十来岁青年，政治还不成熟，要允許他們改正錯誤嘛！我們革命同志，要从各方面考慮問題，对中等学校更是这样。他們起来應該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綫，批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二·八声明”，不能把矛头指向你們。你們說他們整了你們的材

料，想整你們，打倒你們。如果他們这样做是不对的。但不要怕，你們只要按毛澤东思想办事，是打不倒的。你們自己的問題，可以发动群众，在整风中解决。对他們我們还要做工作。你們也要帮助他們。要象帮助小弟弟一样帮助他們，不要冷眼看他們，把矛头指向他們，要帮助他們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走，团结他們一起鬧革命。革命派善于团结大多数，团结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甚至还要团结反对过自己而被实践证明犯了錯誤的人。

你們对二司的看法很慎重，我們同意你們这种慎重。刘邓路綫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綫，这个案是翻不了的。当然还有人企图翻，我們坚决反对。

毛主席說：“誰是我們的敌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这个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我們要分清敌我。軍队內也有阶级斗争，也有坏人，罗瑞卿就是嘛！你們的組織就那么好吗？人人都是左派；（钟政委、共产党是左派，但党内也有混进来的右派分子。）你們也要警惕坏人。不要认为左派就永远是左派了，你們有成績，但不能驕傲不能吃老本，躺在成績上。我們革命四十年了，还不說就革好了，还要繼續革，要成为坚定的真正的左派，要靠毛澤东思想。毛主席教导我們：“虛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要永远記住这个真理。我們对己要严，对人要寬，对敌要恨，对友要和。对人民內部矛盾，要用团结——批評——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对反革命逆流，你們得警惕，我們也要警惕。现在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繼續扩大侵略战争，帝修反在我国边境搞鬼，我們不能麻痹，要搞好战备。我們要准备对付拿枪的敌人，还要准备对付不拿枪的敌人。

你們几个組織之間也有分歧，这是正常的現象，不同观点要允許，誰对誰錯，实践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会证明的。

搞好运动还要靠你們，靠广大革命群众，我們不能包起来，也包不起来。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搞人的思想革命化，搞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最近一个时期，我們抓了工农业生产，生产搞不好，要影响国民經济。影响文化大革命，影响世界革命。为什么不搞全市性的大活动、大游行，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还要节约鬧革命，如新华工开会不坐車，步行几十里。省委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的經济主义恶果很大。现在还有人坐不下来，要做思想工作，回到本单位进行整风，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我們还要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东思想总结經驗，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你們說工厂的情况怎么样？据我了解，情况是好的，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指揮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正在实现，生产在上升。

毛主席提出：人民解放軍要支持左派群众，我們全力以赴，抽调了大批的人支持地方。学校的軍訓，你們反映時間长了，可以搞四个钟头，其余的时间搞革命。四个钟头中，一个钟头搞軍訓，三个钟头学毛著。我們去搞軍訓的同志总是好的，但工作沒有經驗，民主作风不夠，方式不夠好，如果有，今后要多同他們商量，以你們为主，不对的地方，你們可以提出来改进。去軍訓的同志，主要是支援毛澤东思想，訓練中，以毛主席著作为主，和群众一起学习。搞訓練，以你們为主，我們不能包办代替，也包不了，人民群众是創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們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上有毛主席、党中

央、中央文革，下有广大革命群众，我们去训练的同志，一要依靠群众，二要请示报告。

三结合、大联合，向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我们什么时候搞起来，开各方面代表大会，靠大家努力。

搞三结合，你们对干部有意见，可以提，可以批判。现在省里出来几个人不是解决了，说我们保，我们不保。三反分子坚决不能用，有严重错误的、群众要求检讨，还是回去检讨。边工作边检讨。

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毛主席指示我们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这么大的任务，又没有经验，不可能工作中没有缺点错误，欢迎你们提出我们改。今天你们提了，很好。这个会以后还要开。在学校工作的军队同志，要满腔热情搞好，没有经验，要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同他们商量，依靠他们，他们做主。

今天就讲这些。

### (七) 武汉部队陈再道、钟汉华讲话

三月二十八日陈再道、钟汉华，召集了军训团的同志，新华工、新湖大，武大三司的同志座谈，上午分开谈，下午一块谈，陈、钟作了讲话。这两天街上有些大字报，对首长的指示有些反映，有些反映是正确的，有的歪曲了原意，我的传达根据我的记录，内容和次序可能有出入，但基本观点变化不大，以后如果发了正式文件就以正式文件为准。

提到刘邓路线时，钟汉华讲：

刘邓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刘邓路线就是不相信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谁为刘邓翻案，我们就要抓谁。这是不允许的。革命造反派内部不要搞小动作，要讲事实摆道理。

钟汉华对参加座谈的同学代表讲，你们是先鋒，工农兵是主力，现在主力用上，学校里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没有揪出来，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还没有批判，要把学校办成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任务还很繁重。军队到学校里来没有经验，军队的任务很重，军队有五大任务，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去是帮助你们，也是帮助我们改造思想，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上午有的同志说得好，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拥护，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反对，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在斗争中要提高警惕，要防止坏人制造事件，有个中学要复课，有的人不干，把桌子、椅子都破坏了。把灯也打坏了，矛盾是会转化的。

大字报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要用阶级观点来看问题，认为马路消息就是正确的就会犯错误。参加抓革命、促生产班子的有的还没有过关，还没有检查，这个向同志们讲清楚，现在不是三结合，是要这些人出来干工作，不是说没有问题，他们的该检查的还要检查，可以监视他们工作嘛！

“二八声明”必须彻底批判，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结合起来搞的，你们要扛起批判“二八声明”的旗帜，要批深批透，“二八声明”远没有批倒。

对原来保守组织的成员，要允许他们革命，要积极支持他们起来革命，包括高级干

部在內，改正就好了，要把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區別開，不區別就還是打倒一切，“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現在不提了，有些人老檢查，老不能觸及靈魂，打擊面就寬了。原來大專院校紅衛兵，大多數是工農子弟，是好同志，看一個人要看某一事，還要看全部歷史。

（下面談到了對二司的看法問題）工人總部做的，二司差不多都做了，工人總部沒做的，二司他做了，二司廣大群眾不要人人過關，（團長講話，對二司的問題，我們部隊的態度是明確的，廣大戰士無罪，是受蒙蔽的；相信他們會起來革命，在批判揭發炮制者中受到教育。）

文化革命的三個目的不要忘記了，抓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完成斗批改嘛！

我們沒有什麼偏心，工人總部有我們的家屬，我們也抓了嘛！先革命的好，但躺在床上睡大覺就不好了，陳獨秀共產主義小組就有他，後來他成了叛徒。不要吃老本，過去有功就驕傲，老子天下第一，我們老傢伙不能吃老本、革命小將也是如此，革命者不怕犯錯誤，錯了就改，左派隊伍中也有左、中、右，真正掌握毛澤東思想的是少數，中間的是多數，保守的也可能有。

（鍾漢華對參加會議的代表們講）大聯合你們要好好宣傳，責任交給你們，搞不成由你們負責，有些話你們不要講，你們要起模範作用，帶動其他人。

陳再道講：我們堅決站在革命左派一邊，整個部隊也是這樣，有人說，我們不是支持左派，解散工人總部就是最大的支持嘛，工人總部很不純，九個人就有七個壞分子，工人總部是群眾強烈要求解散的，沒有宣傳是反動組織，只解散，因為下面大多數是好的，只打擊一小撮。

二司成員大多數是好的，但也做了些壞事，我們掌握了些材料，要他們自己起來革命，自己教育自己，把壞人揪出來，二司以前做了工作，是正確的，但以後大方向錯了。干了許多壞事，工人總部干的二司都干了，工人總部沒有干的，二司也干了，頭頭大部分出身是好的，廣大群眾是團結對象。

我們還是依靠你們嘛，不要懷疑，靠得越近越好，依靠你們，團結中間派，孤立一小撮，對犯錯誤的允許改，允許革命，要團結95%，就是5%，全國七億人口也有三千五百萬，要區別對待，要改造鬥爭。

“三字兵”這個組織是犯過錯誤的，確實保衛了省委，但當時的情況要考慮，那時很多幹部認識不清，責任在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問題你們（指與會者）對我們起了很大的懷疑，甚至說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他們從十月份后就覺得錯了，責任不在他們身上，要幫助他們掌握大方向。

要把批判“二八聲明”指向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劉鄧，很多人犯錯誤是盲目的。（以第二次革命戰爭為例——略）

大專院校紅衛兵年紀也不大，也是青年人，（有人提他們起來搞我們的黑材料）你們怕什麼，打不倒的，有材料收集一點也好嗎！沒有就收集不到。（代表講對二司廣大戰士態度應慎重）這是好的。

左派中也有右派，共產黨中也有右派，我們革命四十年了，現在起來也很吃力，四



十多年的老本也不能啃，要鍛煉，要考驗，上面講的对不对，實踐會證明。

为什么不搞全市性的活动呢？因为现在正在搞抓革命促生产，武汉地区，湖北省这段抓革命、促生产有很大收获，大活动牵涉面很广，影响大。要节约闹革命，新华工到新华路开会，跑去跑回这很好。过去我们打仗走小路，现在你们走大路。（这段是大意）有很多地方有很大浪费，原来有一千吨纸印毛主席著作的，被这些单位动用了七百万吨，有的把不能动用的战备物资也动用了，生产上去了，对国际名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援国际革命都有巨大的影响。

学校要好好整风，好好提高，不好的抛掉，用毛泽东思想好好总结。

（谈到军训问题，有的同志讲训练时间长了，有人提部队不来他们学校，联合早搞好了）训练时间多了，可以少搞一点，一天四小时，你们说我们去的不好，可以退出来，到其他的地方去嘛，训练是毛主席指示要搞的，现在不搞，以后还要搞，去的人总起来是好的，但有缺点，民主作风差一点，跟你们商量，以你们为主，不能包办代替。

### （八）三反分子陈再道在《省司》《省人司》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金超在四月三日传达的纪录）

（听说省委机关基本联合后）陈说：不联合是没有出路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怎么行，最后总是要联合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还搞多久，我们意思是要把温度烧高些，搞得更好些。（按：妄图拚凑大杂烩，搞垮造反派）特别是抓革命促生产要搞得更好些。如何把火力集中到主要方面，真正把火力集中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混入党内的坏人。一般犯错误和犯有严重错误的是比较多的，真正没犯错误的是少数，还是两头小，中间大。（按：公开与毛主席对干部的估价唱反调。）

（省司负责人谈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斗批改）陈说：河南有个经验，让头头坐在一起开会，造反派也参加，让他们揭，你揭我，我揭你，又揭自己，又揭别人，他们知道情况最清楚。（记漏）他们跟工总搞了些什么，（记漏）我们知道他们搞了名单，张体学还发电报到各专区。开头头会，可以开大一点，厅局长都参加。（湖北军区负责人姜××插话说：太大了，是不是可以分两起开，上下揭，互相揭，四面夹攻）陈说：这个办法好。（按：这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路线。）又说：工总把头头关起来，实际是保起来，王任重在那里还写了几个东西，光说他们的成绩，你们今后开会，要摆事实。（按：这是对工人总部的诬蔑。）

（省人司负责人谈到如何不使运动夭折的问题）陈说：斗争的方法，革命就是要把事情弄清楚，把反革命揪出来。（按：贼喊作贼，欲盖弥彰，）其余犯有严重错误和一般错误的，主要是批判，帮助他们。你们兵团先是几个好同志组织起来，现在壮大了，可以考虑现在有些领导人错误不大，又检讨了的，你们是不是可以吸收入兵团，最大限度的把敌人孤立起来，这不是和稀泥，要把应团结的都团结起来。站出来的干部，一定要他们大胆工作，革命群众组织要给予支持，也可以找他们谈谈话。革命是改造人，把革命搞得更好。革命的另外一个任务是扎坏人搞出来，把党政财文权掌握在真正革命派

手里。

现在你们要深入调查研究，要找事实，找根据，要定案嘛，让他们以后起不了歪，所以斗争策略、斗争方法要提高。

（按：上面两段话是陈再道打击革命领导干部，保护一小撮的策略和方法。）

### （九）4月11日在孔庆德接见造反派的

#### 大会上陈再道的讲话记要

1、你们是革命左派，（指新华工、新湖大、二司、三司），我们坚决依靠你们。

2、三字兵你们要作分化瓦解工作。

3、我们支持三字兵是错误的。

4、我们有缺点有错误，通过内部解决，以后见行动。

5、江青同志意见，成立支左监督小组。

《湖北日报》成立监督小组，（新华工两人、新湖大、二司、三司、新华农各一人）登造反派文章，树立你们的威信。

7、要彻底批判刘少奇，王任重是当地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连同其《龔同文》一起批判。

### （十）请看：陈再道、钟汉华4月11日从北京打回的电话

陈再道：要求你们少数人坐下来谈，我们有错误就改嘛；那么多人影响不好，无论怎么样，咱们都是一家人，革命，我们有缺点，有错误就改嘛，你们要考虑影响，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是不动摇的，要求你们团结那些受蒙蔽的同志，希望你们正确的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我们依靠你们新华工、新湖大、二司战士，是不会动摇的。受蒙蔽的你们要争取他们，用瓦解的方法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我们一定会在今后跟你们站在一起，这个政治影响是会挽回的，解放军要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要相信我们，对受蒙蔽的同志要瓦解他们，解放军要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的同志可能犯了一些错误，但不能因为少数人的错误而影响我们的关系，这样搞很不好，我们应该团结得更紧一些，你们是左派应紧紧地和我们团结在一起，重在表现嘛，你们要看我们的行动。

你们应该和我们商量，我们要站在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有错误就改正，就转变，你们以后看我们的行动，要叫我们改嘛，要照顾影响。

这个问题（矛头指向解放军的问题）我们负责，不怪你们，要想办法弥补这个损失，你们要原谅两天。

钟汉华：刚才陈司令员说你们是左派，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有缺点、错误就改正，《湖北日报》要搞个报刊监督小组。新华工、新湖大、三司、二司各一人，你们协商一下，监督报纸办好一些。

希望你们能写一些比较好的文章，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写的文章在报纸上登，在政治上树立你们的威信，结合批判刘邓，要批判王任重，

搞一个筹备小组，对刘少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要使广大革命群众知道刘的罪恶。

我們的錯誤在內部可以解决，我們的錯誤多，跟不上形势，我們很多沒有經驗，群众观点、群众路綫不夠，可能犯了錯誤，你們要原諒，我們可以作檢查，我們回去后，再征求你們的意見，再跟信部長談談，有錯誤就改正，我們自己檢查，工作上的缺点，你們帮助我們改正。

陈再道的秘书：

我們工作中的缺点錯誤，在內部可以解决，明天有支左的首长听取你們的意見，我們支持你們左派是坚定不移的。你們要看行动是否改正，請你們看行动。报纸問題，你們几个左派組織要商量研究，成立一个监督小组，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你們要批判刘少奇，登在湖北日报上，从政治上树立你們的威信，要抽出一些人来写批判刘少奇王任重的文章，要高举批判的旗帜，和批判本地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結合起来。我們那里王任重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写冀同文文章要批判，把他批倒批臭，我們支持你們是沒有錯誤的。紅卫兵的問題，我們自己的錯誤要改正，要分化、瓦解、爭取他們，不要打砸搶，对受蒙蔽的群众要爭取教育他們，要把群众爭取过来，壮大我們的队伍，革命的大联合才有希望，你們要做工作，相信你們整风是有提高的，你們要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團結大多数。

陈再道：我們的态度已經很明确了，你們要注意影响，不要叫人家認為和左派鬧冲突，希望你們相信我們，你跟他們講一下，人多不好，解放軍搞不好敌人很高兴，我們是一家人的問題，我們的态度和立场是明确的，（关于叫孔庆德出来的問題，）他出来，你們大家叫他回答也回答不成，明天再談，人家影响不好，你們要考慮孔付司令，可能說过一些錯話，他从来就是这样，要注意原諒，不要他来算了，我們要从全党全国利益出发，人多对你們對我們都不好，你們左派要气魄大，你們應該从大的方面想一想，咱們是一家人，你們託他答复，他也不敢答复，要征求我們的意見，你們派代表明天来，有什么意見再提。

秘书：明天派代表当面与孔付司令談，他保証解决。

## 附件一：

陈再道、钟汉华首长四月十九日晚電話指示

今天总理、伯达、江青等首长接見了陈、钟，中央除戚本禹同志外，都到了。

我們向中央文革檢討了，工人总部的材料全部上报了，但中央沒有批下来，我們就宣布解散了，从組織观点講是有錯誤的。

中央文革講：这不算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規定，沒有說等中央批了以后再宣布解散。现在有这个規定，以后按这个規定办。

工人总部肯定不能恢复！关于“三字兵”問題，中等学校紅卫兵不解散，昨天他們游行，口号是：打倒刘邓陶王！我們就是要革命！分化瓦解三字兵是指大专院校紅卫兵。新一中問題向中央文革报匯了。江青同志說：我接到了个假情况，說有三万人絕食。經军区调查只有300人絕食，連支持他們的在內只有3000多人絕食。

陈、钟首长讲：我們可能抓多了些。

江青同志說：人抓多了些，武汉地区情况复杂，我了解，真正的反革命不能放：从整个来讲，我們武汉地区不存在方向、路綫錯誤，也不是帶枪的刘、邓路綫。三司是左派，对解放軍的态度沒有錯，大方向沒有錯。

要給三司談一談，叫他們积极准备斗争王任重。三司派人到中央要揪陶铸回来斗，中央不同意，同意把赵辛初带回来斗。

把派到工厂，学校的干部抽回来学习一下，进行调整，中央同意。軍管这一条綫，一定要守住，不能叫冲。

河南問題，总理說：“河南日报有两派，叫他們到北京来談一談，沒有来，想把另一派打下去，現在已經打下去了，还没有来北京，分左、中、右，以反不反刘建勋，冲沒有冲省軍区作标准是錯誤的。”

要抓紧对刘邓的批判，开大会、作大报告。各单位負責人，要抓紧抓好，可以到街上写大标語，但不能乱写。

要教育干部站出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要耐心細心，不能搞对立，他們說了我們一些話，不要搞偏了。

## 附件二：

### 与陈再道、钟汉华对话記要

特大号外（特大喜訊）（北京来电）

- 1、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沒有錯。
- 2、工人总部不能翻案。
- 3、江青同志說：武汉的中等学校紅卫兵不解散。
- 4、武汉軍区是无产階級司令部。

我們为了查實所謂特大号外“北京来电”，于四月二十五日找陈再道与钟汉华在京西賓館当坊对質，现将对话記錄如下：

同学：现在武汉到处流傳着陈再道十九号的講話，並且影响很大，三字兵活动猖狂，我們希望证实澄清一下。（念特大号外“北京来电”）

陈：我根本没从北京打电话回去，是我們的政委給家里打的。

同学：内容是什么？

陈：内容是中学紅卫兵与大专院校紅卫兵有区别，要許他們存在。不能解散，要允許他們起来革命，要帮助他們改正錯誤。

同学：还有什么？

陈：他們（指中学三字兵）18号遊行喊“打倒刘、邓”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喊口号是要革命，不解散是对的。

同学：是你授意打的嗎？

陈：不是，是钟政委打的。

同学：反正武汉造成很大影响。希望你对傳单上几条表态，不要含糊。

(念到号外中，武汉支左信部长向专揪王任重的紅卫兵小将传达了陈司令与中央文革負責同志的電話时)

陈：(插話)那是他(信部长)搞錯了，我沒有打。

同学：我看还是把这个問題落实下来(念特大号外)

陈：(急答)沒有，沒有打这个電話，

同学：事实上是这样講的(指傳单)

陈：不是江青講的，是我們政委講的，这样是不对的。

同学：(漏)

陈：确实江青沒有講过，我回去查查。

同学：那你要表态，究竟哪几条是你們講的。

陈：表态就表，哪条是我們講的，把这个搞清楚，是我們政治委員講的，不是江青講的。

### 下午与钟汉华谈话记要

同学：相信你已經知道上午的談話內容了吧，你們討論得怎么样？

钟：你們的行动很好，你們是为了維護中央文革的威望，很感謝你們，那两条不是江青講的，是我講的，電話不是陈司令打的，是我打的。我們每天都和中央文革开会，那天我到中央文革汇报回来以后，理会的，給家里講的。家里同志可能听錯了，也可能傳錯了，我們可以向江青同志道歉，你們怎么看，可以批評我。中等学校紅卫兵不應該解散，應該让他们起来革命，那个大会的大方向是对的。

同学：你講了半天了，我們覺得你有的講得不清楚。

钟：对工人总部問題，工人总部是跨行組織，过去連基层組織都解散，那就錯了，錯了就改正嘛。

同学：还談談電話問題吧！

钟：我們說的三字兵是中学的三字兵，他們喊打倒刘、邓，大方向是对的，大专兵就不一样了，是保守組織，應該取締，现在是他們把我的意見当成江青同志的意見，这就錯了。这由傳錯的負責。

同学：这里可能傳錯了，但也可能是別有用心的，往江青臉上抹黑，一定要追查。

钟：是否有別有用心的人，回去追查，总之責任由軍区負。

同学：好象你是說江青講的，你理解錯了，到底怎么回事？

钟：那天晚上打電話說那个哪个到了，江青也到了，他們就听錯了，以为是江青講的。

同学：你們要追查，我們也要追查，一方面要消除影响，另一方面也要懲办往江青臉上抹黑的人。

钟：有錯誤，我們可以向江青同志檢查。我們要处理这个問題，你們造反派有意見可以提，我們接受，我們要團結起来搞，我看今天晚上或明天通知家里，召集各派，不管保守派也好，把問題搞清楚。

## (十一) 记四月二十八日武汉革命造反派在北京

### 与陈再道辩论的实况(根据录音整理)

按：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为了向中央反映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于四月廿八日在北京与陈再道进行了一场辩论，我们根据这次辩论的实况录音整理出这份材料。

这次辩论实际上就是揭发、控诉、斗争。这个录音告诉我们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前究竟有无两条路线的斗争；武汉地区究竟有无谭振林；我们整理这份是供没有听到录音的同志们及时一阅，也让那些受蒙蔽和不明真象的同志了解问题的实质，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由于辩论会开的激烈，人多声杂，可能记录与原话有差别，还有些遗漏之外。错误由整理者负责，并请批评指正。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师总部

机关纵队《胜似春光》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

会议于上午十时开始，由武汉革命造反派小将(下简称小)主持先学最高指示。

小：我们是受武汉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委托来北京的。我们从昨天上午八点钟来这里，等了二十多小时，目的是解决问题，搞好武汉文化大革命。请今天到会的军区同志自我介绍一下，认识认识，(会场骚动，人声嘈杂“我们都是解放军”“你们是战斗队，我们也是战斗队啊！”……)好好好，你们不要介绍算了，我们都是武汉二司的，各校都有，我们主要是促进军民团结，互相了解，交心交底(军区有人说下午要到中央军委开会，因此这个会可能开半个到一个小时。当即遭到反对)

陈再道(下简称陈)：我还有大问题嘛！

小：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也不小嘛！

小：好，不扯久，我先谈：第一点，在你们的《严正声明》《公告》以及你们在广播电台湖北日报上都正式宣布过：“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现在请你们把炮制者交出来。(会场骚动，有人说：“快一点，陈再道你谈一谈！”)

陈：这个问题嘛……你们也找，我们也找嘛！

小：你们不是已下了结论。

陈：我现在不讲，没有足够的材料！

小：不够？你们当时在湖北日报上发表，开动大批宣传车，甚至用飞机撒传单。毛主席说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你结论下了，再来调查，你们这样做不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吗？

陈：我们正在核实材料，材料还不够。

雷志茂(武汉水利电力学校学生，二八声明的起草人)：你们在各种宣传机器里下了结论。武汉军区还把我叫去了两次，我要把你们谈的都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汇报，

要向全市人民公布。你們的談話卑鄙肮髒，你們的意图是什么？你們的結論就是下在調查的先頭，而不是結尾！

陳：我不回答。

小：勸陳再道回答。

陳：炮制者我們將來要找，已經在找……慢慢在找。他（指雷）不是炮制者。（笑聲）

雷：我，一個普通學生，貧農出身，共青團員，不是共產黨員，更談不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果我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可以抓。

小：毛主席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陳：我現在不是唯物主義者。（眾聲責問）我現在在北京開會，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在首都嘛！

小：支左的李良（在座）說過“二八聲明”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炮制的。我們已掌握充分材料，準備拉出來公開鬥。三月一日劉文治（支左辦公室人員）在接見我們的頭頭時也說過“二八聲明”的炮制者已抓到手里了，準備在武漢公開鬥。三月九日劉文治又講過這番話。而且你們在每個公共場合都說過。你過去肯定，現在又不交，在玩弄什麼手段？（眾：你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嗎？……人聲吵雜）李良有什麼意見可以發表！

李良：有什麼意見可以發表，首長都來了，（下不清）

小：我們是這個會議的發起者，我們掌握會場，不要扯遠了，浪費時間你們負責。你們現在干脆交出這個炮制者。

雷：我們認為“二八聲明”不是什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炮制的，而是革命造反派內一種思潮的反映，而你們偏偏認為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炮制的。你們既然發了這個言，一定有理論根據，事實根據，現在已經過了兩個多月了，相信你們一定有足夠事實抓出來了吧！因這关系到支左方向問題，這個問題一定要追。現在，我們兩個寫文章的炮制者在這裡。

陳：你們注意，“二八聲明”是不是符合當時中央社論大團結、大聯合的精神？

小：那這是不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炮制的呢？

陳：王任重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可以調查一下，我們在調查、摸底。

一：我們從未有過下過結論，什麼下結論。

小：劉文治親自對我說過“二八聲明”的炮制者就是劉真。二月末還說過，過三天就把劉真拉出來鬥。而今天你們說從來沒這樣講，這不是前言不對後語。說的話，做的事不認帳還行。（眾聲吵雜，人聲：“你們考慮一分鐘，你們說的話還算不算數？”，“你們還有人說二八聲明炮制者是王任重！”）

陳：（無奈何）我已答复了嘛，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這個提法有沒有錯誤？

小：（氣極）這個話連三歲小孩也不會說錯，現在問題的實質是，你們說二八聲明是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精心策劃，親手炮制的。這是問題的本質，離開這個前提空談一小撮，離開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就是臭《修養》的觀點。其它幾個軍區到會的人，希望你們挺起腰杆來回答。你們不是說向革命小將學習嗎？革命小將就有這種氣概，自己說的話敢於負責，敢於承擔責任。

陈：（想走）啊，時間不早了。（众嘈）你們要去軍委就去，反正你們已來北京了！我是在这里开会嘛！（众嘈）我回答，我回答，我没有說是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又道路当权派，我是說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話沒有錯。（众嘈）什么大帽子都行。我們来談談《人民日报》社論好吧！

小：离开两条路綫，两个階級的斗争去空談中央社論精神，这不正是黑《修养》的典型表现嗎？

陈：这个是你說的。

小：是，就是我說的，我不怕！

陈：那就还有什么說的，我还說什么！

小：我們要摆事实、讲道理、靠毛澤东思想，现在不摆事实，不讲道理的恰恰是你陈再道。

：对！就是我。

小：发什么态度？

：我不是态度不好。

小：你敢不敢到中央文革小組見面！

陈：可以嘛，我态度怎样，我又沒有发脾气我答复了，你們还要我讲，（众：答复了什么！）你逼我答，我答复不倒。

小：我們再說一遍，武汉軍区在你們一系列的正式文件、講話、湖北日报上面，都肯定过“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现在我們就是要求你把这个炮制者交出来，我們要斗！

陈：现在問題是 有沒有“二八声明”？（人所共知，怎么沒有呢，）那有沒有錯誤呢？（众：那怎么沒有呢，）

小：你們說它是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我們說是革命小将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我們說有什么錯誤要教育帮助，使小将成长起来，你們是要把他們打下去，不容調解。这有本質的区别。两个月了，要把炮制者交出来。

陈：要我交出来？（众：怎么不要交呢？）那以后等我把材料掌握 落实了再交給你們，作为一个思想問題，批評是 可以的嘛！我說省委一小撮，沒有錯嘛！这是大方向嘛！

小：为什么你們不調查清楚就下結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陈：我是說一小撮嘛！調查嘛！你們不要再問了。

小：你們說这是不是陰謀，这一小撮是誰？亲手炮制是誰？

陈：是誰，我們来搞清楚！（嘈杂，人声：“不要吵，让陈再道讲”）我不讲了，我要开会去了。（人声：不行！欠帳是要还的）（沉默）我們錯了負責嘛！

小：我們別了整整两个月了，我們对这个炮制者恨之入骨，我們也一直在抓这个炮制者。今天你們一定要交出来，我們坚决把他斗倒，斗臭！你們要是不交，就說明你們过去是搞政治迫害，居心何其毒也，究竟什么人在搞鬼，到底是誰？（沉默）

小：李良同志，你們是否可以提示一下，你們支左的都在这里，陈再道讲不出来，你們給他提示一下嘛！你們讲嘛！你們认为如果不是一小撮，也可以讲嘛！表明自己的态度嘛！



陈：我們是根据中央打倒无政府主义，斗争最大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个斗争的基础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慢慢实现三结合，再夺权，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彻底胜利。

小：炮制者要是交不出来，这些问题就谈不上。党中央号召说大大小小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要斗，我们是斗定了。现在有一小撮炮制二八声明，那还不斗，

陈：把炮制者斗倒斗臭我们是不主张的，作为思潮，批判一下是必要的，（人声：那你们不是说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那你们这样不是包庇了他们吗？）有嘛！（人声：那你交出来！）我们说了我们的材料不够嘛！调查研究还不够嘛！

小：根据你们正式文件办事。李良同志，你说他这样有无诚意；（不答）不要紧，回答问题，你不是很会说话的嘛，“精心策划，亲手炮制”如何理解，怎么亲手，是谁？问题是你们提出来的，既然是一小撮，为什么不揪，你们当时是把炮制者当作敌我矛盾来搞的，反革命宣言书嘛，你们正式文件不是提得很清楚吗！

陈：我们没有说揪！

小：那你们的正式文件是怎么写的？

陈：是根据这个思潮和当时中央文件精神来写的。（人声：那一小撮呢？）那一小撮当然是有的。（人声：是不是炮制者呢？）我先声明一个问题……（人声：用不着看表，看表有什么用，耽误了时间你自己负责。这个问题一定要回答，要一直追下去。）（吵架）

陈：我们来这里开会，你们这样态度！

雷：好！同志们，陈再道现在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作了两个答复，一个：一小撮总是有的，没有错；一个是：材料未搞清楚，未掌握还要继续调查。但前两个月就下了结论，支左的刘文治，张××两个月前就叫我去了的，还点了名的，你们玩了什么手法点了谁的名，怎样上纲，你们心里明白。你们当时一再要我上纲，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这是严重的政治陷害案。

陈：作了结论就算了嘛！我们已回答了。

小：你不想解决问题？你们说要不要交出来？

陈：我们不要交。

小：你们不是老要嘛！你们不要我们要！

陈：你们去要嘛！去调查嘛！我们没有说嘛！只是说一小撮嘛！没错嘛！

小：这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但也很重要，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底下问题还多，不好谈。你们白纸上写黑字，赖不掉，当初到处宣传，到处撒传单，简直要把人置于死地。

陈：我不讲。

小：（气愤地）陈再道，你们说究竟谁是炮制“二八声明”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今天揪定了！

陈：我们没有说要揪嘛！

小：既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为什么不揪？

陈：那你们去揪嘛！

小：你不是下了結論嗎，你們根據什麼下的？既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什麼不揪！

陳：我沒有說不揪，在調查。

小：你剛才不是說不揪嗎？要不要我們把你的錄音放給你聽，告訴你：我們要揪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揪定了，這是大方向。

陳：當前大方向是大聯合，大團結，三結合、奪權。

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打？

陳：我們要斗王任重。

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要打倒！

小：現在大家看看語錄，等他回答，看有什麼可以活學活用的，馬上大家一起學。（人聲：201頁）好，最高指示：（集體讀）“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就這一句，你陳再道能不能活學活用，你的答復合不合毛澤東思想？

陳：你們說合就合，你們說不合就不合！

雷：你，武漢軍區司令員在這裡，我們、二司兩個“二八聲明”炮制者也在這裡，而你偏要說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炮制的，你有你們的炮制者，我們有我們的炮制者，你們要交出來。

小：李良你不是說過，馬上三天就揪出來，你說要把二八聲明批倒批臭，才能大聯合，現在你們為什麼不說了？你們說了省里市里都有，三天就要揪出來的話，犯了罪，現在要回答，……不要耍無賴！（沉默）李良，你是支左辦公室的有名人物，你講嘛！依然沉默，（半晌）

陳：我們有了錯誤一定改正。

小：你這是改正錯誤的態度嗎？共產黨員，每句話，每件事，都要向人民負責。你們說二八聲明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精心策劃，親手炮制的，話講了，文件發了，把我們當反革命打了，改正，就是要交出炮制者，交不出，就是要認錯，這就是向人民負責。沒有那個東西硬要說有，怎麼行！

陳：我沒有說揪出來交給你們鬥嘛！

小：這次運動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有，就應該鬥。

陳：要鬥！我們認為“二八聲明”搞分裂，這種思潮要批判一下。

小：當時你們不是批判二八聲明，而是把矛頭指向群眾。

陳：那是你們認為，我有錯誤，改正嘛！

小：你有罪！

陳：犯罪，我有罪向中央文革檢討，我沒認識這一點，（人聲嘈雜），（陳想走）

李良：已十一點多了，軍委會議都有安排，一個一個活動，我們還接見。同志們來了，我們接見一下，（眾打斷：不是接見。）

陳：好，好，是來談問題！（眾：要你交出“二八聲明”的炮制者）已說了嘛！你們還要爭嘛！

李良：你們有什麼問題提出來，有些問題還要研究，你們調查，我們也要調查。

小：李良！从昨天到今天等了廿多小时，你们没有诚意，昨晚你们说了，不是接见，是辩论。

陈：我们政委也来了，一共五次，我们有诚意。你们对解放军态度如何？（众：你能代表解放军吗？）你们这么厉害，再厉害，我不说，你们没办法！

小：（气极）我们厉害！你们搞政治迫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去。我们从昨天到现在等了廿四小时（陈：不都来了嘛！）我们多次指出是来解决问题的，而你们却毫无解决的诚意！拿出主席语录都不能活学活用。（众：读最高指示201页）

陈：我说我已答复了！

小：交出来！

陈：我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材料，还没有调查清楚，以后再告诉你们。

小：毛主席说一切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的末尾，你们答复究竟“二八声明”是不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你还可以说嘛。

陈：我答复了，不要再说了嘛！

小：你没有答复。

陈：你们说没有答复就没有答复！

小：你们不敢答复，你们怕！

陈：我们怕什么？

小：你们怕这，怕那，归根结底怕群众！

陈：好，你们结论已下了。我讲了的我并没有说要抓这个人，我们结论并没有说要斗臭，只是说肯定有！

小：（气极）军区的同志们，如果你们还有毛泽东思想，应该对他的话表态，如果军区首长这样不作正面回答，是这样子，你们对得起毛主席吗？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什么不揪，不斗，你们配在这里开会吗？

陈：中央要我来开会我能不来，你叫我不开，我就不开！

小：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为什么不揪，是不是投降主义，不揪、不斗，不能说明你们投降了，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陈：（沉默半晌）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就揪。

小：不允许你歪曲篡改人民日报社论精神！

陈：我们有缺点，但总的说来，我们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

小：最大的才揪，那王任重算不算最大的，你揪不揪？

陈：怎么不揪，怎么不大！昨天还要斗，屋里还在布置嘛！

小：你不是只揪最大的吗？

陈：你们不揪王任重吗？

小：“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我们就要斗倒斗臭，这是大方向，你说是不是？你的大方向是矛头对准革命群众，把他们关进监狱。

小：你们的监狱关的谁？你们不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关一些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小将，还戴上脚镣手铐，这是大方向！

陈：我们

小：我们

权派者

制者。

得不

陈：我们

小：你这

内走到

也活

是王

你们

小：我们

谭震

我们的

陈：你们

小：现在

陈：我们

小：不

陈：讲了

内一

小：什么

陈：（沉

小：你们

陈：当时

小：那时

权派

小：李良

权派

陈：我们

工支

提的

教育

小将：现

的”

明是

陈：我们

小将：你

些健

陈：我們有缺点改正！

小：我們今天来的是一个支队，一个方面軍，我們对大大小小的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要揪，我們来这里是配合軍委开好會議。我們大事不說了，让陈再道交出炮制者。（众讀最高指示：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我們用得怎样，我們用得不好，学得不好，可以批評提意見。

陈：我們也学得不好，不如你們学得好一些，向你們学习！

小：你这个态度很好，我們也要向你們学习！毛主席教导我們：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們揪炮制“二八声明”当权派是揪定了的。希望你們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炮制者交出来，究竟是张三、李四，是王麻子，究竟是誰交出来嘛，你們說嘛，耽误時間由你們負責！

你們到北京来干什么，

小：我們到北京来是向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汇报的，並配合中央軍委会議，揪出武汉内譚震林，把“二八声明”的炮制者斗倒斗臭，把武汉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就是我們的目的。

陈：你們不是要揪武汉譚震林嗎，要揪就揪嘛！

小：现在不是揪不揪的問題，是交不交的問題！

陈：我們现在掌握料材不夠。

小：不夠，該不該下結論，你們现在怎样看待這個問題，

陈：讲了的話我們当然要負責任，我們要调查研究，要掌握材料嘛！看錯誤的东西，与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关系嘛！

小：什么关系，

陈：（沉默許久）你們要揪去揪揪嘛！

小：你們讲了，全武汉都跟着揪，成了大方向了。

陈：当时思潮要批判一下嘛。

小：那时老保都紛紛說，陈司令員說的，“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陈笑）你笑什么，不要耍賴，你不說就靠边站，你耍賴干什么？

小：李良：你回答，隐瞒炮制者是誰？究竟拖延時間的是誰？急于揪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誰，而要打倒党内走資本主义当权派 又是誰，你在这个会上看得很清楚。

陈：我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多少万人一下子投入了这个战綫，省委瘫痪了，我們抓支工支农支左軍管軍訓五大任务，我們做了一些工作，发现也有一些缺点錯誤，你們提的意見都很好，我們接受你們的批評，我們也在改，我們在加强階級教育，政策教育。

小将：现在是問你，“二八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这句话錯了沒有，（陈：有沒有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但二八声明是不是他們炮制的，

陈：我們掌握的材料还不充分，揪不揪以后再看嘛！也沒有說揪出来交給你們嘛！

小将：你們不是說要揪出二司头头中的反革命分子嗎，这是你亲自对楊道远說的，你有什么健忘吧（陈：我們有多方面工作，还有其它方面，已經答复了，三天三夜说不

完。)这第一个问题，钉子钉死了，一个一个问题来。

陈：(无奈何)你们再说我就要走了(众：你走，你走不了。)你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会场沸腾)。你们今天态度不是商量问题，你们不讲道理嘛！(众：怎么不讲？问你炮制者是谁你不答复。)是我是我，好不好？(吵杂)……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小将：还有很多人靠边站，二八声明炮制者还要斗吗？)我们有错误我们改，你们不满意，向我们的领导，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讲，我们还有领导嘛！(会场较多时间乱了起来，对话较多，听不清楚。)

小将：大家坐好！坐好！把会议开下去。

小将：如果有确实证据二八声明是刘真搞的，我们马上回去斗刘真，(陈：我没有说嘛！)我们调查，是不是你陈司令员下的结论。请问，刘真是什么时候看过二八声明的。是不是他炮制的？要说看过的就是炮制者，那看过的人多得很，连你陈再道也看过。……

陈：谁说你们不是左派，你们……哈哈……。

小将：这个会是个很严肃的会，谁叫你们笑？(陈：不笑，你们不叫笑。我哭。我哭你们又说态度不好，笑又不对……)你说刘真看过二八声明，我问你，什么时候看的？(陈：我未调查。)

小将：他们首先讲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以后又向很多人说是刘真看过的，后来又说是听别人说的。那么，我们就问，究竟是听谁说的？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的人很多，是不是他看了就是他炮制的？问题是誰炮制的。(吵杂一段，此时陈再道又说要去开会，有人说：如果是中央军委点名要陈去开会，保证放他去。建议马上打电话和军委联系，证实此事。)

小将：你们在武汉讲了多少次二八声明炮制者，在武汉敢讲的话，在北京不讲而且不敢讲，这是为什么？这个阴谋在什么地方？你们说有，又不交出，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你们打击革命组织，革命群众，而保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你们是什么司令部的人？你们自己说一说。

小将：你们说刘真看过，是在发表之前还是发表之后看的？你们为什么都不回答？你们交出二八声明炮制者，也算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一个功劳，

陈：我们未下这个结论。

小将：未下结论就发公告，是为什么？什么事都想否认。如果是我们下的结论，我们交出来，你们下的结论，你们交出来。没有炮制者为什么在武汉地区那样搞，目的何在？你要赖。敢说，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比你多一点。

陈：我向你们学习嘛！

小将：你们专门抓革命小将去坐牢。这就是你们的大方向？

陈：我们都是第一次搞文化大革命，都还要学习嘛！

小将：现在就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就抓出来，没有就承认错误。你是武汉的司令员，堂堂上将，你还有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笑。

陈：好嘛！你们骂我我也听着嘛！你们怎么说我都可以。

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揪，你对得起革命群众吗？以前革命现在不革命一样要打

倒。)那你們就打倒嘛！(小將、你穿解放軍衣服就應干解放軍應干的事，中央叫你支左，你干的什麼，毛主席叫你實事求是，你怎樣做的？)我是有缺點，有錯誤，抓革命促生產，支工、支農、搞軍訓、搞軍管，一下子幾萬人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是新的，理解不夠嘛！犯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和革命群眾商量不夠，有些地方有些包辦代替，現在要改嘛！回武漢以後召回幹部好好再搞，接受經驗教訓改正錯誤，學習毛著活學活用並衷心希望你們提意見，我們一定接受，並在實際工作中去改……“二八聲明”有錯誤，作為一種資產階級思潮，批判一下，責任不在革命小將，歸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他們搞的，至於我們揪不揪，由我們決定，(眾：那麼是誰呢？)對解放軍有什麼意見可以提，我們真正有錯誤我們也改(眾：你的結論就下錯了嘛！)。

小：現在一齊讀兩段語錄(齊讀)“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執行政策……。”(P 221)今天這個會，僅僅談了第一個問題，我們到這兒來，是因為你們的支左犯了方向錯誤，又一系列地對抗了毛澤東思想和軍委指示，因此我們提出質問，這是革命行動，造反有理。他們到北京來開了很久會，應該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不許陽奉陰違，今天陳再道態度不好，比起以前沒有多大進步，比較頑固。繼續堅持錯誤路線，希望他認真改正錯誤，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我們是要堅決按上級軍委命令辦事的。現在有一個緊急信，說明今天軍委根本沒有通知他去開會。簡直胡說八道！我們可以念一下(念信，大意是：武漢二司革命同學們。武漢軍區陳再道參加中央軍委召開的會議，現會議已結束，陳再道要立即回去傳達貫徹林付統帥指示，即將離漢，你們對武漢支左工作有意見，可向中央文革、全軍文革反映，也可回武漢地區向軍區領導提出，商量解決。希在北京不要再找陳再道辯論。中央軍委辦公廳，四月二十八日蓋章)。我們從上午十時起開會，昨天起已等了二十四小時，陳再道說下午有會，實際上中央軍委說會議已經結束，這封信充分揭露了他的謊言，他欺騙了革命小將，但是我們還是按上級指示辦事，不再留他。

陳：我們響應毛主席偉大號召，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進入到大聯合，三結合奪權的關鍵時刻介入了運動，支工、支農、支左、軍訓、軍管，抓革命促生產，我們響應毛主席偉大號召，立即行動幾萬人上去了，到學校、到農村，作了些工作，因為對運動意義認識理解不夠，工作中產生了問題，我們毛主席思想學的不夠，鋪開了，同志們到學校、工廠，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是有的，民主作風不好，與革命群眾商量不夠，有的是當先生，而不是很好向革命群眾學習，下面同志又有包辦代替，甚至有的感情與革命群眾有抵觸情緒，不同群眾商量，有些事情沒有搞清楚，如這一派，哪一派，有些派別，如像有的為老保組織說了話，有的幹部認為保守組織聽話一些，於是模糊了一些界線，所以犯下了一些錯誤，現在要把幹部的一半收回，好好訓練半個月，再下去把作風改變，把運動偉大意義學一學，總結過去經驗教訓，對運動中缺點錯誤，你們提意見，批判、都可以，我們誠懇的听取接受而且在行動上改正……，犯錯誤，我們要負責，今天你們等久了，昨天我們確實找幹部談了話，還有河南問題，你們等久了……有什麼問題，我負責任。

雷：陈再道他們馬上回武汉，應該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辦事，不許再两面三刀，从今天的會議看，你态度不好，回武汉后要按主席路綫辦事，武汉地区学生运动是瓦解不了的，誰想压制革命群众运动是压不下去的。

（會議至此，轉入到揭发，控訴武汉地区資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种种事实，以下估计是有工人、学生、干部各方面代表，以下簡稱“代表”。）

（以下是代表的控訴）略

## （十二）陈再道在军区五月二十日的讲话（供批判）

这七条（指新公校絕食斗争要求的七条）的签字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的。现在問題是我們对待这七条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承認了他們，就脫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就实际上是保护了几万人压了几十万人 的問題，而搞的这些东西是不正确，是錯誤的，是省委內一小撮策划二司內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的，把矛头指向解放軍，把軍隊搞垮。三新、二司只准他們一小撮講話，不准人民講話，这是什么大民主呢？这是完全違背中央文化大革命方針、路綫、政策。现在他們这七条要产生严重后果，看来否認这七条比較有利，他們已經干了不好的事情，冲击軍事机关和軍管单位，圍攻軍代表，方向完全錯了。这不是对缺点錯誤提意見嘛，他們冲击軍区，打伤付司令員、參謀长，綁架鍾政委，而且强逼签字，至于近来对其它群众性組織的态度，那就更多了。他們这些錯誤，我一再指出教育过，现在不仅我們講不听，而且連毛主席、党中央講的都不听。我們一再忍让，一再說服他們，仍然坚持錯誤做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們不能不公开表示，就是公开表态以前，今天下午我們再找他們談一次，但是對他們的做 法，还是要宣傳、要教育，不仅教育了他們，而且教育了广大群众，这是他們造成的。

签字是强迫的，同时也是单方的，这个签字无效，必須經過党委。现在的問題，是把內部思想統一起来。軍区不是沒有指出他們的錯誤，还只是內部跟他們提，现在不公开批評不行，要公开批判否則就不能挽救他們，要大搞輿論，利用一切宣傳工具。

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有人插話：刘真是否等一等呢？）这是逆流，什么对解放軍提意見？这是逆流，要公开批判，但要防止武斗。其他組織也要公开宣傳，精神要振作起来，不要灰溜溜的，没什么了不起，我們的缺点和錯誤，再怎么講，不过是那点。现在要大反无政府主义。

## （十三）钟汉华在省司、省人司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 （七月二日传达记录）

社会上謠言很多，过去辟謠，现在不辟，北京从不辟謠。社会上叫百匪，踏平什么，罵是罵不倒的，謠言被戳穿了，可以教育老百姓。紅卫兵有的喊：“解散工总，欢迎受蒙蔽的起来革命”。很好。牛鬼蛇神要抓，但重点是对一小撮。問題要在后期处理。王任重的秋后算帳不对，但有人的帳，还是要算的。（按：这就是陈再道之流对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的鉄证。）

有人說：“四不”沒有階級性。“四不”是對待群众的問題，一开枪，就会誤伤群

众。部队有人也說徒手送去挨打，說看着战士挨打。上級沒有階級感情。不是的，当官的不爱兵那还算解放军！这个問題的根子还是在一小撮，（按：这一小撮，就是陈再道之流！）同志们对“四不”不理解。

那些所謂造反派“三新”、“二司”不听我們的話，中央的話也不听，中央社論說成是大毒草。对“三新”、“二司”同意你們的看法，原来是革命造反派。现在大方向錯了，特别是二司滑得更远，時間更长。他們內部分化很厉害。

“百万雄师”如能再克制一下，对他們的分化更有好处。（按：誣蔑革命造反派，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的罪证。）

对“百万雄师”写信，不是那个情况（指单方面写信）。我們也給“三新”二司写过很多信，有时一个小时一封，信这次給“百万雄师”写信是提希望，說希望你方把凶手交出来，不是勒令。即是提你方，也有另一方。缺点是不該把四封信一起交出去。（按：这是陈再道之流耍两面三刀，以便鼓励所亲手炮制的“百万雄师”繼續为其卖力。）

“百万雄师”开始是批判刘、邓、陶、王联络站，二月四号后，我們开始作他們的工作。对“百万雄师”的錯誤，我們及时的指出来了。如六月六号“百万雄师”发出紧急动员令，我們就提出了批評，伯达同志看了，批“請陈再道同志設法制止武斗”。后来青山汽車修配厂被搶，大武斗就开始了，（按：这是为自己开脫罪責。）对“三新”二司的錯誤，我們是要进行斗争的，但要讲究策略。如把真相公布于众，把他們搞垮了好不好，他們自己垮了是另一回事。（按：念念不忘搞垮革命造反派，何其毒也！）

历次运动学生打先鋒，工农是主力。小資產階級思潮、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风头主义……如发展下去就是資本主义复辟。（按：陈再道之流企图利用革命小将的一些缺点，煽动群众，整垮革命造反派！）

省司、省人司大方向是对的。軍区犯不犯錯誤，你們不要管，你們只考虑你們不要犯錯誤，必須掌握：一、斗一小撮，二、解放一大片。你們要按照毛澤东思想办事，我們有可能和稀泥。你們还要作少数派的工作，作不作得成功，你們都要去作，这样才能打击一小撮，团结大多数，过去立三路綫，就怕赤白对立，打来打去，打了基本群众，“三新”、二司、工总加起来七、八万人，不能說都是牛鬼蛇神，多数要争取，要团结他們中的大多数。（按：把坚定的革命左派說成是牛鬼蛇神，这是陈再道之流欺騙蒙蔽群众貫用的手法。）小資產階級思潮就是資產階級思想。还有流氓无产阶级，据說新华工、新湖大也不承認鋼八司。階級斗争会有反复，会有动摇分化，要作少数派的工作。你們批評我們“和稀泥”，有时候不可能不和稀泥。（按：两面三刀。）說我們措施不力，他們都不听話，你說怎么办？对“三新”、二司，部队也有一肚子气。（按：陈再道之流破坏軍民关系，罪責难逃。）真正坏人是要抓的，但武斗时抓不住，不管怎样，这些問題，将来还是要处理的。

我們作外边工作，还要作內部工作，我們战士牺牲了，是难过的，但是不能报复，革命群众組織也不要采取謾罵，也要讲策略。我們吃了很多亏，这也有很多好处。总而言之，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脚，政治上站住脚，就是最大胜利。（按：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綫，頑固到底。）

中央对陈再道同志是相信的，毛主席批过文件，河南、湖北的問題，交陈再道同志



处理。陈跟我们一样，是有缺点错误的。现在外边的大字报，还是元月李迎希搞的那些东西，很多是无中生有，造谣诬蔑。（按：竟敢盗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义，给陈再道贴金来欺骗群众，保护三反分子陈再道，真是罪该万死。）

你们要从最坏处着想，万一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你们也要在政治上站得住脚，即使有人动摇分化，也不要怕。（按：这一小撮已经感到末日即将到来，但还心不死，还在继续撞骗，作最后挣扎。）抗日战争，41——42年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钻窖洞，往往最困难的时候，也是胜利快来了。（按：不！你们的末日到了。）你们是司令部负责人，精神状况很重要，要三相信三依靠，对我们对的就照办，不对的就不办，照按江青同志指示办事。（按：打着“红旗”反红旗。）

中央对部队是严格的，也是积极支持的，军队有个好处，坚决按主席指示办事，错了就坚决改。我们犯没犯方向错误，我们还是“六、四”公告的观点，谁是敌人、朋友，必须弄清楚，这就不会犯错误（按：仍然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到底。）

当前形势特点：一、分化；二、对立。一对立就有一方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再就是武斗。根源是阶级敌人，无政府主义思潮，工作缺点错误。（按：把革命群众诬蔑为阶级敌人，正说明他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

以后不要提什么工总复活分子，工总中群众要起来革命，还是要欢迎的。（按：这完全是口密腹剑，笑里藏刀。）

#### （十四）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海陆空三军机关和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八月四日斗争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纪实

八月四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海陆空三军机关和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部分代表斗争了武汉“7·20”暴乱事件的罪魁祸首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陪斗的反革命分子钟汉华、牛怀龙（前独立师师长）、蔡炳臣（前独立师政委）、巴方庭（前湖北军区人武部长）。……，打得敌人狼狽不堪，昏头昏脑，又抹鼻涕又擦泪不知所措。初战告捷，大快人心，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充分显示了三军革命造反派的强大战斗力。

“把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押上来！”会议负责同志的话刚落，会场上立即响起了一片“打倒刘、邓、陶！”“打倒陈再道！”等口号声，陈再道这些家伙见来势凶猛，只好乖乖地低头弯腰90度，吓得两腿不停打抖。

三军造反派首先宣布：“陈再道你一手策划和制造了武汉军区‘7·20’反革命暴乱事件，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我们要跟你清算，你必须老实交待！”接着问陈再道：“7·20是什么事件？”

陈答：“我犯了罪，7·20是个反革命事件。”

问：“你根据什么说是反革命事件？”

陈答：“反对毛主席派去的代表，那还不是反革命事件啊！但到底是誰煽动，我也不知道。”这个老混蛋想大帽子下开小差，真是白日做梦！造反派代表大喝一声：“你

这个混蛋，你老实交待你在这次事件中担当了什么角色？”陈听了，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连忙说：“我要承担责任，我，我……”

问：“你说，你有什么罪？”

答：“我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一直顽固坚持，造成恶果。”

问：“你是怎样策划7·20事件的？”

陈狡辩说：“我没有策划。”

问：“你承认有罪，罪在什么地方？”

陈答：“群众受了我们的欺骗，我们的蒙蔽，我们说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些都是错误的。”

问：“你一手策划的7·20事件，你为什么说没有？”

答：“我没有策划嘛！我跟谁说过，跟谁开过会？”……

口号声象千万发重炮弹向陈再道裹去……，一阵哭哭啼啼，连连求饶，这是陈贯彻始终的手法，在造反派的怒斥下，他就装着象个“可怜”的样子，哭哭啼啼，而且哭得很“伤心”，可是哭声再大，却一滴泪也没有。

问：“你老实不老实？”

答：“我怎么还不老实，我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话不能讲。”

这只老狗说的好听，就是死不交待，问他怎么策划“7·20事件”的，他还是推说没有，并且说：“这个反革命事件里面有没有坏人在策划，我也说有人在策划。百万雄师独立师到底怎么一下子起来，我也弄不清楚，我也挨了他们的打。”

“他们后来为什么不打你了？”造反派问道

答：“我也不晓得他们要打就打，不打就不打。”

问：“你挨打时说了什么话？”

答：“我说你们这个要不得，你们犯法了。”

一位代表在坊发言，陈挨打时喊：“我是陈再道，不是王力。”这时百万雄师才把他放了。原来百万雄师一些人之所以打陈再道是因为搞误会了。

陈答：“我是坏蛋头子”

问：“你对中央代表说：我们的文化革命搞的不好，你们到街上看一看。这句话你讲了没有？”

答：“讲了，讲了。”

问：“你要中央代表看什么，你是什么意思，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答：“我那时候没有什么目的。”

……

后来陈又说：“当时这个思想，就是说他们（指中央代表）光是看了几个造反派的情况，其它地方没有看，所以说你们到街上看一看。”

问：“你让中央代表去了解谁的情况？”

答：“对其它组织，……，到红武兵，百万雄师去了解一下。”

问：“你认为中央不了解百万雄师的什么情况？”

答：“我没想那些，我是让他们了解全部情况。”

問：“你這是什么意思？”

答：“意思就是說他們沒有了解全面情況，我這就是對抗中央文革。”

問：“你認為中央的指示是不全面的？”

答：“是對中央了解武漢的情況不滿，不是對中央決定不滿。”

問：“你要中央派去的代表到街上去看什麼，街上都搞了什麼？”

陳象脚踩住了刀子似的大叫大喊：“我可不知道街上發生了什麼呀……”一位代表

說：“中央代表到武漢的第二天他們就組織一場大規模的武鬥。”陳却說沒有這回事。

問：“你怎麼知道沒有？”

答：（無法抵賴，改口說：）“有，有。”

問：你為什麼說沒有？

答：我是說16日沒有大規模武鬥，就是工總和火車站的打了一下。

鑑於陳態度惡劣，繼續負隅頑抗，造反派代表向陳宣判：你讓中央代表到街上看，其目的是：第一……，第二……，事實俱在，陳不敢反抗。接着又向陳申問了第二個問題。

問：總理到武漢後，你鼓動下邊的幹部，在師以上幹部會議上給周總理提意見，有沒有？

答：沒有，沒有。

問：揭露出來怎麼辦？

答：揭露出來我認罪。……。

問：你在師以上幹部會議上干了什麼？

答：這個會議是在總理來以前開的，那時候對我們有指示，我們下面思想混亂，有的說《百萬雄師》好，有的說三新、工總好，我們開個會，叫師的單位每個來兩個人，我說把你們黨委的意見拿出來，不要受軍區框框的限制。有什麼意見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然後寫個東西，把各單位的意見綜合起來，將跟北京談判做個基礎。

問：中央6、7月份對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有什麼指示？

答：制止武鬥，對百萬雄師有指示。要百萬雄師撤兵。

問：什麼時間的指示？

答：六月十日左右。

問：中央對百萬雄師是支持還是批評？

答：當然是批評。

問：你是支持還是反對百萬雄師？

答：百萬雄師我沒有支持。……沒有明支持，我所作所為都是幫了百萬雄師的。

問：中央對百萬雄師的態度，你已經知道了，你還發動師以上的幹部提自己的看法，以後好到北京和中央談判，這是什麼意思？

陳無言已對，低著頭裝死狗。

問：你在總理召集的師以上幹部會議上，怎樣挑動下面的幹部給總理提意見？

答：我沒有哇。

問：胡說！空軍15軍政委王新同志揭發你了！你煽動下面的幹部在會上提意見，企圖壓中央改變態度，有沒有？

答：我沒有跟他講，我怎麼敢講這個話呀！我的天，我想也不敢想呀！……革命造反派說：“人、物俱在，你休想賴掉。……”陳無言可答，狼狽不堪。

又問第三個問題。

問：謝副總理對你們講：武漢地區的軍隊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你是怎麼回答謝副總理的？

答：當時我們說，我過去也是支持他們的。

問：你支持誰？

答：三新二司，我們過去也是支持三新二司，到現在支持的方針不變。那是我們黨委的方針。

問：如果你是支持三新二司，那你為什麼說，他們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呢？

答：我們支持三新二司是以前，以後他們向我們進行鬥爭，我們現認識到錯了。

問：你怎麼支持三新二司的？

答：現在看起來我們實際上是打擊了造反派，我們以前也真正支持，現在打擊是事實，以前支持也是事實。

問：你說，工總干的壞事二司干了，工總沒干的二司也干了，有沒有這回事？

答：我讲了。（陳只得承認支持百萬雄師。）

問：你支持了百萬雄師，你是不是想翻案？

答：不翻案。  
代表們又回頭追問，陳是怎樣對抗謝副總理指示，陳一口咬定說沒有。一位代表揭發說：“謝副總理指示說，武漢地區軍隊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你說，“武漢只有一派，沒有兩派，你說了沒有？”

答：我什麼時候講過是一派呢，好幾派嘛！

問：上面問到你的這些做法都是對抗毛主席、黨中央的，是不是？

答：是。  
問陳再道第四個問題是獨立師綁架、圍攻、毆打王力同志的經過。陳再道矢口否認自己的罪惡，拒不交待事情發生的經過。……專門審問了牛懷龍，一位代表揭發說：王力同志被綁架以後，陳再道却說不要怕群眾嘛！

這時他還帶着老婆到東湖睡大覺，對這事實不敢承認，頑固抵賴。同志們氣極了說：“你這個老傢伙，簡直要帶着腦袋進棺材。”陳再道對抗說：“進棺材吧！”當問到是誰把周總理的指示傳達給部隊時，陳答：是蔡炳臣。

問：是誰批准他傳達的？

陳：我不知道。

問：你是吃干飯的？

……代表們警告陳：“你這是解放軍的敗類，現在武漢地區的軍民起來造你的反了，你不要抱幻想了，你不要欺騙，那是妄想。”所以陳聽說武漢軍民造他的反連說：好，好。

問：他們為什麼造你的反呢？

答：我執行了反動路線。

問：你不是支持三新二司嗎？

答：那只是口頭上說說。

問：誰喊：“陳再道政權萬歲”！

答：我不知道。

問：是不是百萬雄師喊的？

答：他們那麼多人，我怎麼知道。

問：他們就在你的跟前喊的，你怎麼不知道？

答：我听也不敢听。

問：毛主席教導我們，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百萬雄師為什麼那樣愛你？

答：我也不需要他們愛。

緊接着三軍造反派又審問了第五個問題。

問：七月十日上午，你們開了一個會，你在會上講了什麼？

答：讲武汉地区文化革命形势大好。

問：什么大好，你杀的人还少？

答：报纸都那么讲大好，大好。

問：还讲了什么？

答：三新二司是造反派，犯了错误，要团结，要斗争，要他们转变，以后还要依靠。

問：你说三新二司天天打我们的战士，算什么鸡巴革命，说了没有？

答：没有。

这时把蔡炳臣拉上来审问。

問：陈再道对三新二司怎么讲的？

蔡答：七月十日，他们（指陈再道）召开了一个会，是驻武汉部队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我是牛怀龙传达的，陈再道首先讲了三新二司以前我们支持他们。现在天天搞我们部队，这算鸡巴革命派。……

問：他说的对不对？

答：他讲的这些都是我讲的。

問：你对百万雄师还有什么？

陈东拉西扯，根本不交待。

問：你在会上对大家说过，你们说百万雄师不好，但是群众都向着他们，干部亮相都亮在他们那里，百万雄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等等，说了没有？

答：说了，说了。

問：你亮相亮到那一边？

陈一会说亮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一会又说亮到邓、刘路线一边，一会又说亮在百万雄师一边。

問：你还说《百万雄师》这个组织，全国最少有的，不能再好了。

陈先说不是这个意思，后来一听说要蔡炳臣来交待，他又连声说是这，是这。最后，三军造反派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巴万庭五个反革命分子一起带到台前，排成一排进行了集体宣判，这几个坏蛋，站在那里，丧魂落魄。

三军革命造反派共提了以下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勒令这三个坏蛋回答。

一、“7·20”武汉地区发生了绑架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这是什么性质的事件？

陈答：是反革命事件。

钟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反党反毛主席的。

蔡答：是个军事政变，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同志。

牛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

二、你们这一小撮人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陈答：我是操纵者，我是这个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

蔡答：我是凶手。

牛答：我扮演了陈、钟的帮凶的角色。

三、“7·20”事件，是你们这一小撮坏蛋长期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个暴露，你们武汉军区是一个反革命窝子，是不是这样？

陈等五个反革命分子供认武汉军区是个反革命窝子，并分别报了其它一些反革命分子名单。

这次战斗近十个小时。